

血手俏羅刹（新派俠情哀艷故事）高皋・新著

筆者以秀麗明快的文字，曲折奧妙的情節，句句引人入勝，節節令人稱奇，男女主角，刁鑽頑皮，伶俐可愛，巧計制敵，怪招百出，妙不可言，其他人物亦栩栩如生，神氣活現，打鬥時扣人心弦，輕鬆時清新可喜，浩然正氣，俠義感人。

$3.50

1042

編者話　本刊在近期增加篇幅之同時，還聘請不少著名武俠小說作家，爲本刊撰寫新作，是次我們還邀請青年作家黃鷹先生再度加盟本刊，短期內將刊出其最新作品｢沈勝衣故事｣，屆時敬請各讀友垂注！

＊＊　＊＊　＊＊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是高皐先生的｢血手俏羅刹｣，本篇故事新穎，情節曲折，高潮迭起，亦俠亦艷，故事描述江湖白道一大幫派——震天幫，爲了探查一個神秘幫派——射月門的內情，特地派弟子單青設法混入門中，單青運用他的智慧、勇敢，成功地查出這危害江湖的幫派，並使它處於瓦解之地。同時，由於射月門主的女兒司馬珊珊愛上了單青，而使故事情節變得迂廻曲折，作者在描寫人物細膩的心理變化，曲折奧妙的情節，寫得特別流暢，句句感人，請讀友先睹爲快！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糊塗公子故事之三｢天星環｣（全文大結局）由東方英執筆，內容情節發展啣接｢黃金谷｣，過程離奇，有令人意料不到的結局。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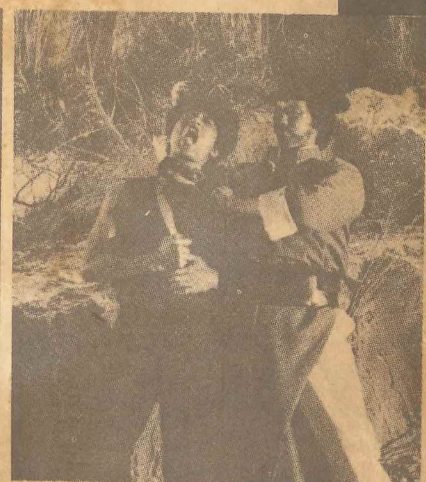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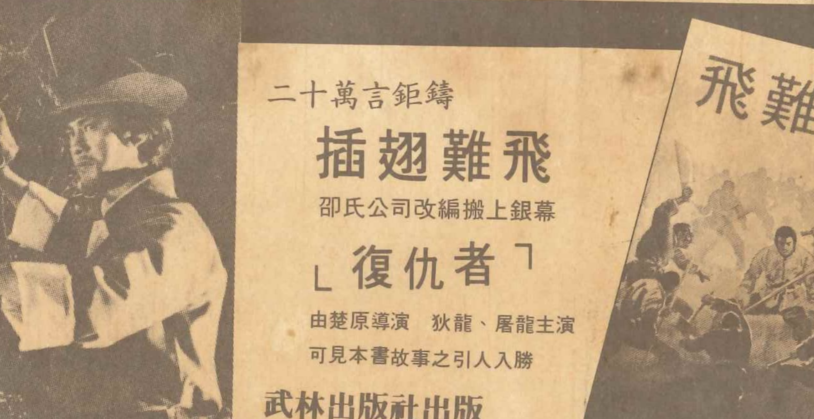
第104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穎脫俗俠情故事

血手俏羅剎

文·圖　皋成·高子

落拓年少人

賭智賭力，賭氣賭命。

「啊，六豹子，統吃！」

在擲骰子的賭枱上，莊家擲出一個六豹子自然要統吃了。

只是他既不是莊家，也不是賭客。

那麼他憑甚麼擲骰子？憑甚麼大叫統吃？

× × ×

世間有幾種人不必講理，拳頭粗的是其中之一。

他的拳頭並不粗，只不過他可以一拳搗碎一塊堅硬的石頭。

人頭決不會比石頭堅硬，他雖然不是**莊家，不是賭客，他還是能够統吃。**

湖口遇知己

× × ×

「對不起，各位兄弟……嘿嘿，只是賭運較好一點而已。」

他收起賭枱上的銀錢，再抓起他那三顆灌了鉛的假骰子，身形一轉，逕向賭場大門走去。

「站住！」

這一聲叱喝簡直像沉雷一般，震得人們的耳鼓嗡嗡作响，顯然，出聲叱喝的必然是一位內家高手。

他站住了，目光一抬，回頭向發話之人瞧去。

這人的確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因**爲他是震天帮主裴仲機的徒弟。**

裴仲機功力通玄，譽滿武林，是當代武林的泰山北斗，他有二子三徒，全都習得一身上乘武功。

唐易是裴仲機的二弟子，此人偶爾也喜歡來賭館玩玩。

年青人大都喜愛打不平，管管別人的閒事。

唐易年歲不大，約莫三十出頭，正是血氣方剛，愛管閒事的時候。

何況震天帮是俠義門派，既然遇到強取豪奪的不平之事，他如果不管，豈不弱了震天帮的名頭！

於是他在一聲叱喝之後，接着向那人迎了上來。

「朋友好像面生得很，你不是本城的人氏吧？」

「可以這麼說。」

「你很年青，還沒有超過二十？」

「你又說對了。」

「年青人應該力圖上進，爲自己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你如此強取豪奪，不覺得行爲可恥？」

「你是在教訓我？別忘了我擲的是六豹子？」

語音未落，右手突揚，篤篤篤三聲輕响，左側牆壁之上，已嵌進三顆骰子。

它是一個品字形，每一顆都是六點向外，正是一個六豹子！

唐易微微一笑，舉袖向牆壁一拂，道：「朋友，湖口不是你發財的地方，把錢還給他們，這個給你。」

他塞給這位少年一塊銀子，然後從容舉步，一逕步出賭館。

唐易沒有說錯，湖口縣城的確不是強取豪奪者發財的地方。

就拿他們適才顯露的一手功力來說吧，將三顆骰子擲入牆壁，使它一律六點向外，不只是需要巧妙的手法，還要一身不俗的內功，不過要是跟唐易相比，他就差了一截距離了。

唐易立身之處，與牆壁相距約莫一丈五六，他只是舉袖輕輕一拂，骰子還在原處，但那一十八點却已全部消失。

一拂之力，如同刀削，而且絲毫不傷及牆壁，只削去三顆骰子突出的部份，這份功力，怎能不叫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那位少年呆立半晌，忽然轉身一躍，向賭館之外忌馳而去。

他自然留下了一點什麼。

適才強取豪奪的錢財，以及唐易塞給他的一塊銀子，他全都留了下來！

只是如此一來，他的問題就無法解決了。

他的確有了問題。

住店付不出錢房，吃飯付不出飯錢，他幾乎衣食無着，才想到賭館來撈點油水，現在他依然兩袖清風，還是一文不名的窮小子一個，今後的生活叫他如何應付？

他住在客棧裏，他却害怕見到店東及小二的債主面孔，只是醜媳婦難免見公婆，除了回到客棧，他已經無處可去了。

他硬着頭皮返回客棧，果然見到一張面孔。

只不過它不是店東，也不是小二。

那是一張比桃花還要嬌艷，比蜂蜜還要甜蜜的面孔。

這張美麗得令人眩目，而又十分陌生的面孔，竟然巧笑倩兮的向他迎了上來。

「小兄弟，你眞行，來，我請你喝一杯。」

「妳是誰？」

「我叫司馬珊珊，來，咱們先坐下再慢慢的聊。」

「別忙，妳爲什麼要請我喝酒？」

「一來是崇拜英雄，二來則是有事相求。」

「崇拜英雄？嘿嘿，妳找錯人了，有事相求麼，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連衣食二字都成問題，只怕更會使妳失望。」

「不要妄自菲薄，單兄弟，你年紀還輕，又有一身不俗的武功，未來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如此說來妳倒是我的紅粉知己了，只是我不明白，妳如何知道我姓單，又怎樣知道我會武功？」

「這還不簡單，咱們住在同一個客棧，向店小二一問，不就知道你叫單青了麼？至於你的武功麼，湖口地方不大，賭場又是最容易傳消息的地方，你跟震天帮二弟子唐易的較量，早巳傳遍湖口城了。」

「傳言是不可靠的，我根本不是唐易的對手。」

「不要灰心，單兄弟，唐易至少比你大過十歲，再過十年，難道你還不是他的對手？好啦，咱們不談這些，小二，拿酒菜來。」

「慢點，司馬姑娘，妳如果需要飲酒，在下自然無權反對，不過在下無暇奉陪，告辭。」

雙拳微微一抱，逕自走向他的客房去了。

司馬珊珊估不到單青會不領她的情，不由神色一呆。

此時店小二已經捧着酒菜過來，他竟然向着單青的背影撇撇嘴道：「此人是茅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姑娘不理他就是了。」

司馬珊珊面色一沉道：「小二，你怎麼可以這樣批評客人！」

店小二道：「對不起，客官，小的的確不該這麼說那單公子，只不過小店要是再多幾個像他這樣的客人，就只有關門大吉了。」

司馬珊珊道：「爲什麼？難道他是白吃白住？」

店小二道：「客官說對了，他已經欠下小店中幾兩銀子，咱們請他走，他又不肯離開，長此下去小店就不勝負担了。」

司馬珊珊由懷裏掏出一張五十兩的銀票交給小二道：「除了單公子欠的，剩下的就存在櫃上做單公子的房錢及伙食費用，不够再向我拿。」

店小二雖是一臉訝異之色，仍然迅速的接過銀票，道：「多謝客官！」

司馬珊珊道：「我代交欠欵之事，你不要對單公子說，你去問問單公子，他想必餓了。」

店小二應了一聲，先將銀票交到櫃上，然後向單青的客房走來。

他敲開單青的房門，然後諂笑一聲道：「公子，要不要吃點甚麼？」

單青一怔道：「我沒有銀子，你肯賒

東西給我？」

店小二道：「公子說笑話了，欠點錢算得了什麼，人是血肉之軀，總不能整天空着肚子。」

單青道：「小二哥原來是個好人，那就請你隨便弄點吃的吧，只要能塡飽肚子就行。」

店小二道：「好，小的這就送來。」

他果然送來酒菜，單青雖是有點意外，由於飢腸轆轆，只好吃了再說。

當店小二前來收拾碗筷之際，他忍不住詢問道：「小二哥，明天……唉，我是說……」

店小二道：「公子放心，明天你儘管到食堂進食，不過……」

單青道：「不過怎樣？」

店小二道：「長此以往終非了局，公子必須想法子賺點銀子。」

單青眉峯一皺道：「我除了會幾手莊稼把式別無所長，憑什麼去賺銀子？」

店小二道：「公子會賭麼？」

單青道：「賭當然會，只不過除了賭假賭詐，誰也不能包贏，何況我連賭本都沒有。」

店小二道：「我瞧公子紅光滿面，必然已經否極泰來，這樣吧，小的還有點積蓄，公子先拿十兩銀子去試試。」

他取出十兩花花的銀子交給單青，面頰上是一片誠懇之色。

單青呆了一呆，道：「不，小二哥，謝謝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你的銀子。」

店小二道：「這樣吧，算我借給你的，贏了給我一點利息就是。」

單青窮途潦倒，借貸無門，現在居然遇到這麼一位好心的店小二，也許他眞是否極泰來，運轉鴻鈞了。

於是他接下銀子道：「小二哥，我還沒有請教你尊姓大名，眞箇失禮得很。」

店小二道：「別這麼說，公子，小的王二承當不起，快去吧，祝你勝利。」

單青果然去到賭場，只不過他並沒有勝利。

而且他敗得很慘，簡直是丟盔棄甲，血本無歸。

現在他變作無面見江東的楚霸王了，店小二的十兩銀子得來不易，輸光了如何向他交待？

强取豪奪麼？他不敢，因爲震天帮的唐易已經有過警告，他不想眞的開罪此一武林豪門。

那麼他只好在賭場裏磨蹭了，說不定他會磨出一點奇蹟。

人在絕望之際，有時會寄望發生奇蹟，單青在絕望之中，難免也有此一想法。

他的想法並非絕無可能，例如，他忽然拾到一張銀票。

想拾銀票，就必須到地面上去找，因爲他只能拾取別人遺失在地面上的，決不能到桌面上去拾。

可惜他瞧到的只是一些廢紙果皮，連一個銅板也沒有找到。

不過奇蹟還是發生了——

「公子，這個拿去。」

「啊，王二哥，是你……」

他面現驚喜之色，先向店小二瞧了一眼，再看他手中握着的東西。

那是三張銀票，票面上的數字是一張五十兩，兩張二十兩，足足九十兩紋銀。

「不，王二哥……」

「不要說了，公子，放心賭，我相信你會贏回來的，我還有事，告辭。」

不由分說，店小二就匆匆離開賭場，單青呆呆的瞅着他的背影，弄得張口結舌，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良久，他才輕輕一嘆道：「我不能叫他失望，也希望財神爺帮我一個忙。」

結果財神爺並沒有帮他的忙，他却叫店小二大大的失望。

一百兩銀子輸得分文不剩，怎能不叫店小二失望？

× × ×

有人用兩句話形容欠債的人，那是「虱多不癢，債多不愁」。

適才他輸去店小二十兩銀子，就弄得六神無主，現在前後輸去一百兩，他倒是有點不在乎了。

不過他不願意再在賭館中待下去了，出去走走也好舒舒胸口的悶氣。

他剛剛踏出賭館，迎面就碰到店小二，這當眞是寃家路狹，他的面色不由爲之一怔。

「王二哥，我……對不起你……」

「又輸了？沒有關係，其實小的只是一個跑堂的，那裏會有這麼多的銀子。」

「王二哥，你是說……」

「銀子是珊珊姑娘的，是她叫小的拿給公子，希望你舒散一下心情。」

「啊，王二哥，你爲什麼不早說？」

他說着話，目光同時向店小二的身後瞧去，因爲那兒現出了一個美麗的倩影。

這個倩影自然是司馬珊珊了，她的聲音同時也傳了過來。

「朋友有通財之義，區區百兩銀子算不了什麼，走，單兄弟，我就不相信咱們會一直輸下去。」

她伸手拉着單青的臂膀，又將他拖進賭場。

單青甩掉司馬珊珊的玉臂，冷冷道：「姑娘！妳這是爲了什麼？」

司馬珊珊柳眉一挑，說道：「賭命運呀。」

單青一怔道：「賭命運？我不懂。」

司馬珊珊道：「有人說你窮途潦倒，正在走霉運，我偏偏不信這個邪。」

單青道：「現在妳該信了！」

司馬珊珊道：「不信。」

單青道：「骰擲子是么二三，推牌九準拿癟十，一百兩銀子輸得分文不剩，妳爲什麼還要不信？」

司馬珊珊道：「這只是一時的手風不順，你千萬不要氣餒，再說，人生的道路，原本就有些是崎嶇不平的，遇到坎坷應該奮勇直前，否則活下去就沒意義了！」

單青的性格原是豪放的，經司馬珊珊一陣開導，他心頭的陰影終於開朗了，不過他仍然有些不安，因爲他輸的是別人的銀子。

司馬珊珊已然忖知他的心意，嫣然一笑道：「錢財是身外之物，你不要看得那麼嚴重，實在告訴你吧，我帶的銀票很多，不要說一百兩，就是一萬兩咱們也輸得起。」

單青道：「我知道妳有錢，但……」

司馬珊珊道：「我適才說過，朋友有通財之義，除非你不認我這個朋友。」

單青爲司馬珊珊的熱情所感，他們又開始狂賭起來，只是他們的賭運並未好轉，由黑夜到天亮，他們又輸去了幾百兩銀子。

第二天，第三天，他們天天在賭，銀票好像東流的江水，有去無回。

不過他們也有收穫，那就是他們之間的感情。

感情原是一種奇妙的東西，它會悄悄的在人們的內心生根，發芽。

這當然是有條件的。

司馬珊珊貌美如花，又擁有那麼多的銀子，只要她肯稍假辭色，追求她的男士怕不門限爲穿！

至於單青麼，他可是一個身無分文的窮小子。

只不過這個窮小子却異於常人。

他的長相十分英俊，不管他的衣衫如何陳舊，還是那麼英姿勃發，像臨風玉樹一般。

他雖是貧無立錐，但並不因此而喪失了豪氣，那份高傲洒脫，傲然不羣的氣質，是人間罕見的。

這是令女人瞧一眼就會動心的男人，司馬珊珊焉能不對他傾倒？

這天他們又在豪賭，而且賭運有了轉機。

他們賭的是牌九，震天帮主的二弟子唐易也是這一局中的賭客。

此消彼長，是賭局中常見的現象，單青的賭運好轉，唐易却在冷汗直流。

晌午時分，唐易站了起來，今天手風不順，他不想再賭了。

他剛剛走出賭館，身後忽然有人呼叫道：「唐大俠請留步。」

唐易回頭一瞧，敢情是單青與司馬珊珊跟了上來。

「什麼事？」

「日前多承指教，在下十分感激。」

「這沒有什麼，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呢。」

「話是不錯，但在世風日下的今天，像唐大俠這等古道熱腸的畢竟不多。」

「好說，如果你別無他事……」

「在下沒有事，我想唐大俠也不會有什麼急事待辦的，何況現在正當午飯時間，咱們何不共謀一醉？」

「這個……」

「走吧，唐大俠，兄弟今天頗有斬獲，咱們來個不醉無歸。」

唐易是一個疏財仗義，不矜細行的俠士，否則他也不會前往賭館了。

因而他接受了單青邀請，這三名原是陌生的男女，竟然觥籌交錯的暢談起來。

「單兄弟仙鄉何處？你怎麼會流落湖口的？」

「小弟原本就是湖口的人氏，只是湖口的鄉下人而已。」

「哦，眞想不到，咱們竟是同鄉。」

「小弟世居城南六旺莊，先父母是當地的漁人，當小弟年方五歲之時，就已是一個孤兒了。」

「兄弟別無親人？」

「沒有。」

「那……兄弟這一身武功……」

「家師一清當時雲遊六旺莊，如非他老人家收留，小弟焉有今日。」

「一清道長是當代奇人，兄弟敢情是玄門高弟，無怪氣質武功兩皆不凡。」

「不敢當唐大俠謬讚，小弟這點莊稼把式實在不堪一提。」

「不要妄自菲薄，單兄弟，以你的根骨智慧，只要潛心向學，小兄敢担保，十年之內必臻大成。」

他們這一交談，由於惺惺相惜，竟成爲推心置腹的朋友。

司馬珊珊笑笑道：「唐大俠獎勵後進，語出至誠，果然是一個性情中人，不過救人救到底，送佛上西天，唐大俠何不伸手拉他一把？」

唐易道：「姑娘之意是……」

司馬珊珊說道：「單兄弟根骨奇佳，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上駟之材，如若令師能够將他收歸門下，不難爲未來武林放一異彩。」

唐易道：「這個我知道，在下也願意將單兄弟引進本門，只不過……」

單青道：「唐大俠如果有困難，就不必免强了。」

唐易道：「困難是有一點，不過這項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語音一頓，扭頭對司馬珊珊道：「請恕在下失禮，姑娘的芳名是……」

司馬珊珊道：「小妹司馬珊珊，日前赴南昌探親，順道暢遊鄱陽，在湖口原擬稍作停留的，却不……」

唐易道：「不道却遇到單兄弟，這也難怪，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在下要對兩位說一聲恭喜。」

司馬珊珊嬌靨一紅道：「你是怎麼啦？唐大俠，原是在說引進單兄弟之事，怎麼扯到小妹的頭上來了？」

唐易微微一笑道：「不錯，咱們是在研究如何引進單兄弟，但單兄弟能不能進入本帮，關係全在司馬姑娘的身上。」

司馬珊珊一怔道：「這話怎麼說？小妹又不是貴帮的帮主。」

唐易道：「姑娘雖然不是敝帮的帮主，妳却具有極端重要的關係，只要妳肯點點頭，單兄弟的事就成功一半了。」

司馬珊珊道：「唐大俠在說笑話吧？我不懂。」

唐易道：「本帮在十年之間，出了兩名叛帮的弟子，這兩名弟子全是沒有家屬的，因此家師立下了一個規定，沒有家屬之人，本帮一概不收。」

司馬珊珊啊了一聲，同時向單青投下一瞥，螓首不由自主的垂了下去。

唐易哈哈一笑道：「妳明白了吧？司馬姑娘。」

司馬珊珊櫻唇一噘道：「那會有這樣的規定？你騙人。」

唐易面色一整道：「姑娘！這項規定看似荒唐，其中却有它十分正確的道理，一個沒有家室的人，心性會飄浮不定，這樣的人最不可靠。」

單青道：「令師胸羅萬有，對人性也研究得如此深刻，勿怪震天帮能够叱咤風雲，執天下武林的牛耳了。」

唐易道：「家師的確胸羅玄機，無所不能，單兄弟如若能夠進入本門，不出十年，你必然可以名揚天下，現在的問題，就看司馬姑娘肯不肯成全你了。」

司馬珊珊沉吟半晌，忽然螓首一抬道：「唐大俠！如果……如果……」

唐易道：「我知道姑娘的心意，只要你們結爲夫婦，引進單兄弟之事在下願負全責。」

司馬珊珊道：「可是我得告訴我娘一聲。」

唐易道：「姑娘寶鄉何處？」

司馬珊珊道：「我住在金陵……」

唐易道：「好地方，這樣吧，姑娘寫出地址，在下立即派人去稟告令堂，就是將令堂接來也未嘗不可。」

司馬珊珊搖搖頭道：「我家住在金陵的鄉下，小地方難找得很。」

她忽然長長一吁道：「看來只好事後稟告我娘了，她老人家事事依我，我想不會反對此事的。」

唐易道：「單兄弟你沒有問題吧？」

單青道：「我除了有點受寵若驚，還能有什麼問題？」

唐易道：「那好，兩位先回客棧，待在下佈置好了新居，再來通知兩位。」

單青道：「如此煩勞唐大俠，小弟實在過意不去。」

唐易豪放的一笑道：「願天下有情人俱成眷屬，是一樁快樂之事，再說單兄弟入門之後就是我的師弟了，師兄弟之間還有什麼好客氣的。」

江湖兒女大都不拘小節，一樁人生大事，就這麼決定下來。

唐易先走，然後單青伴着司馬珊珊回到客棧。兩個時辰之後，他們被請到新居，當眞是有錢能使鬼推磨，他們這個小家庭不只是應有盡有，還有一個做飯的中年婦人何媽，及一個丫環香兒。

婚禮由唐易主持，經過一個簡單而隆重的儀式，一對新人就被送進洞房了。

× × ×

三朝之後唐易來了，除了向這對新人道喜，還帶來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

「兄弟，師父已經答允收你爲記名弟子，現在你跟我去拜見他老人家。」

「多謝唐大哥。」

但司馬珊珊却哼了一聲道：「既是正式收徒，爲什麼用那記名二字？」

唐易道：「這個就要請弟妹原諒了，他老人家原是不再收徒的，經小兄再三懇求，才答允收單兄弟爲記名弟子，不過弟妹放心，記名弟子與正式弟子待遇相同，任何地方都沒有半點差異，再說以單兄弟的根骨智慧，必能獲得家師的喜愛，不需等待多久，必可改爲正式。」

司馬珊珊道：「好吧，唐大哥待會來吃晚飯，小妹親自做幾樣小菜請你。」

唐易哈哈一笑道：「多謝弟妹，待會我一定來。」

× × ×

震天帮的總壇設於廬山的北麓牯嶺，帮規規定，自日出到黃昏，門下弟子都必須在總壇接受訓練。

單青爲了返家方便，只好在牯嶺附近租了一間房子，將司馬珊珊遷了過去。

唐易沒有猜錯，單青入門不過百日，已由記名改爲正式，而且獲得裴仲機的寵愛。

不幸罹怪病　復遭逐師門

有人說「一個人如果走了運，門板都擋不住。」

這是一句諺言，只是對走運的人一種形容而已。

單青就是一個走運的人，無論在師門，在家庭，他都是天之驕子。

只不過他的好運並不太長，半年之後他不知何故竟日漸消瘦起來。

震天帮主裴仲機頗明醫理，但却治不好他這位心愛的弟子，甚至單青究竟患了什麼怪病他都無法找出。

他不惜重金四處延請名醫，一晃數月，單青的怪病依然毫無起色。

如此一來，不只是急壞了裴仲機師徒，也累壞了司馬珊珊。

司馬珊珊是賢淑的，她幾乎是衣不解帶的在侍候單青，縱使整天目不交睫，她也沒有絲毫怨言。

這天傍晚時分，單青躺在床上，司馬珊珊坐在床前陪他閒聊。

「珊珊，這些日子讓妳吃了苦了。」

「別這麼說，相公，侍候丈夫是妻子的責任，這點苦算得了什麼，不過……」

「不過怎樣？珊珊。」

「你的病總不能就這麼拖下去，咱們總得想個法子。」

「這就難了，師父找遍名醫，仍然束手無策，還有什麼法子可想？」

「不，師父找的所謂名醫，只是比一般庸醫少害了幾條生命罷了，這般人是不管用的。」

「哦，還有什麼人管用？」

「當然有，一個具有眞才實學的高人，是不喜歡沽名釣譽的，這種人不是藏身山林，就是隱身市井，咱們必須到那些地方去找。」

「這個……咳，妳也許說的對，不過天下如此之大，咱們如何找法？」

「不要發愁，相公，我知道金陵紫金山上，就隱有這麼一個高人，不過此人怪癖很多，他肯不肯就很難說了。」

「既然如此，咱們總得找他試試。」

「我也是這麼想，明晨一早我就跑一趟金陵。」

「咱們一道去。」

「不，相公，長途跋涉你會支持不住的，還是我一個人去比較好一點。」

「這……好吧，只是又辛苦妳了。」

「瞧你又來了，對妻子幹嗎要這麼客氣？」

「好，我不說就是，哦，珊珊，咱們要不要稟告一下師父？」

「用不着爲此事去煩師父，如有師兄來瞧你，順便告訴他們一聲就是。」

「好吧。」

翌晨天剛破曉，司馬珊珊就結束上道，她走後不足一個時辰，裴門三弟子胡歧山就來探視單青了。

「師弟！近日好一點了麼？」

「多謝三師兄關懷，小弟……唉……」

「不要難過，師弟，信心會戰勝一切的，你要多加保重。」

「是，小弟明白。」

「弟妹呢？走了？」

「剛走不到一個時辰。」

「好，咱們耐心等着吧。」

「也只好如此了。」

「你歇着，我走了。」

「師兄慢走。」

× × ×

十天之後，司馬珊珊回來了，她進門一瞧，竟然大吃一驚。

落葉滿階，積塵未掃，這那像有人住的地方？

莫非……

她興起一股不祥之感，腳下猛的一點，彈身向屋裏衝了進去。

「相公……相公……」

衝進房裏一瞧，她懸起的心終於放了下來。

敢情單青正睡在床榻之上，雖是面色又憔悴了幾分，不過他還是好好的活着。

她輕輕走到榻前，再輕輕的呼喚着。

「相公……相公……你醒醒……」

「啊，珊珊……妳……妳……終於回來了……」

「這是怎麼啦？相公，何媽跟香兒她們呢？」

「她們走了。」

「爲什麼？相公……她們爲什麼要走呢？」

她將單青扶起，讓他靠在床頭坐着，然後倒了一杯冷開水遞給他道：「少喝一點潤潤嗓子，我再替你燒熱的。」

單青飲了一口冷開水，接着長長一嘆道：「人情涼薄一至於此，眞叫人由心底生出寒意。」

司馬珊珊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快說。」

單青道：「那天妳走之後，胡師兄曾來看我，這原本沒有甚麼，但意想不到的是師門竟將我逐出門牆！」

司馬珊珊愕然道：「你犯了什麼過失？竟遭到逐出門牆的處分！」

單青道：「我原先也弄不明白，後來唐師兄來了，才知道是『蔑視師門』的罪名。」

司馬珊珊一呆道：「這當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莫非我尋找醫生之事，使他們傷了自尊？」

單青道：「實情正是如此，不過一個心胸如此狹窄的門派，脫離了倒也不必惋惜，哦，妳找到那位奇人沒有？」

司馬珊珊道：「找到跟沒有找到一樣，還弄來一肚皮的窩囊氣。」

單青道：「是他不肯替我瞧病？」

司馬珊珊道：「是我不肯。」

單青一怔道：「珊珊，你在說些什麼？」

司馬珊珊道：「你別急嘛，你慢慢聽我說。」

單青道：「妳說，我在聽着。」

司馬珊珊道：「他提出一個使人無法接受的條件，我無法辦到只好不肯了。」

單青道：「什麼條件？」

司馬珊珊道：「他要咱們將震天帮主裴仲機祖傳的銅駝秘笈作爲交換。」

單青哼了一聲道：「銅駝秘笈又不是咱們的，他這不是强人所難麼？」

司馬珊珊道：「他的確是强人所難，不過此人心如鐵石，說一不二，除了以銅駝秘笈交換以外，就算殺了他也不會有用的。」

單青淡淡道：「那就算了，人生百年依然不過一個死字，早死幾十年又有什麼要緊。」

司馬珊珊忽然偎進他的懷裏，洒着淚水道：「不，我不要你死，我一定要弄到銅駝秘笈。」

單青撫摸着她的秀髮，感慨的嘆息一聲道：「螻蟻尚且貪生，我何嘗願意死亡，只是咱們沒有銅駝秘笈。不顧又能够怎樣？」

司馬珊珊道：「咱們去偷。」

單青道：「偷？不，裴帮主雖然將我逐出門牆，咱們總有一份香火之情，再說秘笈放置之處，守衞十分嚴密，我此時已手無縛鷄之力，如何能够去偷！」

司馬珊珊道：「裴仲機冷酷無情，他假若還念香火之情，就不會將你逐出門牆，不管你的死活了，相公，生命是自己的，你爲什麼要這般遷就？」

單青道：「就算我願意去偷，也是有心無力。」

司馬珊珊道：「紫金山上的那個怪人，曾經給了我三粒丹藥，服下一粒可保在十日之內百病皆除，功力倍增，晚間不妨服一粒試試。」

單青道：「會有這種事？」

司馬珊珊道：「這有什麼稀罕，我將你的病情告訴了他，他自然可以對症下藥了。」

單青道：「原來如此。」

司馬珊珊站起身來道：「你歇着，我去做飯。」

單青道：「好的。」

司馬珊珊做好了飯，他們邊吃邊聊。

其實他們說話的重點只是如何盜取銅駝秘笈而已，司馬珊珊對此事十分熱心，幾乎是勢在必得。

這不能怪她，她愛自己的丈夫，只要是爲了單青，任何事她都會拚命去做的。

當夜色迷朦之際，司馬珊珊取出一粒丸藥要單青服下，他只是運功一週天，果然精神旺盛，功力盡復。

單青嘆道：「此人果有窮天地造化之能，我就不明白，像他這等奇人，要那銅駝秘笈何用？」

司馬珊珊道：「這就難說了，也許是他的怪癖吧。」

他們挨到二更時分，才聯袂向震天帮的總壇撲去。

單青輕車路熟，帶着司馬珊珊避過不少樁卡，待走完一條甬道，單青竟有點遲疑起來。

敢情甬道之外就是秘室，除了帮主是不容許任何人前來的。

秘室之前有四名守衞，他們一律身着黑衣勁裝，腰中繫着紅帶，手中抱着一柄明幌幌的鋼刀，在往返不停的巡邏。

單青貼着牆壁，以傳音對司馬珊珊道：「這四人是十八瘋虎中的人物，每人都

有一身不凡的功力，咱們要一舉將他們收拾下來只怕十分不易。」

司馬珊珊說道：「不必担心，我可以讓他們乖乖的躺下，你先將這個含在嘴裏吧。」

她取出一顆綠色丸藥要單青含在嘴裏，然後翠袖一揮，一股不急不徐的清風，向四名守衛飄了過去。

單青不知道她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但那四名守衛竟如响斯應的倒了下去。

「珊珊，原來妳會法術！」

「瞎說，我只不過……好啦，別說廢話，你快去取銅駝秘笈，我替你把風。」

「好的。」

放倒了守衛，就不會再有什麼阻碍了，因而單青很容易的盜得震天帮的鎮帮之寶「銅駝秘笈」。

他們不敢在牯嶺停留，立即連夜北上，待趕到九江，天色已經大明了。

單青向身後瞧了一眼，然後吁出一口長氣道：「咱們總算逃出來了，珊珊，我餓了，咱們到街上買點吃的。」

司馬珊珊道：「不，船上有吃的，快跟我走。」

單青一怔道：「船上會有吃的？」

司馬珊珊脚下不停，向江邊放步急奔，同時微微一笑道：「你不相信？」

單青道：「我的確有點懷疑，除非妳是先安排的，不過似乎不大可能。」

司馬珊珊道：「可不可能待會你就知道了，快走吧。」

一艘單桅帆船停泊在一處荒僻的江岸之外，距江岸約莫兩丈七八。

司馬珊珊伸手挽着單青的臂膀，足尖一點江岸，彈身逕向帆船躍出。

單青心頭一慄，他决未想到司馬珊珊的功力竟然如此之高。

縱躍兩三丈的距離，單青也有此等能耐，如若帶着一個人就有問題了。

而且他們洩落艙面，輕如落葉，帆船只是輕輕的幌動了一下。

此時一名虬髯滿腮的彪形大漢，及一名紅衣綠裙的少女由艙中奔了出來，他們向司馬珊珊及單青抱拳一禮道：「參見小姐，姑爺。」

司馬珊珊一擺手道：「開船。」

虬髯大漢道：「是。」

待司馬珊珊領着單青在艙裏落座，帆船已經一瀉千里，向下游急駛而去。

單青暗中觀察，船上共有五名大漢，兩名少女，這般人不止是對操舟十分純熟，而且還有一身不容忽視的武功。

那麼司馬珊珊究竟是何等人物？她如何會有這等出色的部下？

司馬珊珊似已瞧出單青的懷疑，迻微微一笑道：「他們都是我娘調教的，還不錯吧。」

她在詢問單青，却不容許他回答，跟着笑笑道：「相公，銅駝秘笈呢？讓我開開眼界。」

單青由懷中取出銅駝秘笈，交給司馬珊珊道：「銅駝秘笈是冠蓋當代的武學寶典，咱們的確算得開了眼界。」

這本秘笈是以羊皮紙書寫的，封面四個漆金大學字「銅駝武滙」。

司馬珊珊翻開封面，她那佈滿喜悅的嬌靨，竟然面色一變。

「相公，糟了，這是假的！」

「不，珊珊，它是眞的。」

「可是，裏面一個字都沒有。』

「有，只不過須要動點手術而已。」

「動手術？「

「不錯，秘笈的內容是以特殊的藥物寫上去的，必須用棉花沾明礬水輕輕塗上去，字跡就會顯露出來。」

「哦，馨兒，快拿明礬水來。」

馨兒就是那位紅衣少女，她應聲奔進後艙，立即捧來一碗泡着明礬的清水。

江船飲水需用明礬，倒是方便得很。

司馬珊珊用棉花沾着明礬水，正待往羊皮紙上塗去，單青伸手一攔道：「使不得。」

司馬珊珊道：「哦，要怎樣塗？」

單青道：「明礬水塗在那種藥物之上，必待十二個時辰才會乾燥，如若在未乾之時將它收起，可能會損壞字跡，如是不收，很難担保不發生意外，所以咱們不能隨便亂塗。」

司馬珊珊說道：「這個——咳，我要是不瞧瞧它的字跡，實在不敢相信它是眞的。」

單青道：「這樣吧，妳盡可能少沾一點水，輕輕點上一兩個地方，如果有字跡出現，就可以證明它的眞僞了。」

司馬珊珊道：「好吧。」

她沾了少許明礬水，在第二頁，第五頁，各輕輕點了一下，片刻之後果現出紫色的字跡。

現在她相信了，而且由衷的讚嘆道：

「好辦法，如是不明內情之人，縱然得到也只是幾張廢紙而已。」

單青道：「收起來吧，珊珊，此物得來不易，咱們還是小心爲宜。」

司馬珊珊原想將它收藏懷中，單青搖搖頭道：「不行，它不能長期受熱，只能收藏在包裹之內。」

司馬珊珊櫻唇一噘道：「這東西倒是麻煩得很，馨兒，妳帶着它吧。」

馨兒道：「小姐，這東西貴重得很，小婢害怕……」

司馬珊珊雙目一瞪道：「少廢話，妳跟着咱們有什麼好怕的。」

馨兒不敢再辯，只得小心翼翼的將銅駝秘笈收藏在包裹之內，她時時揹着這隻包裹，片刻也不敢放它下來。

× × ×

下水行船快逾奔馬，只不過片刻之間，已經過了「流斯橋」，距離彭澤縣城不遠了。

此時在船頭瞭望的一名大漢，忽然叫了起來。

「五哥，不好，江中有險。」

五哥林横是這艘帆船的老大，他正在船尾把着舵柄。

船頭瞭望的一陣叫喊，他也發現前途有了意外。

那是一片木排，由十幾個人拉牽着正逆水而上，木排頗爲寬大，行船的水道幾乎被它塞滿。

這下可糟了，除非立即轉舵衝向江岸，帆船非撞上木排不可。

撞上的後果是可怕的，可能會落個舟

毀人亡！

林横當機立斷，立即提高嗓門道：「小姐，前面有木排阻路，咱們要向右側靠岸了。」

他的處置是對的，左側有不少暗瞧，只有右側較爲安全。

坐在艙中閒聊的單青司馬珊珊及馨兒聞聲奔出，對船老大林横的處置，他們完全同意。

只有一點他們沒有想到，右側江岸並非當眞安全。

「嘭」的一聲巨响，帆船已經靠上江岸，只不過那兒也有不少石塊，在猛力一撞之下，船頭開了花，江水很快就灌了進去。

好在船頭有一部份擱了淺，雖是漏進了江水，還不至於沉沒。

只是他們坐船赴金陵的計劃吹了，這艘帆船必須修理，那要費去不少時日。

他們不能待在這裏，因爲此地距離震天幫太近，一旦被人家追上，他們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於是司馬珊珊吩咐林横在此地找人修船，她只帶着馨兒與單青上路，沿江邊大道逕奔彭澤縣城。

在城裏歇了一下，進了一點飲食，然後購來三匹坐騎，驅馬直奔安徽省境的東流縣城。

這天到達香口鎮，司馬珊珊忽然一勒韁繩道：「相公，你瞧……」

單青道：「黑衣武士？是震天帮的，咱們要不要進鎮去？」

司馬珊珊道：「他們剛剛出鎮，說不定還有人沒有走，馨兒，妳去買點乾糧再跟上來，相公，咱們往東走。」

往東是山區，屬於黃山山脈，山勢雖然不高，但丘陵起伏，峯巒處處，行走頗爲不便，爲了逃避追緝，也顧不了那麼多了。

傍晚時分他們趕到一個名叫「黃木店」的山鎮，此地遠離官道，自然沒有客棧，逕向飲食店情商，才借得一間臥室。

出門在外之人，只得隨遇而安，能够借到一間臥室已經算是不錯了。

翌晨他們沿着一條山道向東北前進，花去三天的時間才趕到七都。

七都也是一個山鎮，屬於石埭縣所管轄。

此時暮靄蒼蒼，是投宿的時分了，但他們剛剛趕到鎮口，三個人的神色竟然同時一呆。

馨兒第一個出聲驚呼道：「小姐妳瞧，震天帮的黑衣武士。」

不錯，他們的確是震天帮的黑衣武士，人數竟有十二人之多。

黑衣武士並非帮主裴仲機的弟子，却是裴仲機親手所調教，他們不止是身手極高，在江湖道上也有頗爲响亮的名頭。

現在人數的比例是十二對三，單青一行自然處於十分不利的處境了。

最使單青司馬珊珊駭異的，是震天帮的黑衣武士，爲甚麼會在此地出現？

七都是山區，窮鄉僻壤，交通頗爲不便，黑衣武士竟然會事先在這兒守候，其中豈不大有蹊蹺。

司馬珊珊不由心中一動，暗忖：「江中的木排莫非是震天帮故意安排的，如果當眞是這樣，自己豈不處處落在對方的計算之中！」

司馬珊珊自然也不是等閒之人，她在九江佈置一條帆船，也是經過週密計劃的，只不過對手太高，她才顯得棋差一着而已。

不過她雖是面對强敵，神色上半點也不慌亂，那份沉穩的氣度，連單青也自愧不如。

此時他們已經躍下坐騎，馨兒以十分俐落的手法將牠們拴在道旁的樹枝之上。

小丫頭摘下肩頭的單刀，搶上兩步道：「小姐，待小婢打發他們。」

司馬珊珊道了一個好字，再回頭對單青微微一笑道：「累了吧，來，咱們到那邊歇歇。」

單青道：「妳是怎麼啦？珊珊，對方可是名滿江湖的黑衣武士，妳怎麼叫馨兒一個人去涉險。」

司馬珊珊道：「放心吧，相公，別人怕黑衣武士咱們不怕，縱使再多一點馨兒一樣可以打發，我只是想不到他們會攔在咱們的頭裏。」

單青說道：「這沒有什麼稀罕，震天帮是地頭蛇，在人地兩面，他們都佔了便宜。」

司馬珊珊道：「這倒也是。」

他們說話之間，馨兒已經和一名黑衣武士鬥了起來。

那名黑衣武士身材高大，比馨兒幾乎高出一個頭，他們同是使用單刀，只是在力量上大有差別。

馨兒使的是柳葉單刀，看起來像是輕飄飄的，如果跟黑衣武士的厚背砍山刀一比，在兵刃上她已落了下風。

但在馨兒一招攻出之後，單青倒替黑衣武士担起心來了。

敢情馨兒一刀攻出，竟像閃電一般的快捷，但見銀芒一閃，刀鋒已然迫近黑衣武士的前胸。

黑衣武士估不到馨兒的刀法如此凌厲，他一連使出三刀，並連續倒退三步，才將馨兒這一招應付過去。

黑衣武士名滿江湖，竟一招之中就被一名少女迫得手忙脚亂，如果傳入江湖，豈不丢人現眼。

這名黑衣武士自然不會善罷干休，在一聲暴吼之後揮刀劈了過來。

他不只是招沉力猛，招式之精奇，在當代武林之中也不易多見。

只是一晃數十招，他竟然無法沾到馨兒的衣角，這一仗的結果黑衣武士只怕很難討得好去。

不錯，他果然敗了，而且幾乎連生命也擺在這兒。

原來當他的攻勢微微一頓之際，馨兒忽然發出一聲嬌叱，但見銀芒暴漲，柳葉刀像電光般的一閃，黑衣武士倒了下去，他的前胸正射出大量的血花。

一招傷敵，馨兒的精神爲之一振，纖足輕輕一點，就待撲向另外的十一名黑衣武士。

單青忽然出聲阻止說道：「馨兒，回來。」

馨兒原已躍身空際，聞言凌空一個翻

滾，就輕輕落在單青的身前，那份控制自如而又十分美妙的輕功身法，除了司馬珊珊，敵我雙方幾乎全都爲之心頭一懍。

她只是一個丫環，年齡不過二八之譜，功力之深已達如此深厚的境界，那麼司馬珊珊的身手豈非莫測高深？

當今武林具有一流身手的女人只有一個，那就是領袖黑道的射月門主宗琳。

難道司馬珊珊是來自射月門？

莫非她是射月門主宗琳的弟子？

果眞如此那就糟了！

射月門與震天帮分別領袖黑白兩道，他們自然而然的成了勢難兩立的對頭寃家了。

既是勢難兩立，自然要各出奇謀去消滅對方了，但一晃十多年，他們雖是不斷的明爭暗鬥，却誰也將對方無可奈何。

震天帮人才輩出，帮主裴仲機功力通玄，是當代公認的第一高手，而且愼謀能斷，穩扎穩打，射月門明裏暗裏對震天帮發動過幾次的攻勢，全都是鎩羽而歸。

震天帮自然也想撲滅射月門，也好爲武林同道盡一點心力，只是他們消耗過龐大的金錢與人力，就是查不出射月門的總壇所在！

射月門是一個極端詭秘的門派，江湖黑白兩道人人知道此一門派，就沒有人見到過射月門的部屬。

它似乎並不存在，又像是無所不在。

它以一隻神秘的射月令指揮黑道，不遵守令諭之人，必然會遭到十分可怕的慘死。

因而震天帮雖是領袖羣倫，但射月門卻更具震撼之力。

現在震天帮的不傳之秘正在馨兒的包裹之內，如若司馬珊珊主婢當眞來自射月門，後果豈不是十分可怕！

單青呆了，他幾乎不知如何是好。

馨兒櫻唇一噘道：「你是怎麼啦？姑爺。」

單青啊了一聲道：「沒有什麼，他們人多，我只是怕你吃虧而已。」

馨兒哼了一聲道：「就憑他們？一羣土鷄瓦狗罷了，小婢還不至將他們放在心上。」

單青道：「我知道你功力够高，不過雙拳難敵四手，還是小心爲宜，再說他們究竟爲什麼攔阻咱們，也應該問個明白才是。」

馨兒還待爭辯，司馬珊珊叱喝道：「馨兒大胆，你敢不聽姑爺的！」

馨兒雙手一垂道：「小婢不敢。」

單青不再理會馨兒，緩步踏前幾步，向黑衣武士雙拳一抱道：「各位，在下雖是逐出師門，却沒有違犯震天帮的帮規，各位聚衆阻路，究竟爲了什麼？」

一名身材高瘦的黑衣武士道：「咱們奉命請你們回去。」

單青道：「爲什麼要咱們回去？」

黑衣武士道：「這個就不知道了，咱們只是奉命行事。」

單青道：「原來如此，閣下是否知道在下已經離開貴帮？」

黑衣武士道：「知道。」

單青道：「在下不是震天帮的部屬，就不必聽從貴帮的指使你說對麼？」

黑衣武士一怔道：「這個——」

單青道：「在下不願意打胡塗仗，你們何不回去問明白了再來？」

黑衣武士略作沉吟，然後舉手一揮道：「走。」

他們當眞走了，連那位身受刀傷的在內走得一個不剩。

馨兒噘着嘴道：「咱們原本可以將他們留下來的，姑爺的心腸太軟了。」

司馬珊珊道：「不，馨兒，咱們要緊的是給姑爺治病，時間十分有限不能多作躭擱，走吧，咱們到鎭上吃點東西還要上路呢。」

單青道：「天色已經黑了，走山路只怕不便。」

司馬珊珊道：「如果我猜得不錯，祁門休寧一帶，必然有震天帮的高手，咱們今晚如果住在此地，明天只怕就無法脫身了。」

單青長長一嘆道：「在此等窮鄉僻壤都會遇到震天帮的武士，咱們脫身的機會只怕不多！」

馨兒哼了一聲道：「那也不見得，我認爲震天帮不過如此，倒使人有着見面不如聞名之感。」

司馬珊珊笑了一笑，沒有說甚麼，單青雖然覺得這個丫環的態度狂了一點，但也不便駁斥。

在鎭上進過晚餐，稍作歇息就立刻上道，馨兒一馬當先，沿山道逕奔石埭。

今晚的月色並不太好，山道又頗爲崎嶇，直到天色大明了，他們才趕到石埭縣城。

一夜不眠不休，已然人困馬乏，不管情況如何緊急，也得要找一家客棧歇息下來。

午餐之後，他們撇開山道直奔青陽，這是馨兒的主意，她認爲震天帮必然以爲他們已經逃往山區，倒不如出其不意逕奔官道，待對方發覺上當，他們已脫出對方的包圍了。

這是一個好主意，立即獲得司馬珊珊的讚同。

這個主意的確不錯，一直到達南陵，並未遇到半點阻碍。

不過待他們趨向繁昌的途中，厲煩終於找了上來。

來人只是兩個，在前面山口之前併肩而立。

馨兒勒住韁繩，柳眉一挑道：「老虎不發威，你們還以爲是病貓，本姑娘今天非給你們瞧點顏色不可！」

單青道：「馨兒，來人雖然只有兩個，却是震天帮的主要人物……」

馨兒道：「我知道，穿紫衣的是裴門大弟子桓元功，穿藍衫的是二弟子唐易，在江湖道上的確是兩個不易招惹的人物，不過，哼，要是對本姑娘耍狠，他們還差了一點！」

好狂的丫頭，跟姑爺說話，居然如此毫無分寸！

單青雖是心有不滿，依然神色平靜的道：「震天帮並非徒擁虛名之輩，千萬大意不得，這樣吧，讓我先跟他們談談，如果不行再動手也不算遲。」

馨兒道：「好吧。」

單青躍下坐騎，趨前幾步道：「見過兩位師兄。」

桓元功冷冷道：「閣下不是本帮的弟子，用不着如此稱呼。」

單青道：「桓大俠說的是，兩位攔阻咱們夫婦的去路，必然有什麼指敎了，請說。」

桓元功道：「咱們有兩件事要請問閣下，希望你能實話實說。」

單青道：「哦，什麼事？」

桓元功道：「閣下身染怪病，家師請盡天下名醫均告束手無策，但閣下竟在一夜之間不藥而癒，閣下是心存不軌而故意裝病呢？還是得到了什麼靈丹妙藥？」

單青道：「桓大俠說笑話了，在下數日之間，落得枯瘦如柴，除非天天吃瀉藥，任何裝病之人，也不會像在下這般景況，桓大俠如是不信，你不妨裝病試試！」

桓元功道：「那麼閣下是獲得靈丹妙藥了，是什麼人能有這等能耐，說出來讓咱們長點見聞。」

單青道：「對不起，在下答允過治病之人不得有一字洩漏，方命之處敬請桓大俠鑒諒。」

桓元功道：「好吧，閣下不說咱們也不免强，只是你爲什麼忽然離開牯嶺？」

單青道：「這是在下的私事，未便奉告。」

桓元功道：「私事？嘿嘿，似乎太巧了一點。」

單青道：「太巧？我不懂桓大俠在說些甚麼。」

桓元功道：「閣下離開牯嶺的當天，本帮就失去了一樁重要的物件，你能說這不是太巧了麼？」

單青啊了一聲道：「原來桓大俠對在下起了懷疑之心，不過捉賊拿贓，捉姦拿雙，桓大俠憑什麼懷疑咱們？」

桓元功道：「我說過，這只是一個巧字，咱們丟東西的當天你們就離開牯嶺，除非做賊心虛，怎會如此巧法！」

單青面色一沉道：「桓大俠名滿江湖，怎能說出如此捕風捉影的言語！」

唐易接口道：「對不起，單兄弟，敝師兄說話是直率了一點，不過本帮失落重要物品，你們又在當天離開牯嶺，咱們就事論事，你們的確難逃瓜田李下的嫌疑，爲了使你們洗清這項寃屈，在下倒有一個法子。」

單青道：「好，唐大俠請說。」

唐易道：「請你們委屈一點，讓咱們搜尋一下。」

馨兒面色一變道：「你敢心存輕薄？本姑娘決不饒你！」

唐易道：「姑娘不要誤會，請跟咱們返回南陵，在下保證決不使姑娘受到半點傷害。」

馨兒冷哼一聲道：「好辦法，可惜咱們無暇奉陪，你的好意只好心領了。」

桓元功面色一沉道：「姑娘，你如是敬酒不吃吃罰酒，那麼就休怪咱們不客氣了。」

馨兒撇撇嘴道：「別往臉上貼金，震天十八式還嚇不倒咱們的，不信，你就試試看。」

桓元功道：「很好，姑娘如此一說，在下倒不便藏拙了，請。」

馨兒道了一個「好」字，纖足輕輕一點，連續三掌擊了出去。

單青大吃一驚，扭頭對司馬珊珊道：「珊珊！馨兒太大胆了，震天十八式天下無敵，他如何是桓元功的對手？」

司馬珊珊雖是神情凝重，但瞧不出半點駭怕之色，聞言淡淡一笑道：「不必担心，她可以應付的。」

馨兒當眞可以應付，桓元功雖是掌力如山，却對她奈何不得。

但見一條嬌小的身軀，像蝴蝶穿花一般，在桓元功的掌影中游走，有時她還擊一掌，都是極端陰損的手法，桓元功雖然掌握着大半的攻勢，仍不得不收招自保。

單青搖頭一嘆道：「震天十八式，是當代武林最爲威猛的掌力，能够接下它三招兩式的爲數不多，馨兒這身功力，實在叫我開了一次眼界。」

司馬珊珊道：「這沒有甚麼，只要你能習到馨兒的那套身法，你也可以鬥鬥震天十八式。」

他們說話之間，唐易已緩步走了過來，雙拳一抱，道：「在下見獵心喜，請司馬姑娘賜招。」

單青正欲上前迎戰，司馬珊珊伸手一攔道：「不，他找的是我，你替我瞧着一點就是。」

單青道：「好吧，不過唐易的功力不在桓元功之下，你可得處處當心！」

司馬珊珊點點頭，嬌軀一擰，衝着唐易說了一聲請，雙掌分合之間，掌勢已連連遞出。

現在山口之前是兩對在拚命搏殺，只有單青沒有對手，只好在一傍替司馬珊珊主婢掠陣。

一晃近百招，馨兒與桓元功還是銖兩悉稱，一時半刻很難分出勝負。

令人不解的是司馬珊珊，她竟然無力化解唐易的掌力。

唐易的功力絕對高不過桓元功，司馬珊珊的武功至少應該不會較丫頭馨兒還低的。

但馨兒能够力鬥桓元功，她却促襟見肘，敗象已呈。

單青想不明白這是爲了什麼，只是目前戰況險惡，不容他仔細的思考下去。

於是他彈身一躍，由側面向唐易展開搶攻。

他的功力不如司馬珊珊，不過他却爲珊珊解除了極大的危機，現在他們夫婦以二對一，總算將頹勢扭了過來。

但是，震天十八式太過霸道，招招有如巨斧開山，式式如同驚濤拍岸，在一百五十招之後，司馬珊珊與單青已經窮於應付了。

最初他們還能有攻有守，後來就陷於有守無攻的危殆境地了。

唐易勝劵在握，他高興的大笑起來。

人逢喜事精神爽，他一人戰勝兩個的確應該大笑，只不過他剛剛笑出一聲，竟然一聲驚呼，翻身向後便逃。

這是爲了什麼？難道單青夫婦忽然使出了奇招不成？

不，他們如果還有奇招，就不會手忙脚亂，在生死邊沿掙扎了。

說起來幾乎使人不易相信，救他們的竟然會是馨兒。

的確是馨兒，因為她適才向唐易發出三拉「雷火彈」，使單青夫婦脫出困境。

這就怪了，馨兒只是一個丫頭，她獨戰裘門大弟子能够保持不敗，已經令人難以理解，竟然還有餘力顧及單青夫婦，實在使人想不明白。

桓元功師兄弟想不明白，單青同樣是滿頭霧水，只是他無暇細想，已被司馬珊珊拉着向坐騎狂奔。

他們先後馳過山口，桓元功師兄弟並未追來，直待繁昌縣城在望，單青才悄悄吁出一口氣來。

在落店之後，單青覺得馨兒的神態有了改變，她不再侍候他們夫婦，甚至連姑爺小姐的稱呼也吝於出口。

古往今來，驕兵悍將是最難駕馭的，馨兒恃功而驕，也沒有什麼出奇，何況司馬珊珊能够容忍，單青又何必多管閒事。

只不過此等反常的情形，單青總覺得有點彆扭，直到三天以後，他終於恍然大悟。

這天他們過了當塗縣，準備趕到馬鞍山鎮上歇息，走在頭裏的馨兒忽然哼了一聲，硬生生的將馬兒勒停了下來。

莫非又是找麻煩的來了。

不錯，是找麻煩的來了，而且聲勢浩大，像是志在必得。

震天帮二弟子唐易，三弟子胡歧山，這兩人已經够頭痛的了，再加上二十名黑衣武士，豈不是一個十分驚人的實力？

馨兒輕輕一提韁繩，讓坐騎緩緩前進，她沒有回頭瞧看，却以命令似的口吻對單青夫婦道：「敵人勢力龐大，咱們不能讓他們纏着，待會我出其不意賞他們幾顆雷火彈，你們就借機會衝過去。」

單青道：「妳呢？」

馨兒冷冷道：「少廢話，照我的話去做。」

單青面色一駭，正待出聲斥責，司馬珊珊却扯了他一把，將他的怒火壓制了下去。

馨兒驕狂過甚，簡直不成體統，但小不忍則亂大謀，單青不得不忍下這口窩囊氣。

待雙方相距丈餘，馨兒忽然發出一聲嬌叱，二話不說，一把雷火彈已經擲了出去。

雷火彈出手之後，經空氣摩擦立即燃起一團熊熊烈火，它着物就會爆炸，力道之强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拒抗的。

它是江湖道上最具威力的暗器，具有極端驚人的震撼之力。

現在馨兒擲出一把，是以扇形的形狀擲出的。

要是一兩顆還可用暗器將它在空中擊毀，如果數量一多，震天門下就不敢冒這個險了。

於是單青夫婦衝了過去，敵人自顧不暇，他們自然不會遇到任何阻力。

他們雖是脫離危險，却不能揚長而去，在道義上必須等待馨兒。

及勒住坐騎，回頭向來路一瞧，這雙夫婦竟然目瞪口呆。

原來馨兒在擲出雷火彈之後，也同時躍馬急衝，只是她的行動慢了一點，幾乎栽在胡歧山的手裏。

在震天帮三大弟子之中以胡歧山的功力最差，但輕功暗器則以他最為出色。

他以絕世輕功避過了雷火彈，再追向馨兒洒出三把柳葉刀。

馨兒估不到震天帮會有這等高人，及勁風攝衣她才知道大事不妙。

所幸她功力够高，三柄飛刀全都被她讓過，只是坐騎遭了殃，一柄飛刀貫入馬腹。

更糟的是她背上的包裹被飛刀割斷，吧的一聲摔了下來。

馬匹可以不要，包裹却不能失落，因為他們千方百計得來的銅駝秘笈，正藏在那隻包裹之內。

只是她被負傷的坐騎帶着衝出十丈以外，胡岐山形同鬼魅的身形，正向那隻包裹急撲。

雙方距離不同，她必然搶不過胡歧山，在無可奈何之中，她作了一個痛苦的決定。

一聲嬌叱，雷火彈再度出手，她並非攻擊胡歧山，而是擲向那隻包裹。

當巨大的爆炸之力將包裹炸得片片飛舞之後，她發出了一聲苦笑，然後彈身一躍，飛向司馬珊珊的身後。

她們兩人共乘一騎領先狂馳，單青自然跟了上去，待馳出六十餘里，速度才逐漸慢了下去。

也許馨兒累了，她忽然發出了一聲嘆息。

「停下來吧，我要歇歇。」

丫頭要歇歇，小姐遵命照辦，馬蹄還沒有停穩，馨兒已拔身而起，向一側的樹林之內投去。

單青驅馬來到司馬珊珊的身旁，輕輕搖頭一嘆道：「珊珊，馨兒很出色，不過她總是一個丫頭，——」

司馬珊珊道：「這個……唉，相公，不要理她，咱們也下去歇歇。」

單青是希望司馬珊珊管管馨兒，看來她不只是管不了丫頭，還有點畏懼之意，在此等情形之下，單青只好三緘其口了。

他們躍下坐騎，將馬匹拴在樹枝之上，正待坐到草地之上歇息，一聲嬌叱忽然由林中傳了出來。

「馨兒，過來。」

單青聞言一怔道：「奇怪，是誰在叫馨兒？」

的確有點奇怪，他與司馬珊珊都沒有呼叫，那麼呼叫馨兒的自然另有其人了。

他在詢問司馬珊珊，但珊珊的神色却顯得怪異極至。

她的臉色原是嬌艷的，此時竟然一陣紅，一陣白，好像哭笑不得，手足無措似的。

這就怪了，莫非那呼叫馨兒的人是她的尊長？

是尊長也不要緊，她為什麼會這麼無地自容？

單青不傻，他却猜不出司馬珊珊為了什麼。

此時呼叫馨兒的聲浪又由林中傳了出來，而且語氣嚴厲，似乎呼喝者已大為光火。

馨兒不是也在林中麼？她為什麼不回答那人的呼叫？

馨兒沒有回答，司馬珊珊却回答了。

「來了，小姐。」

她不只是回答，還撇下了單青，匆匆向林中奔了進去。

這回單青當眞被她們弄胡塗了，那人呼叫馨兒，司馬珊珊為什麼要代她回答。

還有，司馬珊珊不是小姐麼？她為什麼稱別人為小姐？

× × ×

單青的確不傻，他並沒有當眞胡塗，經過片刻思忖，他忽然放聲狂笑起來。

笑是情感的發洩，並沒有什麼不對，不過按單青的遭遇，他應該哭都哭不出來，如何還能狂笑？

因此，司馬珊珊出來了，她只是向單青瞥了一眼，就將螓首垂了下去。

「相公！小姐——請你……」

單青哼了一聲道：「妳是馨兒？」

司馬珊珊點點頭。

單青道：「她才是司馬珊珊？」

假司馬珊珊又點點頭，（請讀者注意，下文司馬珊珊改作馨兒，她已與單青結為夫妻，原來的馨兒才是司馬珊珊。）

單青冷冷道：「很好——」

什麼很好，他沒有解釋，只是身形一轉，逕向來路急馳而去。

「相公——相公——你不能走……」

單青沒有理會馨兒的呼喚，脚下倒加了幾成勁力，像風馳電掣一般的狂奔，待轉過一片樹林，他忽然脚下一窒。

敢情前面有人攔住去路，正是那位貨眞價實的司馬珊珊。

單青哼了一聲道：「讓開！」

司馬珊珊道：「讓開？姓單的，你敢對我如此說話？」

單青說道：「哦，我應該怎樣對你說話？」

司馬珊珊道：「你是我丫頭的丈夫，應該明白你的身份，再要如此無禮，我就要給你一點懲罰了！」

單青哈哈一笑道：「妳錯了，姑娘，這件事只怕妳還沒有弄得明白。」

司馬珊珊道：「哦，我有什麼不明白的？」

單青道：「第一，我的妻子是司馬珊珊，在江西，在震天帮，可以說人人皆知，第二，司馬珊珊不守婦道，我已經將她休了，我要將這項決定告訴震天帮，並告訴江湖道上的朋友。」

他語音才落，左頰上忽然傳來一聲脆響，同時一個元寶翻身，他已被一股强大的暗勁震得仆倒下去。

原來他挨了一記沉重的耳光，不只是面頰上暴出五條紅痕，嘴角也流出了鮮紅的血水。

這一記耳光自然是司馬珊珊的傑作了，除了這位姑娘，要打單青的耳光還沒有這麼容易。

單青時運不佳，他遇上了一個刁鑽潑辣的姑娘。

他適才的言語，司馬珊珊認為是莫大的侮辱，一記耳光太便宜了，怎能驅除她胸頭的怒氣。

「起來，姓單的，本姑娘還要教訓教訓你！」

「很好，大爺也要管管妳這個不守婦道的潑婦！」

他起來了，但還未弄清天南地北，轟的一聲他又倒了下去。

倒下去他會爬起來，起來了他會再度倒下去。

就這樣週而復始，單青受的罪可大了，幾乎創傷被體，找不出一寸完好之處。

小伙子武功不行，牛脾氣可是又臭又硬，除了將他活活的打死，就算太陽從西邊出來，也休想他會低頭。

馨兒曾經在一旁哭求，勸說，但他們誰也不聽，掌力着肉之聲依然響個不停。

最後一記沉重的掌力，將單青打得鮮血狂噴，這一掌縱然打他不死，至少他再也無力爬起來了。

司馬珊珊嘴角一挑，冷冷道：「說，姓單的，司馬珊珊是不是你的妻子？」

「是……是……這是……事實……」

他居然又爬了起來，雖是脚下虛浮，搖搖欲倒，但是神態之上還是那麼威武不屈。

這是鋼鐵一般的男人，山嶽一般的漢子，司馬珊珊闖過不少時日的江湖，像這般傲岸不羣的男人她還是第一次遇到。

她的石榴裙下爬過不少男人，但這個男人決不會爬在她的石榴裙下，她殺過不少男人絕不會心軟，但對這個男人她再也硬不下心腸。

她那雙美麗的星目，原是充滿着殺機的，現在殺機消失了，竟現出一片惶惑不安的情緒。

良久，她忽然返身一躍，跨上馨兒帶來的坐騎，雙腿輕輕一磕馬腹，放轡向馬鞍山急馳而去。

「馨兒，將單公子帶來治傷，我在鎮上等妳。」

這位女羅刹居然換了一副慈悲心腸，叫馨兒帶單青到鎮上治傷，在馨兒的記憶中，這可是從未有過的稀罕事兒。

不管怎樣，單青總算有救了，他傷得十分慘重，必須立即予以治療。

於是她抱着單青縱騎緩行，待到達鎮上，已是歸鴉繞樹的黃昏時分了！

鎮上的客棧不多，很容易就找到了司馬珊珊，她已經開好了兩間上房，馨兒立即將單青扶了進去。

她讓單青躺下，再向司馬珊珊要來療傷靈藥，經過一陣忙亂，總算將傷勢穩住了。

一幌三天，單青的傷勢在逐漸好轉，只是他的臉色仍然帶着一股恨意。

恨，使他不願意言語，在這三天療傷期中，他像三緘其口的金人，連一個字都吝於出口。

馨兒是和善的，她當眞像一個賢淑的妻子，對他照顧得無微不至。

但無論如何體貼，單青仍然不理不睬，從不稍假辭色。

第四天的晚餐之後，司馬珊珊來了，她向單青打量了一陣，然後詢問馨兒道：「怎樣，好多了吧？」

馨兒道：「多謝小姐的靈藥，已經好得多了。」

司馬珊珊道：「我不要妳謝，難道他

不會說話?」

他的確會說話，不過不是用嘴說的。劍眉一聳，嘴角一挑，臉皮往下一拉，像是佈上一層濃厚的嚴霜似的。

厭惡，憤恨，在他的神色之中十分明顯的表露出來。

司馬珊珊面色一變，一片殺機由雙目暴射而出。

馨兒大吃一驚，身形輕輕一幌，擋在單青的身前道：「小姐請息怒，他傷勢還沒有好，心情難免有些惡劣，小姐人大量大，千萬不要跟他一般見識。」

司馬珊珊哼了一聲道：「妳瞧他，打從我一進來，他就閉上雙眼，那份神態簡直就將我作仇人似的，我好心好意來看他，他竟然這麼不知好歹!」

馨兒道：「他是無心的，請小姐不要見怪。」

司馬珊珊冷冷一哼，接着長身而起，懷着滿腔怒火，匆匆奔回房去。

馨兒跟着過去，好話說了一籮筐，並服侍她睡下，才吁出一口長氣，悄悄退了回來。

血手俏羅刹　垂青鐵血漢

單青還是閉着雙眼，他的臉色也還是那麼難看。

馨兒幽幽一嘆道：「相公，你太倔强了，適才差一點……唉……」

差一點怎樣?

馨兒沒有再說下去，她知道說了也是白說。

的確，單青的性格是寧折不彎的，要命可以，要想他說一句阿諛的言語，叫他爺爺也不行。

就這樣又過了三天，單青的傷勢已大有起色。

這天傍晚司馬珊珊又來了，她沒有瞧着單青，却對着窗子發出了一聲嘆息。

「單青，我知道你恨我，不願跟我說話，但事關你的生死，希望不要自誤!」

這回單青沒有讓她失望，終於開了他的金口。

「是威脅?」

「不，我說的是實話。」

「我知道妳說的是實話，只是我有點不懂。」

「你有什麼不懂?」

「當妳們取得銅駝秘笈之後，我已經失去利用的價值了，那時候妳爲什麼不下手?」

「啊，原來你早就知道了咱們的計劃了!」

「哼，我要是早點知道，就不會被妳們利用了，不過我並不太笨，這幾天躺在床上靜靜的一想，自然會找出一點蛛絲馬跡。」

「你果然不笨。」

「只是有一點我還不明白，妳不惜犧牲一個丫頭的清白，找上了我這個倒霉鬼，爲的就是盗取銅駝秘笈，其實妳的功力並不在震天帮之下，爲什麼要盗取他們的武功秘笈?」

「你說的不錯，本門武功決不在震天帮之下，但要勝過震天帮十八式却也十分困難。」

「我明白了，你們是要由銅駝秘笈之中找出破解之法。」

「不錯，可惜秘笈已毁，只落得功敗垂成!」

「可是震天帮被妳害慘了，今後他們必然每況愈下，再也無法逐鹿江湖了。」

「這不能怪我，誰叫他們跟本門作對的?」

「好，咱們話已說明，妳動手吧。」

「我爲什麼要動手?」

「適才妳不是說事關我的生死麼?」

「不錯，不過你並不是沒有生機，就看你如何選擇了!」

「哦，妳能不能說明白一點?」

「當然可以，其實你應該想得到的，我並不想殺你滅口。」

「我知道，妳們早就對我下了毒，說我生怪病，只是妳們用毒的高明而已，現在麼，我遲早總會毒發身死的，妳自然不必再浪費精力了。」

「不，你說錯了，咱們已經給你吃了解藥，你的怪病不會再發了。」

「這我就不明白了。」

「唉，你這人有時候眞是愚蠢，你偷了震天帮的秘笈，難道他們就會放過你?只要你離開咱們，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啊，不錯，這的確關係我的生死，不過，我如果跟着妳就能够安全麼?」

「震天帮雖是横行江湖，對本門他却無可奈何，你如若不想死，跟着咱們是你惟一的生機，不過……」

「有條件?」

「不錯，咱們不會平白無辜的保護一個外人，提點條件總是應該的。」

「應該，妳說吧。」

「其實很簡單，你是馨兒的丈夫，馨兒是我婢女，只要你能够守本份就行。」

「這是說我也要當妳的奴僕了?」

「難道不應該?」

「嘿嘿……這是一個好辦法，也是一個好主意，只是妳弄錯一點。」

「哦，那一點?」

「大丈夫不吃嗟來之食，單某堂堂七尺之軀，豈能奴顏婢膝聽人使喚!」

豪情萬丈，義正辭嚴，司馬珊珊禁不住神色一呆。

良久，她才嘆息一聲道：「人在矮簷下，誰能不低頭，莫非你不想活了?莫非你願意放棄這惟一的生機?」

單青淡淡道：「螻蟻尚且貪生，我自然想活，不過一個人要活得坦坦蕩蕩，要活得毫不窩囊，如果妳叫我做一個軟骨頭，窩囊廢，嘿嘿，單某的命在這裏，妳拿去就是。」

馨兒見他們越說越僵，只急得搓手頓脚，她想打個圓場，又不知道從何說起。

誰知司馬珊珊並沒有大發嬌嗔，反而和顏悅色的微微一笑道：「遇到你這塊臭石頭，眞叫人哭笑不得，看來只好走最後的一條路了，不過這條路我却担着極大的干係——」

還有最後的一條道路，可見天從不絕人。

只不過這究竟是怎樣的一條道路?她却賣了一下關子，並沒有說它出來。

但，這是轉機，也是奇蹟。

就馨兒所知，她這位大小姐司馬珊珊，不只是眼高於頂，而且任性嗜殺。

當代武林高人，江湖豪門弟子，因一言不合，或垂涎她的美色而喪生在她手下的，已有數十人之多。

因而江湖朋友送了她一個既香艷又嚇人的渾號，纖纖血手俏羅刹。

她嬌小美麗，像一個人見人愛的香扇墜，但動輒傷人，滿手血腥，又是一個極端可怕的小魔女，以纖纖血手俏羅刹來形容她，的確再也恰當不過。

像她這樣的一個姑娘，居然會對單青如此遷就，這還能說不是奇蹟?

但臭石頭終究是臭石頭，單青竟然不願領受她這番好意。

「我不願欠人的，妳也不必承担什麼干係。」

話說得斬釘截鐵，不失男子漢大丈夫的氣概，只是太絕了一點。

天下居然有人敢對纖纖血手俏羅刹說出絕情的言語，莫非他嫌活得命長!

果然，司馬珊珊嬌容一變，原是柔若春水的目光，忽然射出兩縷凌人的殺機。

馨兒大吃一驚道：「小姐……」

司馬珊珊擺擺手，那兩縷凌人的目光，又倏然一起消失。

「好，好，臭石頭，我算是服了你了，其實我只是想將你引入本門，作我娘惟一的弟子而已，你願是不願?」

馨兒舒出一口大氣，道：「快答允，相公，老夫人功參造化，學究天人，除了咱們小姐，一生未收過弟子，這是千載難逢的機緣，你千萬不能放過!」

單青認眞的考慮了一陣道：「妳不要我當妳的奴僕了?」

司馬珊珊笑笑道：「那是跟你說着玩的，不要放在心上嘛。」

單青道：「好吧，不過有一點我要預作聲明……」

司馬珊珊道：「你說。」

單青道：「妳打得我好慘，我要是學好了武功，也得好好的打妳一頓。」

司馬珊珊嫣然一笑，同時抛給他一記白眼道：「小心眼，不必等待學好武功，我讓你打就是。」

馨兒心頭的一塊石頭落了地，神情也輕鬆起來了。

「你捨得麼?相公，小姐那麼嬌嫩，怎麼挨得起你那——」

「馨丫頭，妳給我住口!」

「是，小姐。」

「好啦，單青，咱們說正經的，明天動身，你的傷不碍事吧?」

「我想不會碍事的。」

「這樣吧，我用內力帮助你運運功，馨兒替咱們防着一點。」

「小婢遵命。」

待馨兒退出房外，司馬珊珊忽然面色一整道：「我現在傳你本門的內功心法，待你領悟後我再帮你運功，不過今晚就不能帮你了。」

單青道：「這樣不好吧，妳還沒有稟告令堂，如若她老人家不肯收我……」

司馬珊珊道：「放心吧，只要我答允，我娘不會反對的，現在你注意聽着。」

任何門派的內功心法，都有它突出之處，尤其那些名震江湖的傑出門派，其內功心法更有它的不傳之秘。

既是不傳之秘，自然義理深奧，不是一般常人所能窺其堂奧的。

但單青不是常人，而且具有驚人的智慧。

當司馬珊珊講述完畢之後，他不只是心領神會，竟然還按照心法開始運起功來了。

司馬珊珊先是神色一呆，接着心花怒放，暗忖：「總算我沒有瞧錯，這塊臭石頭眞叫人打從心底裏喜愛。」

於是她伸出纖纖玉手貼上他的脊心，纖掌吐出一股熱力，帮助他的內功運轉。

兩個時辰之後，他們由天人合一的空靈境界回到了現實。

他們沒有交談什麼，只是四目交投，默默的凝視着。

良久，司馬珊珊忽然叫了一聲「臭石頭」，雙手在榻上輕輕一撐，嬌軀已然投入他的懷抱。

單青似乎經不起她一撞之力，伸手攬着她的柳腰，翻身滾倒床榻之上。

他們親着，吻着，單青的雙手也遊遍巫山十二峯，獲得意想不到的快慰。

但當他想作進一步發展之際，却被司馬珊珊擋了回去。

「別這樣，臭石頭。」

「可是，珊珊，我忍不住啊。」

「那你找馨兒去吧，她就在門外。」

「不，我要妳。」

「不行，臭石頭，咱們來日方長，待我娘答允之後，你要怎樣都行。」

「妳娘會答允麼?」

「這就要看你入門之後的表現了，我想是不會有問題的。」

單青並非登徒子，司馬珊珊不答允，他自然不會强求。

不過這位姑娘竟能在兩情歡愉之際，守着最後一關，其理智之高，倒使單青提高了警覺之心。

於是他轉變話題道：「珊珊!妳傳了我內功心法，我還不知道是什麼門派，那豈不可笑!」

司馬珊珊道：「這個麼，要等我娘收你做弟子之後才能告訴你。」

單青道：「如此說來妳就不該傳給我內功心法的。」

司馬珊珊一笑道：「我要歇息了，你去找馨兒吧。」

她避不作答，而且下了逐客令，單青無可奈何，只得起身去找馨兒。

在一度溫存之後，馨兒嘆了一口氣道：「你當眞是一塊又臭又硬的石頭，適才幾乎吓死我了。」

單青道：「她又不是要殺妳，有什麼好怕的?」

馨兒哼了一聲道：「好一個沒良心的，別人替你提心吊胆，你還一點也不感激，哼，你是不知道她是誰，否則你必然不敢對她如此頂撞!」

單青道：「哦，她是誰?」

馨兒道：「纖纖血手俏羅刹，這個名號你必然有過耳聞。」

單青道：「啊，她就是那個名震江湖

的小魔女?果然不是常人。」

馨兒道：「現在害怕了吧?」

單青道：「害怕不見得，倒是有點奇怪。」

馨兒道：「奇怪什麼?」

單青道：「纖纖血手俏羅刹名噪江湖，人人喜愛，也人人害怕，這自然是她姿容絕世武功奇高的原因，只是莽莽江湖，就沒有一個知道她的來龍去脈，何門何派，這不是很奇怪麼?」

馨兒道：「你說的原來是這個，可惜我也不能告訴你。」

單青道：「這我就不懂了，一個門派為什麼要如此神秘?」

馨兒道：「這是本派的門規，違犯這項門規的就會受到極端嚴厲的處分。」

單青道：「好，好，我不問就是。」

翌晨他們由馬鞍山出發，經過兩天的趲程，就已趕到金陵。

× × ×

在紫金山的脚下，距離玄武湖不遠之處，聳立着一幢氣派不凡的建築。

黑漆大門之上是一塊紅底金字橫匾，上書「河東世家」四個狂草大字。

此地景物秀麗，氣勢雄偉，依地靈人傑的構想，這幢房屋的主人，必然不是常人。

司馬珊珊就住在這兒。

纖纖血手俏羅刹原本不是常人。

她用鞭梢向那幢巨厦一指道：「臭石頭！這就是咱們的家。」

單青道：「好地方，紫金山下有了這幢巨厦也為它增色不少。」

司馬珊珊撇撇嘴道：「能够獲得臭石頭的恭維，才是咱們的光榮呢，馨兒，快去叫門。」

馨兒應了一聲，雙腿輕輕一磕馬腹，逕向黑漆大門奔去。

坐騎距離石階還有兩丈，她已挺身而起，像一片落葉一般，輕輕地落在大門之前。

「富大叔！開門呀，小姐回來了。」

咿呀一聲輕响，大門打了開來，一名身着黑衫，白髮蒼蒼的老者正迎門而立，他向馨兒瞧了一眼，再向遠處一瞥道：「馨兒！那人是誰?」

馨兒道：「是小姐的朋友。」

白髮老者的眉頭一蹙道：「大小姐是怎麼啦?咱們這兒……」

馨兒哼了一聲道：「富大叔！這些你就不必管了，大小姐帶了人來，難道還會要你負責?」

白髮老者忽然雙目一睜，兩縷迫人的神光暴射而出。

敢情這位白髮蒼蒼的門房，竟然不是常人?

他的確不是常人，飛斧富長山，在二十年前也是一個名震江湖的人物。

現在他收斂了，在河東世家當了一名門房，但馨兒還是不敢激怒他，趕緊微微一笑道：「別生氣，富大叔，小姐他們來了……」

司馬珊珊與單青果然已經到達，馨兒急忙奔下去接過韁繩，將馬匹拴在樹蔭之下，待她收拾好了坐騎，司馬珊珊已經帶着單青走進去了。

她向富長山扮了一個鬼臉，正擬跨進大門，却被他伸手一攔道：「小丫頭！妳說，那小子是誰?」

馨兒道：「這就怪了，你為什麼不問大小姐?」

富長山道：「小丫頭！少跟老夫拿蹺，妳說是不說?」

馨兒道：「他叫單青，無門無派，是小姐新交的朋友，可以了吧?」

語音未落，一溜烟的奔了進去。

此時單青已經被司馬珊珊領着穿越重門，來到東廂一間書房之內，她命一個名叫「小柔」的丫環招呼單青，然後微微一笑道：「你在這兒歇歇，需要什麼叫小柔替你辦，我去見娘一會就來。」

單青道：「好的。」

司馬珊珊退出東廂，經過一條靜靜的走廊，再穿過一道門戶就到達內廳了。

此時內廳之上坐着一名雲髻高挽，年約五旬的紫衣婦人，她身後立着四名三旬至四旬之間的女郎，兩旁立着四名彪形大漢。

廳內共有九名男女，但靜悄悄的幾乎落針可聞。

司馬珊珊趨前幾步，向紫衣婦人抱拳一禮道：「娘！女兒回來了。」

紫衣婦人和藹的一笑道：「辛苦了，孩子，坐下來慢慢跟娘說。」

司馬珊珊坐到紫衣婦人的身旁，櫻唇一撇道：「娘！女兒無能，將事情給辦砸了。」

紫衣婦人道：「這原本就是一件難辦的事，辦砸了也不要緊，妳說說是怎樣辦的。」

司馬珊珊道：「女兒原想獨闖震天帮，但兩次都失敗了。」

紫衣婦人道：「這樣做妳就錯了，震天帮高手如雲，戒備之嚴，連飛鳥也不易進入，妳縱然闖得進去，也無法找到銅駝秘笈，反而打草驚蛇，更提高了他們的戒備之心。」

司馬珊珊道：「娘說的是，好在女兒並未驚動他們就悄悄的退走了。」

紫衣婦人道：「那就好，咱們還可以再想別的法子。」

司馬珊珊道：「娘，女兒想過別的法子，而且已經獲得成功。」

紫衣婦人道：「哦，妳快說。」

司馬珊珊道：「裴仲機有一個弟子名叫唐易——」

紫衣婦人道：「娘知道，唐易是裴仲機的二弟子！」

司馬珊珊道：「唐易是湖口人氏，有時會涉足賭場，他不十分嗜賭，只是偶爾玩玩。」

紫衣婦人道：「妳在賭場與他接近，然後從他身上想法子?」

司馬珊珊道：「不，女兒沒有……」

紫衣婦人吁出一口大氣道：「這就對了，唐易久走江湖，對妳這位纖纖血手俏羅刹豈能不識！」

司馬珊珊道：「女兒發現了一個人，叫馨兒跟他接近……」

接着她將利用單青盜得震天帮的銅駝秘笈，以及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以雷火彈毀掉秘笈的經過說出。

紫衣婦人道：「孩子，當眞難為妳了，咱們雖然沒有獲得銅駝秘笈，能够毀掉它總算差强人意，今後在彼消此長的態勢之下，江湖就是咱們的了。」

司馬珊珊道：「娘說的是。」

紫衣婦人道：「那姓單的呢?已經除去了吧?」

司馬珊珊道：「這個……」

紫衣婦人不禁問道：「怎麼，妳放他走了?」

司馬珊珊道：「沒有。」

紫衣婦人道：「孩子，妳究竟在做些什麼?」

司馬珊珊吶吶道：「娘，叫一個人甘心被咱們所用，不是那麼容易的，至少咱們要給他一點好處，才能叫他信咱們。」

紫衣婦人道：「說的是，妳給了他什麼好處?」

司馬珊珊說道：「女兒將馨兒嫁給他了！」

紫衣婦人淡淡道：「這不要緊，將來給馨兒另外選一個男人就是！」

司馬珊珊道：「不，娘，咱們縱然走遍天下，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單青了。」

紫衣婦人道：「這話怎麼說?」

司馬珊珊道：「單青根骨智慧兩皆不凡，在軟紅十丈花花人海之中，女兒還沒有發現第二個。」

紫衣婦人的嘴唇微微牽動了幾下，但冷冷道：「哦，他人呢?」

司馬珊珊道：「女兒冒昧的將他帶來，現在東廂，娘如果將他收歸門下，必可為本門放一異彩。」

紫衣婦人面色冷肅的道：「很好，春娘，妳去將他押入地牢。」

司馬珊珊大吃一驚道：「娘！為什麼，難道妳不相信女兒?」

紫衣婦人揮手叫春姑娘前去，然後哼了一聲道：「孩子，妳的經驗太差，中了別人的苦肉計了。」

司馬珊珊道：「不，娘，女兒曾經調查過他的身世。」

紫衣婦人道：「哦……」

司馬珊珊道：「他是江西省湖口縣六旺莊的人氏，父母以打魚為生，在五歲時父母雙亡，被一清道長雲遊湖口時帶走，才習得一身武功。」

紫衣婦人道：「一清是玄門奇人，他的武功必然很高了?」

司馬珊珊道：「一清道長只教了他三年武功就飄然而去，所以他的武功只能免强够上一個高手。」

紫衣婦人向侍立的大漢之一道：「汪雲，你去一趟湖口。」

一名銀衫大漢躬身一諾道：「屬下遵命！」

語音一落，轉身退了下去。

紫衣婦人再回頭對司馬珊珊道：「孩子，娘不會寃枉好人，但也不能輕易相信別人，妳累了，妳也去歇着吧。」

她不再理會司馬珊珊，由衆人簇擁着緩步向廳後走去。

司馬珊珊呆了一呆，身形倏的一轉，像風一般向東廂捲去。

「小姐，相公他……」

馨兒迎面奔來，主婢二人幾乎撞在一起。

司馬珊珊脚下一窒道：「他被春姑帶走了?」

馨兒道：「是的，春姑娘還點上了相公的穴道。」

司馬珊珊道：「娘說將他關進地牢，咱們去瞧瞧。」

她們奔向地牢，却被守牢的擋了駕，主婢二人急得像熱鐲上的螞蟻，但一點也沒有辦法。

馨兒流着淚水道：「小姐，咱們害了他了。」

司馬珊珊一嘆道：「娘不是不相信我，只是她一向多疑，好在她叫汪雲去調查了，眞金不怕火，只待汪雲回來，單青就會沒事的。」

馨兒道：「話是不錯，但地牢頭最會折磨人，小姐還得求夫人下一道令諭。」

司馬珊珊道：「娘現在安歇了，咱們不能够吵她，我去找春姑，要他先向地牢頭關照一下。」

馨兒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這雙主婢担心單青會受罪，決非無的放矢。

鐵豹卜如風是龍虎彪豹四煞之一。

此人身材修長，面貌英俊，只是神情太過陰沉，眉目之間時常會流露出一股殺機。

冷酷無情是他的天性，整人殺人是他的興趣！

他整人的方法很多，只要落到他的手裏，縱然不死也會剝掉一層皮的。

單青時運不佳，他竟然落在鐵豹卜如風的手裏。

× × ×

地牢也是刑室，整人的工具很多，單青像一個大字，被縛在一個可以轉動的圓盤之上。

圓盤會轉，縛在盤上的單青自然跟着它轉，一經轉動，不必多久單青就被轉得七葷八素了。

最後轉盤雖是停了下來，他却被頭下脚上的倒掛着。

他原是被轉得面色蒼白的，現在血液衝向腦際，他的面色忽然紅了起來。

喜歡整人的鐵豹卜如風就立在轉盤之前，他却沒有瞧看單青一眼。

雙眼翻天，冷酷無情的面頰帶着一股令人難以理解的恨意。

忽然，他的嘴角牽動了一下，冷冷道：「癩蝦蟆想吃天鵝肉，嘿嘿，你將大爺往那兒擺　喂，姓單的，說，是誰派你來的?」

單青是茅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

要命你可以拿去，想用刑求他說點什麼，就算太陽打從西邊起也不行。

可是鐵豹卜如風的問話却引起了他的興趣。

「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是誰派你來的！」

這兩句話，應該是很少關連的，如果硬要將兩句連貫起來，它的意義也就狹窄了。

因而單青先是一呆，然後啞然一笑道：「閣下誤會了，在下對大小姐怎敢存那非份之想。」

鐵豹卜如風瞧着屋頂的目光收了回來，跟着向單青投下一瞥，冷冷道：「我問的不是這個，這個你也不配。」

單青道：「那麼閣下問的是什麼？」

鐵豹卜如風道：「我問你是誰派你來的？」

單青道：「這話就難以回答了，在下無親無友，孑然一身，如果硬要說有人派我來，那就只有大小姐主婢二人了！」

啪的一聲，單青的臉上挨了一掌，輪盤被掌力推得轉了半個圓圈，他也成爲頭上脚下了。

嘿嘿一陣陰森森的冷笑之後，鐵豹卜如風那刺耳的聲音又响了起來。

「姓單的，說實話，是誰派你來臥底的？」

「在下剛才說的就是實話，閣下不信那也無可奈何。」

「你這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給我上刑。」

兩名勁裝大漢將單青由輪盤上解下，再綁在一根長柱之上，然後揮動皮鞭，向他的身上狠狠的抽去。

片刻之後，單青已經體無完膚，幾乎成了一個血人。

不過，他沒有說出一個字，也沒有哼出一聲。

因爲他是一塊臭石頭。

「四爺，他暈過去了。」

暈過去了不便再抽，行刑的大漢停了下來。

鐵豹卜如風道：「大爺不相信你是鐵打的金剛，明天再來侍候你。」

明天，後天，接連十幾天下來，鐵豹卜如風沒有一天放過單青，用透了各種刑罰，他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祗有一點沒有改變，他沒有說出一個字，也沒有哼出一聲。

在第十六天的傍晚，紫衣婦人來到了地牢，她還帶着春姑，以及派往調查單青身世的汪雲。

銀虎汪雲，處事沉穩而細心，深獲紫衣婦人的信任，派他前往調查，自然不會有什麼差錯！

現在他回來了，必然已經獲得正確的答案。

對單青來說，這是他的最後關頭，只要被銀虎汪雲發現任何一點破綻，明年今日就是他的忌辰了。

縱然如此，他的神色還是無比的平靜，也許他已經戡破生死，自然不在乎任何橫逆。

紫衣婦人在一張太師椅上坐下後，才面色一沉道：「單青，你好大的胆子。」

單青冷冷道：「這沒有什麼，晚輩平生不做虧心事，何須胆怯。」

紫衣婦人忽然哈哈一笑道：「好一條漢子，我就成全你吧！」

此時此地地牢之外傳來一陣喧囂之聲，似乎是有人想硬闖進來。

紫衣婦人回顧身旁的春姑道：「是珊兒，放她進來。」

春姑應聲奔出地牢，將司馬珊珊及馨兒帶了進來。

十多天不見，這雙主婢清瘦了，馨兒是雙目紅腫，粉頰上還掛着一片淚痕。

她們先參見了紫衣婦人，然後擧目向單青瞧去，這一眼瞧去，竟同時發出一聲驚呼。

馨兒是下人，她只能低聲悲泣，司馬珊珊却壓不住心頭的怒火，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尖聲大叫起來。

「爲甚麼？娘，爲甚麼要將他打成這樣子，我不依，我不依……」

「別孩子氣，珊兒，江湖之上詭詐無比，咱們不得不謹愼一些。」

「娘要謹愼，女兒不敢反對，但既巳派人調查，爲甚麼還要這般狠毒的折磨他呢？」

「這……咳，娘只是……好啦，他不會死，也不會殘廢，咱們好好給他調治就是。」

「哼，調治？汪雲如果再不回來，他那裏還有命在，是誰下的毒手，女兒要查個明白。」

「算了吧，珊兒，他們只是執行娘的命令，妳不能怪罪他們，再說，他的身世雖然巳經查明，咱們也只能一半相信。」

「這話怎麼說？娘？」

「他的師父是一清老道，咱們却無法找到一清，一個師門無法證明之人，咱們怎能完全相信？」

「娘這是强人的所難了，一清道長原本就是一個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玄門奇人，咱們到那兒去找？」

「好，此事以後再說，汪雲帶他去調治吧。」

「不，娘，馨兒是他的妻子，理應由她服侍，娘就將他交給馨兒吧。」

「好，娘依你就是。」

紫衣婦人走了，地牢中只剩下司馬珊珊主婢，馨兒再也忍耐不住，立即放聲悲嚎起來。

司馬珊珊道：「別哭，馨兒，我會找出誰下的毒手替他報仇的，先抱他回去治傷要緊。」

馨兒道：「是，小姐！」

她解開單青身上的繩索，把他抱回她的臥室，然後以靈丹妙藥細心爲他調治。

馨兒的臥室是司馬珊珊的耳房，原來是與小柔同住的，單青一來小柔只好搬開了。

她們主婢三個忙了將近個把時辰，才將單青全身的傷患包扎妥當，由於過度疲乏，他巳沉沉的睡去。

馨兒輕輕吁了一聲道：「小姐，妳猜是誰對他下的毒手！」

司馬珊珊回答道：「我問過，是卜如風！」

馨兒道：「果然是他！」

司馬珊珊道：「明天我會找他，非對他討回公道不可。」

馨兒說道：「不，小姐，如果妳向卜如風討回公道，相公就很難在本門待下去了。」

小柔道：「馨姐說的不錯，四煞情同兄弟，小姐如果打了鐵豹，等於替單青公子樹立了四個仇人，而且鐵豹是奉命行事，鐵豹挨打夫人也會不高興的。」

司馬珊珊說道：「難道就這麼算了不成？」

馨兒道：「四煞四姑是夫人的左右手

，除非相公有勝過四煞的能力，否則咱們只好忍下這口氣了。」

司馬珊珊道：「這個容易，明天我要求娘將他收歸門下，不出三年他必可勝過四煞！」

這是司馬珊珊的如意算盤，如意算盤往往並不如意。

× × ×

「娘，女兒有件事要求妳老人家。」

「唔，妳說。」

「單青娘見過了，根骨之佳，當得是江湖罕見。」

「是又怎樣？」

「女兒想請娘將他收歸門下……」

「不行！」

「爲甚麼？娘。」

「不爲什麼，他的傷大概十天可以痊癒，十天以後叫馨兒帶着他離開本門！」

「娘……」

「馨兒跟妳多年，娘才放他一條生路，不過妳應該提醒她一點，洩漏本門任何機密，她縱然逃到天涯海角，也將難逃一死。」

司電珊珊不只是要求落空，連馨兒也被她娘趕了出去，她的難過，就不必再提了。

這位姑娘的性格是有幾分偏激的，她在一氣之下，竟然毫不顧慮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

× × ×

「單青，我對不起你，我娘不肯收你，實在拗她不過。」

「這是我沒有福氣，姑娘不必放在心上。」

「不管怎麼說，我害你受了不少苦，須得有點補償，這是本門的武功秘笈，以你的智慧，十天之內必然可以將它全部記熟……」

「不，珊珊，我不能接受，妳這樣做是違犯門規的！」

「你聽我說，臭石頭，我是娘惟一的女兒，就算犯了門規，她也不會將我怎樣，你就不同了，震天幫不會放過你，至少你應該具有自保的能力。」

「這個……」

司馬珊珊不惜以本門的武功秘笈讓他强記，他却一再推辭，說甚麼他也不肯接受。

馨兒實在看不過去，這才出聲相勸道：「相公！你不能辜負小姐的好意，最起碼你應該有能力保護妳的妻子。」

這話不錯，他與馨兒此後的遭遇，可能是風雲險惡，危機四伏，他應該負起做丈夫的責任，總不能要做妻子的馨兒保護他吧。

因此，雖是萬分不願，他還是接受了司馬珊珊的贈與，而且竭盡心智，强記秘笈中的全部武學。

在第七天的傍晚，他不只是傷勢巳經痊癒，那本武功秘笈他也背得滾瓜爛熟。

此時明月在天，萬籟俱寂，只有一縷簫聲由玄武湖隨風傳來，顯出一絲淒涼的韻味。

良夜悄悄，司馬珊珊香閨中的幾名少年男女，却被一股離情別緒苦惱着。

良久，司馬珊珊幽幽一嘆道：「時間過得眞快……」

單青道：「是的，只有三天了。」

司馬珊珊道：「你會不會想念我？」

單青道：「刻骨銘心，畢生難忘。」

司馬珊珊道：「臭石頭……」

單青道：「珊珊……」

他們原是併肩而坐的，此時司馬珊珊嬌軀一斜，向他的懷裏倒了過去。

在一旁侍候的馨兒忽然對小柔作了一個手勢，兩人悄悄退了出去。

這一對忠心耿耿的丫環沒有再進司馬珊珊的香閨，她們風露終宵，在替主人作嚴密的戒備。

直到天色破曉，馨兒才對小柔道：「該替他們準備早餐了，去瞧瞧他們醒來沒有？」

小柔面色一紅道：「我不敢瞧，還是妳去吧。」

馨兒道：「好吧，不過妳還是要守在這兒，以免被人闖了進來。」

小柔道：「好的。」

馨兒回到屋裏，輕輕推開司馬珊珊的房門，目光向裏面一瞥，不由臉上一熱，連耳根都紅了起來。

她急忙退出房外，裏面巳响起司馬珊珊的聲音。

「是馨兒麼？」

「是，小姐。」

「咱們要起來了，你快去打洗臉水來吧。」

「好的。」

洗過臉，吃過早餐，司馬珊珊含情脈脈的向單青一瞥道：「秘笈上的武功統統記熟了？」

單青道：「記熟了，只是還有幾點不太明白。」

司馬珊珊道：「你說。」

於是，單青提出疑難之點，司馬珊珊予以詳盡的解答，一天的時光又悄悄的溜了過去。

以後兩天司馬珊珊除了去問候一下她娘，與單青是雙宿雙飛，寸步不離。

在第十天他們更珍惜了，流光似水，別離在即，他們既是彼此深深相愛，如何能夠不珍惜每一寸的時光？

要說的話太多，反而無話可說了，那種相顧無言的情景，實在令人不敢卒覩。

當更鼓三响之後，司馬珊珊終於長長一嘆道：「臭石頭，該走了，只要咱們有心，那怕雲山萬重……」

單青仍緊緊摟着她的胴體，依依不捨的道：「珊珊！我不願離開妳，要不咱們一道走，好麼？」

司馬珊珊道：「我何嘗願意離開你，不過如果我跟你一走，我娘必然放你不過，天下雖大咱們就沒有容身之處了，聽我的話，臭石頭，只要可能，我會到江湖上找你的。」

她說的是實情，單青自然不便相强，而且根據她近日的觀察，她娘的態度忽然變得十分曖昧，如若不趕緊離開，說不定會遭受想不到的意外。

在江湖上，司馬珊珊是一個人人畏懼的小魔女，纖纖血手俏羅刹的威名，可以說婦孺皆知。

但此刻她却溫柔婉轉，嬌媚痴纏，跟

她在江湖上的行徑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她先着上衣衫，然後爲單青穿着，同時輕柔的交待道：「馨兒已經收拾好了，正在院中等你，下關已經準備好了船隻，可以直放定海，你們暫時住在那兒，一有機會我會來找你的。」

單青道：「好的，不過世途崎嶇，有些事是無法預料的，我不敢担保妳到定海的時候我還在那裏。」

司馬珊珊略作沉吟道：「如果你不在定海，但已闖出了名號，要找你必然不會太過困難，如若你是避世隱居，你一定要在定海留下一點記號。」

單青道：「記號如何留法？」

司馬珊珊道：「你會畫兩個相連的圓圈，中間穿插一柄寶劍麼？」

單青道：「當然會。」

司馬珊珊道：「那麼你花一點銀子，拜託定海大街上的一位居民，留一封信叫他交給我，這該辦得到吧？」

單青道：「辦得到，還要在他的門上留下記號，使妳便於尋找。」

司馬珊珊道：「你果然不笨，好啦，時間不早了，我送你。」

她跟小柔將單青送出十里，才互道珍車的洒淚一別。

情堅擊尤重　人亡恨亦消

馨兒揹着兩個包裹，其中一個是爲單青收拾的，她將包裹及一柄長劍遞給單青，兩人在淒迷的月色下向下關聯袂急馳。

他們的脚程十分快捷，只不過片刻之間便已到達江邊。

單青向那些帆檣瞥了一眼道：「馨兒，船隻如此之多，那一艘是咱們的？」

馨兒道：「你瞧那一艘，艙前掛着風燈，燈下有一長條紅布的就是。」

果然不錯，他們剛剛躍上艙面，一名短衣老者已經迎了出來。

雙拳一抱，短衣老者道：「兩位請進艙裏歇息，咱們立刻啓碇。」

單青道：「多謝。」

艙中點着一盞油燈，因爲窗子有布幔掩蔽，因而燈光不致外洩。

馨兒接過單青的包裹，道：「累了吧，相公，現在沒有事了，快歇着吧。」

艙裏收拾的頗爲整潔，還有被褥寢具，是供客人歇息的。

單青說道：「不累，倒是辛苦妳。」

馨兒撇嘴一笑，說道：「還說不累，適才折騰了大半夜，連眼皮都沒有闔上一下。」

單青一把將她摟了過來，道：「妳如果不信，咱們不妨試試。」

馨兒指指後梢，悄聲道：「別作怪，叫人發覺多不好意思！」

單青在她櫻唇上輕輕一吻道：「馨兒，有些事我弄不明白，妳可得老老實實的告訴我。」

馨兒道：「甚麼事？」

單青道：「珊珊的娘是誰？他們到底是什麼門派？」

馨兒道：「這個……」

單青道：「馨兒，咱們可是夫妻，如果妳不相信妳的丈夫……」

馨兒急忙堵着他的嘴唇，然後幽幽一嘆道：「相公言重了，馨兒雖是讀書不多，却也知道什麼叫三從四德，只因長日處於積威之下，在意識上有些顧慮罷了。」

單青道：「不要怕，馨兒，咱們已經脫離了他們，如果現在還要害怕，今後豈不要寢食難安了！」

馨兒道：「是的，相公，只要咱們長相厮守，我不會害怕的。」

單青道：「那妳就告訴我吧，也許對今後趨吉避凶有點帮助。」

馨兒道：「夫人姓宗名琳，相公可曾聽過她的名號？」

單青愕然道：「她就是射月門主？」

馨兒道：「正是。」

單青道：「這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估不到領袖天下黑道，而又令人難以提摸的神秘門派，會在金陵城的紫金山下。」

馨兒道：「樹大招風，名高招忌，射月門如此神秘，是有它不得已的苦衷。」

單青道：「不，我不是這般想法。」

馨兒道：「哦，你怎樣想？」

單青道：「黑道爲禍江湖，由來已久，近年更是變本加厲，殺人越貨之事時有所聞，射月門既是領袖黑道，坐地分贓的嫌疑他就無法洗脫了。」

馨兒道：「你認爲射月門操縱黑道，坐地分脏？」

單青道：「不止是我，應該是武林同道共同的想法。」

馨兒搖搖頭道：「我在射月門渡過十年以上的歲月了，但我從來沒有發現他們有任何一點干犯法紀之事。」

單青道：「哦，那妳說說射月門是如何養活他們自己的？」

馨兒道：「射月門有五處農莊，在金陵城裏有一間最大的百貨商店，及一間頗具規模的典當，有了這些財源，他們自然可以養活自己了。」

單青道：「那些農莊商店妳都見到過麼？」

馨兒道：「沒有見過，聽說金陵城裏聚豐百貨店就是射月門開的，規模十分龐大。」

單青道：「射月門擁有如此雄厚的資產，總要有些策劃管理的人員，這般人妳可認識？」

馨兒道：「這我就不知道了，除了住在紫金山下那幢房屋之中的，我不知道還有誰是射月門的部屬。」

單青道：「紫金山下住的都是些什麼人物？」

馨兒道：「就我所知，射月門的重要人物除了門主母女，就算四姑四煞了，四姑是春姑夏姑秋姑冬姑，四煞是金龍于震東，銀虎汪雲，銅彪吳廣，鐵豹卜如風，這般人功力之高，決不下於當代任何一門之主。」

單青道：「我看那位看門的白髮老者也不是常人。」

馨兒道：「也許是的，我只知道他名叫飛斧富長山，此人倚老賣老，脾氣大得很呢！」

單青啊了一聲道：「飛斧富長山是一名積案如山的獨行劇盜，想不到他竟當了

射月門的門房。」

馨兒道：「我知道的就是這些，你如果還有不明白的，只好將來詢問小姐。」

單青道：「還有一點妳應該知道，珊珊的姓名是眞的麼？」

馨兒道：「姓是眞的，名字只有一個珊字，她的乳名叫三三，所以珊珊也不算錯。」

單青道：「她爹是誰？」

馨兒道：「不知道，從未聽人提過，哦，聽說她有一位兄長，我沒有見過也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

單青略作沉吟道：「馨兒，我担心咱們落在一個陷阱之中……」

馨兒道：「什麼陷阱？」

單青道：「這條船……」

馨兒道：「相公，你連小姐也不相信嗎？」

單青道：「別誤會，馨兒，射月門太可怕了，我担心珊珊也受到他們計算。」

馨兒道：「這怎麼會呢？」

單青道：「如果射月門當眞是坐地分賍，他們就不可能讓一個陌生人及一個逃婢活着離去，妳說對麼？」

馨兒嬌軀一震道：「可是這條船是小姐和小柔悄悄安排的！」

單青道：「妳能担保小柔絕對可靠？就算小柔可靠，咱們還是該當心一點。」

馨兒道：「你說怎麼辦？」

單青道：「適才跟咱們打招呼的船夫正在船頭，咱們出去要他將船靠岸，他如果不肯，那就表示他們別有居心。」

馨兒道：「要是他們肯呢？」

單青道：「咱們就棄舟登岸，再悄悄的返回金陵。」

馨兒道：「回金陵做什麼？」

單青道：「我担心珊珊，想暗中將她救出。」

馨兒說道：「相公，你可要明白，射月門的四姑四煞任選一人，咱們都不是對手！」

單青道：「別担心，咱們先闖過這一關再說。」

馨兒道：「好吧。」

他們揹上包裹，拉開艙門一起走向船頭。適才那名短衣老者正蹲在船頭吸旱烟，此時回頭向單青夫婦一瞥道：「天還沒亮，兩位還是在艙裏歇着吧。」

單青道：「咱們不想坐船了，請老丈將船靠到左邊江岸。」

短衣老者一怔道：「你是怎麼啦？客官，難道走路會比坐船舒服？」

單青道：「這個你就不必管了，咱們喜歡走路。」

短衣老者道：「不行，老朽已經收了船資，如若不將兩位送到定海，怎能向僱舟人交待？」

馨兒道：「這就怪了，咱們又不要你退回船資，有什麼交不交待的？」

短衣老者道：「對不起，這是信用問題，兩位的要求老朽不能同意。」

馨兒道：「好霸道的船夫，你們果然是居心叵測，」說話之時脚下一跨，逕向船頭逼了過來。

短衣老者長身而起，不待馨兒迫近，旱烟桿橫敲直擊，竟然一連遞出三招。

馨兒哼了一聲，左手倏的一伸，以快逾閃電的手法，一把扣着短衣老者的脈門，右手運指如飛，點上了他的穴道。

她不再理會短衣老者，回頭對把舵的中年婦人道：「我不爲難妳，快靠岸！」

中年婦人雖是將船駛往岸邊，却冷肅的哼了一聲道：「你們逃不掉的，跟卜四爺作對的人，沒有一個能逃得活命。」

單青劍眉一挑道：「又是他，妳告訴鐵豹子，咱們在揚州等他。」

中年婦人道：「我會告訴卜四爺的，但願你們能够長命百歲。」

馨兒怒叱道：「不管咱們能不能長命百歲，我却能够宰了妳，妳信是不信？」

中年婦人面色一變，眼中露出一股怯懼之色，顯然她信了，因爲她不敢用生命來作賭注。

單青道：「走，馨兒，別跟這些小人一般見識。」

他們躍上江岸，向東北放步急馳，待穿入一片樹林之中，單青忽然停了下來。

馨兒道：「怎麼啦，相公，咱們不走了？」

單青道：「先待一會，咱們再找船過江。」

馨兒一怔，說道：「你不是要去揚州的麼？」

單青道：「不，咱們回金陵去。」

馨兒一呆道：「什麼，相公，你還是要自投虎口？」

單青微微一笑道：「別害怕，馨兒，只有金陵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馨兒睜大着一雙美目道：「這話怎麼說？」

單青道：「射月門已經知道咱們逃出了金陵，還知道咱們要去定海，咱們雖是逃過這一次陷阱，他們必然偵騎四出，全力追緝咱們，但他們絕對想不到咱們又回到了金陵。」

馨兒啊了一聲道：「好主意，你果然比我高明。」

單青道：「還有，我放心不下珊珊，也是咱們要回金陵的另一個理由。」

馨兒道：「我明白了，只是天色還沒有大亮，到那兒去找渡江的船？」

單青道：「不必找船，咱們可以效法達摩祖師。」

馨兒道：「一葦渡江？你是在說笑話吧？我可沒有那份能耐。」

單青道：「不必有那份能耐，咱們可以想一個變通的法子。」

馨兒道：「想什麼法子？」

單青牽着馨兒的手往上游狂奔，一口氣奔出十來里，他才停了下來。

馨兒道：「相公！你是怎麼啦？」

單青道：「渡江呀。」

馨兒道：「這麼寬，怎麼渡法？」

單青道：「咱們由岸邊躍上那個沙洲，大概不成問題吧？」

馨兒道：「由江岸到沙洲約莫五六丈遠，咱們居高臨下往下躍，八成不會有問題，但沙洲到對岸還有十多丈，我可沒有一躍而過的能力。」

單青折下幾截樹枝交給她道：「借樹枝的浮力墊脚騰身，這就是效法達摩祖師的渡江辦法。」

馨兒道：「辦法可能行得通，只是我怕瞧得不準就會一腳踩到水裏。」

單青道：「不要怕，我先過去，妳學我的樣子不會有問題的。」

馨兒道：「好吧。」

他們首先躍上沙洲，單青再騰身一躍，勢如飛鳥翔空般的冲霄而起，待去勢將竭之際，立即擲出一截樹枝，同時沉身往浮在水面上的樹枝一點，身形便巳再度躍起。

身法輕靈美妙，有如蜻蜓點水，起落之間就渡過那滾滾濁流，停身於對面的江岸之上了。

馨兒原以爲她的功力高出單青很多，此時不由張目結舌瞧着對岸發起呆來了。

單青呼叫道：「不要怕，馨兒，快過來。」

馨兒也過去了，她低頭瞧了一下自己的纖纖玉足，粉頰不由印上一抹紅暈。

因爲她所着的一雙紅花綉鞋全濕了，單青的雙脚却找不到一絲水漬。

這只能怨她輕功不够高，內力不够純，與單青扯不上丁點兒關係。

誰知她却柳眉一揚，面色一沉道：「你騙我，我不依……」

說話之間同時舉起兩隻小粉拳，向單青的胸膛擂了起來。

單青哈哈一笑道：「馨兒，妳可不能不講理，我什麼事騙了妳了？」

馨兒道：「你隱藏武功，哼，連你的妻子你都使詐，必然不是什麼好人！」

單青握着她的粉拳神色一肅道：「妳聽我說，馨兒，這其中有兩種解釋。」

馨兒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不必解釋，相公，你只要回答我一句話。」

單青道：「好，什麼話？」

馨兒道：「今後你會不會抛棄我？」

單青面色一整道：「妳看我會麼？」

馨兒道：「我看不會，只不過……」

單青道：「相信我，馨兒，妳的丈夫頂天立地，豈會辜負自己的妻子。」

馨兒喜極而泣道：「相公！我相信……我……」

單青道：「好，抹乾妳的淚水，咱們還要改扮一下。」

他取出一面小鏡及一些藥粉，在臉上一陣勾劃，原是一個二十上下的濁世佳公子，立刻變作年約四旬左右，臉上刻劃着少許風霜痕跡的中年文士了。

馨兒大爲驚奇道：「相公！你越來越神秘了，我實在有些害怕。」

單青道：「妳又不相信妳的丈夫了，這有什麼好怕的？」

馨兒道：「我只是覺得……覺得，瞧不透你。」

單青道：「咱們來日方長，以後妳會明白的，來，我給妳改扮改扮。」

他替馨兒改扮之後，將小鏡子交給她道：「妳自己瞧瞧。」

馨兒接過鏡子一瞧，忍不住啊了一聲道：「這是誰？」

單青道：「自然是小生的夫人了，怎麼，美不美？」

馨兒說道：「美極了，只是也不像我了。」

單青道：「誰說不像妳？這原本是妳，我只不過畫龍點睛，使妳的美麗能够發揮而巳。」

的確，馨兒原是美麗的，經過單青的修飾，掩去所短，發揮所長，使她變作個艷光四射，豐滿成熟的小婦人。

他們沿官道西上，當晚趕到金陵以東的龍潭鎮歇息，次日未申之交，在太平門外一家客棧住了下來。

馨兒不明白單青爲什麼要住在此地，因而詢問道：「相公！此地距離射月門太近了，我有點担心——」

單青道：「不必担心，就算珊珊見到咱們也不會認出的。」

馨兒道：「金陵如此之大，咱們爲什麼要住在此地？」

單青道：「自然是等待珊珊了，這兒是她必須經過的道路。」

馨兒道：「等待小姐？咳，相公，你這不是守株待兔麼？」

單青道：「不錯，咱們是守株待兔，但我算定幾天之內她必然會來。」

馨兒說道：「哦，是猜測還是有所根據？」

單青道：「是猜測，但這項猜測決不會離譜。」

馨兒道：「能够告訴我麼？」

單青道：「當然可以，妳想想，如若射月門派出去的高手找不到咱們，他們會作什麼打算？」

馨兒思忖半晌，終於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他們認爲小姐會知道咱們的去處，所以讓她出來然後暗地裏跟踪。」

單青道：「正是這樣。」

馨兒道：「往常小姐出外都帶着我，現在跟隨她必然是小柔，這丫頭跟小姐不是一條心，有她整天的跟着，咱們要接近小姐可就難了。」

單青道：「這個我巳經計劃好了，只要她來包管萬無一失。」

× × ×

等人並不好受，沒有耐性的絕對不能等人。

何況他們與司馬珊珊既無成約，也不知道她何日何時經過這兒，這種等法自然更不好受。

不過單青不是常人，任何困難他都能設法克服的，他租了一間窗子對着紫金山的房間，再將床鋪移近窗前摟着馨兒往床上一倒，等人的不好受自然不會存在了。

就這樣他們一連等了五天，單青的神色也逐漸的緊張起來。

馨兒忍不住詢問道：「相公！瞧你這不安麼，是不是有什麼不妥？」

單青道：「沒有什麼不妥，我只想珊珊應該出來了，爲什麼還不出來？」

馨兒道：「應該出來了？我不懂。」

單青道：「妳不是瞧見射月門的高手全都回來了麼？他們空手而返，是應該利用珊珊的時候了。」

馨兒道：「也許他們……啊，相公你瞧……」

單青一躍而起道：「是他們，馨兒，快！」

× × ×

一對寶駒，兩名嬌娃，由射月門緩緩馳出。

前行的果然是司馬珊珊，跟在後面的是丫頭小柔。

她們必須經過玄武湖畔，這是她們必經之路。

玄武湖是名湖，此時正是滿湖荷香，遊人如鯽的季節，她們到達湖畔只得耐住性兒慢慢的走。

由於遊人太多，她們主婢之間的距離自然拉長了，小柔正待催馬前進，忽然感到脅下一陣劇痛，竟然一頭栽倒下去。

這一下可糟了，遊人有的驚呼，有的救人，立時亂作一團。

當小柔發出一聲驚呼之際，一條人影忽然間向司馬珊珊闖了過來，耳中同時聽到一股細如蚊蚋的語聲道：「小姐！我是馨兒，相公叫妳依計行事。」

司馬珊珊方自一喜，那人影巳閃身而逝，她的手中却多了一個紙團。

她利用人羣紛亂之際，匆匆拆開一瞧，只見上面是這樣寫着：「珊珊！咱們幾乎落入陷阱，總算又被咱們逃回來，請回去替我作一件事，將貴門一種無色無味而能定時發作的解藥弄到手，或解藥的配方也行，然後妳就在家裏等着，待貴門大舉出動之時，我會來找妳的，單青匆草。」

瞧明白了內容，她將紙團用內力震碎，然後躍下坐騎，分開人羣，將穴道被制的小柔救醒過來。

小柔張目四望道：「小姐！小婢被人暗算……」

司馬珊珊道：「胡說，誰會暗算妳？適才有一小孩摔石塊，也許正好被妳碰着了。」

小柔意似不信，但她又無法指出是誰暗算了她，只要噘着嘴道：「算我倒霉，小姐，咱們走吧。」

司馬珊珊搖搖頭道：「這等出門不吉之事我還是第一次碰到，要走也得換個日子，咱們回去。」

小姐要回去，丫頭自然拗她不過，只是射月門主却不滿意她去而復回。

「珊兒，妳是怎麼啦？才走出大門就回來了！」

「女兒原是心情不好才想出去解解悶的，誰知小柔這丫頭竟被小孩子摔石塊撞下馬來，一出門就不吉，所以女兒想過幾天再走。」

「好吧，不過我希望妳早點出去散散心，別老是將不快鬱在心裏。」

「是，娘，女兒告退。」

司馬珊珊退出內廳之後，射月門主回顧身後的春姑道：「春姑，妳看此事是不是有點古怪？」

春姑說道：「小柔一身武功，按說不應該被一個孩子砸中脅門，不過她既不能指出遭到什麼人暗算，咱們也想不出暗算她的理由，所以這件事只能瞧着以後的發展。」

射月門主道：「說的也是，不過妳要多注意一點珊珊，我怕這孩子會被那姓單的所迷。」

春姑道：「屬下遵命。」

射月門主流目回顧，道：「卜如風呢？他還沒有回來？」

金龍于震東道：「稟門主！卜如風以射月令傳諭南北兩位瓢把子限期搜捕姓單的，時間可能要多躭擱一點，屬下想最多再有兩天就會回來了。」

射月門主道：「好，他如果回來就叫他來見我。」

于震東道：「是。」

射月門主緩緩立起，正待轉入內寢，鐵豹卜如風巳像狂風一般奔了進來。

「你這麼慌慌張張的莫非發生了什麼大事？」

「屬下參見門主。」

「稟門主，的確發生了大事。」

「唔，你快說。」

「朝廷在漢口籌集了二十萬兩餉銀，準備運往太原，包頭歸綏採運雲母的兩位財閥也隨隊前往，他們的資財決不在二十萬兩之下……」

「啊，當眞麼？」

「千眞萬確，所以屬下才星夜趕回來向門主稟報。」

「是那一個鏢局承保？」

「武孔鏢局。」

「是楚三白？這老兒的胆量當眞不小啊！」

「稟門主，楚三白所以敢大胆接鏢，他是有仗恃的。」

「哦，他仗恃什麼？」

「他仗恃的是震天帮，裴仲機親率二子三徒，十八瘋虎，及三十名黑衣武士帮他護送，因而黑道上的朋友人人胆怯，誰也不敢打刼鏢的主意。」

「好得很，裴仲機離開牯嶺，不啻虎落平陽，看來咱們射月門揚眉吐氣，席捲江湖的時機巳到了，咱們到秘室計劃一下，秋姑在外面守着，任何人都不得進入秘

室。」

這一計劃幾乎商談了一個時辰，然後分批離開，這幢雄偉的建築之中，除了留守的秋姑及富長山，就只剩下司馬珊珊及小柔主婢二人了。

× × ×

浮雲掩月，大地一片迷朦。

瞧夜色，已是二更天了。

二更天的夜色不算太深，但荒涼的紫金山麓，多半不會再有行人。

也許今晚有點特殊吧，在那淡月疏星之下，正有兩條人影在輕快的奔走着。

他們直撲紫金山下的河東世家，好像是有為而來。

在距離前門一丈之處，他們一起停了下來，前行的擰轉身形，向身後的那人道：「相公！咱們走後院，飛斧富長山不好招惹。」

後面的那人道：「好吧。」

敢情這一對夜行客，正是單青以及馨兒。

馨兒輕車熟路，她選擇的是最隱秘最安全的通路，雖然明知射月門已經傾巢而出，他們的行動還是不敢絲毫大意。

一路小心翼翼的走完後院，再前進就是走廊了，此時忽然晶芒一閃，一股勁風迎面湧了過來。

單青猛吃一驚，急伸手一帶馨兒，向一側橫躍五尺。

晶芒一閃即收，一聲冷哼已由暗影中飄出。

「小丫頭，妳敢吃裏扒外！門主雖然不在，老夫同樣不會饒你。」

馨兒撇撇嘴道：「富大叔，是你麼？你只是射月門的一個門房，何必這麼多管閒事。」

她沒有猜錯，由暗影中走出來的正是飛斧富長山。

這位積案如山的劇盜，似乎惡性未改，他原本是一個門房，但馨兒那門房二字却引起了他的殺機。

晶芒再閃，一柄映月生輝的飛斧橫掃而來。

這回他不再收回飛斧，却不停的揮動繫在斧柄的長索。

於是這柄名震江湖的飛斧，竟然上下飛舞，左右迴旋，像有靈性一般，在馨兒的身後緊追不捨。

馨兒的功力不弱，可是竟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別人只須揮動手臂，她却要拚命逃亡。

富長山笑了，他很久沒有殺人，今天能夠過過殺人的癮頭他焉能不笑！

只是那柄上下飛舞的斧頭，忽然失去了控制，他雖是緊緊挽着斧柄的繩索，並不停的運勁抖動，它却再也不肯攻向馨兒了。

馨兒抹了一把冷汗，詫異的瞧着那柄飛斧，她不明白富長山在玩什麼把戲。

及回頭向單青一瞥，她總算明白了，但她那顆芳心幾乎驚訝得從口腔中跳了出來。

單青靜靜的站在那兒，他的手指捏着劍訣，憑空在那兒比划，神情之上顯得嚴肅無比。

似乎他以隔空傳力控制那柄飛斧，在與富長山作內力上的搏鬥。

馨兒也知道一個武功已達上乘的絕頂高手，是真有隔空傳力的能耐的，但那只是偶一為之，絕對無法持久。

再說富長山持着斧柄上的長索，他不必隔空傳力，就能控制那柄飛斧，雙方相形之下單青就吃了虧了。

身在險地，馨兒不能讓單青吃虧，因而一聲嬌叱，向富長山挺刀急撲。

她只是奔出一步，富長山忽然發出一聲慘嚎，她神色一呆，只好停了下來。

飛斧反劈，富長山幾乎被他自己成名的兵刃劈成兩半，馨兒自然不須動手了。

只是她却雙目大張，呆呆的向單青瞧看着。

「不要發呆了，馨兒，咱們快去找珊珊。」

他牽着馨兒踏上走廊，馨兒却櫻唇一噘道：「相公！我實在摸不透你，你到底是誰？」

單青微微一笑道：「妳是怎麼啦？馨兒，連妳的丈夫都不認識了麼？」

馨兒撇撇嘴道：「我當然知道你是我的丈夫，只不過……」

「只不過他的出身來歷令妳懷疑，是麼？」

這股語聲來得十分突然，單青與馨兒同時心頭一懍。

因為那是女人的聲音，威嚴而冷肅。

莫非射月門主並未離去，這只是一個陷阱？

不管怎樣，事到如今，縱然來人當眞是射月門主，也只能放手一搏了。

單青正待出聲喝問，來人已經緩步而出，及舉目向對方一瞥，馨兒首先吁出一口大氣。

因為對方不是射月門主，只是秋姑及小柔，她們兩人併肩而立，目光中湧出一片殺機。

秋姑是射月門四姑之中最為冷酷的一個，平日沉默寡言，處事却六親不認。

她向單青瞥了一眼，回顧馨兒道：「他是一清道長的傳人沒有錯，除了玄門罡炁與御劍之術配合使用，當今之世，還沒有人能使富長山用飛斧劈了他自己。」

單青道：「微末之技難入方家法眼，希望前輩不要見笑。」

秋姑冷冷道：「令師是玄門奇人，接物處世必然十分嚴謹，少俠夜闖民宅，不怕毀了令師的清譽？」

馨兒道：「對不起，秋姑，咱們是找珊珊小姐來的。」

小柔哼了一聲道：「妳已經不是本門的人，小姐不能見妳。」

馨兒道：「小柔妹子，咱們一向可是好姐妹，何必說出這麼絕情的言語？請妳代為通報一下，見不見咱們由小姐自己作主。」

小柔撇撇嘴道：「妳錯了，見不見妳作主的並不是小姐。」

馨兒一怔道：「甚麼？小姐不能作主？難道由妳們作主不成？」

小柔道：「妳說對了。」

馨兒愕然道：「我不信。」

她的確不該相信，因為小柔只是一個丫頭。

但秋姑却冷哼一聲道：「她沒有騙妳，這是門主的吩咐。」

語音一頓，扭頭對小柔道：「小柔，我倒是有點奇怪，此時後院已經鬧得天翻地覆，小姐為什麼不出來瞧瞧？」

小柔道：「她存心想跟姓單的私奔，所以我趁她不防制住她的穴道了。」

秋姑道：「原來如此。」

語音未落，她忽然一掌飛出，小柔慘呼一聲，立即應掌飛了起來，待落身丈外的時候，三魂渺渺，已經向鬼門關報到去了。

馨兒呆了一呆，道：「多謝秋姑。」

秋姑冷冷道：「這沒有甚麼，我只是將功折罪，希望單公子手下留情，不要將我列入盜匪的名單而已，這是一張秘室機關圖，對單公子也許有點用處。」

她取出一張紙片遞給馨兒，同時彈身一躍，向暗裏中一閃而逝。

馨兒想不到事情的變化如此出人意外，她將紙片交給單青，却噘着嘴哼了一聲道：「好哇，原來你是官府中人，却一直將咱們瞞在鼓裏，打湖口開始，你就將咱們當做冤大頭，哼，看我還理不理你！」

單青也不作解釋，只是笑笑道：「我有不得已的苦衷，以後妳會明白的，咱們快快去救珊珊吧。」

珊珊的確只是穴道被制，剛一解開她就猛的跳了起來，道：「馨兒，快去找小柔，我非要她的狗命不可！」

馨兒道：「不勞小姐費心，她已經沒有命了。」

接着她將適才發生的一切經過，詳詳細細的說了出來。

司馬珊珊錯愕半晌道：「臭石頭，你說我娘當眞在做不法之事？」

單青道：「大概錯不了。」

司馬珊珊道：「臭石頭，不管我娘怎樣不好，她總是你的丈母娘，看在我的份上，我求你留給她一綫生機，好麼？」

單青道：「我會的，珊珊，不過她要是傷害了震天帮的裴老爺子，那我就無能為力了。」

司馬珊珊道：「糟了，臭石頭，我娘這次大舉出動莫非是去對付裴老爺子？」

單青道：「不錯，裴老爺應官府之請，押送二十萬兩餉銀去太原，妳娘想一箭雙鵰，除了搶刦餉銀之外，還要除去裴老爺子。」

司馬珊珊大吃一驚道：「臭石頭，咱們快走。」

單青道：「快走有什麼用？射月門每次作案，都是使用定時發作的無形之毒，所以他們從不失手，甚至不會留下半點可資破案的蛛絲馬跡，此次咱們就算事先知道妳娘親自出手，但沒有無形之毒的解藥，還是救不得裴老爺子。」

司馬珊珊搓着雙手道：「那怎麼辦？臭石頭，無形之毒我娘誰也不教，解藥鎖在秘室之中，我曾求過娘但她不給！」

單青取出秋姑給的紙片道：「妳瞧瞧這個。」

司馬珊珊接過一瞧，大喜道：「有了這個就行了，咱們快去。」

秘室機關重重，而且深藏地底，除了第一進是一座建在地面上的客室，重要的部份全都藏在地下。

他們按圖索驥，終於找到了無形之毒的解藥，但另外幾項發現却使司馬珊珊心胆俱裂，禁不住傷心的痛哭起來。

秘室之中琳瑯滿目，堆積着不少金銀珠寶，有些奇珍價值連城，使他們瞧得目瞪口呆。

不過這些財寶全是掠奪而來的賍物，因為他們找到一本藏寶清册，註明了它們的來處，這是鐵證，有了這個射月門主就難逃法網了。

單青將解藥及清册貼身藏好，雙目一抬，瞅着司馬珊珊道：「珊珊！我有點奇怪，就算妳娘作案之時瞞着妳，但這些賍物可不是一件微小的東西，他們帶回來之時妳竟然沒有半點懷疑？」

司馬珊珊道：「咱們有五處農莊，兩大商號，他們說是收來的賬銀，我怎能不信！」

單青一嘆道：「這倒也是，好啦，珊珊，不要傷心了，只要妳娘沒有傷到裴老爺子，我會設法保全她的，時間非常緊迫，咱們不要再耽擱了。」

司馬珊珊道：「好吧，馨兒，妳去找人將富長山及小柔埋掉，再準備幾匹馬，咱們立即上道。」

馨兒道：「是，小姐！」

× × ×

天井關位於晉豫二省的交界之處，右依太行，左臨中條，是一個十分險要的關隘。

這天辰牌時分，一隊鏢車正在山道上迤邐前進，他們已經離關北上二十餘里，八成是一大早離開天井關的。

這是一個龐大的鏢隊，鏢車雖然只有五輛，護鏢的却有四十餘人之多。

帶隊的是一名年約五旬的瘦小老者，他是武威鏢局的總鏢頭楚三白。

武威鏢局名滿江湖，楚三白一身小巧功夫在黑白兩道之中不易多見。

只是他的鏢隊之中，却有三十名震天帮的黑衣武士，難道他求助於震天帮，竟不怕弱了武威鏢局的名頭？

肥水不落外人田，他要是接得下來，自然不會向外人求助，現在鏢隊出現黑衣武士，可見這一趟鏢決非等閒可比。

只不過二十萬兩餉銀，為什麼只有五輛鏢車？莫非除了餉銀還有珠寶及銀票？

還有，江湖傳說震天帮是由帮主裴仲機親率二子三徒及十八瘋虎押運，現在只有三十名黑衣武士，是傳言不實，還是別有原因？

這兩項問題對一般人並不重要，但射月門却一定要弄個明白。

可惜他們還沒有弄得明白，鏢隊已經到了晉豫邊境，再不動手鏢隊就會到達太原了。

讓鏢隊平安抵達太原，射月門主豈會甘心！不管裴仲機耍的是什麼花招，她必須將鏢隊留在這兒。

於是她在天井關至晉城之間，替武威鏢局的鏢隊選了一個葬身之地。

× × ×

這是一個險地，山嶺綿亘，地廣人稀，只要在兩頭的丫口一堵，除非脅生雙翼，就只有留在這兒了。

楚三白久走江湖，他自然瞧得出眼前的危機，因而拉開嗓門大叫道：「兄弟們上點勁，過了前面的丫口咱們再好好的歇歇。」

爲了讓全體鏢隊都聽得明白，他是貫足內力大聲呼叫的。

楚三白算不得絕頂高人，但也有數十年的精純修爲，誰知他在叫出「兄弟們」三字之後，他竟然再也叫不出來了。

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怪事，也不相信叫喊不出，因爲他還是在盡力呼喊，不過後面的那些話只有他自己聽到罷了。

但鏢隊的前進却停了下來，因爲他們發覺總鏢頭只叫了三個字，那三個字顫抖淒厲，令人有一種驚心動魄的感覺。

鏢隊停止前進，使得楚三白更爲焦急，他揮動馬鞭奮力前進，希望能够將鏢隊帶去丫口。

只是他的心意並未達到，坐騎不過衝出兩丈，他就一頭載了下來。

「總鏢頭遭了暗算，咱們快些衝出去呀！」

說話的是鏢頭陸四海，在武威鏢局算得是一個見多識廣的人物。

可惜他沒有見識過無形之毒，以致他自己也遭到了暗算。

其實遭到暗算的何止他們兩個！鏢隊四十餘人，沒有一個能逃得這一刦難。

鏢隊癱瘓了，每一個人都在痛苦之中掙扎。

楚三白使用了內力，他是毒發最早的一個。不過他還是扶着鏢車站了起來，瞅着前面的山口淡淡一笑道：「妳上當了，門主，咱們鏢車裏只是一些石頭！」

射月門主宗琳是一個極端詭秘的人物，當今武林認識她的爲數不多。

楚三白也不認識射月門主，不過他却能斷定在山口出現的一羣男女之中，必然有射月門主宗琳。

他沒有猜錯，其中果然有射月門主宗琳。

一乘軟轎，轎簾深垂，楚三白瞧不到射月門主是什麼長像，只聽到一股清脆的聲音。

「楚三白，你的胆量不小！」

「好話，比起門主來，在下還差了一點。」

「哦……」

「門主攔刦餉銀，形同叛逆，無論妳有多大能耐，不過是一個江湖草莽罷了，妳可曾想到公然與朝廷爲敵的後果？」

「住口……」

「怎麼，害怕了？」

「你說錯了，楚三白，國法雖嚴，也要有憑有據，如果你們全部死了，誰敢說餉銀是本門刦的？」

「好辦法，好心機，只可惜妳千算萬算，還是處處落在裴老爺子的計算之中，放下屠刀吧，門主，裴老爺子會留給妳一綫生機的。」

好傢伙，千算萬算還是落在裴老爺子的計算之中，這句話太尖刻，尖得像一把刀，無情的插進射月門主宗琳的心窩。

個性偏激的宗琳當眞震動了，尖刀插進心窩，她如何能够不震動？

射月門主宗琳不是一個平凡的女子。

當然，能够當上一門之主，她自然不會平凡。

不凡的人，大都有些驕，也有點狂，只是她費盡心機，都無法將裴仲機怎樣。

此次刦鏢，她原想毀滅裴仲機的，結果她却落在對方的計算之中，豈不十分可笑！

不，這不是可笑，是可怕，是震駭，她一生驕狂任性，目無餘子，但到頭來還是鬥裴仲機不過。

不過她並不後悔，她明知裴氏師徒父子不在鏢隊之中，明知五輛鏢車絕對裝不了二十萬兩白銀。

明知這是一個陷阱。

明知裴仲機必有陰謀。

然而她還是來了。

在驕狂任性之下，她只知鬥氣，不顧生死，她自信裴仲機必會出現，自信絕對不會鬥他不過。

× × ×

她沒有猜錯，果然有人來了。

他們在對面的山口出現，只不過眨眼之間，就已來到現場。

不過，他決不是裴仲機。

× × ×

「晚輩裴單青參見門主。」

「甚麼，你不是姓單？」

「晚輩姓裴，草字單青，往日以字作姓，出於情非得已，尚祈前輩鑒諒。」

「你是裴仲機的兒子？」

「是的，晚輩排行第二。」

「你從湖口開始，就千方百計的計算我的女兒，射月門是栽在你們父子的手裏了，不過你們千算萬算還少算了一點！」

「哦……」

「你們少算的一點，就是我能够殺死你！」

天下武林見過射月門主的爲數不多，有些見過她的多半已經變作死人。

裴單青見過，所以射月門主不能讓他再活下去。

何況，他們父子佈下一個陷阱，以巧妙的安排，與無畏的勇氣，讓司馬珊珊主婢落入圈套，而且逾陷逾深，以致無法自拔。

射月門毀掉震天帮的銅駝秘笈，只不過是一本假的，結果她們却賠上了一女一婢，當眞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這口氣射月門主如何嚥得下去！

春姑挑起轎簾，射月門主宗琳由轎中走了出來。

一身淡雅素妝，在冷肅中還有一股高不可攀的神韻，這就是行踪詭秘，名動江湖的射月門主。

她跨出軟轎，流目一瞥，那原本冷如嚴冰的面頰忽然昇起一股激怒。

「你們過來，珊兒，妳們在那兒作甚麼？」

敢情來到現場的除了裴單青，還有司馬珊珊及馨兒，裴單青直奔射月門主，她們主婢就來瞧看鏢隊的傷勢。

震天帮的黑衣武士是裴仲機父子師徒及十八瘋虎所改扮，眞正的黑衣武士只有七名。

馨兒一眼就認出唐易，她請司馬珊珊將解藥交給他去分發，她們主婢就在一旁照料着。

當射月門主怒叱司馬珊珊之際，鏢隊的毒傷已經全部痊癒了。

這是射月門主沒有想到的。

無形之毒的解藥藏在機關車車的秘室，除了門主宗琳，沒有人能够進去。

她決沒想到秋姑是有心人。

決沒想到由她一手帶大的秋姑早已生了背叛之心。

直到裴仲機父子脫掉外面的黑衣，隨着司馬珊珊主婢向她逼近之時，她才知道大勢已去。

「好女兒，妳竟然不要娘了……」

「不，娘，女兒只是請娘立即放下屠刀……」

「住口，妳敢教訓娘？我問妳，妳從那兒得來的解藥？」

「是秋姑，娘，多行不義必自斃，秋姑的背叛是給娘一個警惕，只要娘回頭向善現在還來得及。」

「是秋姑，嘿嘿，我的女兒都背叛我，這倒怨她不得，不過妳既是不要娘，娘只好也不要妳這個女兒了！」

話說得十分平靜，就像娘兒兩個在談家事一般，但她雙目中煞光流轉，內心的憤怒已然到了極點。

當語音還在空際飄盪之時，她竟然對司馬珊珊來了一個兜胸一擊。

宗琳能够威震武林，名動四海，必然不是僥倖得來，她除了長於使毒，善用心機，武功之高，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望其項背的。

她此時傷心已至絕頂，這兜胸一擊，是存心要將司馬珊珊立斃掌下。

裴單青就在司馬珊珊的不遠之處，但虎毒不食子，他決未想到射月門主會驟下毒手，連親生的女兒也不放過。

待他察覺不好，再出掌已然嫌遲，他在震驚與狂怒之中竟不顧一切縱身撲了上去。他是想以身試掌爲司馬珊珊承受那一記掌力，只不過他的身形剛剛躍起，就被一條人影攔了下來。

「姓裴的，在金陵沒有將你打死算你命大，今天大爺決不饒你！」

攔路的是鐵豹卜如風，當眞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裴單青二話不說，震天十八式已連續拍出。

它是當今武林最爲威猛的掌力，不只是每一招都像驚濤拍岸一般，它的勁道也一掌强過一掌。

而且綿延不斷，生生不息，是鐵人也承當不起，何況卜如風只是血肉之軀。

不過在射月門龍虎彪豹四人之中，以鐵豹卜如風功力最高，加上他長像英俊，因而頗獲宗琳的喜愛，於是他就順着竿兒往上爬，打起司馬珊珊的主意來了。

這是他毒打裴單青，以及說出「將大爺往那兒擺」的原因，現在他眼見希望已經斷絕，自然要妒火中燒，以死相拚了。

只不過他連續接下五掌，已是氣浮心躁，欲振乏力，如果裴單青全力一擊，那將是怎樣的一個後果？

他果然沒有接下第六掌。

一聲淒厲的慘嚎，鐵豹卜如風飛了起來，身軀摔上山壁，洒出滿天血雨。

裴單青不再理會這一頭死豹子，一轉身便待向射月門主撲去。

當他一眼瞧出之後，一絲安慰的笑意，在他的嘴角挑了起來。

因爲司馬珊珊安然無恙，他爹裴仲機正與射月門主打得難解難分。

此時全場已經展開混戰，沒有捲入搏殺旋渦的只有司馬珊珊主婢二人。

裴單青不想參加搏殺，因爲他心地仁厚，不是一個嗜殺的人。

他走向司馬珊珊，目光一抬，由頭至脚的瞧了一陣，這才吁了一口大氣道：「還好，差點將我嚇壞了。」

司馬珊珊輕輕依到他的身側，幽幽道：「是你爹救了我……」

裴單青道：「我爹就是妳爹，這沒有什麼。」

司馬珊珊道：「我娘也是你娘，不要忘記你答允過我。」

裴單青道：「妳放心，我爹自有分寸，他不會傷害妳娘的。」

司馬珊珊相信裴單青，也相信裴仲機不會傷害她娘，不過她却忽略了一點，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她娘會不會傷害裴仲機？

她沒有想到的事，却得到確切的證明，她娘不只是要傷害裴仲機，對震天帮的其餘人手，以及武威鏢局全都不會放過。

因她已取出了「雷火彈」，用兩手分握着。

雷火彈是當今武林最具威力的暗器，殺傷力道之强，不是血肉之軀所能够抗拒的。

以射月門主一身超人的功力，如若讓她擲出雷火彈，只怕無人能够逃避，此種結果將使人不寒而慄。

此時全場的搏殺大部份都已結束，獲得絕對勝利的是震天帮及武威鏢局。

射月四煞死亡殆盡，春夏冬三姑也只剩下一個身負重傷的春姑了。

射月門主帶來的黑道兇人原有三十餘人之多，但震天帮的十八瘋虎以摧朽拉枯之勢，殺得他們遍地遺屍，無一倖存。

宗琳失敗了，她是初嚐敗績却不道敗得如此之慘。

以她那驕狂任性的偏激性格，她還能容忍下去麼？

她無法容忍，也不想再活，成則爲王可以，敗了麼，她就不願再活下去了。

「裴仲機，你想不到吧？本門主還有這最後一招！」

裴仲機神色安詳的微微一笑道：「老朽知道門主還有這最後一招，只不過這一招並不高明。」

宗琳道：「莫非你認爲雷火彈殺不死你？」

裴仲機道：「不，老朽只是說門主縱然殺死了咱們，妳也未必能够活命。」

宗琳哈哈一陣狂笑道：「這回你終於猜錯了，我還以爲你當眞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裴仲機道：「看來門主是想跟咱們同歸於盡了，其實只要妳回頭向善，並不是沒有生機。」

宗琳面色一沉道：「住口，本門主一生沒有服過輸，也沒有人敢於教訓本門主，不過……」

裴仲機道：「不過怎樣門主請說。」

宗琳道：「只有一點我想不明白。」

裴仲機道：「那一點？」

宗琳道：「你們在江面上佈下木排，迫使珊兒她們棄舟登岸，這是你們摸清了她們的行動，倒也沒有什麼稀罕，至於要她們將秘笈藏在包裹之中，是說秘笈怕熱，不能貼身收藏，然後好讓胡歧山用柳葉刀將包裹削落，使珊兒以雷火彈將包裹毀掉，以掩飾她們所取到的原是一本假秘笈，計算雖有幾分巧妙，也沒有什麼出奇，只有一點我不懂，你如何知道珊兒是我的女兒的？」

裴仲機道：「江湖之上的確沒有人知道纖纖血手俏羅刹會是射月門主的千金，只有一個人瞞他不過。」

宗琳道：「誰？」

「我……」答話的是一個車夫，他正由鏢車之旁走了過來。

宗琳道：「你是誰？」

車夫沒有回答，只是伸手摘下他的人皮面具。

宗琳面色一變道：「是你……」

車夫道：「是我，司馬敬業，也是混跡江湖的一淸道人。」

宗琳咬牙切齒的怒叱道：「好得很，司馬敬業，敢情我還是毀在你的手裏。」

司馬敬業道：「不要固執了，琳姑，咱們夫妻之間還有什麼氣好賭的？跟我走吧，咱們的兒子已經當了父母官，女兒也有好的歸宿，咱們都老了，何必還要賭那些閒氣！」

宗琳沒有表示什麼，她却將雷火彈收了起來，這不能說她已經心回意轉，她只是明白司馬敬業旣已出現，她縱然投出雷火彈，也難以達到同歸於盡的目的。

收起雷火彈的同時，她取出了一柄短劍，刷的一聲竟向她自己心窩扎了進去。

「啊……」

這是一樁令人無法想像的變故，全場之人不由發出一聲驚呼。

只有司馬敬業面色不改，他只是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

一個驕狂任性而又只走極端的女人，當她澈底失敗之後，自裁應該是她最後的下場了。

不過他們究竟是夫妻，因而司馬敬業奔過去將她抱了起來，道：「琳姑！妳這是何苦！」

宗琳淡淡道：「我說過……我要做出……讓你意外……讓你震……啊……震驚的事……我……贏了吧……」

司馬敬業道：「我承認妳贏了，不過有一件事妳應該明白……」

宗琳道：「什麼事？」

司馬敬業道：「我……愛妳……」

噗的一聲他倒了下去，嘴角之旁已經流出黑色的血絲，原來這位名震江湖的高人早已服下烈性毒藥，此時毒力發作，他自然要倒下去了。

宗琳的面頰之上突然現出一抹紅暈，她伸手抱着司馬敬業，幽幽道：「你這個傻瓜……」她也追着他去了，面上却留着一片欣然的笑容。（全文完）

孫子兵法

作戰以前須先思考

賽孫賓・文

不要給對方以餘裕的時間

兵貴神速，曠日持久，小則兵鈍，士氣喪失，銳氣全消，大則失勝機，予敵人喘息的機會，而終至覆滅之禍。

時間的經過，也就是等於一切東西的變化，戰爭不能缺乏速度。德國兩次進攻俄國，成功在迅速，失敗在俄國以廣大的內幾換取時間，伺機反擊；我國八年抗戰，就是有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運用，結果我們勝了日本。如果欲進入持久戰，必須正確地適應時時刻刻變化的狀況。否則就違反了戰爭的第一個原則，失去迅速的擊潰敵人，取得勝利契機了。

「戰爭可由速度來彌補計劃的不足，因爲無論如何好的計劃，也無法永遠保持不變。」

孫子所要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吧！拿破崙在戰場上有四十次大戰勝利的紀錄，完全是以兵力運動速度之驚人成就，來擊潰佔優勢的敵軍兵力。

奪取敵方食糧供給我用

漢武帝天鼎四年，南越有叛亂的企圖，武帝打算給莊參兩千名兵士前往鎭壓。

但莊參却說：

「只有兩千名兵力，是無法鎭壓得住的。」

於是莊參拒絕了聖旨。但輔城的壯士韓千秋却毛遂自薦的接了聖旨了。

「這麼小的國家，如果有了兩百名勇士便足夠了，我願意出征。」

武帝很高興地命韓千秋帶兵兩千，進攻南越國，韓千秋的軍隊，攻破了幾個小村落之後士氣大振。

南越的宰相呂嘉故意不加抵抗，暗暗斷絕糧食的補給路綫。引誘韓千秋的軍隊深入內地。對於糧食的補給，是遠征軍最頭痛的事。携帶的食糧已經用盡，同時又未帶大批的運糧人員的韓千秋軍隊，並不知道這是敵人的誘敵策略，很高興的率領大軍前進。但到了離開越南首都番禺四十里處，突然受到呂嘉軍隊的包圍攻擊，當然這一戰，韓千秋是全軍覆滅了。這是由於他們糧食的補給不繼而戰敗的後果。

韓千秋的失敗，是沒有採用取之於敵的原則。

武帝接到報告大爲震怒，在元鼎五年派禁衞軍司令官路博德爲伏波將軍，率領楊僕等十萬人馬再度討伐南越！

元鼎六年冬天，他首先攻陷尋陜，接着擊破石門，得到大量的南越船隻與食糧。爲了這些糧食的獲得，補給的問題大致解決。士飽馬騰，精神百倍，踴躍前進，迅速擊敗了南越軍的精銳，取得勝利。沒多久，他們就近逼着番禺了。

雖然這一仗，南越失敗奇慘，可是在番禺呂嘉的兵力，仍較路博德的軍隊多得多，而且憑藉堅固的城防，還是有機會扭轉全局的，可是楊僕沒有給呂嘉這個機會，他一到了番禺已是日落時分了。他並不休息，立即展開了猛攻，擊破南越軍陣地，並放火燒城。在城西北側的伏波將軍，兵員雖僅是一千餘名，可說十分單薄，但由伏波將軍的英名遠播南越，黑暗裏敵人並未識破他的兵力單薄，城內的呂嘉軍隊並未攻擊伏波將軍的陣地，一直與樓船將軍的軍隊接戰不已。

樓船將軍更加全力進攻，燒燬了敵陣，因此城中的敵人在黎明時全數投降，呂嘉被擄。

這次戰爭的勝利，其因素係遠征將領善於運用孫子的取之於敵的原則。

因此孫子說：

智將乃力求奪取敵方的糧食，充爲我方的軍糧。吃敵方一鍾，相當於吃我方二十鍾的力量。

如果無激昂的士氣，就無法消滅敵人

東漢時，班超出使西域。他越過了沙漠，好不容易到達了樓蘭之都關展。在簡陋的客舍住宿的班超，一行三十六人，爲了消除旅邸寂寞，而舉行了一個小型宴會，大家開懷痛飲。酒一喝下去，大家的牢騷就來了，他們憤慨樓蘭的差別待遇，並未優遇他們。他們想：我們究竟是大漢的使者，爲何要冷落我們呢？

他們越想越惱，終致班超忍無可忍。

班超說：

「我們大家都置身在這遙遙的邊境。目的都是想立大功，成大業。我們到達此地，已有數日，但尚未見到樓蘭王以禮數待我們。這必定是樓蘭王對我們懷有敵意，如果他想抓我們送往匈奴，那麼，我們的骸骨就被遺棄在邊城，成爲豺狼的食物了。」

部下們都異口同聲地答說：

「現在，我們已立於危急存亡之地，事到如今不論生死，我們都得服從您的命令！」

班超又說：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們試試看。也就是說，趁黑夜之中，暗地放火攻敵，同時不讓敵人察覺我們的兵力，這種奇襲的方法必然使敵人頓起恐慌，如此要殲滅敵人，並不困難了。如果能消滅這兒的敵人，我們的功勞可就不小了。」

夜半，班超帶着部下前赴敵陣，正好這時刮起了大風。

班超令十名兵士帶着大鼓，暗藏在營舍的後面，命令說：

「如果起火了，立刻鳴鼓，大聲的喊叫！」

其餘的部下都帶着弓箭，躲藏起來，然後班超就順風放火。

火勢蔓延開來，同時戰鼓鼕鼕地響，喊聲四起，敵兵驚亂，四處逃竄，結果在大火中燒死了不少的敵人。

班超就這樣的征服了樓蘭，歸屬漢朝的版圖。

至少這個故事證明，以三十六名的士兵殲滅了樓蘭，必須要有激昂的士氣。

如果不發怒，無論任何人，都不可能消滅對方。同時在事業或工作中，與戰爭也沒有多少區別。

因此孫子說：殺敵兵要有怒氣！

戰爭應速戰速決

戰爭必須要速勝，不應該把時間拖長，如果時間拖長，不但久戰兵疲，戰費，糧料的消耗也增加，容易發生內部的紛亂。盡速的求得勝利，才是正確的戰略。

在力學中，運動的速度愈高，動力愈大，子彈之所以能穿刺物體，完全在於運動的速度加大的關係，戰爭也是同樣的道理，不斷的進攻，迅速的求勝，是戰爭中最重要的原則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軍，日軍就是被敵方拖住，他們不能以速戰速决來達到勝利目的。結果反被敵方將其軍力作澈底的消滅，幾乎走向亡國滅種的命運。

俠情倫理警世故事

女煞星

朱羽·文
子成·圖

血洗心頭恨

上元，酉初，洛陽。

眞箇是花市燈如畫。各式各樣的花燈掛滿了一整條長街。將這個上元夜點綴得光輝燦爛。

看燈的人摩肩接踵，從會元坊到鼓樓，到處都是人潮。大家顧着仰起脖子看花燈，難免你踢着我，我踢着你，然而誰也不會埋怨誰，也沒有工夫埋怨，因爲今兒晚上是上元夜。

突然，從人羣中，傳來一聲吆喝；「閃開！閃開！」

回頭看，原來有四個大漢抬着一頂軟轎，在熙攘不絕的人羣當中擠了過來。

轎簾捲起，兩邊的窗帘也高挑着，可以看見轎子裏面坐着一個二十餘歲的公子哥兒，他生得一副俊秀模樣，神情悠閒地左顧右盼。坐着轎子看燈景，這種派頭的確够大。這不但要有錢，還得有勢才行。

那麼，這少年是那家豪門的子弟？是那家官門的嫡傳？人羣之中的每一個人都答不出來。但他們却都乖乖地閃開了。因爲前面那兩個轎夫實在走得太快，被他們撞一下，可得疼上好幾天。

轎中少年穿着狐裘，炫耀地翻起下擺，顧盼之間，頗有不可一世的傲然之概。

他低聲輕喝，四名轎夫立刻停住了脚，却沒有將軟轎落下地。

轎子旁邊正是多采多姿的「八仙過海」花燈。

「好！好！」轎中少年先是擊賞讚嘆

劍斷寃孽情

，凝神觀賞了一陣問道：「魯三！這座『八仙過海』是那家紙紮號的傑作？」

前面右邊那個健壯漢子回過頭來，道：「稟少爺！這座『八仙過海』是『慶元作』馮少東親手紮的。雖是紙人，却像是活着的。」

「嗯！」少年的目光有些發直。「尤其是那個何仙姑，面色紅潤，體態婀娜，簡直就是活人嘛！魯三，將轎子抬近一些，我要仔細瞧瞧。」

帶頭的魯三揮揮手，四名轎夫都緩緩地抬動了腿。轎子靠近了花燈。

轎中少年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摸到何仙姑的臉蛋兒。

少年凝神看了一陣，眞的伸出手去。

就在他的手掌剛要摸上何仙姑的臉蛋時，紙竹紮的人兒竟然動了，不但動，而且動得奇快無比，不但動得快，而且還動了傢伙——那是一柄銀亮的軟劍。

軟劍抖得筆也似直，如流星般刺向轎中少年的心窩。

即使那少年站在空曠的平地上，面對如此快速而犀利的劍法，他也未必躲得了，何況他還坐在轎子裏，懸在空中？

鮮血立刻如湧泉般射出，呂洞賓，鐵拐李等人透亮的紙紮軀體一時都變成紅色，而殺了人的何仙姑却一縱身混入了熙攘的人羣之中。

長街上的人羣一時爭相走避，羣情大譁，此起彼落地高喊着：「不得了！紙紮

的仙家顯了靈，何仙姑殺死人啦！」

× × ×

上元夜，每家都備得有豐富的酒菜。然而仍有許多人寧願到書寓裏去喝花酒。因爲這裏不但有酒，還有陪酒的女人，這兒的女人嬌美，妖冶，溫柔，體貼。她們的職業就是賣笑。

六合橋一帶都是書寓，裏面貯藏着燕瘦環肥，各式各樣的女人，其中要數「留香齋」的吳春燕最紅。

吳春燕眞是具備了秀外慧中的條件，她能歌善舞，又擅詩詞，聽人說，她父親生前是個武師，因此她會幾招花拳綉腿。

這會兒，她正獨個兒悶坐香閨，托頤沉吟。

怪？花廳裏客滿座，酒滿樽，她不去前廳陪客，躭在香閨作甚？可眞眞教人解不透。

門簾子突然挑起，進來一個年約五十許的老婆子。先在滿是皺紋的臉上佈下了笑容，然後才低聲叫道：「春燕！」

「娘！」吳春燕像是無限委屈地叫了一聲。聽口氣，那老婆子準是她的假母。

「春燕！錢大爺催過好幾趟啦！妳趕快出去侍候侍候啊！」

「娘！我這就去。」話雖如此說，她的身子却一動也沒有動。

「春燕！我知道妳近來的身子不大好的。可是……」老婆子皺緊了眉頭，似乎覺得不妥，又連忙改了笑臉。「上元夜，一年才這麼一回，可別讓那些化錢的大爺們掃了興啊！」

「好！娘——」那尾音拖得長長的，顯然不大情願。「回錢爺的話，說我換件衣服就去侍候他，行了麼？」

「快些啊！」老婆子再加叮嚀，才緩緩退了出去。

吳春燕可沒有動，她的一雙目光直視窗外。

窗外是花庭。遠處有一道牆，莫非躭會兒有一個跳粉牆的張生前來與她會晤？說來就來，只見一個人影飛快地掠過牆頭，直落窗前。

她並不是什麼張生，而是一個週身黑衣的大姑娘。

衣服換了，模樣兒可還是沒有變。她就是方才在長街上殺了人的何仙姑，也可以說是她僞裝紙的何仙姑而殺了人。

吳春燕神情一振，將上半身探出窗外，低聲問道：「三妹！怎樣？」

「撂倒啦！」聲調很低沉，語氣很輕鬆。

「沒錯吧？」吳春燕似乎還有些不放心。

「二姊！這種事兒，我劉春蘭辦了不止一回，還錯得了麼，軟劍打從心窩刺進去，噴得那幾位紙紮的仙家渾身是血。即使華陀再生，也救不活他的命了。」

「那就好！」吳春燕輕輕地吁了一口氣。

「跟大姊說一聲，我連夜就要到開封去。」

「嗯！幾時回？」

「月底。」

「那麼久？」吳春燕的語氣中透着驚訝。

「這可是大姊許下的，每辦完一事，就由我去狂個十天半月……」

吳春燕截口道：「春蘭！妳又是要去會妳的老相好馮騏麼？」

「嗯！我有三個月沒見着他了。」

「春蘭！妳到底是個女兒家，多少也該收斂點呀。」

劉春蘭冷笑道：「哼！女兒家？咱們可不是閨閣千金，只是賣命江湖的一羣女煞星。總有那麼一天，碰上一個厲害角色，一劍刺進了咱們的心窩，那時，想找樂子可就來不及啦！」

吳春燕自知駁不倒她，輕輕嘆了一口氣。

劉春蘭嬌軀一擰，人已縱起。眨眼之間，已掠過牆頭而去。

× × ×

月華如鍊，宜夜行。胯下是良駒，劉春蘭估計着，今晚最少也可以一口氣趕上個三百來里地。

殊不知，出城才跑了三里，她就被迫勒馬停蹄了。

原來有一個人擋住了她的去路，而那個人偏偏又是她稱呼爲大姊的薛春香。

劉春蘭感到一絲驚訝，九分不快。翻身下馬，冷冷道：「大姊！事情已經辦妥了，我想去開封要上十天半月的。」

「春蘭！」萬萬料不到薛春香的語氣更爲冷峻：「這樁差事妳辦砸啦，那小子並沒有死。」

就像一根尖針在劉春蘭圓凸凸的臀部刺了一下，她那細細的小蠻腰猛地一擰，人已到了薛春香的面前，疾聲道：「那小子沒有死？」

薛春香冷冷地搖着頭，沉聲道：「沒有。」

「那怎麼可能？我一劍刺過去，他一絲也不曾閃躲，而且，還噴出來一大股鮮血。」

「說不定他懷裏抱着個野兔子。」

「哦？」劉春蘭已有些發楞，顯然她對自己的劍法已沒有足够的信心了。

冬夜已經够靜了，二人一時默然，週圍的氣氛簡直沉靜得令人窒息。

良久，可怕的沉靜才被薛春香冷峻的話聲打破：「那小子沒有死，到不打緊，說不定他練就一套刀劍不入的『金鐘鐵布』硬功，了不起再讓咱們再費一次手脚。然而六扇門中的鷹爪子却對外宣稱說那小子一劍殞命，這事情可就不太簡單了。」

劉春蘭半信半疑地道：「大姊得來的消息可靠麼？」

「這個消息，也是從公門裏洩漏出來的。」

「那是很可靠了？」

「當然。」

劉春蘭那股狂傲之態此刻已完全消失了，神情頹喪地道：「大姊！如今該怎麼辦？」

薛春香擺擺手，道：「妳還是連夜上開封去，可不是讓妳去找樂子，而是去避鋒頭。若果未接着我捎去的音訊，妳就是老死在開封也別回來。」

她說完之後，不待劉春蘭有所表示，人已飛快縱起，向城內方向疾奔而去，轉瞬間就消逝在暗夜之中。

劉春蘭咬牙，猛地揮掌在馬身上一拍。馬兒四蹄趱動，嘶聲長鳴，聽來令人驚心動魄。

× × ×

冬日的太陽像黃金，晒得人身上暖暖的。

一大早，城外的寶覺寺就擠滿了香客，這其中，竟然有薛春香和吳春燕在內。

二人進了寶覺寺，拜了佛，敬了香，自然也趁機會說了許多話。約莫巳正光景二人已聯袂出了寺門，打算乘轎回城了。

就在這時，突然有一個衣冠鮮明，風度翩翩的俊秀少年走了過來，深深一揖，笑道：「這不是留香院的春燕姑娘麼？」

吳春燕不禁楞了一楞，在這種地方讓人認出她原來的身份，實在教人尷尬。

粉面微酡，訕訕一笑，她福了一福，道：「原來是薛公子，你是來遊廟，還是上香？」

「逛逛吧了！這位是……」姓薛的想必要問問另外一位美貌佳人的芳名，但當他轉過身子去時，薛春香却已坐進了停在寺門口的軟轎。轎夫雖未扛起來動身，轎簾和窗帘却已放了下來。

姓薛的少年瞟了一眼，才壓低了聲音接道：「那位也是留香院中的姑娘？」

「莫瞎說！」吳春燕萬種風情地瞟了他一眼。「她可是一個良家婦女，針綫活兒好，我的衣服都是她巧手剪裁，精工縫製，今天是我邀她陪我來上香拜佛的。」

「哦！」那俊秀少年又向停軟轎的地方看了一眼。

「薛公子昨晚怎地沒有來？」

「讓一位朋友拖住了，走不掉。」俊秀少年多情地一笑。「春燕！今晚我準來，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哩！」

「我還不是一樣，準定啊！」

「一定！一定！」

吳春燕一連又拋了幾個眼風，這才緩步上了軟轎。

二乘軟轎同時離開了地面。吳春燕打從窗帘的縫隙處朝外望去，那姓薛的少年還依依不捨地瞅着她那乘軟轎發楞。

從寶覺寺回城，要經過一座密密的棗林。薛春香那乘轎子走在前頭，一進棗林，她就掀起了轎簾來。

轎伕立刻離了路，踏着枯朽的腐葉，進入了棗林的深處。直到軟轎已無法通過縱橫交錯的棗林柯枝，軟轎才停了下來。

薛春香先走出了軟轎，目光尖銳地四下一掃，然後向那四個轎伕揮揮手。

四個轎伕立刻各自掠起，奔向四個不同的方向。他們的身法都很靈巧，速度也很快，看來他們並不是專門作轎伕的。

薛春香這才走到吳春燕那乘軟轎的面前，掀起了轎簾。吳春燕正要下轎，却教她攔住了：「二妹！妳就坐在轎裏吧！方才在寶覺寺門口跟妳打招呼的少年是妳們院中的長客？」

「算不上長客，不過，打從他來洛陽那天起，他可是每晚都來……」

「他是外地來的？」

「嗯！鄭州。」

「他幹什麼行當？」

「說是賣綢緞的。」

薛春香冷冷一笑道：「他絕不是個生意人。」

「哦？」吳春燕顯然有些訝異。

「他姓什麼？」

「姓薛……」

「姓薛？」

「嗯！名叫薛子輝。」

「妳說他每晚來？」

吳春燕道：「嗯！他大概是去歲月中到來洛陽的，已有個把月了。他每晚都來，除了大年夜，以及昨晚……」

「昨晚他沒有去留香院？」

「是的。方才我還問他，他說讓一個朋友拖住了。」

「可知道他是那裏人？」

「沒問過。」吳春燕突然發現薛春香的神色有異，不禁問道：「大姊！妳認識他麼？」

薛春香搖一搖頭，道：「不認識。但我認識他那雙眼睛，那是一雙不懷好意的眼睛，一雙非常厲害的眼睛。春燕！我担心。」

「大姊担心什麼？」

「咱們『春香社』在這三年中放倒了不少江湖高手，可說從無失誤，然而江湖中人却連咱們姊妹幾個的眞面目都不曾見過。老三那把軟劍的奇詭招式，江湖中無人識得，又是驟然出擊，昨晚竟然失手，這情況顯見有些不妙。」

吳春燕茫然道：「大姊是說……？」

薛春燕冷聲截口道：「江湖上已經有人要搗咱們的窩啦！」

「誰？」

薛春香道：「一時還難說，不過薛子輝那雙可怕的眼睛……」

「大姊！妳以為他來洛陽和昨晚三妹失手的事有牽連麼？」

她沒有得到回答，於是，又自顧自地接着道：「今晚他要去留香院，待我去套套他的口氣。」

「用不着！」薛春香一伸手，扳下一根枯枝，在掌心揉得粉碎。冷冷地道：「我已教老四釘住他。有那樣一雙眼睛的男人一定非常機靈，妳休想套出他心中的機密事。」

「那……？」

薛春香擺擺手，道：「照平常一樣待他，別太冷，也別太熱。如有機會，不妨試試他是否具有武功根底。」

「我會放在心上。」

薛春香撮唇發出了一聲輕嘯，那四個轎伕又從四個不同的方向飛掠而來。

× × ×

「回春堂」是洛陽城的老字號。病家到這兒來抓藥，保證貨眞價實，童叟無欺。

這家藥舖子不但門面大，而且宅子也深。店堂後面是天井，天井後面是弄堂，然後又是廣闊的庭院，兩旁對列着東西兩廂。

東廂後進，還有一座別院，庭中幾株梅花，正在怒發，幽香四散，使這精緻的別院，透着幾分雅氣。

別院中有三間小舍，舍中有人，並不時傳出幾聲輕言細語。然而別院的朱門却下了鎖，因而又透着幾許神秘氣息。

小舍中陳設非常雅緻，當中一張紅木

條案。案上有酒，有菜，案旁坐得有人，三個人。

其中一個，就是早晨在寶覺寺前打過照面的薛子輝。另外兩個人年齡也都在二十四、五之間，身裁壯闊，貌相不惡。

薛子輝手端酒盞，凝注窗外寒梅，心中似有所思。

坐在他右手的一個少年漢子却又在凝注他，見他久久不轉過頭，不禁連皺了幾下眉頭，一口氣喝乾了杯中酒，嘟囔着道：「薛少爺！你竟然有心賞梅。」

薛子輝回過頭來，含笑道：「嗨！你眞是急性子。」

那少年漢子道：「我羅揚嘉雖不是江湖中的混混，在京畿可也是個稍有名氣的棍棒教頭。若不是看你薛少爺的金面，我會跑到洛陽來動也不動地挨那臭娘們一劍？這還不提，却又教我躲在這兒當縮頭烏龜，這算什麼名堂？」

另一個少年漢子接口道：「羅教頭！別發火啦！那娘們的軟劍又沒有傷着你一根毫毛，嘟囔個什麼勁？」

名叫羅揚嘉的少年漢子氣呼呼地站了起來，吼着道：「孫五魁！你別吹牛！你以為我全是賴着那件蛟皮軟甲才沒有被那臭娘們的軟劍傷着麼？告訴你，那還得靠我姓羅的不着痕迹地微微一閃，使軟劍貼着軟甲滑過，剛好刺中那隻餵得肥肥的白兔，你去試試你若能不被傷着，又要騙過那臭娘，我叫你一聲孫大爺。」

孫五魁顯然也有些火，但他看見薛子輝在連連地向他遞眼色，於是又陪下笑臉，道：「算你行！說句老實話，要躲過那一劍倒不難，想騙過那娘們可還眞不容易。羅教頭！我埋怨的是你那火爆性子。既然咱們冲着薛少爺的面子來到了洛陽，就該聽薛少爺的調度，你又何必發火？」

他兩個言來語去，一旁的薛子輝，却始終含笑不語。

羅揚嘉給對方一捧，心中舒泰了不少，語氣也和緩了一些：「薛少爺！並非我姓羅的性子急，而是你將我弄胡塗了。」

「哦！」薛子輝微微地昂起了頭。

羅揚嘉又接着道：「事情已經擺明了，昨晚那娘們行兇之後，孫五魁一直踩着她，眼見她翻牆進了留香院，和吳春燕低娘們碰了頭。孫五魁又踩下去，她倆一迸語密談。今兒一大早，吳春燕又和另一個棗林就去了僻靜處，四個轎夫出來把風，她倆一定又在商議什麼詭計。這三個人一定是一條綫上的。」

「嗯！」薛子輝沒有反駁，似在靜待下文。

羅揚嘉吸了一口氣，說出最後的結論：「毫無疑問，近幾年來，在江湖中專幹暗殺勾當的『春香社』的窯子窩一定在洛陽，那三個娘們也一定是『春香社』的女煞星。」

薛子輝含笑點頭，道：「羅教頭！你推斷得也許不錯，依你之見……」

羅揚嘉截口道：「捕人呀！令尊大人是京畿總捕，只要你薛少爺一句話，這兒的捕快還敢不唯命是從。你難道要等那夥女煞星聞風而逃後，再讓咱們天南北的去追？」

孫五魁插口道：「羅教頭！你莫非沒有弄清楚情況？咱們這回南來，可不是辦公事，不然薛老爺子為什麼不自己跑一趟，而要薛少爺出京呢？辦私事利用六扇門中的捕快，將會引人閒話。」

羅揚嘉用力一點頭，道：「好！算你說得有理，咱們不動用公門捕快，就憑薛少爺的龍鳳雙劍，我姓羅的水火棍，和你的『五魁一抓』，還怕對付不了那三個娘們？」

薛子輝收斂了臉上的笑容，冷冷道：「怎知對方只有三個？」

羅揚嘉意氣風發地道：「人多又何妨？擒賊擒王，咱們找的是『春香社』的頭子。」

薛子輝湊過上身，輕輕問道：「誰是『春香社』頭子？」

這一問，羅揚嘉不但傻了眼，也閉了口。

為了使對方不太尷尬，薛子輝為羅揚嘉斟上酒，喃喃道：「說起來該咱們慚愧。咱們三個既不是江湖中人，又不是公門捕快，憑什麼插手來過問這樁閒事？」

「憑什麼？」孫五魁插上了嘴，「我知道羅教頭可不管這些。咱倆完全是冲着你薛少爺的面子而來的。」

「多謝二位盛意，」薛子輝拱了拱手，又接着道：「二位冲着我，我又冲着誰呢？此事說來話長。二位可曾聽說過南京城裏的『一帖堂』？」

羅揚嘉道：「怎麼沒聽說過，那可是京城第一家老字號的藥材舖子。」

薛子輝點點頭，道：「羅教頭說對了！那是京城中的老字號。幹藥材買賣，最難收購的就是名貴補藥。此地產人參，南邊產鹿茸，就得南北相互交換。『一帖堂』和這兒的『回春堂』，有幾十年的來往交情。可是近年來却出了紕漏，兩邊派出去接洽買賣的夥計，不是莫名其妙地失去蹤影，就是途中遭到殺害，弄得兩邊藥舖子都斷了貨，以致信譽大損。」

羅揚嘉挑起濃濃的雙眉，道：「難怪你要假扮『一帖堂』的外掌櫃，說是有一大批人參要運來南邊，先來探探行情，原來還有這層緣故。」

薛子輝吁嘆了一聲，道：「『一帖堂』的東家和家父是幾十年的老交情，於是求助於家父。據家父判斷，極可能是同行為了搶買賣而暗中買通江湖人物下的毒手。雖明知如此，家父可不能利用公人來為商家撐腰，這才教我到洛陽來走一趟。」

「哦！」羅、孫二人異口同聲地說道：「原來如此。」

「我既不便帶領家父手下的補快出行，又不便邀請江湖中的人物助拳，這才請到了二位。」薛子輝說到此處，端起酒盞來喝了一口，才又接着道：「如今我雖然找到了一些眉目，却還不能貿然動手。因為我要追查的不僅是江湖殺手，而且還要查出幕後主使人。雖說同行是寃家，手段却太毒辣了一點。」

沉默了一陣，羅揚嘉突然問道：「薛少爺！你怎麼知道那些被害的伙計們都是『春香社』下的毒手？」

「家父幹的是捕快，自然在江湖上安排了綫眼。而且，化錢的人並不認識這些殺手，還透過了中間人搭綫，多一層關係

，就多一分洩密的機會。據我初步瞭解，『春香社』全是一些女煞星，這些女的不但一個個貌美如花，而且武藝高強，爲首一人更是足智多謀。至於那些女人的長相，姓名，年紀，就不得而知了。」

羅揚嘉道：「薛少爺！我看『春香社』的首領一定就是今天那個……」

「那可不敢肯定，」說着，薛子輝轉向孫五魁問道：「她的住處，你可弄清楚了？」

孫五魁點點頭，道：「踩出來了，好大的宅子。單是靠作針綫活兒賺錢，就是作上一千年，怕也買不起那樣宏偉的院宅啊！」

薛子輝突然絕口不提這檔子事，一連聲地喊叫喝酒，而且領頭和羅揚嘉猜起拳來。

× × ×

薛春香住在洛陽東觀，是一座廣大的院宅，重門疊戶，深不可計。

巳時已過，晌午未到。薛春香一個人坐在花廳裏，手裏端着碗茶，却一直未去喝，似乎有無限的心事。

一個年約四十的漢子輕輕地走進了花廳，低聲道：「稟夫人！四小姐余春芳姑娘來了。」

薛春香略微抬動了一下眼皮，放下了茶碗，淡淡問道：「人在那兒？」

「門上候着。」

「敎她到這兒來。」

中年漢子退去，須臾，一個年約二十出頭，眉挑目語的秀麗女郎走了進來。

薛春香有些迫不及待地問道：「四妹！踩着了嗎？」

「姓薛的去了『回春堂』。」

「南大街那家藥舖子？」

「是的。當我趕回來向大姊稟報時，發現宅子對面的街簷下有一個少年漢子行跡可疑，因此我又踩在他的後面，他也去了『回春堂』。」

「哦？」薛春香吃驚地站了起來，冷笑一聲：「想不到我也被人在身後踩了綫。對方還不是簡單的角色。」

「對方到底是什麼來路？」聽口氣，余春芳像是在問自己。

「遲早總會知道，」薛春香一面說，一面連連地揮着手。「四妹！妳立刻動身，盡快趕到開封去，敎三妹連夜回洛陽來。她的落脚地想必妳也知道，就是開封赫赫有名的『金龍鏢局』。同時告訴三妹！回來時，敎馮騏一起來。」

「馮騏！」

「三妹的老相好，也就是金龍鏢局的總鏢頭。這事三妹一定辦得到。」

「大姊還有什麼吩咐？」

「沒有了，快去，快回。」

余春芳飛快地退了出去。

薛春香正要站起來離開花廳，先前那個中年漢子，又走了進來，低聲說道：「稟告夫人！金彪來了。」

「哦？」薛春香倏地挑高了雙眉。「他怎麼大白天往這裏闖？」

「他說有要緊的事亟待面見夫人。」

「快敎他進來。」

中年漢子退去，却帶來了一個挑着一担年糕的白鬍子老頭兒。

薛春香沉聲低叱道：「這種人，怎麼也進了大門了？」

白鬍子老頭兒放下担子，笑呵呵地道：「夫人！我是金彪啊！這兩天洛陽城中凡事都不對勁，我當然得小心點了。」

「哼！原來是你。」薛春香冷冷地道：「想不到你的易容之術如此高明。」

「嘿嘿！雕蟲小技。」金彪突地收歛笑容，將目光投向那中年漢子。

薛春香會意，一揮手，中年漢子立刻退下。她望了金彪一眼，冷冷道：「你必也不會久留，所以我也不打算待茶了。」

金彪在她對面坐下，然後道：「金某人的確不便久留。夫人可知道金某人的來意？」

「我知道。」

「夫人未必知道。」

「這趟買賣咱們失手了。」

「夫人的消息眞快，不過，這倒在其次。」

「哦？還有什麼事，會比這事更重要的？」

「金某白日易容登門造訪的目的，乃是另有要事。」

「說罷。」

「據可靠消息，好像有人前來洛陽查夫人的行跡。」

薛春香平靜地道：「我早已知道。」

「多早？」

「一個時辰以前。」

「夫人的耳目端的非常靈通，那人是誰？」

「不知道。」

「金某人也不知道，那位化錢的主子同樣不知道。而他却對那位神秘來客的腦袋有興趣，想請夫人勞神。」

「又多了一件買賣。」

「這件買賣與往日可不一樣，對象是男是女，姓什麼叫什麼都弄不清楚，幹起來自然扎手，所以金某人代夫人提高了價錢，是白銀一萬兩，那位主子一口答應。銀票巳交金某帶來。」說着，他就從棉襖的口袋裏掏出一張銀票，一撕兩開，將一半順着桌面推到薛春香的面前。「老規矩，另一半，待完事之後，金某人當親自奉上。」

薛春香冷冷一哼，道：「你不該將銀票一撕兩開的。」

「哦？」金彪楞住了。

「我還沒有答應接下這件買賣。」

「是價錢不合適？」

「價錢不錯了，往日一條人命白銀五千兩，如今一萬，我還能嫌少麼？」

「那又是爲了什麼呢？」

「因爲我還不知道該去取下誰的人頭啊。」

「那自然得麻煩夫人去查。」

薛春香點點頭，道：「我自然要去查，待查出來後，咱們再談這件買賣還不遲。如果那人是個泛泛之輩，一萬兩銀子似乎太多，但如果那人是個武林高手，或者是六扇門中的名捕，一萬兩銀子可又太少了。」

「嘿嘿！」金彪乾笑道：「夫人眞是會精打細算。好吧，就這麼說，金某人何時聽回話？」

「三天以後。」

「好！」金彪站了起來。「三天後酉正光景，金某人再來拜訪夫人。」

× × ×

衣香鬢影，笙歌不輟，這正是留香院中的綺麗風光。

今晚，吳春燕謝了所有登門的豪客，却在香閨中擺下了一張小圓桌，陳設幾碟精緻小菜，一個菊花大火鍋，專門接待她心目中的貴賓——薛子輝公子。

二人相處極爲融洽，從詩詞歌賦談到琴棋書畫，吳春燕突然發覺薛子輝不像是個生意人，商家總難免會流露出市儈氣，但他也不像是個江湖中的人物，弄刀使劍的不會那麼雅儒而博學。

趁着幾分酒意，吳春燕壯着胆子道：「薛公子，你不像個做買賣的。」

「怎見得呢？」薛子輝神色間，毫無吃驚的樣子。

「做買賣的決不會像你如此溫文雅儒，博學多才。」

「誇獎了！其實妳也不像一個風塵中人。」

「怎見得？」吳春燕也同樣表現得毫無訝異之色。

薛子輝笑道：「妳言談之間剛中含柔，眉宇之間柔中蘊剛。而且氣質秀朗，眞個是秀外慧中，那裏像個風塵中人啊！」

吳春燕心頭是暗暗吃驚的，而她表面上却咯咯嬌笑道：「薛公子！你莫非精通麻衣之術麼？」

薛子輝神色一正，道：「春燕！聽說令尊生前是個武師？」

「聽誰說的？」

「大家都這麼說。」

「唉！」吳春燕嘆了口氣，道：「如果先父不練武，他也不會遭到橫禍了。」

「是被仇家害死的？」

「不提也罷。」

「唉！春燕！妳又是如何淪落風塵的呢？」薛子輝對她凝注良久，才又緩緩接道：「春燕！如果有人爲妳贖身，妳願不願意從良？」

吳春燕先是一楞，繼而又嬌笑道：「誰？難道是你薛公子？」

薛子輝神色正經地說道：「古語說得好，當局者迷，旁觀者淸，如果妳有意擺脫目前所處的環境，我倒願意助妳一臂之力。」

吳春燕的嬌態倏然消失。心頭更是大大一震。對方的這番話顯然有雙關之意。難道他已知道自己是「春香社」的一名殺手？

難道他正如大姊所言，是有圖謀而來的？

見她默然，薛子輝又道：「春燕！我這樣作，並無任何企圖，只是不忍見妳在這種環境中就下去吧了。」

他的語氣，是那樣懇切，幾乎令她心動。

但是，她突然想到了大姊薛春香。想到了那些數不清的昏黯日子和愴痛悲酸的往事。

她不知自己的父母是誰，從小就被人賣在走江湖的把戲班子裏，在那長滿絡腮鬍髭，如兇神惡煞般的班主手中的皮鞭下，整日裏拏大頂、翻觔斗、盪鞦韆，瘦得只剩一把骨頭，幾乎每天都要挨一頓鞭子，然後帶着傷痛鑽進牲口圈的稻草堆裏去作惡夢。

十歲那年，被大姊救了出來。

她和三妹劉春蘭，四妹余春芳受到大姊百般疼愛。請先生敎她們識字唸書，大姊又親自授她們武藝。簡直像她們的母親一樣。

如今她雖然有些厭惡這種生活，本質善良的她雖然怕見血腥，但她却不願去違抗大姊，更不願去背棄大姊。

明亮的燈光，火鍋裏吐出來的熊熊火舌，以及薛子輝那雙烱烱有神的眼睛，又將吳春燕從回憶中拉回了現實。她淡淡地道：「這裏有什麼不好？」

「妳以爲這裏很好？」

「也許這裏不是一個好姑娘家躭的地方，但我却認爲這裏不錯，因爲，我可以在這裏賺到許多銀子。」

「春燕！妳在作違心之論。」

吳春燕嬌笑道：「薛公子！你的相人之術還不够精，所以看錯了。身在紅塵中，又何必硬要去作超塵脫俗的事？甚麼都是假的，多賺點銀子，將來養老，才是眞的。」

「春燕……」

「別說了！」吳春燕打斷他的話，舉起酒盅，「來！喝酒，喝酒！今晚我辭退了一切應酬，專門侍候你，你若不盡興一醉，就辜負我的盛意啦！」

薛子輝端起酒盅，却未啜飲，冷冷道：「縱然能一醉，也有酒醒的時候。」

「你難道希望長醉不醒？」

薛子輝突然一口氣將杯中之酒喝乾，掉轉話題，說道：「春燕！妳方才說我不像個買賣人，倒是說對了。既非買賣人，到洛陽來，就不是爲了作買賣。」

「哦？」吳春燕面上露出了訝異之色；她的確有些吃驚。因爲她無法了解對方主動揭開心中的隱密，其目的何在。

「我來找一個人。」

「朋友？」

「我與此人從不相識。」

「哦？」

「只知道她是『春香社』主人。」

吳春燕的神色表現得出奇地鎭靜，認眞地想了一想道：「也是一家書寓嗎？」

「是一帮劊子手。」

「劊子手？」

薛子輝沉聲道：「他們以殺人爲業，聽說還是一帮女劊子手。」

「哦！」吳春燕提壺爲他斟酒。

「春燕！妳聽說過這檔子事嗎？」

吳春燕冷冷道：「薛公子！這裏是青樓，並非江湖啊！」

「我是說，妳可曾聽到來此尋樂的客人們談起過。」

「薛公子！」吳春燕的面色變得嚴峻已極。「我吳春燕接待的是雅客文士，你以爲那些在江湖上混混的粗俗東西也配進我的房間吃菊花大火鍋？」

這番話咄咄逼人，犀利如刀，說得薛子輝面色一訕。

不愧是京畿總捕頭之後，應變極快，連忙一抱拳，道：「請恕失言之罪。」

吳春燕想不到對方的涵養功夫有如此深的火候，也連忙陪笑道：「那裏話，都怪我愛使性子，掃了薛公子的興頭，敬你一杯，算是賠罪。」

眞所謂話不投機半句多，二人心中各懷鬼胎，言語上又起了衝突，似乎再也沒有什麼可談的了。

吃了一陣悶酒，眼看到了二更天。薛子輝推盅而起，告辭出來。吳春燕也沒有堅留。

薛子輝走到長街之上，被那寒冽的冷風一吹，酒已醒了一半。他邊走邊想：自己眞看準了沒有？自己這樣做，是不是很愚蠢呢？

他反覆地想着這兩個問題，直到登上「回春堂」門前的台階。

夜已很深，他不願敲門驚動別人的好夢，於是繞到後院，越牆而進。

別院精緻的小舍中還有燈光，想必羅揚嘉和孫五魁還沒有睡。

却想不到其結果大出薛子輝的意料之外，羅揚嘉和孫五魁二人都不見了。

小舍中有些凌亂，那張紅木條案缺了一隻角，碎木散滿一地。那是被羅揚嘉的水火棍砸碎的。力道够猛了，却沒有傷到來人。

一根柱子上有五個指印，深入半寸，那是孫五魁的「五魁一抓」。勁道足够，一抓却落了空。可是他的人却被來人抓走了。

× × ×

羅揚嘉和孫五魁併排坐在兩張靠背椅上。他們沒有被綑綁，而他們却乖乖地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顯然是被人點了穴道。

薛春香也坐在一把靠背椅上，和他們兩人約莫相距十步，面面相對。

她手裏拿着一把小巧的剪刀，正在修剪手指甲，神態顯得非常悠閒。

偌大的廳堂裏，就只有他們三個人。

羅揚嘉和孫五魁的四道目光一直在瞅着薛春香，是在猜她的年紀麼？那他們算是白費心思。看她那種穩練的神色，深邃的目光，顯然三十多歲的婦人；看她那婀娜的身裁却又像二十許的少婦；看她那甜美的臉蛋，却又像十幾歲的小姑娘。

指甲修剪好了，薛春香將纖纖十指反覆地看了又看，滿意了。這才站了起來，向羅揚嘉和孫五魁二人的面前走過去。

她險些將手中的小剪刀戳在羅揚嘉的面頰上，冷聲道：「你一路上都是打着京城『一帖堂』外掌櫃的旗號。如今我已知你是冒牌貨。說！你到底是什麼來路？」

羅揚嘉一個字也沒有說，目光中也沒有畏懼的神色。

「別裝啞吧！」薛春香手中的小剪刀已經抵上了羅揚嘉的面頰。「我可沒有點你的啞穴。」

羅揚嘉仍是沉默無語。

薛春香猛地將手腕往下一沉，剪刀尖不輕不重地劃過羅揚嘉的面頰，他面頰上立刻出現了一道血痕。

她沉聲叱道：「你莫非想弄得面目全非？」

羅揚嘉終於說話了，他道：「我又不是女人，要漂亮的臉蛋何用？」

嗤！羅揚嘉的面頰上又多劃了一道創口。

薛春香轉換了目標，將剪刀尖抵上了孫五魁的面頰，冷聲道：「朋友！輪到你了。說！那個姓薛的是什麼來路？」

孫五魁反問道：「妳要打聽薛公子的來歷？」

「不錯。我一直都沒有對二位下毒手，希望二位也不要自找難堪。我問一句，你們答一句，只要說眞話，你們會不傷皮毛地離開這裏。」

「只怕妳不信我的話。」

「我分得清你說的是眞話假話。」

孫五魁皺皺眉頭，道：「薛公子是他父親的兒子。」

薛春香柳眉一挑，沉叱道：「你說什麼？」

孫五魁神情認眞地道：「我說薛公子是他父親的兒子，也是他祖父的孫子！」

薛春香一咬銀牙，道：「給臉不要臉，竟然敢跟我耍嘴皮子，看我敲爛你的腮幫子。」

拍！一記耳光已摑到孫五魁的臉頰上。她出手够重，孫五魁嘴角處立刻沁出了鮮血。

她正待反過手背再摑出第二掌之際，那個中年漢子適時走了進來，道：「稟夫人……」

薛春香停下手，回轉身問道：「什麼事？」

那中年漢子沒有回話，只伸出兩根指頭來幌了一幌。

她顯然明白他的意思，立刻疾步走出了廳堂。

原來兩根指頭代表「二小姐」，吳春燕一身黑衣，頭裹紗巾，站在廊簷下的陰影裏。

薛春香低聲問道：「二妹！有事？」

「今晚薛子輝和我抖開來談了。」

「哦？」薛春香大感訝異。

「他的確是沖着咱們來的。」

「他怎麼說？」

「他說他到洛陽來是爲了找『春香社』的主人，還說咱們是一羣女劊子手。」

「他可曾表明來歷？」

「沒有，我也不便問。」

「以你看，他是那條道上的？」

吳春燕想了一想，道：「他的談吐很雅，學問也很淵博，不像是一個在江湖上混的人。」

「那麼，他是吃公糧的？」

「大姊！妳以爲他是捕快？」

「難說。」

吳春燕搖了搖頭，說道：「我看也不像。」

薛春香輕叱道：「這也不像，那也不像，可就怪了。他總得有個來歷啊！」

看薛春香冒火，吳春燕也不敢接下去了。過了一陣子，她才問道：「那兩個傢伙……」

薛春香截口道：「他們是姓薛的同伴，是我在『回春堂』後院裏擄來的。這兩個不知死活的東西口緊得很，什麼也沒有問出來。」

「大姊！薛子輝已經回去了啊！」

「多久了？」

「約莫頓飯工夫。」

「坐車？」

「我眼看他頂着寒風走回去的。」

薛春香沉吟了一陣，突然揚聲道：「來人！」

那個中年漢子立刻來到了她的面前，恭聲道：「夫人有何吩咐？」

「將那兩個傢伙鎖到密室裏去，多派人在院落裏巡察，如發現有人越牆而進，暗暗告訴我。」

「是！」那中年漢子立刻帶人辦事去了。

吳春燕問道：「大姊！妳認爲薛子輝一定會來這裏？」

「一定。」

「那我也留在這裏。」

「妳回去，姓薛的既沒有點穿妳，妳還要反穿皮襖裝老羊。」

大姊的話從無人敢違抗，吳春燕只得乖乖地走了。

× × ×

薛子輝自然要來，他絕不能置他伙伴的生死不顧。

院子裏一片漆黑，他如一隻鳥般無聲無息地一掠而進。

他只知道那個可疑的女人住在這裏，但他却不了解這宅子裏的形勢。因此，他蹲在牆角處久久未動。

他的定力眞是到家，足足過了一盞熱茶光景，他才緩緩地向內院移動。空蕩蕩的，他沒有發現一個人影。

孰料當他越過拱門，進入後院時，四面八方突然亮起了十幾支火把，正好將他圍在中間。

薛子輝不自禁地雙手相交地插進袖筒，握住了龍鳳雙劍的把柄，不過他還沒有將劍拔出來。

薛春香排衆而出，冷冷一哼，道：「閣下高姓大名！」

「在下薛子輝。」

「夤夜越牆而進，有何意圖？」

薛子輝微笑道：「自然是想拜訪這宅子的主人。姑娘尊姓？」

「我姓薛。」

「妳也姓薛？」

薛春香冷冷道：「薛平貴姓薛，薛仁貴也姓薛，而他們兩人却毫無關係。姓薛的多得很！用不着跟我套同宗的交情。」

薛子輝冷笑道：「姓薛的倒眞不少，而且，份子也很複雜，其中有好人也有壞人。」

「有做賊的，也有捉賊的。」

「姑娘拿我當賊？」

「那要看你如何交待。」

「如果越牆而進就算賊，那麼有一個人方才也作了賊。因爲她也是越牆而進，而且她的行跡可以稱爲强盜，臨去時還擄走了兩個人。」

薛春香微笑道：「那人倒是非常厲害，一個人竟然擄走兩個。」

薛子輝點點頭，道：「的確很厲害，這幾年來，江湖上的人一提到她就不禁吐舌頭。」

「原來你是江湖中人。」

「在下並非江湖中人，只是愛聽江湖中事。」

「我也愛聽江湖中事，可否移內容我待茶？」

「好啊！如不嫌冒昧，倒想叨擾一盞香茗。」

進入廳堂，那些手執火把的壯漢都不見了。僕婦獻茶之後，也退了下去。

廳堂內顯得出奇地靜。茶燙，暫時不能進口；談話，誰也不願先開腔。

他們坐的椅子，正是方才羅揚嘉和孫五魁二人坐的，現在，兩張椅子的中間多了一張茶几。

薛子輝突然冷聲問道：「這裏是廳堂，還是刑堂？」

薛春香一楞，道：「此話怎講？」

薛子輝指指地下道：「鮮血數滴，落牙一顆，方才分明有人在這兒受過刑。」

「好眼力！但是姑娘我的眼力也不差。」說到這裏，薛春香突地出手如電，一把扣住了對方的左小臂，沉聲道：「你既然不是江湖中人，因何暗藏利器？」

薛子輝的龍鳳雙劍本是藏在袖筒裏的，此刻已有一柄揑在薛春香的手裏了。

薛子輝是非常吃驚的，他發覺對方出手之間，手法極爲平淡，但是，却快速無比。

唯恐對方趁機施出煞招，連忙在左臂上運功抗拒。

薛春香一旦發覺對方的手臂上有一股勁流反彈而出，也立刻在手掌上加深了內力。

二人甫一交手，竟然在內力上作了初度較量。

相持約莫盞茶工夫，兩人的額頭上都冒出了冷汗。較量的結果竟然是半斤八兩，不相上下。

薛春香倏地鬆開手，哈哈笑道：「高明！高明！你現在可以道出來歷了吧？」

薛子輝冷冷道：「在下已然報了名姓，姑娘却是道姓隱名，比起來，在下說得還要多些。」

「我名春香，够了吧？」

「春香！」

「是不是有些像婢女的名字？」

「春香！春香？」薛子輝喃喃自語一陣，突然目露精芒。「看來，我沒有找錯人。」

「哦？你到洛陽來，就是要找我薛春香？」

「我找的是『春香社』主人。」

「春香社！」薛春香冷笑了一聲，道：「我還以爲你夤夜前來，是來找你那兩個伙伴的。」

「薛姑娘倒是爽快人，我正是爲此而來。」

「他們沒有死。」

「他們運氣眞不錯。」

「他們的生死操在你的手上。」

「此話怎講？」

「三天之內請你離開洛陽，打那兒來，回那兒去。你兩位朋友就可以安然歸去。雖然其中一個被我打落了一粒門牙，我會請高明大夫爲他鑲上。」

薛子輝冷笑道：「姑娘眞是仁慈，假如我不依呢？」

「三天之後，你那兩位朋友將要碎屍

萬段。」

「妳不敢！」薛子輝倏地站了起來。

薛春香卻穩如泰山般一動也不動，冷冷道：「我沒有不敢作的事。」

薛子輝的雙手又交互插進了袖筒，但他仍然沒有拔出龍鳳雙劍。嘴角在抽搐，神情顯得無比的痛苦。

最後，他嘆了一口氣，大踏步向外走去。

薛春香坐在椅子上，冷冷道：「三天爲限，多一個時辰，我也不會等的。」

× × ×

落日餘暉，映得紙窗殷紅，這是冬天難見的景色。

留香院還沒有上燈，姑娘們也還在裝扮，然而吳春燕房裏卻有了客人——他是薛子輝。

餘暉映得紙窗殷紅，也映紅了吳春燕的粉頰。而她的眸子裏卻射出憂戚的目光，與殷紅的面頰極不調和。

她凝注窗外，而薛子輝卻在凝注她。

兩人誰也沒有說話。

不知沉靜了多久，才聽薛子輝嘆了一口氣，道：「春燕！我們相識已有個把月了，妳看我可是陰惡奸慝的小人？」

「我知道。」她的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

「我一再表明了心跡：我既不是衙門的捕快，也不是上門找碴兒的仇家。我只是受人之托，來查明究竟是怎麼回事。只要妳們從此洗手不幹，誰也不會追究妳們過去的錯誤行爲。」

「我知道。」吳春燕的聲音，仍然很輕。

「銀子賺得不少，你們也該歇歇手了。再說，妳們一個個冰雪聰明，貌美如花，怎能幹這種傷天害理之事呢？」薛子輝眞是一片苦口婆心。

「我知道。」回答的仍是那句話。

「春燕！我求求妳去勸勸妳們大姊，就算她發了瘋，不顧自己將來的下塲，總要爲妳們三個作妹妹的想一想。妳們年紀輕輕的，遲早總要擇人而事。有血性的漢子誰肯娶一個血腥的女人作老婆？」

「我知道。」

「春燕！妳知道有什麼用？妳得去勸勸妳大姊呀！」

吳春燕搖搖頭，道：「這事我辦不到，其實勸也無用，大姊的脾氣拗得很。」

「春燕！我好話說盡，莫要逼我。」

吳春香凝注着他，緩緩道：「薛公子！莫做傻事，明天日出以前，你一定要離開洛陽。」

薛子輝吼叫道：「辦不到。」

「薛公子！你一定要走。否則，你不但害了你兩位朋友，也還害了你自己。」

「哼！妳怎麼不說我可能會殺死那位喪心病狂的大姊而爲江湖除一大害？」

吳春燕搖搖頭。「你殺不死她。」，

「她的武功如此高麼？」

「大姊的武功如何倒在其次，最重要的是，我們姊妹三個，絕不會容許任何人傷害大姊的一根汗毛。」

薛子輝楞住了，他突然發覺江湖中的人與事都非常難以理解；他更發覺這次出京前來洛陽根本就是多餘的。

× × ×

劉春蘭和余春芳回來了，她們滿身征塵，一臉困乏，顯然趕路趕得很急。一進門，就到後院淨身去了。

金龍鏢局的鏢頭馮騏也來了。他生得貌相威武，虎背狼腰。他的威名北到口外，南到蘇杭，可說無人不知。但他站在薛春香面前時，卻像矮了半截。

他唉聲嘆氣地道：「薛大姊！妳一聲令下，就叫咱們跑斷了腿，到底是什麼急事呀！」

薛春香面無表情，冷冷道：「我托你找的人呢？」

「大地遼闊，找人得慢慢來啊！」

「馮總鏢頭！這事已經托你三年了。你說找人得四處尋訪，要化銀子，我是整萬两的白花花銀子往開封送。你看上咱們三妹，三妹一年當中總要抽空去幾趟開封陪你。你也該賣點勁呀！」

「薛大姊！再等等吧，這事包在我身上。」

「我不能等了。」

「三年都等了……」

薛春香截口道：「馮總鏢頭！咱們可算自己人，這幾年我在幹什麼，你也清楚得很。若不是想找到那個該殺該剮的嚴仲達出口怨氣，我說什麼也不會幹這傷天害理之事。老實告訴你，如今是焦味冲鼻，紙已包不住火。我得趕快了結這樁事。」

馮騏神情一楞，壓低了聲音道：「可是公門中的鷹爪子摸清了妳的底？」

「你別問這些。三年了，你總不能說一點蛛絲馬跡也沒有找到哇？」

「唉！」馮騏皺緊了眉頭，深深嘆了

口氣。「薛大姊！這三年來我不是不用心，可就是一點邊也摸不着，姓嚴的小子就好像上天入地了。比如說洛陽城裏有一個姓嚴的，開了一家很大的藥舖子，叫什麼『萬靈堂』。這傢伙還精通岐黃之術，年紀嘛！和妳描述的也差不多……」

薛春香插口問道：「他是那裏人？」

「餘杭人，和妳要找的那個出生冀北的嚴仲達差了幾千里，所化的工夫就全部泡了湯。」

「你說這姓嚴的開藥舖子？」

「嗯！他開的藥舖子是洛陽最大的一家。」

「洛陽城的老字號，不是『回春堂』麼？」

「薛大姊！這妳就不知道了，三十年風水輪流轉，『回春堂』已大不如前啦！要什麼沒什麼，而『萬靈堂』卻是應有盡有，價錢可貴得嚇人，病家還非買不可。聽說，他們一年的進賬，有好幾萬两銀子哩！」

薛春香在發楞，心裏頭不知在想些什麼。

突然，那中年漢子進來稟道：「夫人！金彪來了。」

「教他進來。」待中年漢子退去後，薛春香又向馮騏說道：「這個你最好別跟他打照面，你也該歇會兒了。」

馮騏似乎是這裏的常客，熟門熟路地離開了廳堂。

那邊，金彪也大步走了進來。一進門，他就笑呵呵地道：「嘿嘿！夫人，我給妳送銀票來啦！」

薛春香翻了翻眼皮，問道：「什麼銀票？」

「嘿嘿，眞是貴人多忘事，咱們三天前不是約好了的嗎？」

「哦！那個人我已查出來了。」

「那可好辦。」

「但我不想接這件買賣。」

「哦？」

「連先前那件買賣也退了，」薛春香從袖袋中掏出半截銀票，往几上一放。「拿去！」

金彪瞪眼豎眉地說道：「夫人，這是怎麼回事啊？」

「洗手了。」

「嘿嘿！金盆洗手可得事先知會一聲，這是江湖中的規矩。眼前這件買賣你可以不接，先前接下來的買賣可不能退。」

「退定了。」

「夫人！化錢的主人可也不好惹。」

「我知道那位主人是誰。」

「妳知道？」

「是『萬靈堂』的東家，可對？」

金彪先是大大一楞，接着又嘿嘿笑道：「夫人的耳目眞是靈通得很。」

薛春香冷笑道：「不用打聽，我也猜想得出。這幾年來，咱們放倒的人，不是京城『一帖堂』的外掌櫃，就是這兒『回春堂』的伙計，讓這兩家交往幾十年的老字號彼此接不上頭，『萬靈堂』却壠斷了市面。我只道江湖中的人心狠手辣，殊不知買賣人照樣心狠手辣。」

金彪神色一變，連聲冷笑道：「夫人的智慧的確高人一等，不過，夫人還是該打聽打聽。」

「打聽什麼？」

「自然是打聽『萬靈堂』的東家。」

薛春長道：「不用打聽，我知道他的岐黃之術非常高明。」

「別的呢？」

「還有什麼別的？」

「他身上隨時帶着一根鐵尺，乃是萬年寒鐵所鑄。少說也有二十年不曾動過，一旦動起手來，只怕不好對付。」

「鐵尺？」薛春香倏地自座椅上站了起來。

「那把鐵尺不是用來量尺寸的，雖沒有劍利，也沒有刀快，卻能殺人。夫人最好莫要開罪他。」

薛春香就像發了瘋，振聲狂笑道：「哈哈！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哦？」

「『追魂鐵尺』嚴仲達，我終於找到了。」

金彪神色一變，掉頭就走。

「站住！」薛春香猛喝一聲，人如疾矢般勁射而出。

金彪雙手向後連揮，立刻有無數點寒星向薛春香迎面打來。

薛春香雙脚猛彈，人已凌空躍起，數點寒星打從她脚下飛過。蠻腰一擰，落脚處正好封住了金彪的去路。

「金彪！咱們好聚好散，我要留你在這兒作一夜客人，請委屈……」

她一語未盡，金彪卻已拔出一柄雪亮的七首，向她的右脅處刺去。招式雖平淡，速度卻非常快。

薛春香右手一揮，叭，硬碰硬地敲上了對方的手腕，使得那柄七首離手臂寸許落空而過。

而她卻沒有進一步打出狠招。只是冷聲叱道：「住手！莫要自找死路。」

金彪那裏肯聽她這一套，身形猛旋，一連打出十幾支袖箭。

薛春香雙掌連揮，才將那十幾支袖箭掃落，却累出了她一身大汗。

金彪卻乘虛蹈隙，將七首遞上了她的咽喉。所謂一寸短，一寸險，金彪既然敢用長不足一尺的七首，自然有他的絕招。

就在此時，只聽得金彪發出一聲慘呼，身體一陣疾旋，然後仆倒在地，背心窩處正汩汩地湧出鮮血。

劉春蘭就站在他的身後，正將顫抖的軟劍回入鞘內，冷冷道：「大姊！這傢伙懷裏該沒有抱着一隻野兔子吧！」

薛春香喟然道：「我本不想殺他，他卻自找死路。」

余春芳和馮騏也聞聲趕了出來，紛紛探問出了什麼事。薛春香却沒有回答，只是向劉春蘭揮着手，道：「去敎妳二姊來，要快。」

× × ×

桌面上的酒菜擺得很整齊，像是正式的宴會。這使得吳春燕，劉春蘭，余春芳莫名其妙，只能算半個自己人的馮騏，更是滿懷猜疑。

薛春香親自爲他們斟滿了酒，端起酒盞，道：「三位好妹妹！這些年來，做大姊的敬妳們一杯。來，乾。」

酒喝下了肚，吳春燕首先沉不住氣，蹙着眉尖問道：「大姊，是怎麼回事？」

薛春香道：「今夜大姊要和妳們告別了。」

三人紛紛嚷着問道：「大姊要上那兒去？」

薛春香雙手連搖，示意她們不要發問，然後緩緩說道：「我要告訴妳們一件往事，已相隔二十年了。那時我才十六歲，年輕的姑娘懵懂無知，和京城一個武師好上了，那武師年少英俊，武功也不弱。但是家父却不贊成這門親事。他老人家說，那武師目光不正，必是奸慝小人，而我却不能自禁，終於在那武師的慫恿下，和他雙雙私奔，而且將我家中的金銀珠寶悉數偷了出來。」

在座的人無不心頭暗訝，但是誰也不敢貿然開口插問，都在靜靜地等待下文。

薛春香又接着說道：「我倆逃到了杭州，過了半個月又是甜蜜，又是悔恨的日子。有一天早上當我從夢中醒來時，發現那武師不見了，我從家裏偷出來的金銀珠寶也不見了。」

「哦！」年紀最小的余春芳，首先發出一聲驚呼。

「我當時本想跳到西湖裏去了，繼而一想，傾西湖之水，也難洗清我滿身罪孽，而且也太便宜了那個狠心的武師。於是我含恨活着，想盡了法子苦練武功，我決心要報此深仇大恨。」

劉春蘭忍不住插口問道：「大姊，那個混賬東西叫什麼名字？」

薛春香向她搖搖手，道：「當我自信武功已練到可以殺死他時，我就開始找他，可是又上那兒去找他呢？他也許早已改名換姓，也許銷聲匿跡，但我並不灰心，日復一日地尋找他。後來，我發覺找人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且很需要化錢。我想到了最好的賺錢方法，那就是作殺手。反正這個世界上的男人都可恨，殺掉幾個也無妨。」

馮騏囁嚅道：「薛大姊……」

薛春香笑笑，道：「馮總鏢頭，我知道你要說什麼，就算你是唯一不可恨的男人，行了麼？」

「我不是這個意思……」

「別說了！」薛春香向他搖搖手，重又將話鋒轉到正題：「近幾年來，『春香社』在江湖上闖出了招牌，大買賣接二連三地上門，我們委實賺進了不少白花花的銀子，却想不到是上蒼在懲罰我，那個化錢的主子竟是我千尋萬訪的仇敵，他對我當年從雙親那兒偷來的錢，買我爲他拚命，然後，他又賺大錢。天！你何苦如此戲弄我呢？」

吳春燕疾聲問道：「大姊，快告訴我們，那混賬東西是誰？」

「城南『萬靈堂』的東家，『追魂鐵尺』嚴仲達。」

「是他，」馮騏倏地站了起來。「薛大姊，這三年來，我化費了妳不少銀子，却沒有爲你找到人，現在該我出力了，馮某不才，願効當年關公溫酒斬華陽，待我砍下姓嚴的腦袋，再來痛飮。」

「慢着，」薛春香一伸手攔住了他，「如此深仇大恨，怎可假手於人，我一定要親自挖出那斷心肝。」

「馮某豈不是一點也不能効勞了？」

「待我手刃仇家之時，有勞你在旁見證。」

吳春燕道：「大姊之仇，如同小妹之仇，我們也要一起去。」

「不，不，妳們坐下，這是我一個人的事。」

「大姊……」

「不要說了！」薛春香又恢復了原來的嚴峻。「妳們還有別的事要幹，現在什麼時候了？」

馮騏走到廳外去看看天色，回來說道：「約莫戌初光景。」

「春燕，妳立刻去『回春堂』，找薛子輝，告訴他，我聽他的勸，江湖上從此再也不會出現『春香社』的殺手，不過，他一定要在子初之前離開洛陽，否則，他的兩個朋友就別想活。」

「好，我這就就去。」

「春蘭，妳去準備一輛套車，子初光景，就將密室中兩個傢伙放出來，用套車送他們出城，在十里長亭處和春燕會合，將那兩個傢伙交給薛子輝。爲了防備他們去而復回。妳們送他們走，直到天明妳們才回頭。」

「是！」

「春芳，由妳在宅子裏守着，當我去找嚴仲達時，任何人也不得離開一步。」

「是。」余春芳點頭答應，神情却很免强。

薛春香精銳的目光向三人掃了一眼，幽然道：「嚴仲達的武功底子很好，我雖有自信能夠殺死他，却無自信能活着回來，若我一去不回，妳們就將這幢宅子賣了，大家分幾個錢，低下的人教他們去買幾畝田，安安穩穩地作個莊稼漢。妳們也該找個好的歸宿……」說到此處，她的聲音已經哽咽。

「大姊，」吳春燕還免强忍住淚，劉春蘭和余春芳都已哭了。

「記住，不管任何時候我都是妳們的大姊，妳們一定要聽我的話，否則就對不起我。」薛春香背過身去，語氣幽幽地道：「若是我死了，喪事不要太張揚，碑上不要用薛春香的名字，這是一個女煞星的名字，我的本名叫薛素芝。」

滿堂一片哭泣之聲，連馮騏那個大男人也落下了兩行熱淚。

× × ×

春寒料峭，尤加是深夜，吳春燕和薛子輝坐在長亭裏感到冷風颼颼，二人的心境似乎也受了天氣的影响，也變得冷漠而蕭條。

薛子輝道：「我眞想見她一面。」

吳春燕冷冷道：「你莫非要親耳聽到她向妳說出從此洗手的話才甘心麼？」

「春燕，妳會錯意了，當我第一眼見到她時，就發覺她的神情有異。她好像恨得太多，愛得太少。她的心境並不快樂，我是想幫助她。」

「薛公子，她有一段傷心史。」

「哦？」

「她有很好的家世，但是她却作了一件錯事，她年輕時愛上一個武師，不惜偕他私奔。想不到那個男人和她相處不到半月就遺棄了她，那時她才十六歲，你教她如何去愛這個世界？她所知道的，只有恨！恨！恨！」

薛子輝雙目中透射出兩縷精芒，在漆黑的夜色中看來，猶如兩點晶亮的星辰，他振聲問道：「可知道那個武師叫什麼名字？」

「聽說是叫什麼『追魂鐵尺』嚴仲達，如今已找到那廝的下落，此刻大姊就已經去找他了。」

「春燕，可知道薛大姊的父親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

「春香是她的本名嗎？」

「她的本名叫薛素芝。」

「啊——」薛子輝失聲驚呼，和遠遠的車轔馬嘶响成一片。

一輛套車疾駛到面前停住。

劉春蘭一躍而下，向薛子輝擺一擺手，道：「請上車吧，你的兩位朋友，安然在車上，不過，他們身上被點封的穴道還沒有解開，你最好不要玩花樣。」

薛子輝全然沒有理會她的話，疾聲向吳春燕問道：「春燕，你可知道『追魂鐵尺』嚴仲達住在何處？」

「住在城南『萬靈堂』，他現在是那家藥舖的店東，你要幹什麼？」

「我要去走一趟……」

「慢着。」劉春蘭橫身攔住了他的去路，軟劍也閃電出鞘，厲聲道：「你不顧你那兩位朋友的性命了麼？」

薛子輝道：「妳們的薛大姊也就是我的親胞姊，我怎能讓她一個人和『追魂鐵尺』那種魔徒去拚？我要趕去助她一臂之力。」

「哦！」吳春燕和劉春蘭不禁同聲驚呼，這的確太使她們感到意外了。

× × ×

城南「萬靈堂」藥舖內如死一般沉寂，廂房內連一盞燈火也沒有。

突然，一道白影自屋頂尖疾瀉而下，這人正是薛素芝。

她此刻已經換了一身白衣，連髮髻上也束了一根白色的飄帶。這身打扮，在漆黑夜裏，格外顯眼。

她在庭園的當中站定，揚聲喝道：「嚴仲達！你的末日到了，還不快些出來受死？」

四週仍是一片沉寂，連一絲反應也沒有。

薛素芝若不是悲忿塡膺，她一定會立刻發覺這種情況有些異常，偏偏此刻她的胸臆已被仇恨的意識所充塞，其它的一切都顧不到。

見沒有回聲，更沒有人露面，她一次又一次地喊着。

終於，反應來了，那是一個沉悶的聲音：「夜半更深，何人在這裏撒野？」

「我要找嚴仲達。」

「妳是何人？」

「我姓薛。」

「找他幹什麼？」

「要他的命。」

在另一個陰暗的角落裏，突又响起另一個聲音道：「妳可是薛素芝。」

「不錯，你是誰？」

「我想妳是早該跳西湖死掉了，想不到還有臉活在世上，哈哈……」

那陰森森的笑聲尚在夜空中震盪，突聞一陣颼颼之聲，竟然從四方八面射過來一陣密如細雨般的疾矢。

薛素芝聞聲知警，身形騰空躍起，尼有一丈多高，避過那陣密集的箭雨，凌空一個轉折，向那笑聲之處撲了過去。

她剛要落下，一陣剛勁之風突然掃到她的足下，原來對方在以逸待勞，以靜制動。

薛素芝是來拚命的，自然是毫無顧忌，蠻腰一擰，將身體在半空中打橫，堪堪避過對方凌厲的一擊，而她却一連攻擊出了三掌。

那陰惻惻的聲音復又笑道：「難怪如此之狂，武功倒眞還有點進步。」

薛素芝落脚站定，但她却沒有發現對方的行踪，因此她沉叱道：「嚴仲達！站出來吧，這二十年來，你那根鐵尺想必又狠了些了……」

詎知嚴仲達已繞到她的身後，出其不意地揮動鐵尺向她腰際掃去。

不管她閃避得多快，她的腰仍不免被鐵尺掃了一下，痛得她在地上連連打了幾個滾，才免强站了起來。

嚴仲達在她面前露面了，但是在漆黑的夜色裏，他只看到一道黑影，那彷彿是一個魅影。

只聽房上有人喊道：「姓嚴的，是漢子的就站出和薛素芝明來明往地拚個你死我活，如此藏頭縮尾，暗中偸襲，算是什麼名堂。」

「你是何人？」嚴仲達怒聲喝問。

「在下馮騏，乃開封金龍鏢局總鏢頭，受薛素芝的邀請，前來作個見證。」

「作什麼見證？」

「薛素芝上門與你結算舊恨，你有權自衞，但要絕對公平。」

「如何才算公平？」

「以一對一，不可以衆擊寡，更不可以施放冷箭。」

「好！」嚴仲達緩緩地走到庭院當中，「嚴某站出來了，你這個見證人也該亮相了吧！」

他的話聲剛落，馮騏已自屋脊上一躍而下，站在他的面前。

孰料嚴仲達已存下殺人滅口之心，馮騏雙脚方一點地，一陣箭雨就立刻兜頭蓋下。

馮騏雙掌舞得呼呼生風，無奈箭矢是自上而下，而且又快又多，肩頭仍然中了三支箭鏃。

嚴仲達冷笑道：「姓馮的，這是你自己找死，可怨不得我呀！」

手中鐵尺閃電般向馮騏的頭頂劈下。

「看招！」薛素芝見勢不妙，亡命般攻到嚴仲達的背後。

嚴仲達身形電旋，鐵尺叭地一聲，敲在薛素芝的右脇處，她的身子立刻斜斜地甩了出去，口中噴出一道血箭。

「哈！」嚴仲達發狂般大笑。「薛素芝，妳上當了，妳以爲我眞要攻擊馮騏麼？我是等妳自投死路啊！」

薛素芝緊咬銀牙，一聲不响，而她却暗暗將全部內力都聚集在右腕上，猛地一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施巧珍

混沌書生



施巧珍，世家女也，吳江縣人，其叔父習技擊甚精，女當二齡時即伸小拳，以效其叔，且聰穎異常，其母敎之讀，諸書皆琅琅上口，年十三父延宿儒某至家，授以詩書，過目成誦，越年即能自賦小詩，淸俊可歌，女紅刺繡以外，琴棋書畫，無所不能，故父母極鍾愛之，逾於掌中珠也，巧珍尤喜習技擊，每以朝夕，常求其叔父授以拳術，其父禁之曰，汝以一大家閨秀，習此何爲，然女竟違背父訓，嘗私自習之，叔父以其靈敏過人，演時一經指點，恍然領悟，喜出望外，更相示舞劍之法，亦盡其妙，年十八，字顧氏幼子，顧氏亦縣之富翁也，成婚之夕，兩造局面，俱甚顯赫，

施姓粧奩之豐盛，實爲合邑中所僅見，一時喧傳遐邇，當發粧時，僱役夫數百人，爲之搬運，觀者塞途，莫不同聲稱羡，新嫁娘，幾生修來福氣也，於是匪人之垂涎者甚夥，候賀客旣散，顧子早入醉鄉，惟女尙未就寢，忽見窻外有黑影，女奇甚然，猶不之聲，少頃小窻頓開，躍入暴徒二人，見女係新娘，絕不畏懼，向之索資，謂得財即去，否則將不利於汝，女亦不稍示弱，答之需資，乃大易事，公等勿擾，佯起身爲開箱，突飛一掌，擊一盜於地，其一始大驚遁去，女向仆地之盜，復踢一足，即時氣絕，女乃從容就寢，翌日，家人得悉，報官驗殮，一時女傑之名大著。

揮，一柄犀利的七首巳向嚴仲達的面門飛插。

嚴仲達只是隨意地揮動鐵尺一格，那把七首就被磕飛了，不知落向何處。

「薛素芝！妳認命吧！」話聲中，嚴仲達的人巳縱出，鐵尺挺直如劍，向她的心窩處點去。

鏘！一陣金鐵交鳴之聲，火星四散。

一道人影筆直地站在嚴仲達的面前，雙手拿着兩柄烏光斑斕的短劍。

「你是何人？」嚴仲達的聲音仍然是洪亮震耳，而他的身子却不由自主地退後了三步。

「薛子輝。」回答短促而有力。

「薛……」

嚴仲達剛吐出一個字，那兩道烏光一上一下地向他身上捲到。

鏘！又是火星四散。

薛子輝手上的兩圈烏光巳然消失了一圈，原來嚴仲達的鐵尺只擋住了一柄短劍，另一柄短劍却巳刺進了他的小腹。

這時，房頂上又傳來劉春蘭和吳春燕的喊聲：「薛公子，弓箭手巳完全被我倆制服了。」

薛子輝蹲到薛素芝的身邊，柔聲問道：「妳的傷勢怎樣？」

薛素芝苦笑道：「嚴仲達號稱『追魂鐵尺』，只要中了他的鐵尺，就休想活着，不過我非常遺憾，這魔徒沒有死在我的手裏。」

「在我手裏也是一樣。」

「只是因爲你也姓薛麼？」

「因爲我是妳的弟弟。」

「你是……」薛素芝奮力地抬起頭。

「我是小輝兒，妳那年離開家裏的時候，我才三歲哩！」不知是過於激動，還是傷勢在折磨她，她突然咳嗽起來。咳了一陣，有氣無力地說：「你……眞是小輝兒麼？」

薛子輝點點頭：「當然是眞的，妳看，這不是我們家裏祖宗傳下來的龍鳳雙劍嗎？」

「是的……龍鳳雙劍……」薛素芝又是一陣喘咳。「小輝兒，爸媽還好嗎？」

「爹爹現在是京畿總捕，媽巳經過世了。」

「哦，」薛素芝喘息道：「小輝兒，到家裏之後……可別再……再提起我，免得他老人家再……再傷一次心。」

「姊姊，妳過去的錯，爸爸巳經諒解了。」

「眞的？」

「他還默禱妳和嚴仲達過得很愉快，如果讓他老人家知道嚴仲達將妳遺棄了，那才眞的會使他老人家傷心哩！」

薛素芝一陣喘咳，上氣不接下氣地道：「小輝兒，找個亂葬崗子將我埋掉，別將我的骨骸帶回去。」

「不，不，我要將妳的遺骸葬在祖塋裏。」

「不行，」薛素芝連連搖頭，又是一陣猛咳。「那……樣會侮辱祖宗的英靈，因爲我是一個……女……煞……星……」

她說完最後一個字嚥下最後一口氣。

薛子輝抱起她的屍骸向外走去。

天空，益發幽黯了。

（完）

一期完俠情短篇故事

楊威・文
子成・圖

銀燕子

赤陽功逞威

二月份。崑崙絕嶺仍然是冰雪封山，嚴寒如故。

一片暗香流動，梅花巳在忙於報春訊了。

靑風下院，此時十分熱鬧，刀光劍影之中，當代武林中傑出的年靑高手，各顯奇能，爭強鬥勝！

塲中七人，正代表七大門派，明的是拜壽，因爲崑崙掌門出雲子八十大壽，老一派的來了很多，年靑的自然也可結交多些朋友，江湖上也好有個照應，當然，也有人想趁此機會揚名立萬，甚至還有人想在此尋覓終身伴侶呢！

峨嵋派的銀燕子左舜華，巳成了萬綠叢中一點紅，七大高手中，只有她一人是女的，而且美艷無雙，風華絕代，自然而然成了衆年靑人的追求偶像。

六位男孩子明爭暗鬥，希望獲得美人的垂靑！

雖不是眞刀眞槍的拚命，而這種別開生面的拚鬥，一樣潛伏着危機！

「路宇兄，你的金剛掌無堅不摧，可否露一手，讓小弟見識見識！」華山派的董秋山笑道，他外號叫追魂手，所以對於拳掌功夫，很想同人家較量較量！

這位少林高弟，金剛掌路宇，又何嘗不想顯露幾手，博個彩頭！

「好，路兄可不准推辭，小妹也想見識見識！」銀燕子左舜華首先笑道。

這位少林俗家弟子，父母雙亡，自幼即在少林習藝，練的是童子功，所以，這剛陽威猛的金剛掌，他可以發揮出極大威力！

破吸星大法

外型就像活張飛，身高膀闊，神態威武，一雙手掌比常人大了一倍，手臂過膝，渾身湧出凜凜殺氣，另有股懾人威力！

追魂手董秋山一開頭，衆人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語在旁與風作浪，令得這位大個子有點不知所措，傻呼呼的笑着，沒有回答，也沒有動作！

「喂！我們想看金剛掌，不是欣賞笑功！」七巧摩雲手風行正叫道，他是武當門下高弟，與少林關係密切，所以開開玩笑，不須顧忌什麼！

「好！」大個子突然猛喝一聲，有如晴空霹靂，直震得衆人耳內嗡嗡作響。

衆人駭了一大跳，但知道少林的金剛掌就要顯威力，立刻鼓掌叫好喝采。

路宇往前走三步，深深吸口氣，微一凝神，雙眼精光暴射，全身微微搖幌，骨骼頓時發生一陣爆豆聲响。

塲中頓時肅然，鴉雀無聲。

路宇運功三匝之後，整個人高大兩尺，渾身筋骨鼓起，神態更威猛，有如天神臨凡，凜凜然駭人巳極！

「嘿！」一聲悶哼，路宇雙臂微抬，待停在胸腹間，然後緩緩推出去，看樣子，他似在推動一座山，渾身運勁，拚命推去。

攪了半天，衆人仍未看出金剛掌有什

麼神奇之處，大夥兒內心不禁有股失望感覺！

突然，「轟！」的聲響，平空捲起股氣流，就像點燃的火藥爆發開來。

三丈開外的大石，「硼！」猛的爆開，石塊四分五裂，就像給火藥爆開似的。

路宇這時才長長吐了口氣，散去全身功力，收回原形，靜立塲中！

大家雖只耳聞，心內猶自不信，此時親眼看到金剛掌的威力，由於太過剛猛，令衆人有股出乎意料之外的驚奇，所以靜默了好久，才轟然叫好喝采起來！

銀燕子左舜華首先笑道：「路大哥，金剛掌眞厲害，你敎我好嗎！」

金剛掌路宇武功雖好，似乎敵不住銀燕子左舜華甜美的笑容，尤其是她身上特殊的香氣，令得路宇更加渾身不自在，連連往後退，像在逃避毒蛇猛獸！

「你不答應，我可不依呀！」銀燕子左舜華似乎激發了小姐脾氣，反而步步進逼，存心要儍小子的性命。

「哈……」追魂手董秋山朗聲笑道：「爆石頭嗎，金剛掌算得是學以致用；銀燕子一身武功，橫行江湖，宵小伏首，怎麼反而喜歡這種粗手粗脚的笨功夫，豈非笑話！」

「笨功夫！」銀燕子左舜華叫道，她似乎也弄不清楚，聽追魂手董秋山如此說，心內似乎相信了！

「姑娘這樣聰明的人，怎不知道；比武動手，還會給你花上功夫運勁練氣；再說，姑娘女兒家，斯文秀氣的練笨功夫，就好像鳳凰與笨牛比氣力，太過份了！」追魂手董秋山慇勤笑說。

「什麼！」金剛掌路宇聽了，心內有氣，忍不住叫起來，少林金剛掌給人瞧不起，怎忍耐得下。

追魂手董秋山靠近身去，低聲說道：「路兄，你願意長時間與這女孩子胡混，你師父知道，他會怎麼說，我只不過救你，够朋友麼！」

金剛掌路宇怔了老半天，突然笑道：「多謝！多謝！我知道了！」說罷轉身走開去。

「你說什麼！」銀燕子左舜華滿腹疑雲，見追魂手董秋山只幾句話，就將路宇指使開去，忍不住叫了起來。

「沒有什麼，只不過勸他，別害人罷了！」追魂手董秋山笑道。

銀燕子左舜華心內總有些懷疑，但此事多少有點奇突，一時間也只有算了！

經過這場事，衆人對於金剛掌的威力，心內也暗自震駭，但這羣少年高手，出身名門，自然各有眞傳，個個都是初生之犢，胆色比普通人豪壯，所以各各都想顯露顯露，只是找不出藉口罷了！

沉靜橫亙在空中！

「陸兄，久聞鐵扇神功，威震海內，小弟在崆峒時就想見識見識，今日可否露兩手，讓大夥兒開開眼界！」一名儒衫少年越衆而出，正是崆峒高弟，無才公子侯啓。

陸士揚外號小孟嘗，正是峨嵋名宿鐵扇先生愛子，此次陪伴師妹銀燕子左舜華來此，見各派少年對師妹都有追求之意，心內暗生怒意；由於他與師妹，自幼青梅竹馬，雖未正名份，但心內情愫早生，非她不娶！

這時，趁着無才公子侯啓的話，含笑道：「小弟這點微末之技，又算得什麼；只不過名家當前，小弟心懷嚮往，不揣冒昧，也想領教領教！」

「陸兄想與那位試招！」無才公子侯啓笑道，他臉上笑容甚濃，其實只不過在一旁煽風點火，挑起大家火併，他就好趁火打刧，坐收漁人之利。

小孟嘗陸士揚笑道：「華山派的追魂手，董秋山兄已得眞傳，名揚海內，小弟拋磚引玉，見識見識！」

「啊呀，陸兄怎麼開這玩笑，那不是存心要我獻醜；陸兄呀陸兄，你又何必呢！」追魂手董秋山口內如此說，而臉上笑容却含有極濃厚的得意，可想而知，他內心也想顯露顯露，好爭取美人芳心！

「董老哥別做戲啦，我們大夥兒等得很焦急，你又何必推三阻四，浪費光陰！」無才公子侯啓笑道。

「侯兄爲何這樣說，你習得一身絕學，自己爲何不下塲呢？偏偏爲難我！」追魂手董秋山說時，已緩步走入塲中，看來，他想技壓當塲，叫大家瞧瞧華山派的武功！

「董兄，現在是領教你手上功夫；這種舌戰羣儒的才能，以後有空時再領教好啦！」小孟嘗陸士揚笑道。

「既然如此，小弟只好捨命陪君子，請！」追魂手董秋山見對方一再邀戰，已知這位小孟嘗心內想法，暗中也是怒意漸生，決心下毒手要他好看！

表面上，是以武會友，互相切磋觀摩，心底下恨不得立下毒手，取其性命！

「請！」二人到底是名門弟子，這禮節上仍然不會錯，互相抱拳爲禮，立即繞着對方盤旋，窺隙進擊！

相互走了五匝，仍然未露絲毫空隙，雙方門戶守得嚴謹無比，並不躁急進攻！

塲中衆人，全是會家子，也且都是未來武林中鬥爭的敵手，正好趁此機會探取虛實，所謂知彼知己，將來對敵，也好有個準備！

僵持了老半天，仍然未過招，衆人雖然知道其中潛伏着無限殺機，老是這樣，也感到沉悶！

突然，小孟嘗陸士揚右肩微幌，平滑五尺，一招「梅花獻瑞」，五指輕微彈動，却將董秋山左半身十六大穴罩住，只要任一穴給沾上邊，立刻就要受制落敗，一個弄不好的話，非死即傷！

這一招，的確不同凡响，在塲衆人，暗自震駭，峨嵋派以劍法見長，想不到這小孟嘗陸士揚掌上功夫，也有如此驚人造詣；看來峨嵋派這些年來，武學又有極大進境，只怕他們雄心不小，以後到要小心在意才好！

董秋山外號追魂手，掌上功夫，自然有獨到之處；見小孟嘗陸士揚施出這招「梅花獻瑞」，知道已失先機，即是閃避得了，那跟隨而來的殺着，只怕源源不絕，稍有疏虞，立招落敗！

自出師門，董秋山一路順風，養成了目空一切的傲氣；如今當着各大門派高手面前，落敗失辱，別說是有辱師門，這打

擊自己也萬萬受不了！

「好，同你拚了！」好個追魂手董秋山，心念電閃，暗自一狠心，對於那招威力絕倫的「梅花獻瑞」根本不理，拚個受一招；右手施展「斫斷藍關」，暗將小天星掌力運足十二成，朝前猛擊！

「呀！」旁觀衆人眼見就要兩敗俱傷，那還算好；兩人掌力落實，只怕是個同歸於盡局面！

試想，崑崙掌門出雲子八十大壽慶典，天下武林，有頭有面的英雄豪傑，山岳奇人，集天下武林精英，這塲面何等高興熱鬧，如果峨嵋與華山門人，拚個同歸於盡；查清楚，還是爲了個女孩子，這叫兩派如何丟得下這個臉，不僅天下英雄恥笑，只怕崑崙派這塲慶典，立刻失去了它應有的歡樂氣氛，換上一層悲慘局面！

雙方勢力又快又疾，看樣子都在全力以赴，在塲衆人即是想出手，也沒有這份功夫；更沒有這時間。

眼看一塲慘劇即將上演！

「颼！」看不清楚是什麼，黑黝黝的，突從東邊飛來，無巧不巧，剛好飛到小孟嘗陸士揚與追魂手董秋山二人中間，劈劈拍拍，一連串的响聲，怕沒有數十下。

變化突如其來，衆人眼睛根本無法看清楚，待得事情過去，不僅旁觀衆人，即是在塲對敵二人，也好在夢中，迷迷惚惚的，有如夢中。

再看二人，依然完好如故，未受絲毫損傷！

剛才是對敵，根本沒有時間細想；這時難關過去，想想巳經在鬼門關走了一趟，二人饒是胆大包天，也不禁駭出一身冷汗！

地面上一片亂糟糟，根本看不清楚，那是什麼東西，仔細觀看，才看清楚，原來是一把竹掃帚！

「什麼人拋來的！」追魂手董秋山怒喝。

大夥兒心內充滿了驚，是那位絕世高人，施展一手驚世駭俗神功絕學，解救一塲大禍，於是四下尋找！

根本找不到這位高人，除了在塲七大門派的年青高手，塲中只有積雪，還有在牆邊，站着個掃地打雜的下人，衣服破爛，像個叫化子，此時正儍呼呼的站着，似乎呆子一般！

沒有人回答，也未見有其它外人在塲，大夥自然而然眼光落在這打雜的身上。

追魂手董秋山一個箭步竄前，伸手就抓住打雜的胸衣，怒喝道：「這掃帚是你丟的！」

「我不知道！」打雜工人給董秋山兇神惡煞的神態駭壞了，茫然答道。

「你手上掃帚怎失去的！」董秋山怒喝，像在審賊；看他神態，這掃地打雜工人的一個回答不好，可能招致殺身之禍。

「我……剛掃地……突然有股大力湧到，掃帚就飛了出去，好像有鬼拉住一般！」打雜的吶吶道。

「喀！」追魂手董秋山微一用力，打雜的如何吃得住勁，整個人給摜得跌開去，「砰！」直躺在一丈開外地上。

「你……跌痛了沒有！」銀燕子左舜華忍不住，走上前去柔聲問道。

「沒有什麼，還好！」打雜工人的苦笑道。

銀燕子左舜華心頭一動，這打雜工人的莫非就是武功絕頂的高手，定睛看時；他外型雖是邊幅不修，却是神定氣閒，額廣隆鼻，雙目清澈，只不過裝得好，看不出罷了，銀燕子左舜華不由心頭大震，怔怔的出了神！

「好小子，給我滾出去！」追魂手董秋山怒火勃勃，胸中一股怒氣無處發洩，竟然遷怒在這打雜工人的身上。

「董兄何必與他一般見識！」小孟嘗陸士揚笑道。

「哈哈，不錯，我們比試還沒有結果，好好再來過！」追魂手董秋山化嗔爲喜，回頭笑道。

衆人看在眼內，暗暗駭然，這追魂手董秋山看來是個心胸狹小的小人，與他爲敵，當眞不是耍的！

由剛才比試可以看到，二人根本是在拚命，再由他們繼續，只怕靑風下院定要血染黃土。

衆人心存猜忌，雖然表面上客氣，心底下却恨不得用刀刺中你心口；見二人勢成水火，非但不勸，反而在旁煽風點火！

銀燕子左舜華担心師兄，立即勸道：「你們二位武功，都是一時瑜亮，剛才大夥兒有目共見，雖只一招半式，所謂窺一髮而知全豹；何必再比，在塲還有很多人，也讓他們有機會現本事才是！」

小姑娘如此說，二人即是想拚命也不好意思，小孟嘗笑道：「董兄有興趣，我們可以再約時間，大家好好印證印證。」

「哈哈，好極了，正合孤意！」追魂手董秋山笑得很暢快，但他內心，只怕巳滿佈殺機。

經過這塲比試，雖未弄出流血慘劇，但衆人知道，只怕事情還未了，仇恨及流血還會爆發，只看什麼時間而巳，因此大夥兒也有點興趣索然！

正在此時，一位全眞老道，昂然走入靑風下院，瞧他模樣，似乎要找人麻煩神態！

「道長！」七八個年青人躬身爲禮。

「師叔！」打雜的工人也恭恭敬敬的叫一聲。

「哼！」這名老道只從鼻孔裏哼一聲，然後冷峻地望住那名打雜的工人。

衆年青人暗自奇怪，這打雜的難道也是崑崙弟子，既然如此；爲何又操此賤役；莫非拋擲掃帚的高手就是他，這樣說來，年青一輩中，無人可以與之爭雄了！

大夥兒暗中雖然懷疑，而且十分關注，但這老道來得奇怪，所以只有把注意力先放在他身上。

說起這老道，輩份很高，他與崙崑掌門出雲子，爲同門師兄弟，自幼出家，性情偏激，一身武功，在當今武林中也是响噹噹脚色！

此時，他冷然站在打雜的面前，喝道：「你這孽畜，就喜歡招惹是非，人家比武，也不過是朋友切磋性質，你爲何出手賣弄！」

「弟子怕他們弄出人命，所以才出手救急！」打雜工人吶吶道。

「混帳，弄出人命？他們有什麼仇恨

，朋友之間切磋武藝，會弄出人命；你眞會說話；哼，狡猾成性，總是難成大器的東西！」青冥子似乎恨極了的樣子。

打雜的朋友，垂頭喪氣，站在那兒挨罵！

銀燕子左舜華見了，心有不忍，立即出言道：「道長，還眞得他呢！沒有那把掃帚，只怕眞會出事；比武時，雙方全收不住勁，是個兩敗俱傷的局面；虧得這位大哥出手解救，才算化險爲夷；由於他的衣服不大整齊，自己又不肯承認，我們還以爲另有高人解救呢！」

青冥子性情偏激，但對於峨嵋派的人，却特別喜歡，聞言笑道：「姑娘，你不知道，這東西有多討厭，就像他師父一樣，不守規矩！」

打雜的少年本來馴服得很，聽這青冥子出言侮辱他的師父，立即抬頭道：「師叔，你不應該侮辱我師父，他老人家鐵胆忠心，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好混帳，你反了！」青冥子怒喝。

「你罵我師父，我就不服！」打雜的少年昂然道。

「哈……」青冥子怒極狂笑，他內心對這打雜掃地的青年的師徒二人，簡直是恨極了；如今這小輩竟敢出言頂撞，他如何受得了！

在場衆年青高手，似乎也給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弄呆了，怔怔的望住二人，不知如何辦好！

老道足足狂笑了半盞茶時分，不知是有意賣弄；還是心中積怨太深，所以宣洩之時特別長。

笑聲陡然間停住，他那雙眼睛簡直在噴火，望住這打雜掃地的少年，恨不得將他生吞下去之狀！

打雜掃地的少年只是站立當場，並未露出絲毫怯色。

「好，很好，」青冥子恨聲說道：「今天我倒要敎訓敎訓你這個目無尊長的小輩！」

「你對我師父無禮，一樣是目無尊長！」那掃地少年抗聲答道。

青冥子本來已怒發如狂，給這少年出言相激，簡直氣瘋了，只見他眼珠都紅了；旁人不明其中原因，自然無法出言相勸，而且在場衆年青人，都是小輩，許多地方，也無法出言說話！

這僵局越發不可收拾，演變下去，只怕愈來愈凶險，銀燕子左舜華見了，突然向小孟嘗陸士揚身旁低聲說了幾句，陸士揚立即匆匆跑出青風下院。

追魂手董秋山眼睛一轉，也跟着追將出去。

正在這時，青冥子怒吼一聲，身形旋風般捲到，左掌猛拍，「排山倒海」，掌未到，那股强勁剛猛的氣流已令人抵受不了，幾乎要窒息得昏過去！

衆少年大驚，這老道內功深厚，顯示出崑崙不傳之秘，但他竟然發出這招「排山倒海」，存心取這掃地雜工少年性命，他似乎太過份了！

變化有如電光火石，「排山倒海」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罩將上來；場中少年前後左右一丈方圓地方，全在掌勢籠罩之下，根本無地可逃！

崑崙絕學，威震海內，這青冥子數十年的火候，施展開來，威力更加强大，令人有種不可抗拒感覺！

掃地少年面對如此强勁掌力，並未想逃；身形一縮，整個人矮了三尺，滴溜溜轉了一周，右掌中指，有意無意，正對着青冥子掌心！

「呼！」青冥子身形凌空躍起，衣衫獵獵作响，從少年頭頂越過；脚尖划動，正是「飛鳳六式」中絕招——「足亂浮雲」，蹬向太陽穴。

在場這班少年高手，平生眼高於頂，但今日見了崑崙派絕學，心內凜然震駭。

正在此時，少年右手微擧，奇準地扣向老道足踝，看上去，無甚奇處，崑崙派的鎮山絕學，却在這平淡無奇的招式下破去了！

青冥子又驚又怒，以他的身份，又在各大門派弟子面前，這個人如何丟得起！

說實在的，這少年抗拒青冥子全力進擊，輕鬆自然，他到底有多深的底子，令人有種莫測高深的感覺！

突然，青冥子像下了決心，猛吸口眞氣，臉上泛起赤紅，神情益發酷厲！

「師叔，你何必如此！」少年大驚叫道。

在場衆少年高手，也曾聽聞過，青冥子這時神色，正是運「赤陽神功」象徵，大夥兒又驚又喜，武林中素有傳說，「赤陽神功」無堅不摧，往日只聽傳說，未曾見識過，今日能目睹名震天下的神功絕學，也算眼福不淺！

少年一叫之後，見老道已在運功，知道無法勸解，他似乎也橫了心，雙目微閉，有如老僧入定，片刻間，他臉上突然現出一片玉色，光潤鮮彩，就像塊美玉，令人愛不釋手感覺！

看來這少年也習就武林中絕學，大家雖不知到底是那一派技藝，相信也是了不得的神功，否則，根本無法與赤陽神功相抗衡。

冥青子功力運足，右掌緩緩抬起，掌心像有火焰，半明半暗移動，似眞似幻，令人眞假莫辨！

「嗤！」一股熾熱的勁氣，破空而出，站在場中的各派少年高手，雖然距離很遠，也感到有股灼人感覺，那首當其衝的崑崙弟子，更別說了，必然像置身洪爐之中，忍受烈火烤烘！

崑崙派威震武林的赤陽神功，果然不同凡响！

青冥子數十年精修，這一全力施展開來，益發威力十足，別說身受的少年，即在遠處各派年青高手，也感到愈來愈熱，功力稍差，已經禁受不住！

少年身上衣着已冒烟，他似乎仍在全力運功抗拒，到後來，大糸無法忍受，雙掌猛劈，一股淡淡的白氣，自掌心吐出！

嗤嗤嗤，响聲不絕，跟着冒起濃密的白烟！

火焰的熾熱度漸漸降低，場中也起了很大變化，濃烟消散，老道雙目泛赤，已現出狂怒神色。

赤陽神功已失去原有的威勢，而且場中也恢復清涼；少年屹立如山，神色凝重，但却平穩，赤陽神功雖然無堅不摧，却

無法輕越雷池半步！

青冥子形如魔鬼，滿臉像要吃人的神色，見一向自負的赤陽神功無效，益發暴怒，陡地猛喝一聲：「殺！」身形竄起，全身往少年撲去。

「硼！」雙掌接實，二人後退一步，老道存心拚命，右掌運出十二成功力，緩緩推出！

少年也不示弱，右掌也緩緩推出，「托」，這一回接實，立刻黏在一起，已在拚鬥內力！

青冥子雖是出家人，嗔恨之心極强，他此時已決定將少年置之死地，那怕是拚個同歸於盡，也在所不惜，所以，選上拚鬥內力，這是個不死不休的局面！

誰也想不到，崑崙派青風下院，竟出現了這種局面，各派少年高手面面相覷，不知如何辦好！

突然，青冥子上身微幌，臉上已現出痛苦神色，衆人正在不解之際，他嘴角已滲出絲絲鮮血，少年大驚鬆手，老道翻身往後就倒，口中鮮血狂吐！

「呀！」衆人大聲驚叫起來。

依理說，青冥子數十年內力修爲，如何會敗，而且敗得如此徹底悲慘，情理上的確說不過去！

少年似乎也驚呆了，他以門下弟子身份，與長輩動手過招，已經過份，更何況打成對方重傷，那後果是如何的嚴重，想想也可以知道！

銀燕子左舜華芳心深處，對這邊幅不修的少年有無限好感，知他此時不走，已是死路一條，事實上，青冥子以大壓小，强橫無理，少年出手抗拒，爲的是師父被辱，心有不忿才出手，青冥子老道怎會受傷，令人實在想不透，看情形並非少年所傷！

沒有人說話，因爲在場衆少年，根本無能爲力，大夥兒只有乾睜眼的份兒。

銀燕子左舜華突然走前幾步，在少年面前兩尺地方站住，然後低聲道：「你還是避避風頭，在這兒等死，太寃枉了！」

少年一震，似從夢中驚醒，聞言苦笑道：「姑娘好心，在下感激，我如走了，只怕我師父就要担上責任，在崑崙派中，他老人家已忍受太多痛苦，我這不成器的徒弟，只怕要辜負他老人家一番敎導之恩，令他痛心，這逃走一事，我是想也不會想的！」

銀燕子左舜華雖不明白他們底細，但聽了這話，心內也不禁一陣難受，熱淚奪眶而出！

少年突然一揚頭，朗笑道：「在下方明義，還不知姑娘尊姓芳名！」

「我叫左舜華，外號銀燕子，峨嵋弟子！」聲音很低，而且帶有哭聲。

「大丈夫生有何歡，死有何憂；」方明義大聲道：「只可惜我給師父帶來無謂麻煩！唉，世事如斯，我也無可奈何，只好聽天由命了！」

在場衆年青高手，出道以來，雖未受過大磨折，對於世事也未曾經過很大波折，但他們師父及家世，到底不同尋常，平時聽聞比一般人家寬廣多了，此時反感染到一股英雄受困，莫可奈何情懷！

誰也沒有說話，空氣異常沉悶！

托托托，一陣脚步聲傳來！

「呀！」一名老道驚叫聲中，首先衝過來，托住青冥子，掌心抵住命門，一股內力源源透入，青冥子緩緩睜開眼睛，見了老道，微微笑道：「師兄，我中了暗器呀！」

聲音很輕，但在場衆人，却是武功高强之士，耳目比一般人自然强多了，聞言不由大驚，青冥子中了暗器，這是誰下的手！

進青風下院爲首三名老道，正是青冥子同輩，覺非子，映月道人，大癲老道，其餘兩名年青道士，是次一輩的弟子。

覺非子內力深厚，此時正以數十年性命交修的眞氣，保住青冥子性命，但他此時受傷極重，是否能保住性命，仍屬未知之數，即是救回一條命，只怕一身武功，也會因此斷送！

過了好半晌，覺非子才命兩名年青弟子，清風、漱石抱着青冥子，自他背脊上拔出一根金針。

在場衆人大驚，衆目睽睽之下，何人施放金針，崑崙派高手雲集，難道混入了別派奸細不成，此人暗器功夫，已到了出神入化境界，才能瞞住許多高手耳目！

想到此處，大夥兒心底暗自震駭，萬一此人再放幾枝金針，只怕誰也不容易躲避！

覺非子突然臉色一沉，望住方明義，冷峻道：「明義，你越來越放肆了，以下犯上，跟師叔動手，崑崙派的門規不能管你，憑的什麼！」

「弟子不敢！」方明義低頭道。

銀燕子左舜華首先忍不住叫起來：「道長，這事你不能怪這位師兄，他……」

覺非子靜靜聽着，眉頭緊皺，小孟嘗陸士揚與追魂手董秋山比武，眼看就要拚個兩敗俱傷，方明義出手相救，這是合情合理的事，尤其是來崑崙的賓客，任何損傷，都與顏面有關，而且因此挑起華山、峨嵋的火併，那也是武林不幸，方明義做得很對！

青冥子私心很重，他總想挑起其它各派火併，崑崙派坐大，稱雄宇內，這完全是自私的想法！

更愚蠢的是當着各派弟子面前，將這自私的心思完全表露出來，各派弟子回去一說，崑崙派變成了什麼，堂堂正正的俠義之門，竟有此種想法！

覺非子心念疾轉，朗聲道：「此事崑崙自有公平處理，本派日後自有交待！」

「道長好說了！」銀燕子左舜華抱拳爲禮，她很高興，覺非子只要明白其中眞象，方明義的錯可以說根本不算什麼一回事，反而有功無過！

無論如何，處罰方明義的罪名可以減少，假如崑崙派明白事理，掌門人心胸寬正，甚至可以大大嘉獎，想到此處，銀燕子左舜華自然而然露出微笑！

突然，銀燕子左舜華感到有點不自然，抬頭看時，不由粉面通紅，羞不可抑！

原來追魂手董秋山及在場衆少年，都在盯着她，大家似笑非笑，似乎已看出銀燕子左舜華的心思！

方明義仍然木立在塲中，心內思潮起伏，這暗中施放金針的人，到底是何方神

聖，若不查出，只怕還會繼續製造禍端，武林中事，極易得罪人，因此不知的敵人隨時會出現，今日在崑崙的賓客或其它不知踪影的敵跡，根本不易找出！

青冥子的私心，正給與敵人機會，加以挑撥利用，還不知如何發展！

颼颼颼，八名道士掠入青風下院。

為首老道，正是剛離去的映月道人，其餘七人則比較年青，看來是年青一代的高手！

八人氣勢洶洶，連正門都不走，從圍牆上翻入，立即將方明義圍住！

在場各派青年高手，見了這等情景，知道又有事端，崑崙派威震武林，瞧他們行事作風，完全不顧面子，當着外人面前，作威作福，老一輩的依老賣老，持强行惡，青冥子落得重傷，生死不明，如今又來了八人，看來又有好戲上演！

映月道人突然喝道：「拿下叛徒！」

「是！」七名年青人轟應一聲，仗劍往場中走去，全神戒備，如臨大敵！

方明義屹立如山，一句話不說，神色冷峻，望住七名年青道士，露出輕蔑不屑之色。

「殺！」當先一名青袍道士大喝一聲，首先衝到，長劍揮動，疾刺方明義的左肩。

其餘六人長劍颼颼，毫不容情往要害刺去，瞧他們下手招式，竟是亂刀分屍情況！

方明義夷然不懼，身形微幌，已失去踪跡。

七名道士愕然之際，方明義左手已抓住一人，連看也不看，往空中拋去，大叫聲吸引住衆人目光，方明義雙手連連揮動，已將七名年青道士打倒！

在場各派年青高手，見方明義舉手投足之間，已將七名道士制服，這等神奇武功，令得大夥兒由衷欽佩，情不自禁轟然叫好！

「叛徒，你竟敢抗拒！」映月老道怒喝，巍顫顫的自己走入場中。

「我並未背叛師門，叛徒一詞從那兒說起，而且掌門師伯令諭何在，無人見到，師叔根據什麼來捉人？」方明義侃侃而談，表示不服！

「嘿嘿，身為崑崙弟子，竟敢出手打傷師叔，這侮辱師長一條大罪，還有什麼話好說，掌敎師尊正值八十大壽之日，我們當然不會將這事報告，七大長老，難道不能處罰門下弟子麼？」映月老道大概知道武功不能制服方明義，所以又抬出門規來壓人！

「今日我所作所為，全是為了師門聲譽及武林道義，自問無愧於心，即是見了掌門師伯，也可申述理由，其它人若想抬出門規壓人，我可不服的！」方明義平靜道。

「好，好，我去稟告掌門，拚着這條老命，今日也要拿下你這犯上作亂的叛徒！」映月老道竟然橫了起來。

方明義一言不發，好像在說，你儘管去，我在這兒等你就是！

銀燕子左舜華反暗自担心，在武林中，不尊重師長是犯了很大的罪，方明義固然練成絕學，但輩份上到底是門下弟子，在掌門面前說理，只怕要吃虧！

想到此處，銀燕子左舜華忘記了羞愧，忍不住出言道：「方大哥，我會為你作證，這老道蠻不講理，不要怕他！」

方明義聽了，仰首望天，悠悠歎道：「我不是怕個人得失生死，只怕傷了師父他老人家的心，我這做徒弟的不知如何說好！」

到現在為止，各派少年高手，仍不知方明義的師父到底是何人，徒弟如此，師父的武功豈非更厲害，但其它崑崙派長一輩的高手，如青冥子，映月老道雖然不錯，與方明義相較，却相差甚遠了！

大夥兒等着，足足過了兩個時辰，仍然沒有動靜，映月老道看來並沒有成功，掌門未聽他片面之詞，也或者崑崙派決定過了壽辰，再處理這件事！

青風下院呆久了，衆人已感厭倦無味。大夥兒悄悄散了。

× × ×

崑崙山客人愈來愈多，三山五岳的草莽豪雄，各門各派的領袖人物，甚至於有一兩位宇內奇人，少在武林走動，只與崑崙掌門出雲子私交好，所以也遠遠趕來，會晤故人。

崑崙山為五嶽之母，奇峯異石，處處皆是，泉林幽勝，不勝枚舉。

崑崙拜壽之人，一方面與崑崙派有舊，或慕名而存心交結的，或師門有淵源的，全趕來了！

甚至有些江湖隱俠，墨客騷人，想趁機一遊天下聞名的勝境，所以此時的崑崙山，正好應了一句話：「客似雲來」！

第二日一早，這般七大門派的年青弟子，也紛紛登山遊覽，尋幽訪勝。

小孟嘗陸土揚伴着銀燕子左舜華，往東方山峯走去。

雖然他們心內仍在掛着方明義的事，但這是人家崑崙派的家事，別人無能為力，而且他們只不過是年青一輩弟子，說話不够份量！

師兄妹二人，漸漸被這雄偉山峯吸引住。

照理說，峨嵋山也屬天下名山，但與崑崙相較，在氣勢上就差遠了，所以二人也心內暗自嘆服！

轉過山峯，來到處斷壁懸崖下，銀燕子左舜華見石壁上有一朶花，鮮艷奪目，忍不住施展輕功，飛上石壁去摘花。

突然，她整個人呆住了，由斷壁縫隙中望去，好大一個山谷，繁花如錦，翠竹蒼松，許多奇禽異獸，在谷中自由自在走動。

「師妹，怎麼還不下來，」小孟嘗陸土揚見師妹神色有異，立即揚聲招呼。

「師兄，這山後風景太好了！」銀燕子左舜華叫道。

「哦，我們去看看！」小孟嘗陸土揚聽如此說，立即縱身躍上石壁，急睜眼看時，也不禁呆住了。

這山谷中眞可說是人間天堂，氣候溫和，樹木花草，與外面不大相同。

師兄妹二人久處峨嵋，見聞不能說不廣，但這山谷中的景色及花草樹木，也是第一次見到，二人越看越愛，最後陶醉在這美麗的景色中！

颼颼颼，五條人影自林中掠出，圍成一個圓圈，將二人圈在中間。

小孟嘗陸土揚及銀燕子左舜華大驚，急睜眼看時，這五人全以青巾幪面，在前面兩個，手持弧形劍，左邊手握判官筆，右邊長鞭，後邊那人空手。

「你們幹什麼？」銀燕子左舜華出聲詢問。

「嘿嘿嘿！」五人只是嘿嘿冷笑，根本未出聲答話。

在後邊空手那人突然大喝一聲道：「拿下！」

「是！」四人齊聲答應，一齊往中間圍去，縮小包圍圈，看情況，空手的那人是他們的首領，他們究竟是何方人物，莫不是這裏有什麼秘密。

小孟嘗陸土揚自然知道，在江湖上探人隱密，那是犯了大忌，自己師兄妹二人無意撞入，並非有甚麼目的，當下立即抱拳道：「愚兄妹屬峨嵋弟子，今日遊山，無意發現此處山谷，貪愛花草景色，所以才走入，各位別誤會，愚兄妹立即退出就是！」

這話說出，前面四人微頓，似乎心意不已，仍然等候首領決定。

「拿下！」空手幪面人繼續發出命令，聲音已透出怒意，似乎怪這班手下不聽話。

「殺！」使弧形劍的暴喝一聲，弧形劍挾着一道電光交織殺到，火候十足，顯然是使用弧形劍的高手！

小孟嘗陸土揚大驚，立即取出家傳鐵扇，迎將上去，橫截直敲，兼打七十二大穴，與二名使用弧形劍高手打在一起。

銀燕子左舜華也接住二人大戰。

五十招過去，依然是個僵持的局面，不分勝負，但陸土揚心內暗自焦急，今日已陷入困境，這動手的四人，猶未出全力，自己師兄妹應付艱難，那為首的幪面人武功更高，由他出手，只怕師兄妹二人立即束手待擒，想不到今日遊山，碰到這場禍事！

二十招過去，銀燕子左舜華突然嬌叱一聲：「殺！」掌中劍急刺：「百鳥朝凰」、「橫渡千山」、「回頭是岸」三大絕招連環使出，二名幪面人果然被逼後五步，銀燕子左舜華正要他們這樣，素手揚處，銀光閃閃，兩枚小巧玲瓏的銀燕鏢已打中二名幪面人。

小孟嘗陸土揚見狀，知道機不可失，驚叫聲傳來，兩名使弧形劍的幪面人心神微亂，陸土揚手中鐵扇微一揮，嗤嗤嗤，數枚小針已疾射而出，打中使弧形劍的肩膊，雖未要他的性命，但已失去戰鬥力！

數名强敵全部失去動手能力，師兄妹二人立刻招呼一聲，全力往外逃去！

這地方透着邪門，諒來決非善地，能够早日離開，那是好事，所以二人不求有功，只求無過，逃出是非之地，萬一失陷此處，只怕凶多吉少！

看看已掠出谷口，師兄妹二人暗暗心喜！

「哼！」這聲冷哼好近，就在他們身後不足二尺，陸土揚大驚，身形微側，右掌穿出，循聲打去。

「砰！」來人毫不退讓，一掌接實，陸土揚手臂頓時痲痹，不能動彈！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陸土揚臨危不亂，微一吸氣，身形輕飄飄落在地上。

銀燕子左舜華雙手疾揚，嬌叱道：「打！」五枚銀燕鏢破空打出！

那人嘿嘿冷笑，右手在空中微微一划，五枚銀燕鏢已落在來人手中！

銀燕子左舜華大驚，這人雖是空手，比那四個拿兵刃的幪面人，武功不知高出多少倍，以他們師兄妹二人來說，聯手作戰，在人家手底下走不了五招，看情況，對方尚未用全力，偏偏無法看出他是用那家那派武功。

二人敗落，失手被擒，以為這次性命難保，誰知那人只點了兩人軟痲穴，呼嘯一聲，林中立即有兩人縱出，也是幪面，似乎已經知道首領的命令，一言不發，將小孟嘗陸土揚師兄妹分別提着，往林中走去。

那眞是個好地方，泉林花草，比起任何地方都好，雖未經人工敷設，但自然化工之妙，巧奪天工，師兄妹二人雖在如此情況下瞧看，仍不免衷心激賞。

一片竹林後，有個天然石洞，外邊蘆草高過人頭，不明底細的人，不易找到！

銀燕子左舜華師兄妹二人，就押在這個洞內，也沒有人監守，二人軟痲穴被點，當然無法走動。

「崑崙派隣近，怎會埋伏了這批人，他們匿居此處，莫非有什麼陰謀？」小孟嘗陸土揚道。

「總之有古怪，到底他們攪什麼把戲，我們尚未弄清楚，倒楣的是我們被關在這山洞中，萬一有虫蛇猛獸闖入，我們只有坐以待斃了！」銀燕子左舜華悔喪道。

小孟嘗陸土揚只嘆了一聲，沒有說話，在這情形下，的確只有嘆氣的份兒，連對方來歷身份都不知道，莫名其妙的闖進此山谷，被人擒住，是生是死，目前還是一個謎，萬一給人下手殺死，可以說是死得不明不白，世上只怕沒有人知道，峨嵋只怕要向崑崙要人，那時痲煩更大了！

二人悶坐在洞中，等待不知後果的時光！

漸漸都睡了過去。

也不知過了多久時候，二人突然有了警覺，急睜眼看時，洞中一人站着，正是崑崙弟子方明義。

「你！」師兄妹二人大喜，張口欲叫，方明義急用手勢止住，所以你字出口，下面的話全都吞下肚去了。

方明義伸手解開二人穴道，待師兄妹兩個各自活血，看看已順了氣，這才輕輕道：「我們走吧！」

銀燕子左舜華雖然滿腹疑雲，但此時仍在虎穴，所以仍不敢出聲詢問，而且方明義武功極好，即是遇上敵人，諒來也沒有問題。

這時，方明義只用手指向外邊指了指，然後轉身往外走去，師兄妹二人只好跟着走。

此時，已是深夜，星光滿天，山谷中靜蕩蕩的，除了簌簌花草樹葉聲，不見人影。

「他們都走了！」銀燕子左舜華走了半天，忍不住發聲詢問。

方明義想阻止，已來不及，颼颼颼，三條人影由三個不同方向飛來，身形矯捷，顯然輕功造詣極高。

這三人，也是幪着面，一言不發，見面就下辣手，雖是空手，但他們掌上功夫老到，掌力雄渾，並且變化無方，後着無窮！

六個人分三組作對兒厮殺！

銀燕子左舜華又羞又憤，她不小心招來敵人，雖然不一定會輸，但引出意外總不是聰明的舉動，所以這時也是全力施出渾身絕技，與強敵周旋。

方明義一招擊出，不待敵人喘氣，強勁無匹的掌力硬擊出去，「砰！」地聲大響，來敵蹬蹬蹬往後連退七步，人尚未站穩，方明義人已衝到，右手閃電擊出，「硼！」幪面人又給打得飛了起來，再跌到三丈開外，再也爬不起來。

另兩幪面人見狀，不由大驚，手下稍爲窒了窒，方明義旋風般衝到銀燕子左側，毫不客氣，右手倏劈，又急又勁，掌未到，一股令人窒息的勁力壓將上身，幪面人不由大驚，閃避已來不及，只有硬起頭皮奮力出掌迎上。

「硼！」聲音極響，方明義待雙掌接實，根本不顧對方有什麼後果，身形又衝到小孟嘗陸士揚右側，伸手就打，那幪面人似乎駭呆了！

雖只三招，方明義的高明武功，已令此幪面人鬥志全失，連招架都忘了，只是呆呆的望住對方，露出驚駭欲絕神色。

小孟嘗陸士揚毫不留情，「砰砰！」連環兩掌，又將此幪面人打翻在地上。

三名幪面人至此已全部失去作戰能力，方明義右手一揮，當先往外闖去。

這回，銀燕子左舜華有了經驗，不敢再出聲，雖然心內充滿懷疑，但此谷中仍然是危機四伏，雖然方明義武功高強，但不爲人知的危機，往往出乎人之意料之外，因此三人一樣心思，全力往外闖去。

看看還有十餘丈，就到谷口，逃生在望，銀燕子左舜華師兄妹二人暗暗高興！

谷口越來越近，只要幾個縱落，就可以衝出谷口。

突然，一條人影出現，橫在谷口。

這人的出現，像幽靈一樣，事先毫無徵兆，不知他從那裏來，似乎從地上冒出來！

總之，此人渾身透着陰森之氣，令人看來有股寒意自內冒起。

沒有幪面，朦朧夜色中，依稀可以看出，此人大約四十歲左右，毫無表情站在原地。

方明義深深吸口氣，緩緩道：「待在下會會高人！」

「嘿嘿，你們好大的胆，要來就來，要去就去，也太目中無人，好狂妄！」那人冷峻道。

方明義向左舜華師兄妹二人望了一眼，然後緩緩道：「敝友無意闖入此處，並無其它意圖，閣下別誤會！」

「廢話別講，有本領只管使出，否則，就要留下你們作人質！」中年漢子道。

「好吧，」方明義緩緩走出，一副無可奈何神色，懶洋洋道：「在下捨命陪君子，只好獻醜了！」

「出手吧，別嚕囌，」中年漢子有點不耐煩。

「颼！」方明義出手決不容情，這一掌沒有人能形容它的快法，當眞像閃電一樣，還未見動手，掌緣已沾着中年漢子的胸衣！

這一下，大出對方意料之外，閃避已不及，在此千鈞一髮之際，他胸腹猛縮，已縮入一尺有餘，右手倏翻，橫截方明義脈門，脚步微划，人已閃出五尺以外。

但是，方明義早知對方身手卓越，並未想一招制敵，所以一招之後，毫不停頓，「擒龍手」、「天外來客」、「神龍擺尾」，連環施出，招與招配合得天衣無縫，發揮了極大威力，平常高手簡直無法抗衡，中年漢子似乎也大出乎意料之外，展開身法，連連閃避！

「好！」方明義打得性起，精神陡起，大喝一聲，下手更快，出招更重。

突然，中年漢子右手疾伸，往方明義雙掌碰去。

這情況有點反常，對方不是想鬥掌力，也不是想扣拿脈門，此一舉動顯然有特殊意義！

方明義放緩掌形，內力含勁不吐，保持極高警惕往上迎去。

「噗！」掌緣相交，聲音很輕，方明義只覺得，一股寒陰之氣自掌緣傳入，沿手臂經脈上升，再往身外竄去。

中年漢子嘴角露出不懷好意的笑意，他此時得理不饒人，颼颼颼，三掌拍出，聲勢大壯，招式老辣，雄渾強勁的內力有如長江大河，源源湧到。

方明義大驚，連連閃避，同時將一口先天眞氣，逼住上升的寒氣，雙腿倏彈，施展出素不輕用的掃山腿，呼呼風生，威力絕倫！

銀燕子左舜華師兄妹似也看出情況不對，二人也暗暗準備好，適當機會相助一臂之力。

方明義運腿如飛，同時用內功將寒冷之氣逼出，五十招很快過去，寒陰之氣經已全部逼出，表面上仍裝着不能動彈！

中年漢子全力應戰，他似乎對於自己功夫頗有信心，只想等方明義自己痲痺而動彈不得！

方明義反裝着越來越慢，全力出擊，免強支持，似乎頗感焦急之狀。

中年漢子臉露得色，出手不重，似乎在玩貓捉老鼠的玩意！

方明義正要他這樣做！

十招過去，招式愈加慢，銀燕子左舜華大急，素手揚處，三枝銀燕鏢疾射而出，往中年漢子身上打到。

「嘿嘿！」中年漢子左手一撈，三枝銀燕鏢已抓在手中，同時輕鬆的避開方明義雙腿。

「砰！」方明義找個機會，右掌猛擊，印在中年漢子胸口上，這結果不須查明，也知道後果，輕喝一聲：「走！」騰身而起，往谷外衝去！

直回到崑崙派道觀，三人才敢放下心來！

此時，客人愈來愈多，根本無法認得清楚誰是誰，見面時，客氣點，彼此點點頭，也有人根本不理，自顧自往前走去，

招呼不打。

方明義等三人走進崑崙派道觀內，客人沒有什麼，主人却有了動靜！

八名老道士，怕沒有七十歲，個個神色肅穆，分兩列走出，當中一名老道更老，鬍鬚皆白，此時當道而立，見了方明義，立即冷峻道：「奉掌門之命，捉拿叛徒方明義，若有抗命行動，殺無赦！」

「什麼！」方明義叫了起來。

「你好大的胆，」老道怒道：「昨日你逞兇打傷師叔，本門恰逢掌門八十大壽，所以未聞處理，你更胆大妄爲，私闖七重天勝境，殺傷對方門人，經人到此告發，掌門才逼不得已下令嚴辦！」

銀燕子左舜華首先叫起來，道：「道長，不是這樣，我們根本不知那是什麼地方……」

因爲銀燕子左舜華是峨嵋弟子，此次師兄妹二人，正代表峨嵋派，所以他們的話，十分有力，七重天勝境究竟是否恃强擄人，如屬事實，則方明義救人，那就不是恃强逞兇，保護客人安全，反而變成名正言順的理由了！

老道一聽，沉吟半晌，即道：「既然如此，煩二位與敝掌門親自解說爲是！」

「好，晚輩正要拜見掌門！」小孟嘗陸士揚恭聲回答。

經過幾番周折，方明義雖未受刑，却被罰回到新月別院，不准出門多事！

銀燕子左舜華雖然不服，到底是人家師門的私事，總不能胡來，再說一個女孩子家，太過狂妄、潑辣，只怕會影响師門令譽，所以只好千二百個不願意的，看着方明義走進那座荒僻的院落裏！

「師妹，我看這中間有古怪，我們要好好商量一下，切不可任性誤事！」小孟嘗陸士揚知道師妹心思，但身在客位，言行過份，給人家說話太划不來！

「崑崙派行事，顚三倒四，是非不明，眞是胡塗透頂！」銀燕子左舜華怒道。

「我看，那山谷一定有問題，七重天勝境，地方倒好，如果是規規矩矩的人，又何必幪面，我們受困，方少俠竟然知道，趕來救人，由七重天勝境到此，我們並未停頓，剛到門口，他們竟然有人報訊，說方少俠行兇，這中間是否有很多不合理！」小孟嘗陸士揚緩緩道，分析情況。

「對，他們一定有關係，說不定合夥做那見不得人的勾當！」銀燕子左舜華叫道，她內心的激憤，以及許多不合理的事，令她實在忍不住這口氣，所以此時仍然忍不住叫起來，如果給對方聽去，又有痲煩了！

「以我看，那七重天勝境山谷中既有此事，我們必須再去探個明白，不然的話，什麼俠義門派，只說來騙人的，師妹你以爲如何？」小孟嘗陸士揚道。

「好極了，我們立即就去！」銀燕子左舜華高興道。

「我們兩人不行，必須多找幾人，而且要武功高强，智謀老到之士，才可前去！」小孟嘗陸士揚緩緩道，說時心內暗自盤算，找那幾人才合適！

銀燕子左舜華怔怔地望住新月別院，古老的鐵門，是崑崙禁地，方明義與他師父，就禁錮在院內，一代英雄，受困於呆板的門規下，偏偏幾個執法的人全是昏庸無能之輩！

想到此處，左舜華忍不住淒然下淚！

「師妹，我們走吧！」小孟嘗陸士揚低聲勸道，他自然知道這位小師妹已經動了情！

說實在的，方明義的確值得愛，小孟嘗陸士揚對小師妹，又何嘗不是深愛着，二人自小在一起，青梅竹馬，本有極深厚的感情，但愛情變幻不定，最不易捉摸，小孟嘗陸士揚到底是俠義門下弟子，心術到底比常人强多了，在重要關頭，仍然把持得定，大的方向不會錯！

七重天勝境——這美好山谷，竟然盤踞着許多來歷不明的武林人，似乎與崑崙派一部份長老有關，而這部份長老與方明義師徒，像仇人般，針鋒相對。

底細如何，雖然不知，但經過的幾件事，却顯出方明義所作所爲，完全符合俠義門風，那羣長老却是偏激小氣，專找痲煩，甚至於無事生非！

這內中關係錯綜複雜，小孟嘗陸士揚決心找出一個頭緒，其中當然充滿危險，俠義的弟子，自然不會怕這些，所以這位峨嵋弟子，鐵扇先生獨子決心赴險，他獨自一人找個靜僻地方，細細思考，暗暗盤算！

探險行動在晚上進行，由十人暗中往七重天勝境進發，金剛掌路宇，追魂手董秋山，七巧摩雲手風行正，無才公子侯啓及銀燕子師兄妹等六名年青高手，另外又邀請點蒼神劍葉天培，子母追魂判魯寧與天山雙霸等十人，瞞住其它高手，暗中往前進發！

由於小孟嘗陸士揚師兄妹詳細敍述，大夥兒知道谷中人武功古怪，因此主張暗查，不能明鬥。

在七重天勝境對面，一座小山坡，濃密樹林中，十人躲在裏面，監視谷口進出的人。

三天時間，雖然枯燥，十人到底忍得住，也得到很大的收穫！

漸漸，大夥兒益發震駭，這谷中隱藏的竟是黑道中巨寇，天下武林談虎色變的寒星門，他們這一派的功夫，爲所有江湖人所痛恨，五十年前，宇內奇人三奇先生親自出手，將寒星門掌門人七煞神魔宇文風除去，江湖上久未聽出他們消息，想不到他們竟然又復出爲禍江湖，而且在崑崙派附近盤踞，看來定有重大陰謀！

更令人震駭的是，其中一名少年，看來身份極高，竟然也在崑崙爲客，大模大樣，東遊西蕩，做那刺探工夫，竟還帶了個又老又聾的僕人一起來。

在崑崙所報的姓名宇文飛雪，南海派門人，其它的沒有人知道。

事態緊急，十人集體商量，得到結論，所謂七重天勝境，與七煞神魔宇文風有關，這年青人又叫宇文飛雪，一定是七煞多黨徒來到崑崙，他們到底想幹什麼呢？

「宇文公子，你好！」銀燕子左舜華笑着打招呼。

「你好，姑娘是？」宇文飛雪顯然感到驚奇，他並未認識這位漂亮姑娘，她倒顯得熟絡。

「哦，小妹左舜華，峨嵋弟子，自幼學過幾天劍術，聽師父時常說，南海劍派才是了不得的劍法，變化無窮，輕靈矯捷，捉摸不定，小妹心內，早就想見識見識，我到崑崙四處訪問，他們才告訴我宇文公子是南海劍派的高手，好不容易在此處找到你！」

宇文飛雪冷峻淡漠的臉上，燦起一絲笑容，但那笑容有點僵硬，看來這年輕人一向很少笑，今日大概由於銀燕子左舜華的風采，令他產生好感，所以才會笑。

這正是幾人想的法子，左舜華去接近，比較容易，而且可以不着痕跡，看來第一步果然沒有走錯。

「令師過譽！」宇文飛雪笑道：「南海劍派門下很少在中原走動，而且我也只學得一二成功夫，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姑娘只怕要失望了！」

「宇文公子，你可別賴皮，想偷懶，那可不行，來，我們到外邊去，找到處比較偏僻地方，好好作友誼印證一番！」銀燕子左舜華一副天眞漫爛神態，拉住宇文飛雪的手，往外拖，試想，以左舜華的風采，世上又有幾個男子，能够拒抗她的邀請！

愈走愈遠，宇文飛雪臉上笑容也越來越自然，在他一生中，從未有過這樣感覺，迷迷惚惚的，整個人像在雲端上飄動！

左舜華卽是帶他到地獄去，宇文飛雪只怕也不會反對，他只覺到與這女孩子一起，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心底充滿了喜氣，漸漸也說笑多起來了！

來到處山谷內，四周樹林密密麻麻的，中間一塊極大空地，正好用於比武練劍之用！

「來來來，這地方很清靜，不會有人打擾，我們先試試招，你可小心點，別傷了我才好！」左舜華嬌聲道。

「放心，我還不會那樣沒有節制！」宇文飛雪說，緩緩將身上那枝只有一指寬闊的劍抽出來。

銀燕子左舜華也亮出了寶劍，凝神待敵。

「嗤！」宇文飛雪隨手一抖，那枝劍像有魔術般，發出一股尖銳的劍氣，迎面刺來。

銀燕子左舜華大驚，回身閃避，手中劍將門戶封得滴水不漏，全力抗拒。

宇文飛雪劍勢很奇怪，只有急速的刺、點，從未有一招是削或劈。

五十招過去，左舜華已逐漸適應，雖然摸到點路，但仍然無法封遮，還好宇文飛雪手下留情，否則，只怕早就受傷了！

換了任何一位對手，宇文飛雪早就可以劍傷對方了，由於左舜華風華絕代，令這位少年胸中殺機，早已消滅於無形，此時只是玩笑性質而已！

「颼！」銀燕子左舜華全力運劍，一招「千古留芳」，破空而出，快如閃電刺向對方左胸。

這一招，峨嵋劍法中威力至大的絕學，銀燕子左舜華內力不足，否則，宇文飛雪只怕也吃不消了！

變化奇快，宇文飛雪大驚，但他臨危不亂，手中劍一頓，已搭在左舜華的劍身上，陡然間，左舜華內力，自劍身源源流出！

「颼！」宇文飛雪立刻抽回寶劍，饒是如此，左舜華內力也消失不小。

微微一怔，左舜華立刻嬌笑道：「宇文公子，你的劍法果然厲害，內功尤勝，要不是你手下留情，我怕走不了十招！」

危急中，宇文飛雪施展出吸星大法，但他收勢得快，正在心念疾轉，左舜華裝着懵然無知之狀，才令得這位少年魔頭消去心頭殺機！

「時間不早，我們回去吧！」宇文飛雪淡淡道。

「好啦，以後有時間，你得教教我！」左舜華嬌笑道。

「再看吧！」宇文飛雪似乎不忍拒絕她。

×　×　×

十人又在一起商量，這吸星大法無人破得，合力除去這名小魔頭計劃，只怕不易行得通，那又如何辦好呢！

容這心腹大患在此，不知要攪出多大禍事，身為俠義門下，十人竟然束手無策，想想也洩氣。

本來，可以稟告崑崙掌門，但崑崙派內許多長老，似乎與寒星門有勾結，說不定受人利用，到時只怕打草驚蛇，那就更麻煩。

「有了！」小孟嘗陸士揚突然想起了一人，心內大喜，忍不住叫起來。

「什麼？」衆人齊聲問。

「方明義！」小孟嘗陸士揚道。

「他！」大家一想，方明義果然是不錯的人選，但他被關在新月別院，根本不能越雷池半步，又如何可以去對付這宇文飛雪呢！

「我們闖進去，」小孟嘗陸士揚道：「方明義的師父，一定是位武功蓋世的高人，他定有辦法對付吸星大法，再說，事急從權，以我們十人担保，崑崙掌門多少也要給點面子，而且對付寒星門，天下武林誰敢說不是！」

「不錯！」衆人想想，如今也只有這條路可行，容許這宇文飛雪在崑崙派，的確是心腹大患！

「我們立刻就去！」少林派弟子，金剛掌路宇叫起來。

「好！」衆人也想見識這位奇人，別說其他，以方明義的武功，已令大夥兒有深刻印象，他師父武功豈非更不得了！

這羣少年英俊說幹就幹，十人闖入了新月別院。

方明義見十人衝入崑崙禁地，也不禁大為驚奇，小孟嘗當下開門見山，將近日一切全部說明。

「這事果然棘手，」方明義緩緩道：「但我們師徒二人不能走出新月別院，除非有掌門之命！」

「不用担心，」人隨聲現，一位中年人，像貌清奇，緩步從室中走出。

大家知道這中年人必是方明義的師父，一齊拜倒在地，同時說道：「參見老前輩！」

「你們起來，我們進屋內談吧！」中年人緩緩道，說時首先往門內走去。

突然，小孟嘗陸士揚心頭一震，這中年人額頭一塊血紅燦爛的紅痣，使他想起

傳說中的一位奇人，四十年前，在武林中出了一位少年豪俠，不知是何來歷，武功奇高，黑道中巨寇，碰到他，可算是倒楣透頂，前後不足兩年光景，凡有名有姓的黑道魔王，全部誅戮殆盡。

人家只知道他叫三絕先生，究竟是何門派，根本沒有人知道底細。

他在武林中出現，像彗星一般而來，又像霧一般突然消失了，數十年來，雖然江湖上傳說紛紛，總沒有人再見到他的踪跡。

今天，他竟在崑崙山新月別院中。

更令人不可置信的是，他們師徒二人受困於新月別院，而且受着那崑崙門規約束，崑崙派許多長老，似乎在各方面都為難他二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十名年青俠士，此時大概也看出這中年人的來歷，心頭各自震駭，口內未說，神態已露出不自然。

「七煞神魔宇文風已死，他寒星門尚有鐵龍胡子玉，大概已將老魔頭的兒子教養成人，如今侵犯崑崙派，正是他們再出江湖的第一步！」三絕先生緩道。

「老前輩！」小孟嘗陸士揚恭敬地叫了一聲，接着道：「有名年青人宇文飛雪，說是南海劍派的門下弟子，昨晚我師妹與他過招，危急時他使出了吸星大法，恐怕這少年就是七煞神魔宇文風的兒子！」

「大概是了，」三絕先生淡淡道：「七煞神魔宇文風僅此一子，當年被鐵龍胡子玉帶走，埋名隱姓，二十年來，可能已練成武功，重振寒星門，報仇雪恨！」

「任由他在此猖獗，實在氣人，老前輩有何妙策，殺殺他們狂焰也是好的！」小孟嘗陸士揚道。

「嗯，」三絕先生沉吟半晌，然後笑道：「你們可將這小魔頭引來此處，明義出手將之擒下！」

「師妹，這要勞煩你啦，別人只怕無此能力！」小孟嘗陸士揚笑笑道。

銀燕子左舜華紅暈雙頰，羞愧難當，偏又無法推辭，只好站起道：「我試試再說吧，萬一他不肯來，可別怪我才好！」

「別說這些客氣話，去吧，我們大夥兒等着，看看這寒星門下，究竟有什麼妖異魔功，見識見識，也好開開眼界！」小孟嘗陸士揚笑道。

「明義，等會下手要快，用九龍護體神功防身，施用赤陽掌，擒住他再說，別傷他性命，」三絕先生吩咐道。

「是，徒兒知道！」方明義恭敬回答道。

由於這一戰精采絕倫，且又不方便露面，九名年青高手立即找尋有利地形。

三絕先生臉露微笑，他知道這般年青人的心理，一方面好奇，同時也想觀察一下方明義的武功，由於三絕先生當年在武林中，顯赫過一時，黑白兩道，幾乎無人能敵，各大門派，內心又何嘗不存着極大芥蒂。

這班年青人，正是各大門派的精英，全有一副雄心，都想在武林中創一番事業，假如武功太過差勁，在江湖上就不容易闖得開！

所以，方明義的武功，與宇文飛雪二人的吸星大法，正是他們所担心的事！

「就在這裏，宇文公子今天可以施展身手，小妹在一旁刮目相見！」銀燕子左舜華嬌笑聲傳來。

「好一個偏僻所在，比武的確好極了，」宇文飛雪淡然道，人已走進新月別院耳門。

方明義正站在院中，恭手道：「宇文師兄，今日冒昧，邀大駕來此，正想領教南海派絕技！」

「閣下就是方明義，」宇文飛雪神態驕傲，滿臉瞧不起的神色。

「正是小可，」方明義裝作一副少不更事之狀。

「比武有時是很危險的事，萬一有什麼失手的話，可別怪人啦！」宇文飛雪語氣越來越冷峻。

「這當然，人有失手，馬有失蹄，聽左姑娘說，宇文師兄身懷絕頂神功，諒來可以收發自如，小弟放心得很，只是麻煩你，不好意思，」方明義神色恭敬，正在做戲。

「哼！」宇文飛雪只從鼻中應一聲，神色已好看多了，顯然方明義的話，十分受用！

「我想先領教掌法！」方明義道。

「好吧，你出手！」宇文飛雪仰首望天，自負之色，溢然流露。

「小弟放肆了，」方明義微微拱手，然後緩緩亮開了門戶，右手一引，輕輕拍出。

看將起來，毫無勁力，招式也平淡無奇，宇文飛雪眼角飄處，心內暗自冷笑不已。

掌心距心尚有一尺左右光景，只覺得十分熾熱，宇文飛雪一驚，急睜眼看時，對方手掌微微划動，自己全身三十六大穴，全在對方控制之下。

更令他震駭的，是那股暖洋洋的灼熱，使他身內陰寒氣勁無法擊出！

直到此時，方明義猛喝一聲：「殺！」一掌風陡地爆散開來，宇文飛雪就像置身於洪爐中，熾熱如烈火！

那一掌兼有變化與勁力之雄渾，任何一方面，宇文飛雪都感到應付吃力！

說來雖慢，其實變化極快，宇文飛雪到底是七煞神魔的嫡子，一時輕敵，所以才失去先機，千鈞一髮之際，颼颼颼，身形展開，避過來勢。

「好！」方明義見了，也情不自禁喝了一聲采。

宇文飛雪一向自視極高，以為此次來到中原，可以橫掃武林，肆意屠殺，洗雪寒星門的恥辱。

今天，碰到方明義，所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當下施展全力，下手更狠。

十招過去，方明義出招越快，招式更精奇，令人感到有風雲莫測之機。

宇文飛雪幾乎咬破嘴唇，他感到力不從心，疲於奔命，一切陰毒招式，根本就無法得逞！

五十招很快過去，宇文飛雪一咬牙，身形微頓，深深吸口氣，吸星大法經已施出。

他本不想用，但此時再不施展，只怕就要落敗，到那時非死即傷，留這不用的吸星大法也有何用，所以他決定先行施展

絕技，殺傷對手，吸星大法仍然可以保守秘密，比武失手，誰也不能怪。

方明義假裝不知道，右掌施展十成功力，猛擊過去，暗中已將九龍護體神功運起，赤陽掌已發揮十足威力，迎將上去！

「硼！」震天價的大响，二人各退三步，宇文飛雪心頭猛震，吸星大法竟然失去功用。

這是誰也不會相信的事實，尤其是剛出道的寒星門少門主，以爲天下無敵，今天竟碰到不怕吸星大法的人，世上眞有此事！

方明義已將赤陽神掌發揮十足功力，宇文飛雪已經駭破了胆，他所依仗的吸星大法，管不了用，對方功力奇高，掌法精奇，漸漸已不支。

想逃，所有退路全部封死，宇文飛雪眞個害怕了。方明義下手更急，「神龍飛天」、「火龍護體」、「天降瑞雪」，三大絕招使出，天地頓時日月無光！

宇文飛雪想逃，此時那能走出五步，「砰！」中了一掌，跟着給點上軟麻穴。

「好！」

「好功夫！」

室內各派年青高手，看得清楚明白，還有什麼話說，方明義的武功，有目共見，他們實在差得太遠了。這吸星大法，任何人碰到，只怕是有死無生，方明義輕易將它破了，而且生擒寒星門少門主！

「老前輩！」小孟嘗陸士揚叫道。「這小魔頭成擒，我們正好趁此難得機會，立即去把那什麼七重天勝境破了，然後再等待寒星門的進攻！」

「嗯！」三絕先生沉吟半晌，點頭道：「好，今天這機會極好，明義，你同他們走一趟！」

「徒兒知道，」方明義恭聲答應。

七重天勝境，大概是七煞神魔宇文風的七字，所聯想的名字，看來谷內高手不會太多，有方明義在一起，諒來不會有太大危險！

十一人一衝進山谷，引起整個七重天勝境的騷動，雖有二十幾人，全是武功平常之士，各派年青高手，已經應付有餘。

不消兩個時辰，已將谷內匪徒全部肅清。

大勝而回，衆人意猶未盡，只恨寒星門太過稀鬆平常，打得不够癮！

崑崙派人客極多，十幾名年青人進進出出，根本沒有人理會，所以也無人知道，寒星門的報復行動，已經有了這大的變化！

一切平靜如常，寒星門只怕正在痛哭流涕了！

三天，就在又憂又喜的心情下渡過，沒有任何動靜，幾名青年高手四處打聽，寒星門在崑崙山上，甚至於無人聽見過！

黃昏，燦爛而變化多端的夕陽景象，在崑崙山上展開了一副新的面貌。

八大長老，突然聲勢洶洶湧入新月別院。

三絕先生與方明義，靜靜望着這班鬚皆白的老道，沒有發問。

因爲要發生的就要發生，不須性急！

映月道人更兇，他好像是由京城下來的欽差，奉有至高無上的聖旨。

三絕先生目光望住他，心內暗嘆，數十年的三清教下修煉，仍然火氣熾盛，不明是非！

「趙逸，你們師徒二人，全是好勇鬥狠，殘殺成性，七重天勝境林家，又有什麼事犯了你，一再逞兇傷人，如今人家告在掌門面前，快跟我們去！」映月道人聲色俱厲，恣意謾罵。

三絕先生懶得多說，平靜的道：「走吧！」

八名長老，尤其是映月老道士，如臨大敵，全神戒備伴着三絕先生師徒，走出這荒僻的新月別院。

崑崙掌門，已有八十歲，仍然精神奕奕，坐在上首，望住這位崑崙傑出的高手，也是同門師弟，緩緩道：「師弟，七重天勝境，林家究竟有何不對，你一再侵犯他們，人家現在已告上門，你說怎辦！」

到底是修養有素的人，並無責罵之意，只是崑崙派也是武林中名門正派，任何事情，必須在理字站住脚，恃强凌弱，是崑崙門中的大戒！

「師兄，你大概不知，他們是寒星門的餘孽，此次正想趁天下武林同道雲集崑崙之際，放手屠殺，目前已有很多寒星門高手潛入本派，冒充賓客，四出活動！」

三絕先生到這時才說明眞象。

崑崙掌門出雲子一聽這話，聳然動容，平靜如鏡的心上，也起了一陣浪濤，這消息實在太令人吃驚了！

「胡說，」映月道人吼叫起來。「人家姓林的是規矩人，你故意誣賴人家，掩飾自己過錯！」

三絕先生根本連回答都懶得回答。

「師兄，崑崙聲譽，不能在他們身上破壞，武林同道要說我們以强凌弱，仗勢欺人！」映月老道理直氣壯叫道。

「你說他們是寒星門，有什麼證據？」出雲子問。

「他們會使用當年七煞神魔獨門武功——吸星大法，七大門派年青高手，已有兩人試過，並且七煞神魔之嫡子宇文飛雪，此次正冒名南海派門下，潛伏本門，想與鐵龍胡子玉內應外合，屠殺天下英雄，以報當年滅門之仇！」三絕先生緩緩道。

「胡說，完全是造謠！」映月老道叫起來。

出雲子沉吟半晌，心內似乎已有了主張，緩緩抬起頭道：「此事待查，崑崙派素來講理，人家既然告上門來，我們仍然要公平處理，暫時，你就要呆一個時期，事情有了結果，再恢復你們自由！」

三絕先生沒有再說什麼，默然跟着八大長老，進入崑崙派監獄，這是門下弟子犯了過錯，在內閉門思過之地，方明義雖然心內憤憤不平，見師父沒有多說，也就沒有插嘴！

總算三絕先生老謀深算，先將宇文飛雪暗中藏過，寒星門不敢亂來！

新月別院裏，失去方明義師徒二人踪跡，銀燕子左舜華徘徊良久，悵然若失！

太陽從東方升起，崑崙道院仍然有一層薄霧籠罩，令人看起來，更加顯得莊嚴壯觀。

寒星門到底來了！

由鐵龍胡子玉帶頭，率領門下七十二高手，兩大護法，浩浩蕩蕩殺到崑崙派門口。

出雲子身爲主人，只好迎出門去。

這時，在崑崙雲集的天下英雄，何止數百人，像這樣的武林盛會，寒星門竟然敢公然來犯，大夥兒實在憤慨不平，怒罵喝問之聲不絕於耳！

「各位今日到此，有何見教！」出雲



玄機妙算

智機子

巧計築城

宋朝仁宗時，宋遼雖然已經定下條約，賠欵講和休兵，但是在雄州（今河北雄縣）地接遼國邊境的地方仍然不得不隨時備戰，不敢大意片刻，以防遼國意外的突襲。

當時李允則官任雄州刺史。他雖然一心想修築雄州北城來鞏固宋國的國防，但又忌諱因此遼人會藉故南下出兵攻打，破壞了宋遼好不容易達成的休戰和議。於是在他上任的幾個月間，他反覆思索，最後終於決定採取一種虛張聲勢的手段，做一次冒險。

在雄州的北門城外，居民雖然多，但是有一間名東嶽祠的廟裏香火却十分的稀疏。李允則就運用這一點。首先他用純銀鑄造了一個大香爐，再奉上一些珍貴質料所製成的供祭用品，鑼鼓喧天的供奉進廟。這一來這廟開始引起了居民的注意。漸漸的他們認爲嶽神自有祂的神靈在，於是相爭奉獻財物。李允則將這一切看在眼裏，故意不加防備，香爐等很快的被小偷竊走了，這一切都在李允則的計算之內。他這才大出懸賞。揚言緝捕人犯，但過了好一陣子仍未捉到竊賊。

李允則下書給北區的地方官，聲言此盜必是由北部邊界南來的，因此建議他們必須在北邊築城來保護東嶽祠。軍民上下都欣然服從這個建議，不久就開始動工築城。遼人耳聞他們的行動並不以爲怪，絲毫不予警戒，以爲這是理所當然的。

在雄州北部的地區有很多的陷馬坑，不僅是不便行走，而且幾乎是一片荒蕪的原野，根本無法耕耘，再加上由於宋遼的講合，原來建築的瞭望台也因時日已久，無人修復而很少有人再上去過。李允則乃揚言現在既已罷戰，不再有此需要，於是撤除瞭望台，移土塡坑，把駐防的軍隊全部調過來種菜耕田，儼然沒有計謀軍事的景象，他又在其間種植很多的荊棘；建築一些矮城牆，並且重建了數座高塔，從外面看來他們不過是對於佛事更加關注了，實則這些高塔內一一均可充做瞭望台。於是雄州的築城守衞計劃就在李允則的精心佈置下，漸形穩固，將有利於遼兵的騎戰之地，一反爲大有利於宋軍的步戰之處。李允則的棋路看似在和平閒逸中進行，實則須步步提防，多方考慮才得以出手的，這就是他智力過人之處。





檀道濟智退魏軍

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宋將檀道濟率領部衆渡過長江北進伐魏，因糧食補給十分困難，只得由（歷城今山東濟南）撤退。

在撤退的途中，有少許軍士偷偷逃亡降魏，這些兵士並將這個宋軍正在缺糧、補給不濟的情報帶給了魏軍，請他們把握這個大好機會，儘速追擊宋兵。魏軍聽了這些宋兵的建議，心中大喜，乃率領軍隊滿懷信心與興奮去攻打宋軍。

這時宋軍上下驚恐不安，隨時提心吊胆，怕魏軍突然來襲。檀道濟於是想出了一個計謀，命令士兵用空布袋裝滿黃沙；並且下令在裝時，要同時高喊袋數誘魏軍中計。果然不出所料，在裝黃沙時，魏的間諜在旁竊聽以爲補給到來，正在量米；宋軍並且在沙袋外層放了僅剩的幾袋米。隔天早晨魏軍在遠處觀望，誤以爲全是米堆，料想宋軍的倉庫中必還有存糧，乃大驚，於是將那些降俘一律格殺，即刻撤兵。

檀道濟因此不戰而勝，安然逃過了這一次本不能免的災難。這就是巧用心理戰術，活用急智的緣故。

陳軫解謗

秦王未重用陳軫，陳軫於是想離開秦國到楚國去効命，這件事，被張儀知道了，就在秦王面前播弄是非，詆譭陳軫，秦王責問陳軫：「我聽說你想背棄我秦國，到那小小的楚國去効命，可有這等事？」陳軫答道：「臣子不瞞陛下，這事的確屬實。」秦王不悅地說：「那麼張儀告訴我的沒有捏造嘍！」陳軫一聽是張儀說的，其中不堪入耳的話一定很多，於是趕忙自我辯解：「我想離開秦國到楚國去這件事，豈只張儀一人知道，凡天下辨是非的都知道，從前伍子胥因爲忠君愛國，名聞天下，普天下的國君，沒有不想爭取他作爲自己的臣子。曾參也是因爲至孝雙親，揚名四海，普天下爲人父母者，也都希望曾參能做自己的兒子。所以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外界都清清楚楚。如今我陳某，如果因爲不忠你而被捐棄，那麼惡名傳千里，楚王想必也早已風聞了，又怎敢用我做他的臣子呢？反過來說，我陳某既忠心於陛下，而您却置之不顧，那麼我不離開您到重用我的楚國去効命，又如何安身立命呢？」秦王聽罷，自知無理，從此善待陳軫。

子出聲問。

「老雜毛，你別裝蒜了，放出我們少門主，萬事全休，否則，今日就要殺盡你們這班混帳！」鐵龍胡子玉怒喝。

「很好，寒星門無理取鬧，上門欺人，大概是看我崑崙派好吃，老道今日說不得要親自領教高招！」出雲子似乎也火了，寒星門太過目中無人！

「好極！」一名滿身紅衫的老者，搖搖幌幌走出，正是名震武林的千手鬼王風雲虎，此人是寒星門兩大護法之一，一身武功，當者披靡。

出雲子正想親自上前應戰，覺非子叫道•「師兄，你一派掌門，豈可輕出，讓小弟先上吧！」

「小心啦，」出雲子知道對方不好對付，所以囑咐這位師弟不可大意對敵。

「小弟知道！」覺非子說罷，昂然走出場去。

「殺！」千手鬼王風雲虎眞個狂，絲毫不講客氣，伸手就打，呼呼風生，勁强勢猛，全是要命的絕着。

覺非子也施展崑崙派鎭山絕學——赤陽神功。

兩人打得轟轟烈烈，全是硬碰硬，一旁觀戰的天下英雄凜然心驚，寒星門果然不同凡响，這千手鬼王風雲虎功力超羣，瞧他遊刃有餘，此時尙未施出全力，久戰之下，只怕老道要吃虧！

千手鬼王風雲虎的確用上心機，故意與覺非子纏戰，好讓門下看清楚，崑崙派的武功路數！

百招過去，仍然僵持着。

突然，千手鬼王風雲虎身形微頓，雙手齊拍，又快又急，而且方位巧妙，覺非子大驚，閃避不及，只好奮力接一招。

雙掌接實，覺非子全身勁氣，猛向外洩出，無休無止，他不由大驚，想收回手掌，那裏能够，就像吸鐵石般黏在一起，不能動彈。

只不過片刻，覺非子整個人萎頓下來，像洩了氣的皮球，倒在地上，不能動彈。

「好，待俺來試試吸星大法！」怒喝聲中，點蒼神劍蘗天培及子母追魂判魯寧，另外還有四人，飛身入塲，出手攻敵！

這回，千手鬼王風雲虎再不客氣，托托，又接住兩人，身形風車般轉動，避開其餘幾人攻擊！

片刻間，六人全在吸星大法下，功夫全失！

廣塲上成千高手，親目見到吸星大法的威力，誰還敢出去送死！

出雲子暗嘆，正想出塲一拚！

銀燕子左舜華忽走上前，低聲道•「道長，貴派方明義師兄，不怕吸星大法，何不找他來對付這寒星門！」

出雲子暗道•「我眞胡塗！」想到此處，立即轉頭向八大長老下令：「速放趙逸師徒二人，恢復他們自由身，快來破敵，速去！」

八大長老心有不願，但掌門之命難違，只好一千個不願意去了！

「寒星門聽着，你們少門主，就要出來了！」小孟嘗陸士揚突然叫道。

「他在那裏？」寒星門衆人齊聲問。

「別性急，他就來了，」小孟嘗陸士揚笑道。

三絕先生師徒終於又再看到可愛的太陽，從今以後，可以呼吸自由空氣，遍山芳草，可以隨意觀賞。

由於同門的嫉妬無能，多方破壞，硬說三絕先生嗜殺成性，八大長老，禁錮三絕先生，數十年來，三絕先生修心養性，參悟妙諦，武功更進一步，還好收了個好徒弟，將畢生武學，盡數傳授，如今總可以替崑崙派揚眉吐氣了！

「少門主呢？」鐵龍胡子玉厲聲問。

方明義緩緩走出塲去，平淡笑道：「前日我擒住一位南海派門徒宇文飛雪，如今他在牢中睡大覺，挺舒服的，你們何必一定要他出來受苦！」

「小子，你是什麼東西，敢在此胡言亂道，」鐵龍胡子玉怒喝。

「我叫方明義，崑崙弟子，怎麼樣，你只要勝了我，宇文飛雪立即可以自由，否則的話，就對不住啦！」

「好小子，待俺來收拾你！」千手鬼王風雲虎嘴角噙着殘忍微笑，他要這小子好好享受吸星大法！

「來吧！」方明義笑道。

千手鬼王風雲虎緩緩伸出手，方明義知道他心意，裝着懵然不知之狀，也伸出手去！

「呀！」旁觀羣豪驚叫起來。

但是，雙手相接，千手鬼王風雲虎全力施爲，一連運勁三次，依然無法吸取對方功力，吸星大法竟然失去它無往不利的功效。

「好！」羣豪采聲雷動！

方明義趁對方微愕之際，反手一扣脈門，千手鬼王風雲虎立即動彈不得，失手被擒！

鐵龍胡子玉飛身來救，三絕先生怕愛徒有失，騰身掠出，下手毫不客氣，將他近年鑽研出來的絕學，如意手施展開來，只不過兩招，立將這位寒星門中，碩果僅存的長老擒下！

「好哇！」歡聲震動山岳！

其餘寒星門下，在羣雄包圍下，非死即傷，吸星大法從此絕跡，武林中又少了一門禍害！

三絕先生師徒被衆人擧起，往大廳走去。

出雲子喃喃道：「我錯了！」

八大長老也厲聲叫道：「都是我們錯了！」

七八個老頭子，似乎在笑，雖然笑中有淚，但那是歡樂的淚，因爲崑崙一派，有了三絕先生師徒，在武林中可以出人頭地，受人尊敬。

今天，在天下英雄歡聲雷動之際，崑崙掌門八十大壽慶典正式擧行！

三絕先生師徒身列上席！

銀燕子左舜華喜上眉梢，愈加顯得嬌美動人！

方明義朝她笑了笑，立刻便與賓客周旋！

這笑容包含了很多話，左舜華心領神會，她心內充滿了幸福！

正像崑崙山上陽光，展開了微笑，光明燦爛的前途，展在羣山之上！

——全文完——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文天祥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靑」

文天祥，字宋瑞，宋吉水人，曾住過文山，所以人們稱他爲文山先生，據傳說他在降生時，他的祖父，曾夢見一小兒乘紫雲從天而降，隨又上升，夢醒後，家人說添了孫兒，所以他的另一名字叫雲孫。

天祥少時，即知砥礪志節，有一次到學堂參見歐陽修、楊邦義等遺像，發現他們的謚號，都有一個「忠」字，覺得很羨慕，他說：「設不俎豆其間，非丈夫也！」廿歲中進士，在集英殿對策時，取易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題義，下筆洋洋萬言，主考官王應麟對他很賞識，便對理宗道：「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理宗見天祥的名字，道：「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因此選他爲第一，這所以取字宋瑞的原因。

恭帝元年，元兵渡江南下，戰爭非常緊張，朝廷詔告天下，徵調勤王的部隊，天祥看到詔書，泫然淚下，便把民間的英雄豪傑組織起來，對抗敵人，他所號召的人數，竟有一萬餘人，朝廷授他以江西提刑安撫使的名義，召他保衛京城，於是他廢家紓難，於八月率領他的部隊應召。

當時宋臣中有降敵的，不但不追究嚴辦，並且起用降敵者的宗族，以緩和敵人的攻勢，像呂文煥降元後，朝廷反而起用他的同族呂師孟爲兵部尙書。文天祥認爲這樣做不對，就奏書勸皇上說：「朝廷姑息牽制的意思多，而奮發圖强的意見少，我求朝廷把師孟斬了，以壯士氣。」

文天祥又建議即刻建立長沙、隆興、番陽、揚州四鎭的都督，分別出兵，攻取鄂州、蘄黃、江東、兩淮等地方，那麼把敵人打退就不難了。但他不知道朝廷始終沒有抗敵的意思，只想如何才能安樂的多活幾天，所以對文天祥的軍事計劃不理。不久，元兵攻下金陵，破常州。文天祥只好放棄平江，退走以保住臨安。

德祐二年，文天祥做右丞相兼樞密使，但這時重要的關口大都被元兵所占，眼看大勢已去，不可能挽回了。元兵丞相伯顏駐軍於臯亭山，催促宋朝立刻派大官到元兵軍中商量和解。朝廷不知應如何應付，文天祥不得已，就和吳堅親到元營去見伯顏，請伯顏先退兵，再和解，否則宋朝只有抵抗到底。伯顏見目的已達成，立刻就把文天祥逮住，一面率兵進入臨安，把皇帝和各嬪妃都俘擄到北方去。

文天祥被送往北京，行至鎭江，與杜滸等十二人秘密乘夜逃到眞州，眞州守將把他們迎回城裏。眞州這時和京師已斷絕消息很久，突然丞相來到，都很高興。正準備聯合兩淮的兵力，重新反攻，沒想到文天祥寫信給揚州制使李庭芝，請他支援抗敵時，揚州却有一個從元軍逃回去的士兵告訴李庭芝說有一人已被元人遣回眞州去勸他們投降，李庭芝以爲那人就是文天祥，所以就命令苗再成把文天祥殺了，苗再成不忍，就騙文天祥出城去看戰壕，即把李庭芝的信給他看，並即把城門關起。

文天祥仍想親到揚州去見李庭芝說個明白，那知道他到達揚州時，士兵都說要逮捕他，他只好轉往通州，這時李庭芝才明白眞象，急忙命通州守城將軍楊師亮出城迎接，這場誤會才消失。

這時理宗被擄，益王未立，文天祥於是勸他趕快即位於福州，卽後來的端宗，文天祥做右丞相和樞密使兼率領軍務。景元二年一月，因爲文天祥和陳宜中之間意見不合，就以同都督的名義把軍隊移到漳州，三月到了梅州，和家人相見，六月攻打江西，兵敗，到了定杭時，幾乎爲國犧牲，他的妻子和子女都被敵人抓起來了，文天祥侍奉他的母親曾太夫人和他的兒子益立駐紮潮州。定杭一役，被俘的士兵沒有一個投降的，都以死來報答國家。

景炎三年時，文天祥駐紮麗江浦，他的弟弟領兵攻下惠州，這時軍中流行疫癘，他的母親和兒子都病死軍中，六月益王死，衛王繼立在崖山，加封他爲少保信國公。十一月駐紮潮州，十二月進軍南嶺山，準備據險抗敵，沒想到元兵突陷潮州，文天祥這時正在五嶺坡吃飯，元將張弘範已率兵攻到五嶺坡，文天祥於是被俘。當時他自殺未遂。不久崖山失陷，陸秀夫已抱着衛王投海自殺，文天祥非常的悲憤。

張弘範逼着他寫信勸降張世傑，但他不答應。用嚴刑逼他，他仍不答應，到了最後他只有拿筆寫出他以前文章中的兩句話：「人生下來都要死的，我要留着一顆赤胆忠心永遠照耀在歷史上。」

張弘範一再努力勸文天祥投降。文天祥說：「國家亡了我不能救國，我做臣子的死都辜負了國家，何況還叛國求免一死呢？」張弘範看見文天祥那種忠義的氣概，非常的感動。

不久，文天祥被押到北方，八月抵達燕京。元世祖很喜歡文天祥，又派人勸他投降元。但他始終不願。他被關了三年，態度不變，世祖知道他不會投降了，就把他叫出監獄問他：「你願意投降嗎？」文天祥回答說：「我受宋朝的恩德做到宰相，我如何能投降呢？只希望你讓我死了吧。」於是世祖便下令把他處死，命令傳下了，世祖還不忍心，又下令赦免他，但已不及。

文天祥臨死時對人說道：「我的願望達到了。」然後很安詳的受刑。文天祥在獄中，曾著正氣歌以發抒志節，另外還有指南前後錄八卷，詩二百首。我們今天讀他的正氣歌，猶如看見他慷慨捐軀永留天地正氣的風儀！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玉劍傳奇（三）

古龍·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夜雨中，有一個老者站在一條巷子裏任由風吹雨淋，楚留香則在距離老者不遠處盯着他，過了半個時辰，老者仍動也不動，於是楚留香趨前邀他去喝酒。兩人走到一家酒館內，據案共醉，儘情笑說之際。隣桌有另一老者獨酌，突然與楚留香搭訕，因話不投機，該老者竟揮劍刺來，而同桌的老者則以鹵蛋作武器，同時暗襲楚留香，但均被楚留香避過。該老者追問胡鐵花何以不依約前來赴會，楚留香則答以自己乃係代表胡鐵花前來的。就在這時，胡鐵花却大笑而入……

摯友開玩笑　妙語如連珠

「我知道你裝醉。」楚留香說，「交到你這種朋友，總算是交了運。」

這家酒館裏的老板，年紀並不大，坐在櫃上的那個老板娘長得更年青，一襲布衣，脂粉不搽，却越發顯出她清麗娟秀。

老板在櫃邊後叠酒罈，老板娘居然揮動她荑白的玉臂，五指撥動着算盤，完全不將店堂内的糾紛放在眼中。

「唉，天下之大，眞是無奇不有。」胡鐵花嘆了一口氣，若有所思的喃道。

「怎麼未醉巳出醉語。」楚留香說。

「你瞧，這酒館如此破殘，這老板和老板娘却如此年青有爲的，似乎太不公平。」

「天下不公平之事太多了。」楚留香說，「你總不能全理。」

「不過眼不見爲淨，如今眼見了却看不過去。」

「那麼你準備怎麼？」楚留香問。

「拆了這間酒館，另外再造新的。」

「豈非要化許多金錢？」

「烏氏兄弟富甲東北邊陲，造一間酒館何足道哉。」胡鐵花說，「何況烏氏兄弟慷慨爲懷，造一間酒館乃小事耳。」

「如果烏氏兄弟不肯呢？」楚留香問。

「如果他們不肯，我今後就不再陪他們吹打樂器。」胡鐵花說。

那兩個老人不待胡鐵花說畢，雙雙掏腰，各自摸出了一錠足有十両重的金錠，放在桌上。

「想不到胡鐵花還有這麼有錢的朋友。」楚留香笑笑說。

「我早已言明，烏氏兄弟慷慨爲懷。」胡鐵花又說：「如今這兩錠金子，已足夠再造一家酒館了。」

「那麼爲人爲到底，我們替這位老板和老板娘先拆掉這家破酒館。」楚留香說。

砰嘭聲下，酒館刹那間巳然倒塌。

老板居然雙手捧叠了六罈女兒紅躍身跳出，老板娘嬌軀一閃，連人帶算盤也緊隨着老板跳出灰塵一片的殘館，在她左手中却揑着適才烏氏兄弟留放在桌上的那兩錠金子。

「不好！」胡鐵花說着，拔足就跑。

「不逃才是土狗！」楚留香也隨着跑去。

「唉！」持着烏劍的烏老大對着烏老二說：「看來我們兄弟倆眞是如假包換的土狗

了。」

「還有我們夫婦。」那個老板放下酒罈，嘆道：「也該算是土狗！」

× × ×

雨停了。

可是路上仍舊泥濘一片。

春夜雖不太寒冷，但是，依舊寒風刺骨。

烏氏兄弟一前一後蹣跚而行，彷彿懶得像剛餵飽的豬。

「人言烏氏兄弟富甲一方，怎的拆塌了我們夫婦的酒館，留下這兩錠假金子，一走了事。」

那酒館的老板和老板娘，却釘在烏氏兄弟後面，老板娘似乎譏諷的說。

「大哥，這回非但强盜遇見了賊伯伯，而且還撞到了敲詐。」烏老二停下了脚步，將手中那柄烏劍當胸一橫，對着烏老大說。

「淸平世界，那裏會有這等事。」烏老大淡淡地說。

「唷，掌櫃的。」那老板娘却若笑還嗔的朝老板說：「這回咱們可眞撞見了頂頭啦，拆塌了咱們的酒館，留下了兩錠假金子，居然還要怪咱們敲詐，這麼看來，有錢人可不含糊。」

「唉，那個占卦算命的果然準得很，」老板嘆了一口氣說，「他占算我們今年三月三有禍臨頭，小則毀家，大則人亡，如今毀了酒館，總算人還平安，我看還是算了吧。」

「人以安居樂業爲重，如今家已沒有了，留得一條殘命又有何用？」那老板娘幽幽地說。



「大哥。」

「嗯。」

「看來咱們兄弟走不掉了，」烏老二不禁嘆了一口氣說：「楚留香眞是害人不淺。」

「人言烏家老二聰明絕頂，果然不虛。」老板娘笑得份外嬌媚，說：「天下那裏有無端端毀了人家的酒館，就這麼一走了事，拆毀酒館有你們兄弟的份，假使你認爲被楚留香陷害，不妨賠了銀錢，逕向他去算帳便是。」

「大哥，」烏老二說：「你身上可有値錢的東西？」

「我已一文無有，那兩錠假金子，還是那個騙子留給我們兄弟倆的。」烏老大沉着臉，呈現出一股尷尬不已的神情，快快地說，「這該如何始好？」

「大哥，如今逃既逃不了，賠又賠不出，我們全被楚留香所害，就算有朝一日找到他算帳，今晚却如何脫身？」烏老二說，「依我之見，出於無奈，祇能有勞這柄烏劍了。」

烏老二話剛說畢，劍已出鞘。

「常言道得好，路急無君子，富甲一方的烏氏兄弟亦不例外。」

驀地一陣笑聲，在那密林中傳出這陣譏語。

「咱們兄弟又上了這騙子的大當，」烏老二說：「大哥，寃有頭，債有主，咱們追。」

烏氏兄弟雙雙遝向密林中撲去。

老板娘撫着肚子，簡直笑彎了腰。

「烏氏兄弟這個當可眞上得不小。」

老板莞爾。

陰霾已散。

春月已露。

皓白如雪，銀光萬里，照耀得潔白無比。

× × ×

高山，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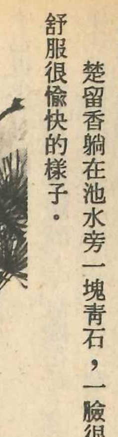
泉水自高上山流下，流到這裏，集成一池。池水澄清。

胡鐵花身上還是穿着那身花花大少的衣裳，穿得整整齊齊的。

他就是這麼樣整整齊齊的穿着一身衣裳泡在澄清的池水裏。

因爲楚留香堅持認定只有用這法子才能幫助他快一點解開藥力，他想反對都不行。

他只有看着楚留香，像一隻公鷄一樣



盯着楚留香看了半天，忽然長長嘆了一口氣。



「你眞行，你眞了不起，不但英俊瀟洒，而且聰明絕頂，像你這麼偉大的天才，找遍天上地下也找不出第二個來。」他越說聲音越大：「如果你自己認爲你只不過是天下第二個最偉大的人，絕對沒有人敢認第一。」

楚留香躺在池水旁一塊青石，一臉很舒服很愉快的樣子。

「我喜歡聽這一類的話，你最好再多說幾句。」

「我當然會說的，只可惜我說的並不是你。」

「不是我？是誰？」

「是我自己。」胡鐵花道：「我說的是我自己，因爲我實在太聰明太偉大了，連我自己都不能不佩服。」

楚留香躺着的時候是很少有人能讓他站起來的，可是現在一下子就跳起來了，就好像看見鬼一樣看着胡鐵花。

「你是不是在說你很佩服你自己？我有沒有聽錯？」

「沒有，你完全沒有聽錯，」胡鐵花說：「你的耳朵又不像你的鼻子那麼差勁，怎麼會聽錯！」

「我在那種要命的情況下把你救了出來，連別人都對我佩服得要命，你非但不感激我，也不佩服我，反而拚命往自已臉上貼金，」楚留香搖頭嘆氣：「這一點連我都不能佩服。」

「你當然也要佩服我，」胡鐵花很正經的說：「嘿，沒有我，你怎麼能把我救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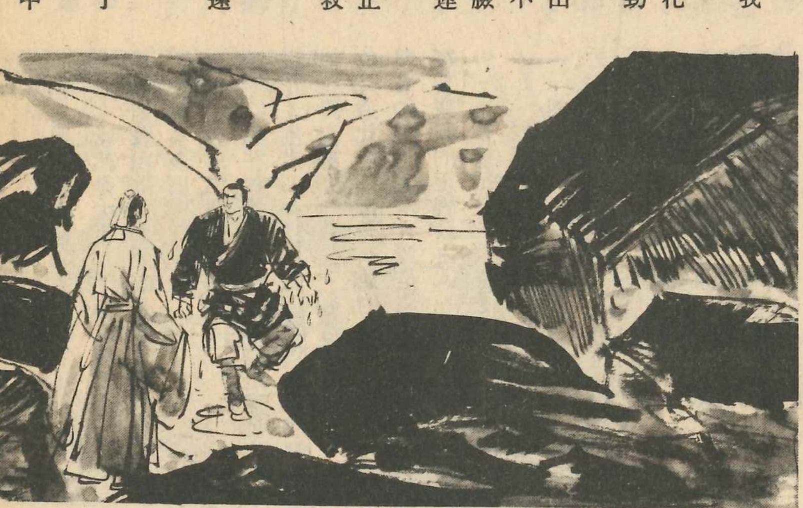
楚留香怔住。

他一向知道胡鐵花的臉皮很厚，却還是想不到居然厚到如此程度。

可是胡鐵花也有胡鐵花的道理。

「我們是老朋友了，已經快要老掉了牙，我問你，你看我洗過幾次澡？」

「好像沒有幾次，」楚留香在記憶中搜索：「好像只有一兩次。」



「要我洗澡是不是件很困難的事。」

「也不算太困難，只不過比要狗不吃屎困難一點點而已。」

「要我不喝酒呢？」

「那就眞的困難了。」楚留香嘆氣：「那簡直比要你不碰女人更困難。」

「那個狗窩裏，有那麼多好酒，那麼多好看的女人，可是你看到我的時候，我却清醒無比，而且洗得比你剛出生時還乾淨，就算是條豬，也應該看得出情況不對了。」胡鐵花咧開大嘴對楚留香笑了笑：「何況你最少比猪要聰明一點。」

× × ×

楚留香說不出話來了。

他忽然發現胡鐵花確實是有道理的，非常有道理。

唯一的問題是：「像你這麼樣的一位偉大的天才，怎麼會被四個小女孩制住了的？」

胡鐵花的回答比這個問題更絕。

「就因爲她們是四個小女孩，所以我才會被她們制住。」胡鐵花說：「如果是四個老頭子想要把我制住，連談都不要談了。」

「有理。」

「遇到了那麼樣四個女孩子，就算我明明知道她們給我喝的酒裏有藥，我也會喝下去的。」胡鐵花苦笑：「只可惜一喝下去之後，我就連一點力氣都沒有了。」

「在那種情況下，你怎麼還能回到那個狗窩去？」

「當然是我要她們送我去的。」

「她們怎麼肯送你去？」

「因爲你。」胡鐵花說得很乾脆：「我看得出，她們也正在找你，只可惜找不到而已。所以，我就索性把這個法子，教給她們了。」

「什麼法子？」

「騙狗入狗窩的法子。」

楚留香苦笑：「現在，我才知道你眞是個好朋友，拖人下水的本事更是天下第一。」

「我不拖你下水拖誰下水？你不來救我誰來救我？」胡鐵花瞪着大眼，完全是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何況我這麼做也是爲了要讓你高興。」

「爲了要讓我高興？」楚留香不懂：「我有什麼好高興的？」

「能夠把我這麼樣一個好朋友從別人手裏救出來，你心裏難道還不高興？」胡鐵花說得振振有詞：「如果我沒有那麼做，你怎麼會找到狗窩去？怎麼能把我救得出來？」

楚留香摸着鼻子想了半天，終於不能不承認！

「有道理，」他嘆着氣：「爲什麼你說的每句話都好像很有道理？」

他忽然又問胡鐵花。

「你有沒有想到過，她們對你也許並沒有惡意，只不過想把你招回去做女婿而已。」

楚留香自己替胡鐵花回答了這問題。

「你一定想到過的，自我陶醉的本事，天下也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你。」

「我不必自我陶醉，」胡鐵花說：「像我這麼樣的一表人材，又英俊又聰明又勇敢又成熟，本來就是她們那種黃毛丫頭最喜歡的男人，只要我肯用一點小小的手段，她們不被我迷死才是怪事。」

「你爲什麼不自己去迷死她們，爲什麼要我來救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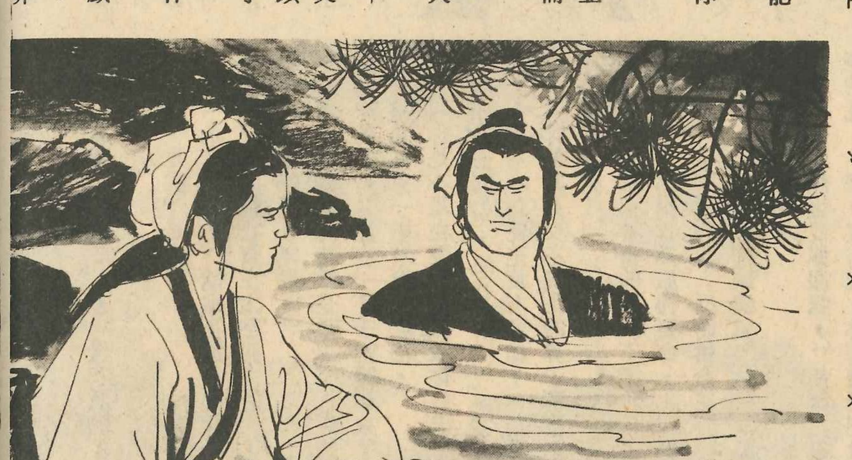
「因爲現在我沒空跟她們玩這種遊戲，」胡鐵花的表情忽然變得神秘而嚴肅：「現在正有件大事等着要我去做，而且非要我去做不可，否則天下就要大亂了，江湖中也不知道會有多少人要因此而死！」

他說得完全像眞的一樣，楚留香盯着他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他有一點開玩笑的樣子。

「你要去做的是件什麼樣的大事？」

胡鐵花聲音壓得更低，一字字的說：「我要替我一個朋友把她的女兒送去給一個人做老婆。」

× × ×

楚留香簡直快要氣死了，活活的被他氣死！

「這種事也能算是大事？」

「當然是大事，」胡鐵花說：「如果你知道我說的那個朋友是誰，你就會明白這件事有多麼重要。」

「你那位朋友是誰？」

「現在我還不能告訴你他是誰？」胡鐵花正色道：「我只能告訴你，在江湖中他也許沒有你的名氣，可是他的身份、地位却遠比你高得多。他的女兒不但是天下聞名的美人，而且還是位公主，當今天子御旨親封的正牌公主。一點都不假。」

「你要把這位公主送去嫁給誰？」

「說起這個人，名氣就未必比你小了，」胡鐵花道：「我想你大概也聽說過，近年來縱橫七海威鎭天下的天王大帥史天王。」

楚留香的臉色忽然變了。

「江湖中好像有很多人都不贊成這門親事，所以那位公主才要我來護送，而且是她府上的花總管親自來邀請我的，」胡鐵花道：「所以除非史天王忽然暴斃，這門親事誰也阻攔不了。」

楚留香眼睛裏忽然發出了光，忽然大聲道：

「我明白了，現在我總算明白那位姑奶奶找他們那些人去是幹什麼的了！」

「那位姑奶奶是誰？」胡鐵花問：「他們那些人又是些什麼人？」

「那位姑奶奶就是那個小麵攤的老板娘，」楚留香說：「那些人就是那天晚上專程趕到那個小麵攤去吃麵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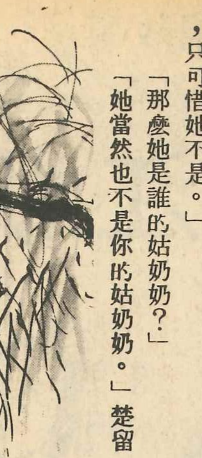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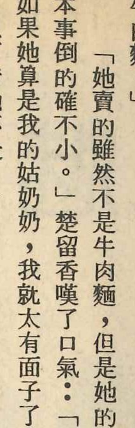
胡鐵花是個絶人，常常會說出些很絶的話，有時候連楚留香都聽不懂。

這一次情況却改變了。

這一次胡鐵花完全聽不懂楚留香在說什麼？

「你剛才在說什麼？」他故意問：「是不是說你有位姑奶奶擺了個小麵攤，生意好得造反，三更半夜都有人專程趕去吃麵？」



胡鐵花忍住笑一本正經的又說：「你這位姑奶奶眞有本事，我實在想不到你居然有個本事這麼大的姑奶奶，居然還會賣牛肉麵。」

「她賣的雖然不是牛肉麵，但是她的本事倒的確不小。」楚留香嘆了口氣：「如果她算是我的姑奶奶，我就太有面子了，只可惜她不是。」

「那麼她是誰的姑奶奶？」

「她當然也不是你的姑奶奶。」楚留香也一本正經的說：「她是你的媽。」

× × ×

「我的媽呀。」胡鐵花立刻就叫了起來：「你說的是不是那位要人老命的花姑媽？」

「難道你現在另外又多出幾個媽了？我記得你本來好像只有她一個的。」

「我的媽呀。」胡鐵花還在叫：「她不是已經找到一個寃大頭願意娶她了麼？好好的日子她不過，又跑出來幹什麼？」

楚留香看着他直笑。

「也許她想來想去，還是覺得你這個兒子，比那個寃大頭好，所以又出來找你了！」

他的樣子看起來就好像一個幸災樂禍的人看見了別人一脚踩到狗屎上，胡鐵花的樣子看起來就好像已經有人把那堆狗屎塞到他嘴裏去了。連吐都吐不出來。

「千萬拜託，你千萬不能讓她找到我。」胡鐵花說：「我還要留着我這條老命多陪你喝幾年酒。」

楚留香看着他愁眉苦臉的樣子，忽然嘆了口氣。

「你眞的以爲你是個人見人愛的小白臉？天下的女人都愛死你了，一個個全都非死不可。」楚留香說：「只可惜人家這次出來雖然是爲了要找人，找的却不是你。」

「不是我？」胡鐵花簡直不能相信：「她要找的不是我？是誰？」

「我也不知道她一共找了多少人，我只知道她已經找到三個。」

胡鐵花又叫了起來，叫的聲音比剛才還大。

「一找就找三個，這個女人實在太過份了。」他又忍不住問楚留香：「她找到的是那三個？」

「我只認得其中兩個。」楚留香說：「一個是要價三萬兩的黃病夫，一個是要價十萬兩的黑竹竿。」

胡鐵花忽然生氣了：「我連一文錢都沒有問她要過，他們憑什麼問她要這麼多錢？」

× × ×

他當然不是眞的在生氣，雖然心裏已經覺得有點酸酸的，甚至有點失望，却不是眞的在生氣。

因爲他並不是個只會吃醋只會自我陶醉的笨蛋，這兩個人是幹什麼的？花姑媽爲什麼要找他們？他也清楚得很。

找他們的人只有一個目的。

——要他們去殺人。殺一個很不容易被殺死的人。

在這種冷酷神秘而且非常古老的行業中，黃病夫和黑竹竿都是第一流的好手，所以要的價錢都特別高，尤其是黑竹竿，多年前就已經在這一行要價最高的十個人中名列第三。

因爲他可靠。他的信用可靠，嘴也可靠，絶不會洩露買主的秘密，就算被人砍下一條膀子來，也不會洩露一個字。

最可靠的，當然還是他那柄藏在黑竹竿裏的劍，這柄劍殺人幾乎沒有失過手。

「可是，我知道花姑媽一向沒有錢的，她花錢比我還花得快。」胡鐵花終於開始說正經話了：「她就算要殺死一個人，也花不起這麼多的錢，去找黃病夫和黑竹竿呀。」

「花錢的也許並不是她，也許她只不過在替別人做事而已。」楚留香說：「做這一類的事，還有誰比她更適合？」

「還有一個人。」

「誰？」

「你。」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

諸葛青雲・文
子成・圖

鬼魅江湖（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宇文狂和閻五等人在「聚盟台」凝神相對之際，台下突衝出三人把宇文狂和段嬋娟拉走，即消失無影，跟着隆隆之聲爆起，一聽便知是大量火藥地雷一起爆炸，「招魂坳」頓成灰燼，江浪身形奇快，逃過災難，接着又有高人傳信息給江浪，此人正是殷世官，相約在太湖相會……江浪和蕭三趕至「風雷堡」，只見「風雷堡」已改為「風雷寺」，看來宇文狂經那次上了胡小莊的當後，竟百念俱灰，決意削髮為僧，江浪想勸止也來不及了。

太湖旅途中 兩遇星相士

這情況，顯然是剛剛被金不換那招化自杜工部詩句「星垂平野」絕學驚走的「紅斑人豹」鮑南山，如今又悄悄折回，來觀察自己與金不換的中毒結果。

照理說來，自己與金不換應該雙雙中毒，聽憑那陰損已極的鮑南山作弄擺佈，但金不換不知怎會本領通天地，未受影响，反而將計就計，安排下捉「豹」陷阱！

只要鮑南山現身，走到自己近前，被金不換斷了他林中退路，則任憑這隻「紅斑人豹」，如何刁鑽兇猛，也定會被金不換逼得獻出解藥，使自己脫了一刧，並獲知「青衫狂客」宇文狂，和高小紅，卓紫娟的下落。

蕭三想到此處，却出了岔兒！

就在那林中輕微步履，已到林邊，即將出外之際，突有一隻小虫，連飛帶鑽，無巧不巧地，進入蕭三鼻內。

蕭三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噴嚏，遂使那林口足聲，又迅速縮了回去。

金不換微嘆一聲，一圈金色光影，起自掌中，比電還疾地，飛向林口。

林口立即響起一聲慘哼！

金不換站起身形，向蕭三苦笑叫道：「蕭兄，起來吧，豹入深林，神仙難覓，在無可奈何之下，我不甘心讓這毒辣陰險的鮑南山，再度逃出掌握，只好令他變成一隻死豹子了！」

蕭三聽得金不換這樣說話，詫聲問道：「金老弟眞有這樣把握，那鮑南山功力不弱，準死得了？……」

金不換嘆道：「蕭兄勞駕，去看看吧，那隻豹兒被你噴嚏之聲所驚，已想回身逃走，但他『脊心』死穴以上，應該嵌着我從來不肯輕用的一枚『買命金錢』！」

蕭三起身走了，片刻折回，把一枚上鐫「買命」二字的小小金錢，交還金不換，搖頭含笑語道：「老弟手法，又準又快，果然是深嵌在對方的『脊心』穴上，分毫不差，但你却未料到，被你這『要命金錢』，要了命的人兒，並不是『紅斑人豹』鮑南山呢！」

金不換猛然一驚，失聲問道：「那人

是誰？」

蕭三搖搖手笑道：「老弟不要吃驚，你沒有錯殺好人，那『紅斑人豹』鮑南山太以狡猾，雖料定我們必定中毒，仍不肯親自冒險察看，只派來了他手下四名愛徒之一的『黑豹』袁剛！」

金不換頓足一嘆道：「好，够聰明，够厲害，這隻『紅斑人豹』，倒眞是我生平罕見的鬥智對手……」

說到此處，轉對蕭三嘆道：「蕭兄，咱們走吧，豹子和鷹一樣，一擊不中，立即遠颺，我們休想等牠在原地來上第二次當了。」

蕭三郎一擺手兒道：「不必急着走，有件事，我要先弄弄清楚……」

金不換目注蕭三，已知其意地，含笑問道：「蕭兄，你是否想問我，爲何不會中毒？」

蕭三點頭道：「我承認江山代有才人出，自古英雄讓少年，金老弟在文才武學方面，確實比我高明多多，但你難道連抗毒能力，也有特殊體質……」

金不換截斷蕭三話頭，接口笑道：「我不是有甚特別抗毒體質，只是所採喝酒方式，與蕭兄不同，蕭兄應該記得，適才我是一傾而盡，你却是徐徐飲完。」

蕭三點頭道：「我因已上過鮑南山的當，知道此人太以陰損，決不會以不含毒質的美酒，來强逼我們飲用，遂以內家眞氣，嚴束所飲酒兒，不令於腹內散開，並立從脚底逼出，才喝得那等慢法，結果仍中奇毒，委實莫明奇妙，也可見鮑南山的厲害。」

金不換笑道：「蕭兄不要莫明其妙，你可知道你犯了何種錯誤？」

蕭三道：「我的錯誤何在？」

金不換道：「你的錯誤只有八個字兒，便是『高估敵人，低估自己』！」

蕭三瞠目道：「此話怎講？金老弟莫和我打甚玄機，我如今已被『紅斑人豹』鮑南山氣胡塗了，簡直毫無靈機，像個笨蛋！」

金不換笑道：「小弟認爲，我們在江湖中尚具薄名，鮑南山所化身的紅衣蒙面人，既想對付我們，必會略費心思，不至於像對付一般人那樣，把奇毒下在酒內，避免我們入口便知，容易覺察解救……」

蕭三深以爲然，點頭道：「對，有道理，我確實低估自己，結果白費力氣，竟從脚心逼酒，而使自己仍然中毒，成了個大大笨蛋。」

金不換繼續笑道：「小弟有見及此，遂把酒兒放心大胆的一傾而盡，但那隻持盃右手，却功力早聚，化肉爲鋼，並暫時封閉了通心血脈！」

蕭三恍然道：「這樣說來，毒是塗在酒盃之外？……」

金不換點頭笑道：「正是，蕭兄凝聚眞氣，從脚心慢慢逼酒之時，也就是鮑南山在酒盃外所塗奇毒，乘虛而入，從你手指上沿臂攻心之際！」

蕭三「呸」了一口道：「倒霉，倒霉，我還有一項問題……」

金不換看着蕭三那張充滿氣憤尷尬的怪臉，含笑問道：「蕭兄是問我萬一把事料錯，盃中之酒，果是穿腸毒藥，却又如何平反那難堪局面？」

蕭三一聲苦笑，向金不換雙翹姆指說道：「金老弟，你的智慧之高，和反應之快，委實令我這老酒鬼，萬分欽佩！」

金不換笑道：「其實這答案太以簡單，常言道防前須顧後，當左莫忘右，在我右手化肉爲鋼，防範杯外塗毒之際，左手便握有一粒解毒靈丹，只要舌上稍有異味，腹中稍有異感，便立即服食下喉，仍足消災解厄！」

蕭三詫道：「金老弟能解鮑南山這等陰損之人的秘煉奇毒？」

金不換笑道：「那『玉面飛狐』胡小莊自詡無藥可解的獨門毒物『天狐勾魂臭』，和『蚩尤迷神霧』既能被我袪解，『紅斑人豹』鮑南山的一點用毒技倆，大概也不例外！」

蕭三「哎呀」一聲，搖頭慚笑道：「我眞是靈光蔽昧，竟忘了老弟是一位學究天人，胸羅萬有，並特別神於岐黃的絕代奇客……」

一面說話，一面已酒癮發作，取過葫蘆，「咕嚕」的灌了幾口！

金不換笑道：「蕭兄已中奇毒，怎麼還敢飲酒，難道不怕酒催毒力，易於攻心麼？」

蕭三輕笑道：「金老弟，我不會長期胡塗，如今已然清醒，你這位聖手神醫，既給我服過一粒丹丸，我怎會還怕鮑南山的奇毒，能在我腹中作怪！」

金不換正色道：「蕭兄，請記住，今夜我們是兩人同行，才可在飲那兩杯酒兒之上，與鮑南山互相逗弄，賭賭心機，若是只有一人，便決不能如此冒險，把生命孤注一擲酌呢！」

蕭三聽得惑然苦笑道：「老弟又是玄機……」

金不換搖頭道：「不是玄機，只是推理！」

蕭三暫停飲酒，目注金不換道：「金老弟，請你把這項理由，推上一推，我老酒鬼委實弄不明白『兩人同行』與『一人獨行』，會與對方的用毒技倆，發生甚麼微妙關係？」

金不換笑道：「這關係確實相當微妙，因爲鮑南山對我們『兩人同行』，一定用緩慢發作之毒，若是只對一人，他多半要用立即發作之毒！」

蕭三一時之間，仍未能完全瞭解，方一皺眉，金不換含笑又道：「蕭兄請想，我們二人，不會同時飲那毒酒，定有一先一後，倘若先飲之人，立即發作，未飲之人，怎肯繼續上當？並必憤怒塡膺，非竭盡所能地，與那隻『紅斑人豹』，拚死一戰不可……」

蕭三瞿然道：「對，尤其鮑南山拿不準你我之間，誰先上當？假如是你，他還可以和我周旋周旋，假如是我，他却絕非你敵，老弟盛怒之下，那張『紅斑豹皮』，多半會變作『江湖敗子』的『血披風』了。」

金不換道：「由此可見，他對付『兩人同行』，非用緩慢發作的毒藥不可，對付一人，則無此忌，劇烈毒品，往往入口封喉，我若再自作聰明，想和對方賭其心機，坦然舉杯飲酒，可能縱有靈藥在手，

也未及取服，豈不死得寃枉透頂？……」

蕭三連連點頭，對金不換的智慧判斷，好生佩服！

金不換笑一笑道：「總而言之，像『紅斑人豹』鮑南山這等老奸巨滑，必然算計極精，凡事未慮勝，先慮敗，爲他自己預留安全退步，像剛才我詭詐作中毒，並發出輕不一用的『買命金錢』，也不過只中副車，殺掉了他門下的一隻『黑豹』而已！」

「嗡……颼……」

這是弓弦猛振，長箭橫飛之聲！星月光芒之下，一條箭影，從遠處破空而至。

不過內行人一看便知，這箭兒射得比金不換的頭頂略高，顯然不含敵意。

金不換猿臂輕伸，一把便將那根長箭抄住！

果然，那隻箭兒沒有箭鏃，却在近箭尾處，用粉紅色的絲綫，繫着一隻同色香囊。

金不換目光注處，眉頭立皺。

蕭三笑道：「金老弟，你皺甚麼眉，這隻香囊，總該是女兒家的貼體之物，贈囊人必係一位傾城傾國的絕代紅粧，不會再像忽男忽女萬分神秘的殷世官那樣撲朔迷離，叫人雌雄難辨！」

金不換苦笑道：「蕭兄莫要取笑，這香囊中還盛有別的東西！」

蕭三酒癮又犯，咕嘟嘟地，飲了兩口說道：「是甚麼東西呢？金老弟對於我這老酒鬼，無須避忌，不妨把香囊以內的旖旎風光，予以洩漏！」

金不換面含尷尬苦笑地，解開絲綫，取下香囊。

囊中是顆姆指大小天生成人頭模樣的黑色珍珠，珠外却裹着一張錦箋。

金不換不看黑珠，先看錦箋，口角笑容，隨着目光移動，漸漸浮起。

蕭三自然立即發現，詫然地問道：「有甚麼天大喜事，竟使金老弟看得這般高興呢？」

這時金不換已看完箋上之語，隨手遞過，含笑說道：「我笑蕭兄又走眼了，這贈我香囊之人，不是甚麼傾城傾國的絕代紅粧，而是一位風流瀟洒的翩翩公子！」

蕭三疑信參半，接過錦箋一看，因箋小字多，寫的是針尖細楷，但那筆「靈飛經」的字體，依然秀媚無倫，寫的是：「僕對兄，未曾識荊，已接光塵，萍水生緣，傾倒備至！

本擬千里相隨，擇一環境絕美，而無任何俗物滋擾之處，與兄執手訂交，唯晴空霹靂，突震當頭，有重大私事，亟待處理，不得不率紅綃白苧二婢，匆匆別去。

『黑美人珠』，爲僕隨身所佩，敬以相贈，聊表寸衷！

此珠，乃僕信物，江南江北，尚具薄威，兄如不棄，佩飾襟前，可保一切魑魅豺狠，見即遠遁，決無人敢擾『江湖敗子』之南遊雅興！

贈君美人珠，遲君於太湖，風波三萬頃，執手樂何如？」

錦箋之末，並未署名，但由於提起紅綃、白苧二婢，已知作書人就是那位對金不換贈以「貂裘」，對蕭三贈以「酒母」，出手極爲大方，來歷却與殷世官一樣神秘的凌公子。

蕭三目注金不換手內香囊，遞還錦箋，皺眉說道：「這凌公子也有點脂粉氣，怎麼用女孩兒家的香囊……」

話猶未了，金不換已接口笑道：「這事不難解釋，凌公子臨時無物包裹『黑美人珠』，遂可能借用美婢紅綃，或白苧身旁之物！」

蕭三點頭道：「這解釋相當合理，凌公子的一番情意，也相當眞摯，金老弟可以把這枚『黑美人珠』，當作襟飾，佩向胸前的了。」

金不換微微一笑，目注蕭三，揚眉問道：「蕭兄，你認爲我會這樣做麼？」

蕭三笑道：「以老弟的高名絕藝，當然不屑仗恃『黑美人珠』之威，以懾江南江北的豺狠魑魅，但凌公子雅意殷勤，似也不宜過拂……」

金不換不等蕭三再往下說，便接口笑道：「江湖敗子，是接受過無數失意的過來人，我不會驕甚聲名，矜甚小節？假如此去太湖，只是游賞『具區』三萬六千頃，與『東西洞庭』的湖光山色，則我必會把這『黑美人珠』，當作襟飾，佩於胸前，倚仗凌公子的『信物』之威，減消不少無謂的煩惱滋擾……」

蕭三點頭道：「老弟這等胸襟，令我佩服！」

金不換苦笑道：「但是，我們此行，不僅是要查探下落，拯救高小紅，卓紫絹二女，並須一鬥『幽靈門』，以及設法誅除刁惡太甚，造孽無數的『紅斑人豹』鮑南山，故宜於生事，不宜怕事，對這『黑美人珠』，只好藏之懷中，未便當衆炫示的了……」

他一面說話，一面把那顆宛若「身毒」美人螓首的「黑美人珠」揣入懷中，突然雙眉一挑，朗聲吟道：「可遇天鷹，莫逢人豹，寧對狠嗥，不聽狐笑；寰中十劍，天外一珠，飄香雪刃，鬼魅江湖……」

蕭三「咦」了一聲，目注金不換道：「金老弟有何感觸？爲何突然朗吟這有關『二十高手』的江湖歌謠？……」

金不換苦笑道：「我是感慨於江湖代有才人出，各領英雄數十年！這幾句歌謠，雖說稱頌『二十高手』，但眞正的絕世高手，却根本不在這幾句歌謠之內！」

蕭三問道：「誰又是眞正的絕世高手呢？」

金不換苦笑道：「常言道絕世之才，每不並出，但我們偏偏就在短短時日中，一遇便是兩位……」

蕭三恍然道：「其中之一就是殷世官嗎？……」

金不換接口道：「我這『江湖敗子』，向不驕人，但輕易亦不服人，自從『招魂坳』內，目睹高明，我對那位殷世官兄，委實萬分佩服！」

蕭三笑道：「殷世官非世俗中人，我曾把他與金老弟喻爲『一時瑜亮』……」

金不換連連搖手地，苦笑說道：「蕭兄這項譬喻，錯了一半，因爲殷世官兄，高明無匹，固可當得『亮』字，但另一個『瑜』字，却决不是我『江湖敗子』金不換！」

蕭三皺眉道：「金老弟口口聲聲另有高人，這高人究竟是誰？」

金不換道：「凌公子！」

蕭三怔了一怔道：「金老弟所指，竟是他麼？這凌公子有氣派，有豪情，並可從其婢如此，其主不弱之上，看出他不是尋常俗士，但關於功力火候方面，因未目睹，似難論斷……」

金不換苦笑一聲，截斷蕭三的話頭說道：「蕭兄是酒未喝够呢？還是酒喝太多？你怎不知道業已見識過凌公子的曠代絕藝？」

蕭三「吧」的一掌，擊在自己的後腦勺上，皺眉嘆道：「竟有這等事麼？我『龍鍾酒魅』蕭三，今日委實鬼迷心竅，龍鍾透頂……」

金不換不再逗他，伸手拾起地上那根長箭，向蕭三問道：「蕭兄，你記不記得適才那弓弦是從何處響起？也就是這根繫有『黑美人珠』的溫情長箭，是從何處飛來？」

蕭三笑道：「當然記得，弦聲是響自隔着一道山澗的另一松林之內！」

他在說話之間，並伸手向東，指了一指。

金不換道：「依蕭兄看來，隔澗松林，距此約有多遠？」

蕭三略一端詳，應了一聲答道：「正確距離難知，但約莫總在三十六七丈的光景……」

說至此處，他方忽有所悟地，「哎呀」一聲驚道：「難怪金老弟讚他高明，這凌公子着實臂力强絕！」

金不換嘆口氣道：「高明之處，猶不在此……」

語音略頓，把手中長箭，向蕭三展示道：「蕭兄適才未曾注意，這根長箭，業已丟掉箭鏃，有鏃之箭，能射這遠，已極驚人，何況箭鏃去後，重量大減，又失平衡，更準確無比的，一箭恰好射到我抬手可及之處，這份功力，這份準頭，怎不令我大爲慚愧，低頭心服！」

蕭三默默聽完，點頭道：「對，經老弟這一解釋，我同意你的見解，認定那凌公子身負絕藝！但丈有所短，尺有所長，老弟仍是人中之龍，切不可妄自菲薄！」

金不換嘆道：「若不是高小紅，卓紫絹二女，身有險厄，亟待援救，不敢躭誤時日，我眞想等明年春末夏初之際，再遊『太湖』！」

蕭三眉峯深蹙地，看着金不換道：「金老弟，這春夏之交一語……」

金不換道：「小弟由於殷世官，凌公子等絕世人物，相繼出現，深覺對本身藝業，亟應進修，最好是有段時間，能讓我把『兩儀眞氣』，坐關用功，凝煉百日，以備再有甚麼蓋代魔頭出面爲敵時，與其周旋一二！」

蕭三正色道：「老弟有心上進，令人可敬，如今雖因援救高小紅，卓紫絹兩位姑娘之事，急如星火，不容遲延，但『幽靈門』的『血河骷髏宴』期，却在明歲清明，只要『太湖』之行順手，救出高、卓二女後，你立即坐關百日，參究神功，應該還來得及。」

金不換苦笑道：「但願如此，今夜被『紅斑人豹』鮑南山一場攪鬧，業已錯過宿頭，我們索性乘着明月寒星，再趕上一程如何？」

蕭三微笑道：「好，但常言道，『吉人自有天相』，『刁蠻鐵胆小龍女』高小紅與『雪刃紅娘』卓紫絹，均是積有甚多功德的正派光明俠女，縱遭小厄，亦不致有太大災害，何況那位神通廣大的殷世官，已先追蹤救護，老弟心中，無須太急，我們足下加緊，少睡多趕，約莫三五日後，便可到達『太湖』的了。」

金不換飄飄舉步之間，搖頭嘆道：「小弟深愛王陽明『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之句，故對本身所遭遇之再大險厄，均能無掛無礙，等閑視之，但艮友安危，江湖道義，却……」

蕭三突然笑道：「老弟天才橫溢，風度翩翩，紅粧膩友必不在少，那位『刁蠻鐵胆小龍女』高小紅，可是其中之一？」

金不換不加否認，坦然答道：「這位姑娘，委實對我甚爲垂青，品格人才，也頗爲光明美慧，但雙方相識未久，還談不上到了『膩友』程度，蕭兄若與高小紅相見之時，莫要亂開玩笑才好。」

蕭三方一點頭，忽然聽得「叮噹」一聲脆響。

金不換道：「這是『報君知』的聲音，莫非還有甚卜巫星相之人，竟想在寒夜旅途中，拉生意麼？」

這時，他們已離却山林，轉上道路，並向前趕了一程，蕭三皺眉低聲說道：「老弟小心一點，最好不要理他，因那鮑南山的花樣太多，慘遭鎩羽，必不甘心，可能這頭『紅斑人豹』，又在……」

金不換軒眉一笑，截斷蕭三的話頭說道：「便因這『報君知』聲，響得突兀，我才決定去讓他作筆生意，看看對方是何來路？因爲據我所知，高小紅，卓紫絹被擄之事，多半會和『紅斑人豹』鮑南山沾上關係！」

蕭三想起鮑南山所取出的那兩粒「天香荳蔻」，便知金不換所料有理，不再加以阻攔地，隨同金不換向右側走去。

原來路側有片高坡，那「報君知」之聲，便由坡上傳下。

金不換與蕭三上坡一看，地勢十分空闊，有一個身着月白長衫，手持「報君知」的相士打扮之人，獨自坐在一方青石之上。

相士一見金、蕭二人，趕緊站起身形，陪笑說道：「兩位有何見教？莫非要看個夜相。」

雙方才一對面，金不換與蕭三的心中疑念，便告減去不少。

因爲這位相士，年約四十有餘，長眉豐準，目若朗星，風神朗逸，宛如古月蒼松，不單沒有半點邪惡模樣，並似還流露出一身盎然道氣！

金不換是久歷風塵，見過各種世面的「回頭敗子」，雙眼自然識人，發現對方不俗，一抱雙拳，含笑說道：「潦倒風塵，流年不利，既然幸遇高人，自當敬求指教！」

相士「哦哦」連聲，伸手請二人在石上坐下，目光一揚問道：「兩位是都要看

相，還是……」

蕭三面含怪笑，搖手接道：「我老酒鬼醉時富有四海，酒醒後貧無立錐，生平既無情愛糾纏，又無家室之累，根本無須祈禱禍福，問卜君平，朋友無論是善觀氣色，抑或精推流年，都請費點心思，爲我這位老弟，占算占算，指點他一些趨吉避凶之道。」

相士聽了笑道：「細推流年，途中不便，我就替這位相公，看看近來的氣運如何？」

金不換道：「君子問禍不問福，敬請高明指點！」

相士含笑點頭，突然笑容一收，正襟危坐，把兩道亮如電，利如刀的目光，盯在金不換的臉上，簡直一瞬不瞬。

蕭三起初想笑，但見了人家那份決無絲毫做作的正經模樣，却又有點笑不出來了！

相士凝望有頃，突然問道：「相公胸前乳上三分，有沒有一顆約莫綠豆大小的硃砂紅痣？」

這一問，把位「江湖敗子」金不換，問得有點暈頭轉向。

因爲他胸前乳上，確有這麼一顆硃砂紅痣，但自己幼遭孤露，絕無親人，也就是絕無人知，這位相士怎會一望之下，便有此問？

萬分驚奇之下，點頭答道：「先生着實高明！」

相士笑道：「星相之學，無非是以經驗累積的統計資料，加上當事人的靈機素養，綜合硏判，故有時雖可談言微中，有時偶遇例外，亦會南轅北轍，根本無法符合。」

就這幾句話兒，已令金不換深知對方絕非俗流，心中油然起敬！

相士又復笑道：「這顆硃砂紅痣，在右胸主富貴，在左胸主淸高，富貴則公侯將相，逼人而來，淸高則野鶴閒雲，孤飛無跡，但萬相皆由心轉，倘無良心，『善相』亦成『惡相』，『富貴』者，難免縲絏終身，淸高者，難免凍餓而死！」

金不換拱手道：「多謝，多謝，先生此言，垂教極深，在下有機緣時，亦當以此轉教世人。」

相士笑道：「相公一身俠骨，夜走江湖，定非富貴中人，倘若我的論點不謬，你胸前的那顆硃砂紅痣，應該是在左乳之上！」

金不換說道：「先生高明，請繼續指教！」

相士的雙目之中，神光一閃，軒眉笑道：「既係江湖豪俠，以絕藝高懷，輔國法不足，千金倒橐，一劍誅仇，遇事只問其當爲不當爲，不會顧及吉凶禍福，相公要我試以靈機推究，多半無關本人，而是他人之事吧？……」

蕭三怪笑一聲，把自己的酒葫蘆，遞向相士說道：「想不到，想不到在這荒山夜道之間，竟能遇見先生如此高明人物，來來來，無杯無餚，我就以這旁人送我的酒葫蘆，奉敬先生三大口吧！」

相士既不推辭，也不嫌髒，接過飮了幾口，便把葫蘆還給蕭三，向金不換正色說道：「相公雖問他人禍福，仍與本人有關，因爲相公生具奇相，終身皆犯『複雜桃花』，你眼前氣運，與所繫念者之吉凶禍福，莫不與『陰人』有關，且容我略運靈機，試贈偈語，留待他日應驗！」

話完，一閉雙目，盤坐石上，眞有點神儀內瑩，寶相外宣的仙風道骨模樣！

金不換不便驚擾，只得向蕭三聳肩苦笑。

蕭三方對他扮了一個揶揄鬼臉，那位相士已一睜雙目，神光烱烱的盯在金不換臉上說道：「天機微妙，以在下淺薄修爲，既無法多參，也不敢過份洩漏！如今請相公試擲金錢，容我以卦相合參，奉贈數語！」

邊自發話，邊自從懷中取出隻翠綠竹筒遞過。

金不換先行凝神靜念，然後舉筒三搖，把筒中所貯的六枚金錢，輕輕倒落在青石之上。

相士細看一眼，收起金錢竹筒，便取張紙兒，以炭筆作書。

字似不多，龍飛鳳舞般，一揮而就，略加折疊，遞向金不換，含笑說道：「風萍偶聚，信是前緣，兩位似有急事，莫多躭擱，江湖倘再相見，便屬舊友，我們不妨往深處交結交結的了。」

既已看出對方是極爲不俗的正派人物，金不換怎肯以相金卦禮冒瀆，遂恭身稱謝；與蕭三向那相士告別而去。

× × ×

但下得高坡才行不遠，金不換突然「唉」了一聲，轉身走回原處。

蕭三被他這種動作，嚇了一跳，一面隨行，一面詫然問道：「金老弟，你轉回作甚？是對那相士，有甚疑念？還是想送他一些相金卦禮？」

金不換苦笑道：「對方古月蒼松，何等風致，怎會引人起疑，更不敢以俗物相瀆，我是覺得蒙人費神占卜，竟連個稱呼姓氏，都忘了請教，未免太失禮數，有欠恭敬……」

說話之間，他倆又回到坡上，但那相士的蹤跡早渺，只聽得數十丈外的山林間，依稀傳來若有若無的「報君知」叮噹餘韻……

蕭三失聲道：「好輕功，這傢伙走得還快，倒眞是一位人物！」

金不換嘆道：「輕功固屬絕佳，指力亦頗不弱！」

蕭三詫道：「老弟是怎知道他指力不弱？……」

金不換指着那方青石，接口說道：「我們再回來請教姓名之學，已被對方料中，人家還在石上留了詩呢！」

蕭三近前一看，果見石上被那相士，以指鐫出二十個龍飛鳳舞字跡，寫的是：「君是雄奇客，我爲不羈身，通名本多事，良晤在風塵！」

字跡雖入石不深，却淸晰可辨，能在一轉瞬間，如此施爲，業已足見這位相士具有對蕭三未遑多讓的一流身手！

蕭三搖頭嘆道：「江湖中，要多事了，怎麼一連出現了這多足以驚世駭俗的不凡人物？」

金不換笑道：「這種正派高人，多出現幾個才好，武林中衞道降魔，原應羣策

羣力……」

蕭三道：「老弟既看準那位相士，屬於正派高人，怎不拜讀他爲你卦相合參，所指點的，是甚麼靈機妙諦？」

金不換從懷中取出那張折疊紙條，展開一看，竟比石上留詩更妙，只有十六個字兒。

但字跡比石上所留，略爲工整，寫的是：「懷珠則安，逢林有福，遇莊多凶，入雪得鹿！」

蕭三看得怪叫一聲道：「高明，高明，的確高明，但若是改上一個字兒，便更爲高明……」

金不換詫異道：「這等靈機妙諦，多半事後才驗，最快也要在事將臨頭，才生感應，怎麼蕭兄如今便看出它高明之處了呢？」

蕭三指着紙上所寫的第一句「懷珠則安」笑道：「老弟請看這第一句『懷珠則安』，豈非高明無比，好像那位相士，竟目睹凌公子贈你『黑美人珠』之事？」

金不換被蕭三這一提醒，也覺奇特，雙眉一揚，目注蕭三問道：「蕭兄適才說改上一字更好，但不知你要改的是那一個字兒？」

蕭三答道：「第二句是『逢林有福』，來個音同字不同地，把雙木『林』改成凌波之『凌』如何？」

金不換皺眉道：「改成凌波之『凌』？莫非蕭兄又是意在凌公子麼？」

蕭三笑道：「當然是他，老弟從凌公子手中，先獲貂裘，又得了一粒『黑美人珠』，難道還不是『逢凌有福』？」

金不換想了一想，搖頭說道：「蕭兄，相士所贈偈語，一共只有十六字兒，必如精金美玉，字字皆蘊玄機，怎會如此浪費地，以半數來指凌公子贈我『黑美人珠』一事？恐怕另作解釋？」

蕭三想了想，點頭說道：「我收回我的看法，但不知老弟打算怎樣解釋？」

金不換苦笑道：「本來這類隱語，不在事將臨頭時，難見靈機，但那相士，既稱我終身命犯『複雜桃花』，今後吉凶禍福，莫不與陰人有關，則我認爲這四句話兒，可能都會和甚紅粧俠女，或武林凶婦，發生關係？」

蕭三雙目之中，神光一閃，軒眉說道：「有道理了，老弟請看那第三句！」

攏共四句話兒，聰明得可以走馬觀碑，過目不忘的金不換，自然早就背得出來，遂無須再看，收起紙條，目注蕭三笑道：「第三句是『遇莊多凶』，當世武林中，我只知道聲勢較大，而所行不正的，計有『白虎莊』、『霸王莊』與『七殺莊』等，蕭兄的江湖經驗比我豐富多多，是否還有……」

蕭三搖頭接道：「老弟莫要誤入魔道，我認爲這個『遇莊多凶』的『莊』字，不是地名，可能是個人名？」

金不換道：「人名，是誰？當世凶人中，似乎沒有莊姓……」

蕭三笑道：「老弟聰明一世，懵懂一時，爲甚麼一定會是姓呢？你忘記幾乎把你埋葬在『招魂坳』的『玉面飛狐』胡小莊了！」

金不換「哎呀」一聲，俊臉微紅說道：「這就叫當局者迷，胡小莊這個妖女，武功既高，心計又極險毒，我確實應該對她多加注意一點！」

蕭三突然神色凝重地，皺眉說道：「胡小莊狡詐萬分，向無固定巢穴，但踪跡多半都在南邊幾省，尤其淮左的『綠楊城郭』，與金陵的『秦淮烟柳』之間，常有她狐踪出現！我們此去『太湖』，說不定正會與這『玉面飛狐』，再相遇呢！」

金不換劍眉微軒，目中神光朗朗說道：「若能與她相遇更好，我拚着縱遭凶險，也要把這隻淫行無數，造孽不少的『妖狐』除去！」

蕭三笑道：「除惡安良，自是我輩以義俠自任的份內之事，但老弟務須把輕重緩急分淸，在未到『太湖』與殷世官見面，救出高小紅、卓紫絹之前，我不許你橫生枝節，先去南京，揚州等地，找那胡小莊的晦氣。」

× × ×

兩人一路談笑，少吃少睡的晝夜飛趕，未消三日，已到了「江蘇」地面。

金不換因蕭三年高，不忍令他過份勞累，遂在路過一處繁盛鎭集之際，含笑說道：「已近太湖，可能即將多事，爲了應付凶險局面，也該養養精神，看這鎭集，市廛繁盛，酒菜定佳，我們找個地方，歇一歇吧！」

蕭三怪笑道：「休息倒是不必，凌公子所贈『酒母』這兩天也有了大用，足供途中解饞，但連日均喝寡酒，眞像『水滸傳』中李逵和魯智深所說的『嘴裏淡出鳥來』，既然已近地頭，我們便尋家上等酒樓，吃它一個痛快也好！」

金不換目光一掃，便與蕭三走進一家門面寬敞，氣派不錯「四海春」酒店的雅座之內。

酒保過來招呼，金不換點了五斤美酒，四色酒菜，便與蕭三二人，放懷暢飮起來。

剛剛約莫飮下了三四斤酒兒之際，陡然「叮噹」一聲，又聽得廳上傳來報君知聲響。

蕭三笑道：「金老弟還記得在石上留詩的『良晤在風塵』麼？」

金不換道：「對方既如天際神龍，大概不會在這樣快速，暨毫無事變之下，便與我們相見，但即令只是尋常江湖相士，與他談幾句，又有何妨？……」

語音頓處，向剛剛走進雅座的酒保，含笑說道：「店家，添份杯筷，並再來一些上等酒菜，替我們請進大廳上的新來相士，占卜一卦！」

酒保喏喏連聲，退出雅座，不多時後，便引來一位相士。

相士一進簾，金不換與蕭三，不禁又是一怔。

原來這相士，雖然比不上途中山坡所見相士的那等仙風道骨，古月蒼松，但五綹長鬚飄拂胸前，容貌淸癯，雙眼神光十足，顯然也不是江湖俗客。

他手中「報君知」上，有一豎招，寫的是「江南陳鐵口，善觀氣色」九字。

進得雅座，便向蕭三、金不換抱拳笑道：「在下陳鐵口，略通『紫微斗數』，和風鑑之術，不知是那位有甚疑難？要我

來……」

金不換伸手笑道：「先生請坐，彼此先飲上幾杯，再行領教如何？」

陳鐵口也不客氣，相當爽快地，坐了下來，含笑說道：「在下流轉風塵，閱人無數，一睹兩位豐采，便知定非俗士，我也不再客氣，來來來，借花獻佛，先敬一杯。」

金不換與蕭三雙雙舉杯，陳鐵口含笑問道：「兩位是要在下細批流年，粗觀氣色，抑或只要測個字兒，撞撞靈機，以觀眼前遇合？」

蕭三因另外一位相士，已對金不換贈有卦語，遂含笑說道：「金老弟，你就測個字兒，撞撞靈機，倒也十分有趣！」

陳鐵口目注金不換，略一端詳說道：「金相公，測字之學，完全觸機，請你莫加思索，隨口報上一字。」

金不換藝兼文武，學究天人，幾乎淵博已極，無所不通，唯獨對這「星卜」一道，未經涉獵，故而頗感興趣地，含笑說道：「適才先生曾云精於『紫微斗數』，就請以這『紫』字為測如何？」

陳鐵口以箸點酒，把「紫」寫在桌上，只略略看了一眼，便揚眉說道：「依我靈機所觸，金相公繫念關懷之事，是為了女人！」

金不換心中一震，訝然問道：「何以見得，吉凶如何？」

陳鐵口毫不遲疑，立即答道：「大概是吉凶參半，金相公請看，你所報的這個『紫』字，可以拆成『此』，『糸』，『此』是為『雌』有『佳』，『糸』字是遇『色』成『絕』，既有『色』字，『雌』字必與陰人有關，而『佳』、『絕』二兆，似乎各有凶吉，總而言之，『色』字頭上一把『刀』，金相公如此風神，難免膩友無數，情愛糾纏，相處之間，務宜謹慎謹慎！」

聽人家說得有情有理，蕭三不禁深為佩服地，敬了陳鐵口一杯酒兒，含笑說道：「先生高明，請再細加指點。」

陳鐵口笑道：「我已說明事屬觸機，『紫』字靈機已盡，若想細談，必須另報一字。」

蕭三指着金不換怪笑道：「既為金老弟占卜，就來個『金』字便了。」

陳鉄口仍把蕭三所報的「金」字，細一端詳，隨後點頭含笑說道：「有趣，有趣……」

蕭三道：「萬物無如阿堵好，世人誰不重黃金？這『金』字當然有趣……」

陳鉄口搖頭道：「我不是指這『金』字的本質有趣，而是說前後兩字，互通脈絡，前一個『紫』字，已有金相公需對女人謹慎之兆，後一個『金』字，又顯示他命帶『桃花』，豈非巧得有趣？……」

蕭三正在舉杯飲酒，聞言急忙放下杯兒問道：「甚麼『桃花』？是不是『複雜桃花』？」

陳鉄口對金不換臉上凝望一眼，向蕭三舉杯笑道：「失敬，失敬，原來蕭老先生也是同道，精於『麻衣相法』！」

金不換見先後竟有兩位相士，指出自己命犯「複雜桃花」，不禁苦笑說道：「先生有何慧眼，能從一個區區『金』字之中……」

陳鉄口不等他往下再問，便接口笑道：「金相公請看這『金』字主體，是『人王』二字，顯示你佼佼不羣，學武為蓋代奇俠，學文有狀元之才……」

蕭三讚道：「好，我乾一杯，表示對陳先生的敬意，你這『人王』二字，拆得太好，我這金老弟正是位不折不扣的『江湖人王』！」

陳鉄口繼續道：「『人王』縱與當今帝王不同，沒有甚麼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但仍艷福無窮，左右逢源，絕所難免！」

蕭三雙眉一挑，怪笑說道：「先生越拆越覺高明，我也觸類旁通，看出來了，所謂『左右逢源』，不就是『金』字『人王』下部的左右兩點麼？」

金不換雖極倜儻，也被蕭三，陳鉄口兩人，一吹一唱地，弄得有點俊臉發熱！

陳鉄口突然一本正經地，向金不換抱拳說道：「金相公，運數雖由天定，禍福可自心移，凡事只要不欺暗室，無畏神明，必均遇難呈祥，毋需預卜休咎……」

這幾句話兒，雖屬老生常談，但金不換仍拱手稱謝，連聲受教！

陳鉄口道：「星卜之學，虔心則靈，金相公命宮中『桃花』複雜，難免情愛糾纏，希望你要記住幾件事兒……」

金不換知曉對方又有甚麼贈言，遂點頭說道：「先生請加指教，在下永誌弗忘！」

陳鉄口正色道：「金水相生，遇『水』大吉，金相公紅粧密友中，無論是姓名帶『水』有關者，均屬吉人，是你終身福星！」

金不換連連點頭，心中却立即想起了「刁蠻鉄胆小龍女」高小紅外號中的那個「龍」字！

陳鉄口又道：「金能尅木，金相公對與『木』有關之女，務宜殷勤將護，否則，對你雖然無妨，對她却恐有月缺花殘之恨！」

這些毫不奉承之語，聽得金不換暗生警惕，把個「木」字，牢記心內。

陳鉄口繼續說道：「根據五行生尅，『火』能够尅『金』，而『金』埋土內，亦屬晦暗之兆，故而金相公若遇與『火』『土』有關之女，應該避如蛇蠍，遠避則吉！」

說完話後，立即站起身形，含笑道：「芻蕘已供，不敢多擾二位酒興，陳鉄口就此告退。」

「先生慢點走，我們該付你多少測字費用？」

陳鉄口笑道：「費用毫無標準，市井凡夫，一文不少，但像金相公這等人物，便收他十兩黃金，也不算多……」

蕭三目注金不換，含笑說道：「金老弟，你是『人王』身份，在五行生尅的趨吉避凶方面，今日又受教良多，便付上十兩黃金，留段江湖佳話吧……」

金不換既對陳鉄口相當佩服，自然不會吝嗇，遂自懷中掏出一把金珠，取錠黃金遞過。

但他不經意地，却把凌公子所贈的那粒「黑美人珠」，一併取出放在桌上。

陳鉄口未接黃金，目光却被「黑美人

珠」吸引，「哎呀」一聲道：「竟有黑色珍珠，眞是天下罕見！」

金不換取了「黑美人珠」遞過，含笑說道：「此珠是好友相贈，不宜轉手他人，否則便送與先生，亦無……」

陳鉄口只略一反覆賞雅，便把「黑美人珠」，遞還金不換道：「這是罕世珍物，金相公務宜珍惜，好好保存，在下就此告別……」

抱拳一禮，便自退到雅座門口。

蕭三見那十兩黃金，仍在桌上，急忙叫道：「陳先生，你的黃金還沒拿呢！」

陳鉄口一手掀簾，一手向蕭三微微笑道：「蕭老人家，江湖中雖有『送金送銀，不能送命』之語，但我只是為金相公測了兩個字兒，便一文不收，也不算是犯了這種忌諱，彼此留段萍水因緣，他日或許會叨受更重賞賜！」

話完，一笑，簾落，人杳。

蕭三目注金不換，金不換收起桌上金珠，搖頭嘆道：「八荒四海，五嶽三山中，眞不知藏有多少異人？我們曾幾何時，竟連遇兩位星相奇士？」

蕭三笑道：「老弟覺得他們兩位之中，那一位比較高明？」

金不換苦笑道：「都很令我佩服，氣質方面，是先一位比較仙風道骨，言談方面，是後一位來得實際，但他們兩人之間，却有矛盾……」

蕭三不等金不換話完，便即問道：「甚麼矛盾？」

金不換道：「頭一位說我『逢林有福』，第二位却說我『遇木則尅』，豈非顯有矛盾，令我不知以何說為是？」

蕭三起初也似頗以金不換所說為然，但細一尋思，却搖頭說道：「我認為沒有矛盾，只是他們站在不同立場而已。」

金不換道：「蕭兄此話怎講？」

蕭三飲了半杯酒兒，怪笑說道：「第一位相士，是站在你的立場，說你『逢林有福』，倘若有位姓『林』或與『木』有關的姑娘，不惜任何犧牲，對你作莫大奉獻，甚至於獻出她寶貴生命，豈不便與第二位相士的遇『木』相尅之語，互相符合，因為只是你尅她，不是她尅你呢！」

金不換靜聽蕭三話完，搖頭嘆道：「蕭兄的解釋，雖有理由，但我寧可不享『逢林有福』，也不願使任何與『木』有關的善良女郎，為我犧牲，甚至有月缺花殘之恨！」

蕭三點頭笑道：「即此一語，足見老弟是位善於用情，而又風神絕世的大情聖，只怕對你鍾情傾心，不惜任何奉獻犧牲的女郎們，必然為數多多，不限於與『木』有關而已！」

金不換俊臉發熱，設法避開話題道：「適才陳鉄口分明索金為酬，結果却不取分文而去，不知是否受了那顆『黑美人珠』影响？」

蕭三笑道：「對，我也是這樣想法，如此一來，凌公子的身份。更復如謎，神功絕世，美婢解語，又在大江南北，擁有偌大威望……」

「咻！咻！咻！」

「颼！颼！颼！」

三根「子午斷魂釘」，三隻「蛇頭白羽箭」，從窗外不同角度，勁射這酒店雅座。

但金不換與蕭三，却仍含笑舉杯，連動都不曾動上一下。

因為他們全是身具上乘絕藝之人，耳力既到了十丈以內能聞葉落地步，定力也均有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修養！

無論是金不換或蕭三，全聽出「子午斷魂釘」是往下打，「蛇頭白羽箭」是往上射！

換句話說，就是這三釘三箭，全不是拿他們身軀，作為鵠的！

既然不射他們，他們又何必小家子氣地，倉皇閃避？

像這樣神色不動、依然含笑持杯的姿態，既足以表示大方，更適於應付其他更凌厲的襲擊！

對方可能是聲東擊西，先以三釘三箭，惑亂攻擊方向，等到他們倉皇閃避時，才一蓬飛針，或一把毒砂地，發動眞實襲擊！

如今，安然不動，含笑持杯，卽令再有甚麼飛針毒砂襲來，只消神功微聚，手腕一翻，杯中佳釀，化為一片酒光，便足以擊落任何暗器！

「奪，奪，奪……篤，篤，篤……」果然，三根「子午斷魂釘」，打在脚前地下，三隻「蛇頭白羽箭」，則插入頭上牆壁。

其中一隻「蛇頭白羽箭」的箭桿之上，並纏有紙條，微微飄動。

金不換伸手去取紙條，但却先對蕭三看了一眼。

蕭三懂得這一眼的用意，暗把神功凝足，防禦任何突變！

但除了這似乎不含惡意的三釘三箭以外，未見埋伏窗外之人，繼續發動襲擊！

這時，金不換已把紙條取下，只見上面寫着：

「江南多險，有珠則安，但金大俠可否將寶珠改佩胸前襟外？以免不知細底者，有所冒瀆得罪！」

金不換看完，已知這張紙條，是何人所書，側顧蕭三，苦笑說道：「想不到那位陳鉄口不單不收相禮封金，反而送了我們三釘三箭。」

蕭三未曾答話，兩道目光却緊盯在那紙條之上。……

金不換詫道：「蕭兄，你看些甚麼？難道又懷疑這紙上有毒？」

蕭三搖頭笑道：「三釘三箭，無一射人，紙上怎會有毒？我是覺得這筆字兒，寫得極好，似乎頗得虞、褚神韻，從『聖教序』中脫化而出？」

金不換允文允武，對書法一道，自不外行，聞言之下，「咦」了一聲，向蕭三詫然問道：「蕭兄眼力不錯，但不知你何以突有如此閑情逸緻，欣賞起那位陳鉄口書法家數來呢？……」

蕭三笑道：「我不是欣賞他的書法家數，而是突然由此觸動靈機，猜出了這位造詣的江湖怪傑來歷。」

金不換道：「蕭兄的靈機，是怎樣觸動？小弟怎麼無此妙悟？」

（未完）



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罪惡之園

（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胡可爲利用歡迎新賓的宴會爲秀蓮慶祝生日，別出心裁地製作了一個豪華的蛋糕，更送了她一柄寶刀，極力吹噓那柄寶刀的歷史，說是羅馬凱撒大帝曾經爲此刀所刺殺，陳秀蓮接受禮物後，竟然當衆向他行刺。因爲那柄刀是一件魔術道具，刀刃上有機鈕，陳秀蓮不知就裏，拔刀時只一個彎柄，刀刃却仍留在鞘裏而未能成功，但巳使胡可爲嚇破了胆。陳秀蓮當衆對胡可爲作了一番奚落與挖苦，然後抛下刀柄，傲然而退……

邪惡胡可爲　玩火終焚身

沒有人肯棄權，一萬美金，取回一百五十萬的代價，雖然只有五十份之一的機會，但是值得一賭的。

所以五十張彩券立刻就被認購完了，胡可爲很隨便的將寶刀交給了李昆：「大衞你主持一下，在節目完畢後，你負責把獎品交給得主，完成交接手續後，開列一張收據給對方，刀要等假期結束後才能交出，因爲按照天堂島上的規矩，在假期中是不能携帶任何兵器的。」

沒有人會在乎這個規定，他們要得到的是獎品，而且也知道天堂島不會賴這筆帳的。

賓果遊戲在熱烈進行着，胡可爲却急急地離開了大廳，他很關心陳秀蓮的去向，走到門口，他看見了蘇非，連忙問：「蘇非，陳小姐上那兒去了？」

「不知道，她從裏面出來，跳上波士的馬車走了。」

「往那一個方向去的？」

「好像是射箭場的方向，因爲沒有得到指示，我不便跟着去，是否要我去找她回來？」

「這回糟糕了，那是唯一取得武器的地方。」

「沒有關係，管理箭具的人員受過嚴格的訓練，絕對不准客人把弓箭帶出射道的。」

「但是陳小姐未必會按照規定辦理，她可能會動手强搶，那會造成很大的混亂的，何況她還有一個同伴。」

胡可爲顯得很焦急，蘇非却不經意地道：「波士對她太過於遷就了。」

「妳不知道，我跟她在進行一項賭注，她只要到明天中午十二點正，我沒有被殺死，就可以贏得她名下的一個錫礦公司，那全部的值價在兩千萬美金之上。」

「難怪波士這麼大方，肯把一百多萬的古董送人了。」

言下頗有酸意，胡可爲笑了道：「蘇非，妳別吃醋，陳秀蓮是個女富豪，我需要她的合作是利用她的財力來擴建天堂島的。」

「天堂島上巳經沒有空間可以再擴張了。」

「不是這裏，是另外一個天堂島，一個眞正屬於人間樂園的島，這裏祇是地獄的僞裝，怎麼能稱爲天堂呢？」

「波士所指的天堂是甚麼呢？」

「像我以前所告訴妳的，那兒有着四季常開的花，永遠不凋的草，氣候永遠在溫暖的春天，人與自然合成一片，沒有戰爭，沒有爭鬥，到處都充滿和平，安詳，摒除一切的醜惡，保留一切全美。」

「有這樣的地方嗎？」

「蘇非，在這世界上是絕對找不到這塊地方的。但是我可以創造一塊出來，用科學的力量造成它，控制氣候，移植各種奇花異卉，豢養各種珍禽異獸，佈置一個人間的樂園，爲了合乎自然的原則，所有的材料一定要取自天然，但必須要經過人爲的控制與選擇，方能合乎天堂的條件，然後，在那兒才適於妳這種有靈性的人居住。」

「波士，你是爲我而造的嗎？」

「我是爲一切有靈性的人而造，但是我找了很久，只發現了妳這一個有靈性的女人。」

「那位陳小姐也很有靈性。」

「她？比妳差多了，如果她眞有靈性，就應該自動把所有的財產獻出來，協助我完成這個偉大的理想了。」

「我若是有她那些財富，我也不會有靈性了。」

「蘇非，不要這樣說，妳所供獻的一切不是金錢所能計算的，以妳的人品才貌、學問、思想，却肯從事這種犧牲，這才是最高靈性的表現。」

「可是波士沒有記住我的生日，也沒送過我一點禮物。」

「唉！蘇非，妳怎麼也這樣庸俗呢？生日禮物，是哄騙庸俗女人們的虛僞殷勤，妳會在乎這些嗎？」

「一百五十萬美金是任何女人都在乎的，唯一不在乎的，恐怕只有陳秀蓮，所以她會當面擲還給你。」

胡可爲有點難堪，最後尷尬地笑笑：「蘇非，這是件很噁心的事，那柄寶刀是我自己造的，既不是古董，也沒有那段歷史背景，完全是我杜撰的，我找了這段無法考證，而又人人知道的故事，原是爲哄哄那些暴發戶，好敲他們一筆的。」

「可是，你把它送給了陳秀蓮。」

「那只是一個戲劇性的手法，她如果接受了，這件事就會在富人的圈子裏傳開來，使它的身價百倍，我再用別的方法，把它弄到市場上去，將會爲我帶來一筆很大的財富，這柄刀上全部的寶石，總計不超過十萬元，可是陳秀蓮却是個大行家，她立刻就看出這是件贋品，所以才當衆擲還給我！不過還好，我靈機一動，還是把它賣了五十萬，多少總賺回了一點。」

「波士，你做任何事都以金錢計價的嗎？」

「不，蘇非，我最痛恨的就是金錢，我跟妳一樣，以前就是受到金錢太多的傷害，才會奮發起來與它抗爭，如果妳不是爲了少數的獎學金，何至於把自己辛苦研究的成果，廉價地賣給了別人，我創設這個天堂島，是在富人身上榨取出金錢，用來爲我們自己建設一個眞正的天堂。」

這個人的確是具有說服的天才，如果蘇非不是先跟陳秀蓮有過深入的談話，對胡可爲有了更深的了解，幾乎會被這番話說動了，認爲他是個眞正具有崇高理想的人，死心塌地的爲他貢獻出一切了。

但是此刻她知道這些都是虛僞做作的，可是她的臉上却泛出了神奇的光彩，那是一種極度仇恨的表現，只是她巧妙地將仇恨的方向指向陳秀蓮：「那個姓陳的女人太可惡。」

「是的，我知道，但是我們要忍耐，等我們的目的達到，就不再需要敷衍這些人了。」

「波士，到十二點還有好幾個小時，你是否要躲起來？」

胡可爲露出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躲到那裏？島上就是這麼大，我跟她們約定的，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受限制，她們都可以找了去。」

「那該怎麼辦呢？」

「好在他們只有兩個人，只要躲開她們就行了，問題是我沒有辦法知道她們的行踪。」

「那不是太示弱了嗎？波士應該展開反擊才對。」

「不行，她輸錢，我輸命，這是我們約好了的，所以她可以殺我，我却不能傷害她。」

「波士，你這個賭約實在太冒險了一點。」

「是的，事前我對陳秀蓮的估計太低，沒想到她還眞行，跟那個魯薏絲兩人居然能悄悄掩進我的住所，殺死了兩頭德國狼犬，擊倒了一對孔武有力的技擊高手，還擊傷了那個東洋女劍手花子。」

「蘭寧爵士不是把她的資料詳細地提供給你了嗎？波士應該提高警覺的。」

胡可爲嘆了口氣：「蘭寧把她說得太神奇了，簡直就成了個超人，我實在難以相信一個女孩子會有這麼厲害。」

「可是她的確相當厲害。」

「妳怎麼知道的，難道妳跟她交過手嗎？」

胡可爲是一個很多疑的人，蘇菲也立刻發覺自己說的話太多，但是她很沉着：「我很少見到波士如此恐懼過，一個女人能使波士感到威脅，必然有她的厲害之處了。」

這話祛除了胡可爲的疑心，但也損及了他的尊嚴：「我不是怕她，我隨時都可以置她們於死地，只是我要的是她的錢，不是她的命，這次我費了極大的心血，把她們弄了來，一定要有所收穫。」

「可是波士所冒的險太大了。」

胡可爲露出牙齒笑了：「二十五歲以前我受人欺壓，二十五歲時，我已經在痛苦中把自己磨得夠强夠壯了，於是我展開反擊，這二十年來，我一直是在絕對優勢下打擊敵人了。」

「波士是個超人，我從未懷疑過，可是這一次波士的表現不像是個超人，因爲你在意氣用事，既然掌握了絕對的優勢，就不該給對方一個決鬥的機會。」

蘇非又開始變得忠心了，這使胡可爲很滿意：「你放心好了，蘇非，我不是傻

瓜、更不是個逞血氣之勇的英雄，只是讓她而已，因爲她的財產對實現我的理想是一個很大的助力，但是我不會傻得用命去換取。」

「可是波士，現在你的生命就遭受到威脅。」

胡可爲微笑道：「那祇是讓她以爲如此，因爲我與她打了三天的賭，每過一天，就可以贏得她名下的一處企業，必須要如此才能使她輸得心甘情願，如果進行得很困難，她就不會繼續跟我賭下去了。」

「難道波士另外還有安排嗎？」

「那倒沒有，我也希望她能進行得積極一點，這對我是一種刺激，二十年來，很少有人能令我感到不安了，一個人若是沒有了競爭的對手，是件很乏味的事，世上最寂寞的人就是站在最巔峯上的人。」

「可是，波士，你總不能爲了追求刺激而讓出你的地位來給別人吧！」

「那當然不行，這個地位上祇容一個人立足。第二者上來，就必須把原先的人推下去，現在我已經站在那個位子上，怎麼肯讓人推下去呢？」

「既然如此，波士又有什麼樂趣可追呢？」

「有的，我可以放下一根繩子，帮助在底下的人爬上來，當然不是眞的帮他，因爲這根繩子是握在我手中的，等他快要上來時，我只要一鬆手就行了……」

「我不明白波士的意思。」

胡可爲笑了一笑，忽然把手對着蘇菲，兩個人相距還有三四公尺，蘇菲却似被針刺般地跳了起來。

胡可爲笑道：「現在妳總該明白了吧，我身邊有着足够的自衞利器。」

「這……究竟是什麼？」

「妳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我說這是魔法，妳不會相信的，因此我可以告訴妳，這是一種最新的武器，一種高壓的電波發射裝置，我手上的這枚戒指上鑲着一粒黑寶石，其實却是純度極高的結晶形碳，用它作爲極體而發射出高壓電波。」

「可是電波總要有電源呀！」

「當然有的，在我的鞋跟裏各藏着一具袖珍型的電子容電池，那是一種核子的發電裝置，用我的身體作爲導體，將電流通到極體上，就能放出三千伏特以上的高電壓，剛才我只是使用了十分之一的電壓，妳已經受不了了，如果用到極限，可以遠及一百公尺，擊倒一個壯漢而不露任何痕跡。」

「這簡直就像是神話中的魔戒了。」

「是的，在高度的科學作爲下，一切童話中的幻想都可以變成事實的，這一枚魔戒是一位電子科學家的精心傑作，只是他研究時却沒有人相信他會成功，沒有人肯支持他，氣得他發了瘋，毀棄了所有的研究資料……」

「那波士又如何得到的呢？」

「我……我從瘋人院裏找到了他，把他帶到這兒來，請他設計這兒的電子自動控制系統，讓他的天才能够得到盡量的發揮，最後他因知己之情，告訴我一項發明，只是他原始的資料已毀，憑着記憶，只能造出這一枚未能完美的製品，如果以他的構想，這種電波可以無遠弗居……」

「有這種可能嗎？」

「如果讓他繼續研究下去，我相信會成功的。」

「難道他已經停止了研究？」

「是的，是我阻止了他，而且除去了他。」

「爲什麼呢？波士，難道你不希望能更進一步？」

胡可爲搖搖頭笑道：「他是個天才，天才都是瘋子，他最後的理想是一個電鈕按下去，使兩極的冰山溶化，造成地球上另一次冰河融化，整個地毀了一切，包括他自己在內。」

「什麼，連他自己也毀在內？」

「是的，人到了熱狂的程度是最可怕的，他們只計成果而不問影響，我還沒狂到這個程度，我的理想是在地球上造個天堂，而不想毀了一切把自己送上天國。」

「這倒是應該除掉的，波士，你的這枚戒指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一枚。」

「目前是的，將來不敢說，因爲有很多人都在從事這次研究，不過在理論與技術上，都落後五十年，我估計在五十年後，才有人能造出第二枚來。」

「這五十年是波士遙遙領先了。」

「這不過是一枚袖珍的武器而已，我只是用來保護自己，並不想從這方面去領先什麼人。」

「那不是太可惜了，我相信波士對它的製作過程已經完全了解了，你在電子科學上智識已無人能及了。」

「妳憑什麼做這種推斷呢？我沒有告訴過妳我在這方面的知識有多深呀！」

「我推想出來的，因爲這島上的電子工程已是世界上最進步的了，我却沒有看見一個工程人員，島上的人沒一個是懂得科學的，因此我想只有波士才懂得。」

「我也不懂得多少，設計是那位科學家。」

「但是波士一定從他那兒取得了足够的智識後才下手毀掉他的，而且除去他的原因也不是波士所說的。」

「哦，那又是什麼呢？」

「我想是波士所能接受的理論與技術已到了極限，再往深處是波士無法控制也無法了解了，這才使到波士感到危險。」

「妳對我的認識很深呀！」

「我是研究人類行爲學的，有人以爲這是哲學，但這是門科學，一切的行爲都是固定的，跟物理反應一樣固定不變，什麼類型的人，行爲必然有某種型態，世人說人心難測，那只是沒有把人類的行爲分析得很仔細而已。」

胡可爲相當地震動，而且也很狠狽，這是繼陳秀蓮之後，第二個人把他看得如此之透徹！

蘇菲笑了一笑：「波士，雖然我對你的行爲研究得很透澈，但是這無碍於我對你尊敬與崇敬，因爲我研究的結果，還沒有第二個人能及於你這種超人形態，如果我有機會寫一本書，定名爲胡可爲型研究，那至少是百萬字的鉅著。」

「眞的嗎？妳可從事這項工作的。」

蘇菲嘆了口氣：「沒有用的，除了我之外，沒有人會相信這一切，也沒有人會接受這一切，因爲世上不可能出現第二個

你了，這個世界上只有一般的標準才爲世人所承認，對於天才的分析是沒有人去研究的。」

這份感嘆在胡可爲的耳中聽來却有不同的意義，他的眼中射出了光來，在這一刹那間，他又興起了那種君臨天下，睥睨一切的優越感了。

「寫，蘇菲，盡妳的一切的努力，把它寫出來，我會叫人接受它的，使它成爲一部不朽的鉅著，自從人類創造了上帝之後，上帝統治了宇宙多少年，今後，以我這個人，以妳這本書，我要造成出一個新的上帝，寫下一部新的聖經。」

他的狂態畢露無遺，蘇菲嘆了口氣：「好吧，波士，等你建下一個眞正的天堂後，我就在那兒開始着手，寫下這第二部創世紀。」

「對，第二部創世紀，而且到那個時候，我相信我的作爲已經使世人感到震驚了，他們會以敬畏的心情來讀妳這本書的，現在……」

「現在是先要贏得那些賭注。」

「是的，蘇菲，妳去監視着她們，隨時報告我她們的行踪，還有九個小時，我就可以贏得價值兩千萬美元的錫礦公司及將近五千萬的礦藏。」

「可是我要如何跟波士連絡呢？」

「妳帶着這枚胸飾，我就知道妳在那裏了。」

他從身上取下了一枚寶石領夾，替她別在胸前。

「這是一枚電子追踪器，我可以在電波中知道妳在什麼地方，妳跟她們在一起，我也就間接知道她們的行踪了。」

蘇菲把領夾別在比基尼的胸罩上，披上一襲輕紗，離開了大廳，心中却充滿了復仇的意念。

她已經知道魯薏絲與兩個地下衞士去解救被囚禁的人質，解除地下基地的武裝，陳秀蓮的工作則是纏住胡可爲，不讓他發覺警報，因此陳秀蓮不會跑遠的，果然在一個轉角處，她聽見了輕微的噓噓聲。

蘇菲沒有回頭，只是以手勢向後招一招，表示要陳秀蓮跟着她走。一直來到了靠海的沙岸，蘇菲取下了那枚領夾，遞給了陳秀蓮，用手在地上寫着。

「請妳檢查一下，這是不是一具竊聽器！」

陳秀蓮接過後，很細心地檢查了一遍，然後點點頭。

蘇菲臉有憤色，繼續寫道：「胡告訴我說這是追踪器，可見他對我也已經起疑了！」

陳秀蓮笑了一笑，也寫道：「不至於，他只是天性多疑，對任何人都不會相信的，他要妳做什麼？」

「監視你跟魯薏絲的行踪。」

陳秀蓮又沉思了片刻，再度發問：「他此刻何在？」

「我也不知道，他說要躲開妳們的追殺。」

陳秀蓮笑了一笑，在地上又寫了幾行字，蘇菲點點頭，然後陳秀蓮才伸手在她的腿上打了一掌，聲音很響，蘇菲發出了一聲驚呼：「魯薏絲，妳爲什麼打我？」

陳秀蓮拿起那枚領夾，放在地下，冷冷地道：「胡可爲，你躲不掉的，我既然敢在大庭廣衆之前對你展開謀殺行動，自然不在乎再來一次，你等着看好了，我們立刻就會再來找你的！」

然後她用脚把那具竊聽器踩碎了，蘇非驚問道：「陳小姐，妳這是做什麼？」

「我需要時間，把胡可爲困在屋子裏，讓魯薏絲她們可以順利得手。」

「那就應該跟他捉迷藏。」

「這就是捉迷藏了，使他不敢跑出廳來。」

「怎麼會呢，妳說過去找他，他還會在那兒嗎？」

「他一定會在那兒的，因爲他知道我是虛張聲勢，想把他嚇出來，然後再在隱處暗算他，因此他最安全的地方，還是留在廳裏！」

「萬一他不那麼想呢？」

「一定會的，廳中人多，只要混在人堆裏，我們就不容易立刻找到他，而且當着很多人，進行謀殺究竟不太方便，他是個很狡猾的人！」

蘇菲點點頭，然後問道：「現在我們該做什麼？」

陳秀蓮想了一下道：「還是按照妳說的計劃，突襲箭場，弄兩副弓箭出來。」

「那種原始武器對他沒有用的，他身上有一枚高電波發射戒指，我曾經挨了一下，很厲害。」

她把剛才的情形說了，陳秀蓮愕然地道：「我知道這麼個人，是個很有天才的電子學家，思想有點瘋狂，所以對他的發明，沒有人會感到興趣，聽說十年前從瘋人院中逃出來後就失踪了，想不到竟是被胡可爲弄得這兒來了！」

「那麼，他手上那枚電波發射是眞的了。」

「既然當妳的面試過，大概也不會假，只是他說利用核子動力發電，那話却不可靠，核子裝置的原動力可以縮成那麼小，但是爲了防止幅射性外洩，最少也要好幾吋厚的錫板，絕不可能藏在鞋跟中！」

「那他的電源是如何來的？」

「不是在鞋跟裏，但一定在他身上其他的地方，而且，那是一個很精密的容電池。」

「那仍然是一樣很可怕的武器？」

「不會的，只要躲在一個絕緣體的後面，就不怕電波的侵襲，而且這麼强的電波是很耗電的，一個電池用過了一次之後，必須立刻充電，這是個好消息，他對妳試驗過一次，一定要去充電，因此在這一個小時之內，他不會離開那個地方的！」

「妳有把握嗎？」

「在我所指示的企業中，也有着一些電子方面的，對這方面的知識我不敢說精通，大原則是不會錯的，能源缺乏已經是世界上最關切的一個問題了，如果眞有所說的那麼經濟而輕便的發電裝置，他不必心心念念地在我的財富上動腦筋了，就憑他那一個小發現，也可以取得無限量的財富了。」

「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就不必上箭場去了。」

「不，還是要去，爲了穩妥起見，我們還是要去證實一下，確知他是在那個地

方，而且也爲妳洗清嫌疑。」

「陳小姐，我已經認清那個魔鬼的眞面目，決心盡力跟他一拚，妳不必顧慮到我！」

「不，蘇菲，妳的身份不揭穿，對我還是有益的，何況這個行動對我們還大有關聯！」

於是她們以最快的速度來到了射箭場，因爲是在深夜，不會有客人在射箭，所以管理人員都已經睡了。

陳秀蓮從蘇菲的口中知道這兒共有四名女郎管理，因爲這是唯一具有殺傷性的武器，所以那四名女郎不但孔武有力，而且都是胡可爲最忠心的部屬。

她的行動很小心，悄悄地摸進了臥室，輕輕地一拍在熟睡中的兩個人，等她們矇矓坐起的時候，陳秀蓮以最快的手法，在兩人的後頸上切下一掌刀，兩個人就乖乖地躺下了，然後，她又摸到隔壁的臥室裏。

那兩名女郎很警覺，已經聽見聲息了，正起身出來探看究竟，陳秀蓮一掌劈昏一個，另一個低吼一聲，衝了出來，跟陳秀蓮展開了徒手相搏！

陳秀蓮發現這個女的很能打，而且很難在短時間內把她擊倒，但是躲在暗中的蘇菲却向她作了個手勢。

陳秀蓮會意，一個欺身迫近，把她扭住了，用柔道的手法，一個過肩摔，把她拋了過去！

那女郎很俐落，在地下一翻滾又跳了起來，而對陳秀蓮作着戒備的姿勢。

但是她沒有防到暗處還躲着一個，蘇非已經找到一個大烟灰缸，舉起來重重地擊了下去！

那女郎搖了一搖，終於倒了下來，陳秀蓮朝蘇菲笑了一笑，由這女郎的腰間解下了鎖匙，打開了貯藏室的門，選了兩柄強弓，背了兩壺箭，然後才向蘇菲問道：

「妳可以打電話給胡可爲？」

「幹什麼呢？」

「報告這兒的一切，說妳受到襲擊，剛醒過來。」

「何必要這麼做呢？」

「我要知道他確實是在大廳裏，如果得到了他的回答，他一定會對妳有所指示，妳就照他的話做！」

蘇菲拿起桌上的電話機，搖了過去，要求接到大廳，然後要求胡可爲通話。

不出所料，果然很快就接通了胡可爲，電話的分機是裝在一個小屋子裏；那裏有電源，胡可爲如果要爲電源充電，一定會在那兒。

胡可爲的聲音很快傳過來了，蘇菲向陳秀蓮圈起手指，作了個OK的手勢，陳秀蓮一笑隱走了。

胡可爲的聲音在電話裏顯得很焦急：

「蘇菲嗎？怎麼回事，我發現有一段時間妳發射來的訊號中斷，那是什麼原因？」

蘇菲心中對胡可爲的反感更深了，他明明從竊聽器中已經聽見了這邊僞造的受襲擊，却還故意作此一問，可見這傢伙待人毫無誠意，那些好聽的話，美而崇高的理想，根本全是假的，他要建造另一個天堂島的計劃或許不假，但他的目的却是藉此攫取更多的金錢與更多的權勢而已。蘇非已很難抑制自己的激動與憤怒，她只能把這些都轉移到另外的對象上發洩出來。

「波士，那個秀蓮跟那個魯薏絲，她們竟然打了我。」

激憤的聲音，配合她的心情很妥切，即使對着的只是電話機，她仍然有着咬牙切齒的表情。

這份激動表現得很好，袪除了胡可爲的疑惑：「她們或許已經發現了你的目的，那不要緊，只要你能掌握住她們的行動，隨時讓我知道就好了。」

「我現在就是在射箭場搖來的電話，她們已來過了，裘蒂跟哈莉都被擊昏了，貯藏室已被打開了，被她拿走了一批弓箭，波士，你要趕快想辦法，這很危險。」

胡可爲反而笑了：「憑這種原始的武器殺不死我的，知道她們在那兒嗎？」

「不知道，但是她們一定是找波士去了，假如她們對別的客人展開攻擊，那太危險了。」

「她們不會做這種傻事，當着人公然行兇的。」

「怎麼不會呢！陳秀蓮就已經行刺過一次。」

「但是這次不同，我已經有了準備，不會再讓她們接近我了，也不會給她們那種機會了。」

「可是，波士，這一次她們不需接近你，她們帶走了兩柄最強的弓，而且箭鏃也是具有殺傷性的那一種，是用來供應遊客作實物狩獵的那一種。」

「我知道了就會防備的，不過還有一點可以彌補的辦法，妳說裘蒂跟哈莉只是被擊昏而已？」

「是的，她們都倒在地上，身上沒有別的傷，只是哈莉的頭上在流血，旁邊有一具銅烟灰缸，好像就是用這個把她擊昏的。」

「那一定是魯薏絲下手的，假如是陳秀蓮的話，她能用空手把哈莉擊倒的，好，妳說她們帶走的是殺傷性的箭鏃，那已經觸犯天堂島上的安全守則了。」

「波士，你打算用法規去制裁她們的嗎？」

「那不行，這違背了我跟陳秀蓮的死亡遊戲的協定了，我答應她們有充份的活動自由的。」

「那波士提起安全守則幹嗎呢？」

「安全守則上有一條規定，就是本島的人員受到她攻擊時，可以有用同樣方式反擊的權利。」

「波士要我們去反擊？」

「不是妳，妳打不過她們的，但裘蒂跟哈莉可以跟她們拚一下的。」

「你是說要她們也帶着弓箭去找對方報復？」

「這當然不行，她們受到攻擊時，對方沒有弓箭。」

「可是現在她們已經有了武器了，如果要哈莉跟她們赤手空拳去反擊，那不是太吃虧了嗎？」

「我想她們不會濫施弓箭的，她們的武器是對着我施用的，對別人還不至於施用，她們除了弓箭之外，沒有帶着別的武器嗎？」

蘇菲幾乎想說沒有了，可是她靈光一轉，記起了陳秀蓮敍述的經過，立刻道：「那個叫魯薏絲的好像還帶了把東洋武士刀。」

「這就對了，那是她們從我的寓所偷去的，她們雖然有了武器，可是在襲擊哈莉她們時，並沒有使用，因此可見她們是很具有理智的。」

「波士，你究竟要我們幹什麼？」

「我要妳把哈莉她們弄醒過來，准許她們兩個人以公平的方式前去實施報復的行動，但是必須限制她們的手段，絕對不准帶武器，妳可以解釋給哈莉聽。」

「怎麼解釋？是不是要把死亡遊戲告訴她們。」

「那不可以，這個遊戲越少人知道越好，妳可以解釋這是一次安全上的演習，說那兩個女的是我派去突擊她們，試探一下她們的警覺性與防衛能力的，她們既然被人家擊倒了，而且還被奪去弓箭，可見她們是沒有盡到職守，但是還有一個補過的機會。」

「什麼機會呢，叫她們把兩個女的抓住？」

「是的，這種說法才不會使到她們起疑。」

「不，波士，這樣說法不好，反而會使她們生疑了。」

蘇菲記住自己的責任是延長時間，因此她想盡了一切方法，竭盡智慧去找出話來談。

「怎麼會呢？已經是沒有破綻了。」

「有的，既然是一次演習，她們這一個部門已經是完全失敗了，演習也該結束了，沒有理由再要她們去行動呀。」

「不錯，這的確是個破綻，不過你放心好了，那兩個傢伙四肢發達，頭腦却簡單得很，想不到這麼多的。」

「波士，這不像是你早時做事的風格，你一向行事都是要求到萬無一失的。」

「這是個緊急情況，我來不及考慮到這麼多。」

「可是我却必須考慮到這些，萬一她們用這問題來問我，我要如何回答呢？」

「蘇菲，想不到妳的考慮竟是如此週到。」

「這是受了波士的同化，因爲你是個唯美主義者，對任何事要求都必須達到沒有錯的程度，所以我也習慣用這個原則來約束自己，督促自己。」

「很好，蘇菲，妳不愧是我最欣賞的人了，也是我最理想的助手，既然妳能考慮到這麼多，那麼妳就想一個更好的理由去告訴她們好了，這件事我賦予妳全權處理。」

胡可爲似乎急着收綫，說完話就掛斷了，蘇菲却很着急，因爲她知道陳秀蓮還會在門口等候的，此刻正去支援魯薏絲她們突擊地下基地，交代她的目的就是拖住胡可爲，因此她不能讓胡可爲脫身去分神注意別的事。

所以她想了一下，又撥了電話過去，胡可爲却已經不在原處了，她以緊急情況的要求，才算又找到了胡可爲。

「波士，我是蘇菲。」

「蘇菲，妳已經開始行動了嗎？」

「還沒有，我只是把自己設想的理由向波士請示一下。」

「只要有個理由就行，我賦予妳全權作主了。」

「波士，我從來也沒有担任過這種工作，毫無經驗，怕反會誤了你的事，因此我才要再請示一下。」

「好吧，妳準備如何補充呢？」

「我能不能告訴她們說這次演習是全面的，那兩個女子在突擊射箭場後，又轉進到第二個單位去了，因爲這是一次全面的演習，她們本身也在接受着反襲擊的攻擊考驗，所以裘蒂跟哈莉可以在支援別的單位時，扳回上次失敗。」

「這是很好的解釋，看樣子妳有足夠的能力來担任這次行動的指揮了，妳有全權，開始作業吧。」

胡可爲又有收綫的意思，急得蘇菲叫道：「波士，對方有武器，我們不帶武器去，不是太吃虧了嗎？我們是否也能帶着武器去？」

「絕對不可以，我說過陳小姐她們絕不能受到任何的傷害，何況，這島上也沒有武器。」

「我們可以帶弓箭呀！」

「絕對不准，妳告訴她們，絕對不能這樣做。」

胡可爲吼了起來，表示了他的焦急，但是蘇菲却在心中暗笑，故意地說下去：「波士，萬一她們堅持要帶呢，波莉是管理弓箭的，她發覺失去兩袋利箭後，恐怕不會聽我的話，這個人很固執，也很倔強的。」

「告訴她，這是我的命令。」

蘇菲嘆了口氣：「波士，那要她相信才好，除非是波士自己告訴她，否則她連誰的說話都不肯信的，你記得不記得，有一次波士跟兩位客人在海邊上發現了一羣海豚，那兩位客人想要射海豚爲戲，波士叫我去拿弓箭，她堅持不肯給，後來大衞來了替我證明了，他還是不肯答應，最後還特別嘉獎她堅守原則……」

胡可爲焦急地道：「蘇菲，這個時候，妳不要去翻這些舊賬好不好。」

蘇菲像受了委屈似的：「波士，我不是對誰有成見，只是告訴你可能會發生的情況，這個人的蘇格蘭脾氣發作起來，像騾子一樣的。」

胡可爲算是投降了，嘆了口氣道：「蘇菲，算妳有理，如果她不聽妳的話，妳可以制裁她，隨妳怎樣對付她都行。」

「這又何必呢，等一下波士打個電話，告訴她不就行了，那又要不了多少時間的。」

「不，不行，我沒有空，從現在開始，我不接任何電話，也不跟任何人聯絡了，乖女孩，我授權給妳，妳可以斟酌情形，自行處理，好，再見。」

電話再度切斷，蘇菲一再地呼叫：「喂，喂，波士，我還有話要說……。」

聽筒裏傳來的是一個女郎的聲音，那是担任守總機的南茜，以那優美而帶着磁性的喉嚨：「蘇菲，波士交代過了，從現在起，他中斷任何聯繫六小時，任何人找他都予拒絕。」

「南茜，波士的人呢？」

「我不知道，他已經把他的綫路關閉

了。」

「這是什麼意思？」

「波士有一條專用路綫，是無綫電話的，當他在處理特別事件時，就開放那條綫路，好讓別人隨時都能跟他聯繫，可是剛才他命令把那條綫路關閉了。」

「那就是說，誰也找不到他，不知道他在那裏了。」

「可以這麼說，不過就是那條綫路開放着，也沒人知道他在那裏，因爲那是無綫電頻道通話，只有電波才可以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蘇菲感到心中一震，連忙脫口問道：「什麼時候才開始使用這條綫路的？」

「妳第二次電話找波士的時候，已經開放了。」

「那爲什麼要找這麼久呢？」

「因爲我呼叫了半天，波士一直在跟人通話。」

「妳又胡說了，我雖然不懂得電子通訊，但普通常識還有的，即使是無綫電通訊，也要附合頻率，通過總機，假如波士在與人通話，妳怎會呼叫得進去。」

「我這兒只是一副綫電的總機，跟波士的無綫電對講裝置是間接的，我發射電波出去，接收指示燈不斷地閃動，這表示對方正在接收另一處電波。」

「妳那兒難道不能接收到發來的電波嗎？」

「不能，我祇能發射，沒有接受裝置，那要無綫電的截波機才能轉發的，因爲一般電波通話器只能用於短距離。」

「難道這島上還有第二處總機嗎？」

「根據我的常識，我知道一定是有的，因爲這座島直徑最長處有廿公里，有山峯，也有山谷，再加上附近的海域，通訊距離就更加遠了，可是波士有一次在天堂號上也利用那條綫路向島上指示，這一定要微波截波機轉接過來，一般電波的通話太微弱，是無法接收到的。」

南茜原來是學電子通訊的，她很喜歡賣弄她的這點兒學識，祇是島上大部份的人都是沒有什麼文化的，對她的這一套旣沒有興趣，也沒修養，好容易今天找到個機會，她的發表慾才得到滿足。

蘇菲哦了一聲：「奇怪了，島上的每個人我都認識，可是沒有人再担任這種工作呀，除了你之外，再也沒有人能够懂得這些。」

她是研究人類行爲學的，自然懂得如何在必要作一句恰到好處的誇獎，南茜却更高興了：「不需要人操作，那完全是自動的，以前是用眞空管，溫度高，還較爲容易故障，所以要人在一旁隨時注意着機件是否操作良好，現在發明了電晶體，而且製作也精良多了，因此，那些機件可以無人操縱而一直在操作着，像太空人造衞星上的那些通訊器材一樣，只要把機器安裝在一個較爲安全的地方就行了。」

蘇菲心中一動：「但是那一定要電流作爲動力的是不是？」

「是的，那是一定要的，妳要找到那個地方？」

「不，我只是急於找到波士，妳這兒找不到他，也許在那個地方可以主動跟他聯絡。」

「不錯，不過這個島上的供電系統太複雜，妳從電源上找到那個地方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可以提供妳一個綫索，那種儀器是發射電波的，一是需要在較高的地方架設天綫，妳可以從這個綫索去找找看，找到了別忘通知我一聲，對這種高性能的儀器，我很好奇，也想參觀一下呢。」

蘇菲收了綫，心中在激烈地跳動着，南茜提供的綫索看來平淡無奇，却有着一個最重要的啓示。

「高處」、「天綫」這兩點綫索太重要了，她知道那個地方，就在她服務的保齡球館上面。

保齡球室建立在山頂上，是羅馬式的圓頂建築，屋頂上有着一具扇型的金屬網，形狀很像太空人造衞星上的天綫，可是那兒並沒有甚麼電台設備！

她問過胡可爲，那具扇形網是甚麼作用，胡可爲告訴她是避雷裝置，蘇菲也沒有懷疑，因爲保齡室的位置最高也的確需要有避雷裝置，可是她發現還有一些較爲低的建築物是採用哥德式的尖頂建築，尖尖的塔頂高度並不比保齡球館低，却沒有避雷裝設，而且天堂島處於一個最好的地理位置，熱帶性的風暴從沒有經過這個地方，終年風和日麗，偶爾只有陣雨，從來也沒有雷電，在保齡球館的頂樓處有一間秘室，從來也沒有人去過。

因爲那是高懸在屋頂上，要從屋頂外的便梯上爬進去的，然而蘇菲進去過，那是有一次胡可爲要裝設一些甚麼機器，叫她帮忙送東西進去過。

以後，胡可爲告訴了她開門的暗碼，要她每天進去一次，每次是一個小時，在那兒有一具性能極優的收音機，可以收到每個重要國家的電台廣播與電視。

因爲她懂得好幾國的語言，胡可爲要她在那兒收聽幾個重要的國家電台的新聞廣播，以了解世界動靜。

但是她進去的只是外間，在那裏面還有一個暗間，經常可以聽見的答的答輕微電流通過聲，胡可爲沒有說明那是甚麼地方，她也習慣不問，但無可諱言，那裏面一定是很秘密的所在，而胡可爲此刻躲在那兒的成份很大。

蘇菲很快地作了個決定，她要擺脫這兒的生活了，不管陳秀蓮是否能成功，她自己也要做點事了。

於是她又到器材室，選了一副强弓，裝滿了一壺箭，是那種塗有强烈痲醉藥的鋼頭箭鏃，原是供給客人作爲射鹿用的，射人也一樣有效，這種藥的配方很古老，是來自南美亞馬遜河畔土人部落的一種樹脂，侵入血液後，能够在半分鐘內使心臟痲痺，僅能作極爲微弱的跳動！

蘇菲只聽過這種箭，却沒有機會使用。因爲那是供應給一些具有殺戮狂與狩獵狂的富戶們使用的，而且在嚴格的管制中。蘇菲拿出了兩枝箭，却拿龔蒂與哈莉作了第一次試驗的對象，因爲她看見被擊昏的龔蒂已經自動地甦醒了，毫不考慮地在她的腿上射出一箭。

龔蒂被陳秀蓮用掌切中後頸昏倒的，醒來後還不能很快地恢復行動，感覺也很遲鈍，腿肢上挨了一箭，只有一點微弱的感應，似乎毫無痛苦，而且還拔出了箭，

搖搖幌幌地向蘇菲走過來，臉上充滿了疑惑。

蘇菲却很緊張，她以爲這種箭上的痲藥失效了，連忙搭上第二枝箭，對着龔蒂的胸口：「龔蒂，停住，妳再走前一步，我就射妳的胸口了。」

龔蒂站住了脚步，似乎還沒清醒，頓了一頓後，才認出面前這個人是她在天堂島上的同件。

「蘇菲，是妳，剛才是妳把我擊昏的嗎？」

「不是，是兩個來自外地訪客，她們從這兒弄走了一批武器，是波士嚴格管制的那種箭，所以波士叫我來看看，她們是如何得到那批武器的？」

這個回答很合理，龔蒂在糢糊的記憶中似乎也還記得襲擊的是一個陌生的東方女郎，因此忙道：「她把我打昏了過去，妳應該看見的．我剛醒。」

「不錯，我來的時候看見妳們都倒在地下，但是我認爲妳們是故意跟人串通好了的，故意讓人家得去那批武器，因爲妳們不可能讓人那樣輕易地擊倒……」

「不！蘇菲，我們正在睡覺，人來得很突然……」

「那個妳向波士解釋去，我認爲妳們有通敵的嫌疑。」

龔蒂似乎還想解釋甚麼，可是她的腿一軟，又倒了下去，蘇菲這才舒了口氣，那痲藥的效能開始作用了。

被她用烟灰盅擊昏的哈莉還沒有醒來的徵象，蘇菲狠狠心，把第二枝箭射進了她的左胸上方，那不是致命的部位，但是更接近心臟，即使再度的痛楚刺激能促使她清醒，也會使藥性更快發生作用。

果然哈莉只是痛苦地扭動了一陣，很快地就又恢復了靜止，蘇菲背好了弓箭，用最快的速度奔向了保齡館，又一口氣奔上了天台，密室的門開着，她的心中一陣猛然跳動，她預料得不錯，胡可爲就在裏面。

悄悄地爬上窄梯，又悄悄地挨近門口，她意外地發現不僅是胡可爲在那兒，陳秀蓮也在！

兩個人都站在一具螢光幕前面，陳秀蓮的手中拿着弓，弓弦上也搭着箭，但是胡可爲却以充滿了勝利而得意的笑聲，毫無顧忌地笑着：「陳小姐，我眞佩服妳，妳是怎麼發現我海底秘密的？」

陳秀蓮沒有說話，只是緊張地看着螢光幕，那是另一套閉路電視的裝備，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底基地的一切！

螢光幕上顯示的情景很忙碌，魯薏絲與龍之介，黑約克等人顯然已經控制了優勢，而且把葉青青與馬佳琍都救了出來，他們還有着不少人，但是阮絲絲所率領的那一批地下娘子軍也沒有完全被制住，雙方都拿着自動武器在對峙着，而且雙方的人却在作着徒手肉搏。

雖然雙方都有槍，但是都不敢使用，因爲他們還在海底的基地裏，那一層壓克力的外殼是透明的，因此可以看見外面深黑的海域，誰都不敢保證那層外殼是否能够抵禦子彈的穿透力。

所以他們只能作徒手的肉搏，不敢使用手中的槍械，唯恐一發子彈穿透了外殼，引進了海水，使得壓力的平衡破壞了，落個同歸於盡！

在魯薏絲這邊的多半是男性鬥士，對手是一批粗壯的女鬥士，雙方鬥得都很激烈，拳打脚踢，牙齒咬，任何能傷害對方的行動都使出來了。

在體力上是男性略佔優勢，但是在數量上却弱於對方，雙方都有了死傷，但是戰鬥依然很猛烈。

陳秀蓮很冷靜，胡可爲也不緊張，只是冷冷地道：「陳小姐，妳還不承認失敗，通知他們停止抵抗嗎？」

陳秀蓮冷冷地道：「他們並沒有失敗，而且已經取得了優勢。」

這句話並沒說錯，男性鬥士的人數雖少，但是決鬥時並沒有吃虧，倒下的女性鬥士較多，而且龍之介也參加戰鬥了，他舞着一柄東洋武士刀，那是花子的，被魯薏絲帶着下去，成了一柄很有利的武器。

碰上的人血肉橫飛，景象很殘忍，胡可爲却笑道：「妳別忘了，絲絲的手裏有着槍。」

「她只有一枝槍，我們却有三枝槍對着她，她只有機會殺死一兩個人，然後自己却會死得更快。」

「那是在海底，只要一顆子彈就能殺掉全體的。」

陳秀蓮冷冷一笑道：「那只是你嚇唬他們的，却騙不了我，你既然允許他們在海底基地內使用槍械，就一定考慮過萬一走火所能發生的後果，因此我相信那一層尼龍外殼是具有防彈作用的。」

「妳那麼有把握嗎？妳要明白，這些人的生死我並不關心，我不會考慮那麼多的。」

「我相信你是這樣一個人，可是這片海底基地的建造費了你不少的投資，你不關心人命，却關心你的投資，因此你一定不會作那種冒險的。」

胡可爲的臉色不太自然了：「妳倒是對我很了解。」

「自從我在你別墅的花園裏，發現那一套望遠鏡與遙控裝備後，就對你這個人有深刻的了解，你不是那種建設天堂的上帝。」

「我本來就不是，我建的天堂島只是魔鬼的樂園。」

「你也不是魔鬼，你還不够資格。」

「那我是甚麼？」

「你是魔鬼的奴隸！」

「哈……這倒是我第一次聽見的讚詞，別說這世界上沒有魔鬼，即使眞有，也沒有一個魔鬼能控制我。」

「不，你錯了，上帝與魔鬼，天堂與地獄都是有的。」

「陳小姐，這不像妳說的話，妳眞相信這種胡說？」

「我相信的上帝與魔鬼不是宗教上的，而是哲學上的，我不認爲上帝是萬能的，却堅信上帝是至善的化身，正如魔鬼是至惡的代表一樣，上帝與魔鬼都存在於人們的心靈深處，一念之善，就是上帝住進了心的殿堂，在人的身邊就是天堂，而你的心中却被邪惡的魔鬼佔據了，你就生活在地獄中。」

「笑話，踏上天堂島的人，誰都不否

認這個名詞，我能創設這個天堂島，怎麼會生活在地獄中呢？」

「也許你是爲某一些人製造了天堂，爲那些出得起代價的富人建下了天堂，他們花出了代價來尋求快樂，而他們也得到了快樂，姑且不論這種快樂是否即爲世俗所認爲天堂中的快樂，但對那些人而言，他們得到了快樂是不錯的，但是你比他們更可憐，你甚麼也沒有得到，你隨時都在恐懼，不安之中。」

「住口，我不要聽妳胡說八道。」

陳秀蓮笑了：「你平時是不容易生氣的人，而你現在居然會因生氣而咆哮，這證明了你內心的缺點被我擊中了。」

「陳秀蓮，妳可以慢慢地研究妳的新宗教論，但是現在妳却必須接受一個事實，妳失敗了。」

「我失敗了？這怎麼可能呢，你才失敗了，你看，那些忠於你的鬥士們都倒下去了。」

畫面中的優劣之勢已分，龍之介的長刀劈倒了最後一名頑抗的女鬥士，有些則都已舉手投降。

龍之介舉着刀，逼向了阮綵綵，後者却拿槍比住他，陳秀蓮淡淡地道：「她也許會開槍，也許不會，但那都改變不了你失敗的事實，她可以殺死一個龍之介，而後別人會殺了她，然後這些人就會帶着武器上來，宣告你天堂島的終結。」

胡可爲的臉上流下了冷汗，大聲道：「沒有這個可能，我的手一按就會毀了他們。」

他的手指按着一個紅色的按鈕，陳秀蓮道：「我相信你說的是眞話，你建造那個基地時，必然作了防止叛變的準備。」

「那麼，妳應該也相信我也會這麼做的。」

「我相信，你不是一個有憐憫與同情的人。」

「但妳却是的，所以這是妳叫他們投降的時候了。」

「爲甚麼你自己不叫呢？」

「他們不一定會聽我的。」

「原來你也已經知道你的命令已經失效了，這些人既然決心採取了反抗的行動，就已經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而且他們也明白，除了成功就是死亡，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的，即使他們投降了，也是難逃一死的。」

「不錯，我絕不允許這些叛徒們活着的。」

「既然如此，他們怎麼會聽我的號令投降呢？」

「因爲妳的同伴們在一起，她們不是叛徒，我不必殺死她們的對嗎？」

「也許，因爲你還打算要用她們來掠奪我的財產。」

「不是掠奪，陳小姐，是賠償，這一次妳使我的損失很大，我必須要取得賠償，因爲我必須放棄整個海底基地了，妳把所有的財產都給我也不够的。」

「我即使呼叫了，也只能叫我三個同伴投降而已，但其他的人呢，他們連投降的機會都沒有，自然也不會放我的同伴離開的，是嗎？」

「是的，可是她們手中都有槍，三枝衝鋒槍，足可殺死所有的人了，他們只剩下七八個了，快呼叫。」

因爲畫面上的龍之介忽然以一個極快的動作滾翻前進，阮綵綵雖然扣了扳機，射出一串子彈，但都打進了地面，那尼龍製的地面果然是防彈的，槍彈只嵌進了表面，却沒能擊穿，這使所有的人都吁了口氣。

而龍之介却以極快的速度舉刀砍向了阮綵綵，沒有殺死她，只是用刀擊落了她手中的槍，然後跳起來，用刀身平拍，擊昏了阮綵綵，戰鬥結束了。

海底下的勝利者歡呼跳躍，只可惜電視畫面上的傳聲系統沒有打開，聽不見聲音。

胡可爲額上靑筋暴起：「陳秀蓮，快呼叫，我要按鈕了。」

陳秀蓮淡淡地道：「你按好了，我絕不會帮你做劊子手的。」

「妳不在乎同伴的生死了？」

「當然在乎，可是我對龍之介那一些人的生死同樣的在乎，我不會爲了一批盟友而犧牲另一批盟友的。」

「那都是一批罪犯、兇手，早就該死的人。」

「我相信他們都是犯過罪的逃犯，否則就不會被你收買來了，可是我並不認爲他們該死，尤其是那個龍之介，他在那種情形之下，都沒有殺死阮綵綵。」

「可是先前他砍殺了好幾人。」

「那情形不同，他是爲了自衞，爲了自救，必須要在戰鬥中殺人，可是在他掌握到勝利後，他却寬恕了最可惡的一個敵人，他告訴過我，阮綵綵是個女魔，每個人都恨她入骨，可是，現在他們並沒有報復。」

畫面上的勝利者表現了他們人性的善良，他們開始爲傷者救治，對不久之前還在拚死戰鬥的敵人，此刻却給予了仁慈的照顧。

陳秀蓮肅容道：「胡可爲，你看看，你應該感到慚愧，這下面的每一個人都比

你有人性。」

胡可爲的手開始發抖：「妳一定要我殺死他們？」

「我當然不希望，可是我絕不爲了要保全我的同伴而犧牲他們，而且我希望你也明白一點，你即使殺死了他們，你自己也註定是失敗了。」

「笑話，我的手往下一按，他們就無聲無息地消失在海底，沒有一點痕跡，也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島上來過。」

「是的，你可以毀掉他們，但是你的手只要按下去，我的箭也會射出來，那時你也完了。」

「妳一箭穩能射中我嗎？」

「我的箭法本來就是很準，在這麼近的距離下，我不會失誤的，而且，我很冷靜。」

時間在拖延着，胡可爲不敢冒險，而電視畫面上却不允許再拖下去了，那些人已經完成了治傷的工作，開始要作上來的準備了。

胡可爲的手一落，陳秀蓮的箭射了出去，但是胡可爲只是虛按了一下，他不捨得毀掉那一片海底的基地，只想解除身邊的危機後，再去對付那些人，所以他的注意力都放在躲避那支箭上。

他成功了，箭從他的身邊掠過，但是却射在那一大串亮着各種燈泡的儀器上。一個燈泡碎裂了，金屬的前桿搭通了電流而形成了斷路，那具儀器上開始冒着烟，發出劈劈啪啪的響聲。

胡可爲本來想撲向陳秀蓮的，可是他看見儀器上的情形，唯恐失去了他對地下基地的控制，所以他又忙着去關掉電源的開關。

手剛伸近一具開關附近，又一枝箭射了進來，箭在他的手背上，這枝箭是蘇菲射出來的。

這枝箭也不會造成他致命的，却把他的手帶向了前面，而且伸向了一個錯誤的位置，按在開關下面的銅片上。

這是一具用兩千伏特以上的高壓電流來操作的電化儀器，也必須要以這麼高的電壓，才能完成對海底基地的一切電化自動控制，但是這麼高的電壓通過一個人體，却是任何人無法承受的，尤其是造成斷路之後。

胡可爲的整個人都成了具發光體，發出了閃目的紅光，只有那一刹那以及一聲轟雷似的震動，然後他的人就消失了，成了一堆黑色的灰燼。

高壓斷路所產生的高熱也是難以想像的，在刹那之間就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化爲了烏有！

蘇菲撲了進來，目睹着這一切的發生，整個人呆住了，直等到陳秀蓮握住她的手。

「蘇菲，謝謝妳。」

聲音是那麼平靜，好像甚麼也沒有發生似的，就算這是一場電影，也不應該在看過後無動於衷的。

蘇菲看着陳秀蓮，幾乎不相信她也是個人，直到她發現陳秀蓮目中的淚光，她才知道這位傳奇的女郞也是像她一樣激動的，只是她比較能够掩藏罷了。

（本篇完）

虎鶴蛇貓的拳路

麥海雲

以動物戰鬥姿勢作爲借鏡發明出來的一些招式，相當的多，特別是「虎」、「鶴」以及「蛇」，比較有名氣的是「黑虎偷心」，「白鶴掠翅」以及「白蛇上樹」，另外有一招叫做「貓兒洗臉」，也是另創一格的，這幾招俱是有一名拳師苦心研究出來，隨後給人照樣打出，迄今已經成爲很普遍的招式，並不限於任何一個門派了，至於那一些招式的獨特打鬥戰術，我試把它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黑虎偷心」這一招早已流傳於大江南北，可是，到了廣東十虎之一的蘇黑虎，因爲他苦心研究，把這一招看做黑虎門的重要招式，它才升爲一種硬拳硬馬的絕招，學習南拳的人，以拳爲主，起脚只是陪襯，又因南派拳脚特別重視橋手，故此「黑虎偷心」這一招當做練功的試金石，假如它打不好，別的招式更加沒有本領發揮，至於黑虎偷心出拳之際，因爲它當胸打出，且在十分貼身的距離發拳，必須預防對方使用甚麼招式堵截，右拳打出時，左手護胸，對方剛剛動手，便以左手壓制他，右拳落空，收回一半再度打出，會是硬碰硬的，必須快而準，必要時還把自己的上半身略爲偏側，所發之拳打到盡，由於手臂伸長出去，那一拳打得更遠，如是者忽長忽短，連續出擊，蘇黑虎以此享譽，並非奇事。

至於蘇黑虎本人，胸肌特別厚，如果他用這一招挫敵之際，對方亦發拳打來，剛剛擊中他胸部，他絲毫不受損傷，故此他的「黑虎偷心」打得特別好，有胆在對方三尺之遙出擊。

「白鶴掠翅」這一招是「言永福」這個拳師首創的絕招，他搏鬥輸了之後，潛居破廟，瞥見蛇鶴相鬥，觸想起了白鶴拳，經過一番研究，創了許多絕技，白鶴掠翅就是其中之一，他突然飛躍出擊，上邊的一雙手上下翻飛，劈對方的額角，下邊乘機以低撑脚踢對方的前鋒馬，一招打贏，看來有如白鶴把牠那雙翼向前撲擊，稱做「白鶴掠翅」，名符其實。

「白蛇上樹」這一招是蔡伯達所創的，他只有十九歲，路經廣州西關，給錦綸堂的機房工人打傷，心中不服，回到他所居的「泮塘」，偶見蛇鼠相鬥，頓有所悟，創「蛇形鼠步」這個門派，「白蛇上樹」這一招是他發明出來的，動手就纏住對方的一隻手，由下邊纏到上邊去，一手抓住對方的上臂「二頭肌」一拉一抓，對方發生劇痛，整條手臂發生酸痛，無力再鬥。

他苦練了七個月，再到錦綸堂向機房的人挑戰，一個人打贏三十多人，聲譽頓起，後來他也設館授徒，變成很有名氣的一個拳師。

梁永亨也是一個名拳師，在香港上環設館授徒，所教的拳脚叫做「蛇貓鶴混形拳」，每個招式都是摹仿這幾種動物的，特別有心得的一招是「貓兒洗臉」，他用左右兩手在自己的臉前忽左忽右撥動，配合游走的步法，彷如一頭花貓，令到對方難以捉摸，發拳打來，他的一隻手從下撥開，另外一隻手即時劈落，隨即起脚，一共是「一手兩脚」，同時出擊，其快如風，有許多拳師敗在他的手下！

他沒有把這個門派稱之爲「貓拳」，而是稱之爲「混形拳」，原因是洪門已經有「虎拳」，貓形以及虎形十分接近，免得後輩誤會，以爲他借着虎拳取巧。另一方面，貓拳發招比較虎拳靈活，剛剛交手就起脚，那是有異於虎拳的地方。

新穎俠義奇情中篇

最後一招

（三）

高皐·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黎信於約定時間率領四十九名神槍武士在三元里集結，準備與柳千條裏應外合，一舉攻下神槍門。門主岑玉琴聞報，便召集周關西，桂天聲，龍雲及呼延長春等人，共商應變之計。乃迫使受制的柳千條親函黎信，約他晚間來攻，然後聚而殲之。黎信果然中計，依時而來。岑玉琴率衆迎戰。黎信因不見柳千條前來會合，始知上當，但以爲敵寡我衆，料可必操勝券。於是隨即部署，發動圍攻。誰知一經拚戰，慘嚎之聲四起，黎信循聲四顧，原來神槍武士不堪一擊，嚇得他面色大變……

途遇羅剎女

神槍武士全都有槍，雖然那只是一桿鐵槍，卻不是一個血肉之軀，及一雙徒手所能拒抗的。

桂天聲只是一雙徒手，但他這雙徒手卻具有無可估計的威力。

只要他拍出一掌必然有一名神槍武士倒斃下去，如果他是點出一指，這一指決不會亞於一顆彈丸。

因此，神槍武士的攻勢潰敗了，桂天聲追奔逐北，橫掃全場，連帶圍攻周關西等三人的神槍武士，也一起敗下陣來。

黎信瞧到此等情形，暗道一聲不好，如若不能及時制服岑玉琴，只怕很難全身而退了。

因此他不再遲疑，口中大喝一聲，一槍點了出去。

黎信與岑玉琴習的是同樣的武功，兩人都能事先明瞭對方未來的變化，只不過黎信的功力較爲深厚，雖是招式相同，岑玉琴卻有點難以應付。

一晃十招，岑玉琴的鬢角已經見到汗水，黎信手中一緊，一連搠出三槍。

荒山結同心

這三槍是神槍武學的精華所在，三槍連環施展，威力籠罩丈許方圓。

在這一丈方圓的範圍之內，幾乎每一個空間都受到攻擊，如何破解這連環三槍，倒也十分不易。

這也是黎信平生功力所聚，因爲他是志在必得。

可惜他犯了一項錯誤，低估了岑玉琴的功力。

精芒奪目的槍頭，紅光耀眼的纓絡，以雷霆一擊之勢，由他那連環三槍的空隙之中突入。

那槍尖的來勢宛如電光石火，他的連環三招去勢未盡，一陣劇痛忽然震撼他的全身。

噹的一聲，他手中的長槍跌了下來，錐心蝕骨的疼痛，使他的臉型變得十分古怪。

他向釘在胸前的紅纓瞧了一眼，道：

「妳……妳這一槍……」

他不明白岑玉琴何以會使出這麼怪異的一槍，所以才有此一問。

對一個將死之人，岑玉琴不顧叫他失望，反而冷冷道：「這叫最後一槍。」

黎信翻了一下死魚般的眼珠道：「最……最……」

他無法說出最後一槍四個字，身形一歪，噗的一聲摔倒下去。

岑玉琴伸手拔出釘在黎信胸前的長槍，口中吁出了一口長氣，再抬頭向門場瞧去。

塲中的搏殺早巳停止，地面屍體縱橫，不多不少正好四十九具。

桂天聲，周關西，龍雲，呼延長春，四條完完整整的大漢，靜靜的在一丈以外向她瞧着。

她無端的面色一紅，道：「你們……咳，都沒有什麼吧？」

周關西嘆道：「咱們沒有什麼，只是，如若不是申大俠那就很難說了，說實在話，黎信訓練的這般武士，全都獲得神槍的神髓，單憑咱們幾個實在對付不了。」

龍雲道：「總管說的是，適才如非申大俠馳援，在下幾乎遭到那般賊人的毒手，救命之恩，如同再造，龍某他日必有一報。」

呼延長春微微一笑道：「申大俠是天際神龍，施恩豈會望報，大師哥就不必放在心上了。」

桂天聲道：「不敢當各位謬讚，在下只不過盡武林人的本份而已。」

岑玉琴道：「長春說的不錯，申大俠不是施恩望報之人，好啦，你們清理一下，申大俠請去安歇吧。」

安歇自然是由這位美麗的門主陪着，因爲她是桂天聲的妻子。

回到內院，岑玉琴的臉上好像開了花，笑容一直沒有收歛過。

「相公！多謝你。』

「多謝什麼？」

「你那最後一招，實在威力無比，否則我就會傷在黎信的槍下了。」

「不必謝我，這是妳悟性强，智慧高，否則一個初學乍練之人，怎能發揮它的威力。」

「不，相公，並不是我的智慧比別人高過多少，只因責任重大，不得不多花一點心力而已。」

「不要担心，我再教妳幾項武功，妳這個門主寶座，就可以安安穩穩的坐下去了。」

「當眞麼？相公。」

「自然是眞的了，妳注意聽着……」

他果然又教了她兩項武功，金剛指及無影腿。

這兩項武功都是震撼武林無雙絕藝，習得一項就可揚名江湖，岑玉琴兩項兼得，自然要心花怒放了。

十天後的一個夜晚，當他們親熱一番之後，桂天聲忽然長長一吁道：「玉琴，有一件事妳要好好的記住。」

岑玉琴道：「什麼事？相公。」

桂天聲道：「今後無論對誰，妳都不能說出妳是我的妻子，否則妳就會大禍臨頭了！」

岑玉琴愕然道：「這是爲了什麼？」

桂天聲道：「不必問爲了什麼，妳只要依照我的話去做就是。」

岑玉琴道：「好吧，不過，相公，莫非你要離開我？」

桂天聲道：「是的，我有不得不離開妳的苦衷。」

岑玉琴幽幽道：「相公是天際神龍，玉琴知道留你不住，但你不能多留一些時日？」

桂天聲道：「原諒我，玉琴，我會回來看妳的！」

岑玉琴溫柔美麗，但留不住桂天聲這一匹無韁之馬，他帶着滿腔惆悵，離開了這個溫柔之鄉。

惡名四播

「娘！這是神槍門的瀝泉神譜。」

「啊，你終於成功了，好，瀝泉神譜我會替你呈上去的，你先瞧瞧這個。」

「什麼，要我去殺人？」

「是的，孩子，這兩人假冒偽善，實際上是兩個死有餘辜的惡人，本教的宗旨是替天行道，所以非除去這兩人不可。」

「殺人並不好過，不能派別人去？」

「這是教主的決定，孩子，你就免爲其難吧！」

「如此說來，孩兒是無法推辭了，但這虬髯蓮鈎是誰？孩兒如何才能找到他們呢？」

「虬髯王眞約莫四旬上下，是一個滿腮虬髯的高大漢子，蓮鈎夏宸才只三十出頭，她是虬髯王眞的妻子，這女人渾號蓮鈎，却是一雙大脚，他們的外形十分容易辨認！」

「孩兒到何處才能找到他們？」

「他們兩日前經過此地，企圖到雲南勾結東門磐，依脚程估計，可能已經到達蒲圻，如若趕緊一點，大約在湘西必然可以追上他們。」

「東門磐不是西南的武林盟主麼？」

「是的，東門磐素與中原武林不睦，如果讓他們勾結成功，咱們中原就要遭到一場浩刦了！」

「原來如此，不過那虬髯蓮鈎聽說是一對奇人，孩兒只怕鬥他們不過！」

「這個你放心，有一個幫手在前面等你，你們兩人合力，必可達成任務。」

「幫手是誰？」

「娘也不知道他是誰，你只要見到了一個身着白衣，襟上插着一朵紅花的就可以跟他打招呼，你的衣襟上也要插上一朵白花，這是你們連絡的暗記。」

「好，孩兒知道了。」

以上這段對話，自然是桂天聲與伍彩雲了，因爲他這位神秘的後母，是負責向黃鐘聖教連絡。

伍彩雲轉達任務之後，再取出一朵特製的白花，及一叠銀票交給桂天聲道：「你可以走了，孩子，希望你好自爲之。」

桂天聲道：「娘放心，孩兒會盡力而爲的，不過，娘，妳有沒有聽到爹的消息呢？」

伍彩雲道：「沒有，娘託過很多朋友尋找你爹，只要一有發現，他們會告訴娘的！」

桂天聲道：「既如此，孩兒告退！」

他在武昌買了一匹長程健馬，立即策

騎南下，經咸寧蒲圻等地，馬不停蹄的向岳陽馳去。

羊樓司，位於蒲圻臨湘兩縣之間，是湘鄂兩省的分界嶺。

它是一個山嶺，但因地處官道，商業倒是不錯。

桂天聲到達鎮上，已是歸鴉繞樹的薄暮時分，他雖然是心急趕路，也只好停歇下來。

「客官，咱們這兒有乾凈的上房，牲口也該上料了，請交給小的吧。」

桂天聲抬頭一瞥，原來是店小二在兜生意。

這家客棧名叫「望湖居」，在羊樓司算得是首屈一指的。

桂天聲將馬匹交給店小二，自己提着包裹，向望湖居走去！

大門內左側是賬房，右邊是食堂，此時已有不少客人在進晚餐，桂天聲目光流轉，向那些客人打量一眼，他只是隨便瞧瞧，但這一眼瞧去，他竟然神色一呆。

因爲他瞧到一個身着白衣的姑娘，她的衣襟之上，霍然是一朵紅花。

上面派給他一名帮手，並未說明帮手是誰，甚至是男是女他也毫無所知。

莫非他的帮手就是這位姑娘，她不是身着白衣，襟插紅花麼？

「錯不了，一準是她。」

他心中在這麼想，同時取出白花插在襟上，然後向白衣姑娘走去。

「姑娘如果不介意，在下想借用一點地方。」

白衣姑娘獨自佔用一張食桌，借用一點地方，應該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

誰知這位姑娘竟然冷哼一聲，猛一抬頭，兩眼冷酷而又帶着凌厲煞光的眼神，向桂天聲瞧了過去。

× × ×

天地之間，有兩種東西使人瞧了還想再瞧，那就是美與怪。

美好的事物能够賞心悅目，奇怪的東西能够激起人們好奇之心，所以瞧了一眼還想再瞧。

也有瞧了一眼就不想再瞧，以及想再瞧而又不敢瞧的東西。

兇煞人們不敢瞧，噁心人們不願瞧，但，如果是一個美艷的煞星，人們就會想瞧而又不敢瞧了。

× × ×

白衣姑娘生就一副桃花臉，白裏泛紅，嬌艷無比，只要輕輕擰她一下，準會擰出一把水來。

她的一雙妙目，活像兩顆寒星，如果說它是兩顆勾魂攝魄的眸子，必然有人舉雙手讚同！

只不過有點可惜……

它的確有點可惜，如此美麗的眸子，射出的光綫是如此毒惡！

莫非她是一個美艷的煞星！

莫非她會使人想瞧而又不敢瞧？

不錯，她果然是一個美艷的煞星，只要提起桃花羅刹女玉篁，人們會不由自主的連打寒噤。

桂天聲的江湖閱歷不多，可也聽人描述過一般知名人物，桃花羅刹的知名度極高，他自然是久聞大名了。

「姑娘莫非是桃……」

桃什麼，他沒有說它出來，因爲他忽然想到江湖上傳說的一種禁忌。

桃花羅刹女玉篁，面似桃花，心如羅刹，江湖上黑白兩道的高手，喪身在她那纖纖玉手中的，幾乎難以計數。

像這樣一個可怕的煞星，只怕誰也不敢招惹。

桂天聲十分不幸，他竟然招惹上這個人人畏懼的煞星了。

當他認出白衣姑娘就是江湖上盛傳的桃花羅刹之際，他着實發了一陣子的呆。

不過他並不是害怕，只是認爲太過意外而已。

他的帮手竟然是一個美麗的姑娘，而且還是人人害怕的桃花羅刹，這怎樣能不叫他大感意外？

其實他倒是很想會會這位江湖名人，現在忽然相遇，在一呆之後，又生出一股興奮的感覺，因而那個「桃」字也就脫口而出。

所幸他只說了一個桃字。

不過這個桃字就差不多了，它已經爲他帶來麻煩。

「桃什麼，你爲什麼不說下去？」

「請原諒……姑娘……在下是無心之失。」

「原諒，嘿嘿，天下會有這麼便宜的事？」

「依姑娘之意呢？」

「你必然聽到過江湖傳言，知道我的禁忌。」

「在下的確聽人說過，所以不想開罪姑娘。」

「但你還是說了一個桃字。」

「在下說過，那只是無心之失。」

「不管有心無心，你說了總是事實，對麼？」

「姑娘，咱們自己人啊，你何必如此認眞？」

「自己人？」

「怎麼，妳瞧不出我也戴着一朵花了麼？」

「哦……」

桃花羅刹女玉篁秀目圓睜，向桂天聲上上下下的不停打量。

她好像現在才瞧到他，現在才仔仔細細的瞧看。

她的雙目變得美麗了，因爲那股使人不敢瞧看的煞光在逐漸收斂。

她忽然嫣然笑了一聲。

這一聲輕笑宛如百花齊放，也像春天忽然降臨，爲人間帶來無比的溫馨。

桂天聲吁出一口長氣。

滿堂的食客也吁出一口長氣。

「姑娘，在下可以坐下去麼？」

「請坐。」

「姑娘還沒有要酒菜？如果妳還未進食，在下想做一次東道。」

「那我就先謝謝了。」

「姑娘不必客氣，這是在下的光榮，伙記，替咱們配四樣好菜，來一壺二鍋頭，快一點。」

「是，客官，馬上就到。」

酒菜來了，桂天聲替桃花羅刹斟了一杯，道：「姑娘，我敬妳！」

桃花羅刹淺淺的嚐了一口，道：「公子，失禮得很，我還沒有請教……」

桂天聲道：「在下姓申，草字天桂，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

桃花羅刹道：「唔，你這個無名小卒，胆量却大得很，居然敢……」

居然敢怎樣，她沒有再說下去，只是她的臉更紅了，憑空添上了幾分嬌媚。

此時的桃花羅刹，的確像一朵盛開的桃花，梨渦含春，嬌艷欲滴。

如果有人說她是羅刹，如果有人說她是殺人不眨眼的煞星，必然沒有人願意相信。

當酒至半酣之際，桃花羅刹輕盈的一笑道：「你說咱們是自己人？」

桂天聲道：「不錯，咱們共同去完成一項任務，自然是自己人了。」

桃花羅刹微微一怔道：「咱們共同去完成一項任務？什麼任務？」

桂天聲道：「怎麼，派妳來的人就沒有告訴妳麼？」

桃花羅刹幾乎噗哧一聲笑了出來，她緊緊的抿了一下櫻唇，像寒星似的眸子轉了轉道：「他就是沒有告訴我嘛，其實我只要跟着你，有沒有告訴我都不要緊。」

桂天聲道：「這樣太委屈妳了，憑妳的聲望，應該我聽妳的才對。」

桃花羅刹目光一亮道：「這回我聽你的，以後也許該你聽我的了。」

桂天聲道：「不錯，可能就是這樣的了。」

桃花羅刹道：「本來就該是這樣的嘛，你說，咱們完成這次任務之後，你不願意聽我的？」

桂天聲道：「願意。」

桃花羅刹道：「你說的可是眞的！」

桂天聲道：「丈夫一言，如白染皂，自然是眞的了。」

桃花羅刹道：「好，你說，咱們是什們任務？」

桂天聲道：「追殺虬髯蓮鈎，不讓他們與西南盟主東門磐勾結。」

桃花羅刹愕然道：「爲什麼？是誰要這麼樣做的？」

桂天聲道：「咱們不必問爲什麼，也不必管是誰要咱們這麼做的，咱們只能接受命令，而且別無選擇。」

桃花羅刹微作沉吟道：「好吧，我聽你的就是。不過，虬髯蓮鈎不是常人，一身功力，在當代武林不易多見，要取他們兩人的生命，只怕要費一番手脚！」

桂天聲道：「我也是這般想法，如是一對一，妳有幾分勝算。」

桃花羅刹道：「一對二，我可以跟他們打成平手，一對一麼，他們就只有一個敗字了。」

桂天聲大喜道：「原來姑娘的功力如此之高，勿怪能够名震江湖。」

桃花羅刹撇撇嘴道：「別給我戴高帽子，我適才的話只是估計，估計是不能作準的。」

桂天聲道：「說的也是，有些人平時故意隱藏實力，不到節骨眼裏，很難斷出他們的高低！」

桃花羅刹微微一笑道：「你呢，公子，莫非也隱藏了實力。」

桂天聲道：「我麼，盡量表現還怕不够，那裏敢再作隱藏。」

桃花羅刹道：「別騙我，我瞧得出來的！」

桂天聲道：「妳瞧出什麼來了？」

桃花羅刹道：「你是一朵武林奇葩，功力決不在虬髯蓮鈎之下。」

桂天聲哈哈一笑道：「姑娘如此謬讚，倒使在下有着受寵若驚之感。」

桃花羅刹不再跟他辯論，召來店小二結了賬，然後各自回房歇息。

翌晨他們由羊樓司出發，按桂天聲原定的路綫，是經陽岳南下長沙，再西經湘潭，邵陽，直趨湘西。

但桃花羅刹認爲這條路綫太遠，不如由岳陽經華容，澧縣，常德，沅陵之綫便捷。

桂天聲沒有意見，自然按照桃花羅刹的路綫走了。

這一路之上，他們不斷的詢問。

但那虬髯蓮鈎的踪跡却沒有一個人瞧見。

虬髯蓮鈎名滿江湖，形貌又十分容易辨認，只要他們經過這條路綫，必然可以打聽出來。

因此，桂天聲以懷疑的口吻道：「女姑娘！那虬髯蓮鈎莫非走的是另一條路綫麼？」

桃花羅刹女玉篁道：「有此可能，不過這不要緊，咱們只要趕到他們的前面，還怕他們飛掉不成？」

桂天聲道：「看來只好如此了。」

這天他們趕的路太多，因而錯過了投宿之處，好在桃花羅刹帶有乾糧，肚皮還不至於挨餓。

他們趕的這條山路，是武陵山脈與雪峯山派之間，只見山嶺綿亘，溝壑縱橫，行走十分不易。

桂天聲向逐漸隱沒的晚霞瞥了一眼道：「女姑娘，夜幕快要降臨了，咱們要找一個歇息之處。」

桃花羅刹道：「我知道，不過此地十分荒凉，要找一個農家獵戶，只怕不太容易。」

桂天聲道：「那就找一個山洞吧，只要能避風雨就可以了。」

桃花羅刹道：「好吧！」

他們找到了一個山洞，但容積十分之小，兩個人可以容身，只是有點擁擠。

如果是兩個男人，或者是兩個女人，擠一點倒也沒有什麼，可惜他們偏偏是一男一女。

因而，桂天聲眉峯一皺道：「女姑娘！這兒……似乎小了一點。」

桃花羅刹道：「是小了一點，但咱們別無選擇。」

桂天聲道：「現在，天色還沒有完全黑……」

桃花羅刹道：「我知道還沒有全黑，但咱們要在全黑之前多找一點乾材，昇起一堆營火。」

桂天聲道：「爲什麼要昇營火？」

桃花羅刹道：「荒山野嶺，難保沒有蛇虫野獸，爲了保護咱們及兩匹馬兒，這堆火決不能少，再說山中寒氣頗重，昇了火也可祛除一點寒氣。」

桂天聲道：「原來如此。」

桃花羅剎道：「天色馬上要黑了，咱們還得趕緊一點。」

他們先將馬匹在洞口附近拴好，將韁繩放得長長的，使牠們便於吃草，然後尋找乾草枯枝堆在洞前燃了起來。

桃花羅剎向桂天聲瞥了一眼，道：「你先烤烤火，待我將山洞收拾一下。」

桂天聲道：「好的。」

桃花羅剎抱起一束乾草鋪在洞中，然後解開行囊，鋪上一張毛氈，就成為一個臨時的臥具了。

山風並不太大，但寒氣卻十分之重，因而她嬌聲呼喚道：「申公子！快來歇息吧。」

桂天聲道：「妳先睡吧，我還想烤一會兒。」

桃花羅剎道：「別傻了，烤火還會比睡覺暖和？再說咱們日間還要趕路，沒有充份的睡眠你會支持不住的。」

桂天聲道：「好……好吧。」

其實他何嘗不知道睡眠比烤火暖和，只是在避男女之嫌罷了。

桃花羅剎艷光四射，她的美艷是罕見的。

不過桂天聲卻不喜歡像她這一種類型的女人。

這自然與他原先接近的那幾個女人有關。

他的繼母伍彩雲，不管她骨子裏怎樣，表面上她是賢淑的。

他的姊姊桂天韻，貞靜雅淡，沉默寡言，具有大家閨秀的風範。

他的妻子岑玉琴，溫柔良馴，體貼入微，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

以上三個女人都是美麗的，但她們行不逾規，笑不露齒，像空谷中的幽蘭，讓人喜愛而不敢稍存褻瀆之心。

桃花羅剎就不同了，她艷光四射，足可熔金爍石，有時熱情如火，有時又冷如冰霜，使接近她的人會感到無所適從。

不過她武功極高，性格明快，是一個理想的情人，卻不是一個理想的妻子。

再說，桂天聲已經有了妻子，不管他是否眞心喜愛這個妻子，在良心上，禮教上，他都無法否定既存的事實。

現在他如是跟桃花羅剎擠在一塊，乾柴烈火，難免一碰就燃，雖然可以逞快一時，要收拾殘局可就難了，但在桃花羅剎的催促下，他又不得不硬着頭皮向洞中走去。

此時桃花羅剎已經睡下，留下的空間也只能容下他一個身子，他輕輕皺了一下眉頭，只得合衣躺了下去。

他原是下定決心不為她所動的，只是這一躺下去他又有些心馬意猿起來了。

桃花羅剎是一個少女，少女的體香具有令人難以拒抗的誘惑之力。

何況他是經過男女關係的過來人，自然會心馬意猿而無力自持了。

不過他依然吸進一口長氣，將紊亂的心情定了下來，然後運功調息，希望能進入夢鄉。

但……

「申公子……」

「唔……」

「你家裏有些什麼人？」

「有爹，有姊姊，還有一個十分美麗的妻子。」

「哦，你已經成過親了？」

「不錯。」

「唉，你好像不太喜歡我！」

「姑娘不要誤會，我只是沒有喜歡妳的條件，不得不避男女之嫌而已。」

「是因為你成了親？」

「是的。」

「你的見識太狹仄了，申公子。」

「哦……」

「男女之間是非常奇妙的，成婚的夫婦不一定會眞心相愛，眞心相愛的男女，不一定必須成婚。」

「這個……」

「你不同意我的說法？」

「同意，我只是覺得奇怪，姑娘年紀如此之輕，為什麼會懂得這麼深奧的道理呢？」

「不，這道理並不深奧，我只是多走了幾天江湖，對世態炎涼，與男女情感，多了幾分體會而已。」

「姑娘也成過婚了？」

「成婚？哼，淘淘濁世，能有幾個像你申公子？」

「不敢當姑娘謬讚，在下……咳，平凡得很。」

「好啦，咱們之間就不必客氣了，你說是麼？」

「姑娘說的是。」

「那麼，咱們談談一點正經的，你看可好？」

「姑娘要談點什麼？」

「就談你我吧，你說，我有沒有令你喜愛之處？」

「當然有，任何人都有他良善的一面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你以男人的眼光瞧女人。」

「這個……」

「怎麼？難道我就沒有一點能夠使你動心之處？」

「姑娘美如仙姬，艷勝桃李，能夠使在下動心的地方太多了……」

「是眞心話？」

「是的，不過……」

「不要顧慮，公子，你不認為與不喜愛的過一生，不如與喜愛的過一夕？」

這位姑娘豪放而大胆，不過她卻言語中肯，能夠鼓起桂天聲的勇氣，也爭得他的一份同情。

他認為這位姑娘是懷才不遇，所說的也是至理名言。

因此，他們之間的藩籬盡除，這清冷的荒山野洞，也就揚起一片春聲了。

桃花羅剎名滿江湖，但對男女之事她還是一個雛兒。

花徑未經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一個闖蕩江湖的孤身女子，這倒也十分難得。

不過她究竟不是常人，在暫短的痛苦之後，她就毫不顧忌的狂放起來。

良久……

「天桂……」

「嗯……」

「你到底為什麼要殺虬髯蓮鈎？」

「我說過，是奉命行事。」

「我知道你是奉命行事，是奉誰的命令，不能告訴我麼？」

「當然可以……」

「那你就說吧。」

「我先問問妳行麼？」

「好，你問吧。」

「是誰叫妳來帮助我的？」

「你。」

「咳，玉篁，我在跟妳說正經的。」

「我也是。」

「那……這個你字怎麼解釋？」

「原本沒有人要我來帮你，我也不知道你要去殺虬髯蓮鈎，因為我喜愛你，才答允帮你去完成任務。」

「可是妳那朵紅花？」

「這是你們的暗記麼？我只是偶然買了這麼一朵，可說是天緣巧合。」

「不，這是一種特製的珠花，市面上如何能夠買到？」

「你說的對，如若市面上能夠買到，我就不會買它了。」

「哦，莫非其中別有蹊蹺？」

「有此可能，這朵特製的珠花，我是由一個偷兒的手中買來的。」

「偷兒？能夠盜取一個武林高手衣襟上的珠花，這位偷兒必然不是常人了。」

「不錯，他是抓王的衣鉢傳人。」

「這當眞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估不到其中竟有這麼多的巧合。」

「你還有什麼要問的麼？」

「還有一點，那就是妳的身世。」

「我是一個孤兒，從小就被師父收養，三年前師父也已去世，天地之間就只剩下一個親人了。」

「誰？」

「除了你還會有誰？」

「啊，玉篁，想不到妳的身世竟是這般淒涼。」

「不必替我難過，有了你我什麼都滿足了，哦，現在該你說了，到底是誰派你來的？」

「妳一定要知道麼？」

「咱們風雨同舟，生死相連，如此重大之事，我怎能不問個究竟？」

「妳說此事十分重大？」

「這麼說你是不知道虬髯蓮鈎的為人，你如若當眞殺了他們，天下雖大，只怕沒有你容身之處了！」

「啊，妳該不是危言聳聽吧？」

「你是我的丈夫，我為什麼要對你危言聳聽？」

「好，算我錯了，妳說，虬髯蓮鈎在江湖道上為什麼會如此重要？」

「虬髯蓮鈎是一對人人敬重的俠侶，他們不只是功力奇高，而且生俱一副俠義心腸，數十年來，他們排難解紛，為江湖平息不少禍患，因而俠名遠播，口碑載道，你如果殺了他們，天下武林都會放你不過！」

「啊，這是眞的？」

「難道我會騙你？」

「就算這樣吧，他勾結西南武林盟主東門磐，意圖為禍中原……」

「不，你說錯了，他們的行為跟你說的完全相反。」

「什麼？妳是如何知道的？」

「天桂，你忘記我是什麼人了，桃花羅剎久走江湖，這等武林大事，我焉能不知？」

「好，妳說下去。」

「西南武林盟主東門磐，的確是與中原各派水火不容，不過東門磐的第二個兒子卻是虬髯王眞的弟子，中原武林為消弭彼此間多年的積怨，才由各派掌門聯名請託虬髯蓮鈎為和平使者……」

「原來如此，我差點犯了大錯。」

「那麼咱們就不必再去找虬髯蓮鈎了，是麼？」

「這個……」

「天桂，你究竟遭遇到什麼困難？也許我能夠替你想個法子。」

「妳……只怕無能為力。」

「不要瞧不起你的妻子，桃花羅剎在江湖道上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這個我知道，不過……只是咱們人單勢孤……」

「哦，那差遣你的必然是一個龐大的帮派了？」

「不錯，黃鐘聖教妳可能有過耳聞。」

「啊，魔教！天桂，你怎麼會參加魔教的？」

「我只是喝了一杯酒，醒來就變做黃鐘聖教的部屬了。」

接着他由石獅子滴血說起，將一切經過毫無保留的說了出來。

桃花羅剎呆了一陣，忽然咭咭的笑了起來。

桂天聲愕然道：「妳笑什麼？不相信麼？」

桃花羅剎面色一整道：「不，我是在笑我自己！」

桂天聲道：「我不懂妳的意思。」

桃花羅剎一笑，道：「一個眼高於頂的女人，總希望獲得一個出類拔萃的丈夫，一個自命不凡的人，他的生活也必須是多采多姿的，這些都讓我遇上了，我怎能不笑？」

桂天聲道：「妳好像話中有話，何不說個明白？」

桃花羅剎道：「你來自魔教，可知道教主是誰？」

桂天聲道：「不知道。」

桃花羅剎道：「我知道，他複姓歐陽，名嘯天，血獅王就是他的尊號。」

桂天聲「啊」了一聲道：「他就是血獅王？」

桃花羅剎道：「不錯，血獅王武功蓋世，心機過人，二十年前他率領手下六大血獅，逐鹿中原武林盟主的寶座，當他力敗中原二十四名絕頂高手之後，六大血獅忽然背叛了他，不僅使他逐鹿中原之志功敗垂成，魔教也因此幾乎一蹶不振。」

桂天聲道：「六大血獅是誰？他們為什麼要背叛血師王？」

桃花羅剎道：「魔教違背人性，倒行逆施，六大血獅自然要背叛他了，不過這只是我的猜測，是否另有隱情，除了六大血獅，只怕無人明瞭箇中的眞像，可惜他們已六去其五，如今只剩下他老人家一個

人了。」

桂天聲道：「妳認識剩下的那個血獅麼?」

桃花羅剎一笑，道：「不是我，是你認識。」

桂天聲道：「妳瞎說，我那裏認識什麼血獅！」

桃花羅剎微微一笑道：「令尊名叫桂濯泉?」

桂天聲道：「不，我爹的名諱叫做漱泉。」

桃花羅剎道：「漱泉濯泉相差不多，那個漱字也許是令尊後來改的。」

桂天聲道：「莫非那六大血獅之中，有一個名叫桂濯泉?」

桃花羅剎道：「不錯，他老人家雖名列六大血獅之末，武功却爲六人之最。」

桂天聲道：「就算這樣，也不能斷定就是我爹。」

桃花羅剎道：「石獅子滴血轟傳江湖，經武林各派查證，那滿門死絕，鷄犬不剩的五家，正是當年魔教的五大血獅。」

桂天聲面色一變道：「那就糟了，我爹他……」

桃花羅剎道：「他老人家早有成算，應該担心的倒是你自己！」

桂天聲道：「這話怎麼說?」

桃花羅剎道：「我懷疑你那位繼母不太簡單，她既然也在魔教，你的身世怎能隱瞞得了?」

桂天聲道：「那……他們爲什麼不對我下手?」

桃花羅剎道：「這有兩點原因，第一，他們要由你將令尊引出，第二，要你身敗名裂，受盡屈辱而死，現在你應該明白他們要你殺虬髯蓮鈎的用心了吧?」

桂天聲驚出了一身冷汗，良久才長長一吁道：「想不到人心竟是如此險惡，今後我們應該怎麼辦?」

桃花羅剎道：「協助虬髯蓮鈎，達成任務，然後聯合天下武林，與魔教周旋到底。」

桂天聲一嘆道：「咱們人微言輕，聯合天下武林只怕十分不易，看來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

桃花羅剎道：「不要灰心，雖然今後遭逢驚濤駭浪是不可避免的，要說魔教當眞能够將咱們怎樣，那也並不見得。」

桂天聲道：「妳與虬髯蓮鈎可有交情麼?」

桃花羅剎道：「沒有，不過我却知道他們的禁忌。」

桂天聲急問道：「哦，他們有什麼禁忌?」

桃花羅剎反問道：「你可知道什麼叫蓮鈎?」

桂天聲道：「蓮鈎不是形容夏宸的纖纖玉足麼?」

桃花羅剎嫣然一笑道：「夏宸的雙脚也許是玉足，但橫量三寸，決不纖纖，人們所以稱它爲蓮鈎，不過是譏誚罷了。」

桂天聲忍不住伸手撫摸着桃花羅剎一雙瘦不盈握的小脚道：「女人纏脚由來巳久，現在的女人更以纖小取勝，夏宸名滿江湖，偏偏是一雙大脚，那就怪不得別人要譏誚她了。」

桃花羅剎撇撇嘴道：「都是你們男人壞，什麼步步蓮花，搖曳生姿囉，用一些無聊的詞句來整咱們女人，哼，連你也不是好東西。」

桂天聲道：「好得很，說來說去終於扯到我的頭上來了，妳倒是說說看，我那一點不是好東西?」

桃花羅剎縮回被桂天聲握着的纖纖蓮鈎，粉臂一伸，摟着他滾倒臥褥之上，再以玉指指着他的胸口道：「你什麼都好，就是小心眼不太正經。」

桂天聲頭部向前一湊，給她一個深深的長吻，然後哼了一聲道：「我怎樣不正經?妳如若說不出一個理由我可不依。」

桃花羅剎道：「好，我問你，你喜不喜愛小脚?」

桂天聲道：「當然喜愛，可是妳呢，莫非妳希望跟夏宸一樣橫量三寸?」

桃花羅剎呆了一呆，道：「女爲悅己者容，看來我是寃枉你們男人了。」

他說話之間，那具火辣辣的胴體巳經貼了上去。

桂天聲無暇再說什麼了，因爲他……

× × ×

翌晨他們由山區出發，走了不足十丈，桃花羅剎忽然眉峯一皺，將馬停下來。

桂天聲一怔道：「怎麼，咱們走錯路了?」

桃花羅剎道：「不是，我只是不想騎馬。」

桂天聲道：「山路如此難走，不騎馬怎麼行!」

桃花羅剎櫻唇一噘道：「都是你害的，你就不能抱着我麼?」

桂天聲啊了一聲道：「好，好，妳上來，咱們共乘一騎就是。」

桃花羅剎不只是艷麗無雙，也十分可人，她躺在桂天聲的懷裏，一張嘴就像百靈鳥似的，有時唱些山歌，有時講些江湖見聞，因而山路雖是難走，他們的心情倒是愉快得很。

這天他們穿過麻陽，原是想趕到芷江縣城的，待到達一片山坡之下，天色巳經黑了下來。

桂天聲道：「看來今晚趕不到芷江城了，就在農家借宿一晚妳看怎樣?」

桃花羅剎的創痛早巳好了，她却一直賴在桂天聲的懷裏，聽說前面有農家，她不好意思再賴下去了。

她挺身坐起，伸手掠了一下鬢際的亂髮，目光流轉，向四週瞧了一陣道：「也只好如此了，你先去跟農家相商，我隨後再來。」

桂天聲道：「好的。」

他將韁繩交給桃花羅剎，身形輕輕一拔，便巳輕悄悄的落在山道之上，先整了一下衣衫，再緩步向農家走去。

這是一個中等農家，八大間的瓦房，倒也有點氣派。

農家歇息比城裏早，此時只不過剛剛天黑，他們的大門就巳經關起來了。

桂天聲在大門上輕輕拍了兩掌，片刻之後就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翁將大門打了開來。

雙拳一抱，桂天聲向白髮老者道：「對不起，老人家，愚夫婦貪趕了一點路程

，以致錯過投宿之處，不知老人家能不能行個方便?」

白髮老者先向桂天聲瞧瞧，再對隨後跟來的桃花羅剎打量一眼，然後點點頭道：「不要緊，出門在外的人，誰也不會帶着房子走路，兩位請進。」

桂天聲道：「多謝老人家，咱們這兩匹馬……」

白髮老者道：「先拴在外面吧，待會我再叫人照料。」

桂天聲拴好馬匹，取下行囊，然後與桃花羅剎進入農家。

在大廳上，白髮老者請他們坐下歇息，再介紹一對中年夫婦給他們認識。

那是白髮老者的兒子及媳婦，還有三個孫子兩個孫女。

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獻上了茶，便依在白髮老者的身前，目光灼灼的向桂天聲夫婦瞧着。

白髮老者哈哈一笑道：「小喜子，妳時常要看金童玉女，今天終於被妳看到了，怎麼，好不好看?」

小喜子道：「好看，太好看了，爺爺，他們當眞是從天上來的?」

白髮老者道：「當然囉，妳幾時看過世上有這麼標緻的人物?」

桂天聲面色一紅道：「不敢當老人家的稱讚，愚夫婦也平凡得很。」

白髮老者哈哈一笑道：「好，好，兩位只怕餓了，大春，叫你媳婦準備飯，你去將客人的坐騎牽到馬房，別忘了多上一點草料。」

中年大漢道：「是，爹。」

桂天聲道：「勞動大哥不好意思，待小弟自己來。」

中年大漢道：「一點小事罷了，不必客氣。」

白髮老者道：「讓他去吧，小哥兒，老朽還想跟你聊聊。」

桂天聲道：「老人家請吩咐。」

白髮老者道：「你們要去縣城?」

桂天聲道：「是的。」

白髮老者道：「前兩天城裏出了事，如果不是必要，還是不去的好。」

桂天聲道：「請問老人家，城裏出了什麼事?」

白髮老者道：「聽說一對俠客夫婦被人殺害，他們叫什麼虬髯蓮……哦，虬髯蓮鈎。」

桂天聲夫婦同時心頭一震，他們幾乎不相信這是事實。

但白髮老者言之鑿鑿，又令他們不得不信，於是桃花羅剎問道：「老人家可曾聽說是誰殺害了他們?」

白髮老者道：「是一個姓桂的，跟一個名叫桃花的女人。」

桃花羅剎面色一變道：「不，這是栽賍嫁禍!」

桂天聲道：「老人家，你怎麼知道是姓桂的夫婦幹的?」

白髮老者道：「他留下一張字條，說明他們是爲了復仇而殺人，此事巳轟傳遠近，可以說人人皆知。」

桂天聲道：「這的確是嫁禍，不敢隱瞞老人家，小生正是姓桂，寒荊就是桃花，咱們到目前爲止，還沒有踏進過芷江縣城，那虬髯蓮鈎怎麼可能是咱們夫婦殺的呢?」

白髮老者啊了一聲道：「老朽完全相信小哥兒的話，必然是你們的仇人在陷害你們，不過芷江你們不能去了，聽說虬髯蓮鈎的朋友來了很多，在眞象未明之前，你們還是小心爲上。」

桂天聲道：「多謝老人家關懷，咱們會考慮的，哦，小生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教老人家貴姓?」

白髮老者道：「老朽姓朱，世代務農，菜飯巳經準備好了，兩位吃了早點歇息吧。」

桂天聲道：「多謝老人家。」

飯後，大春將桂天聲和桃花羅剎引到西廂安歇。

待主人退去之後，桂天聲才嘆了一口氣道：「叫妳不幸言中了，那嫁禍給咱們的究竟是誰呢?」

桃花羅剎道：「除了魔教還會有誰?不過他們也眞够厲害的，咱們的遇合不只是落入他們的眼中，還能斷定咱們必然結爲夫婦，必然會猜出他們的陰謀，這才先下手爲強，將黑鍋扣到咱們的頭上，看來是我害了你了。」

桂天聲道：「不，他們早巳知道我姓桂，早巳在計算我了，如若不是遇到妳，我必會弄得身敗名裂，還不知道禍根在那裏呢?」

桃花羅剎微微一笑道：「只要你不怨我就好，今後無論是刀山劍樹，咱們也要闖它一闖。」

桂天聲道：「妳說，今後咱們怎麼辦好呢?」

桃花羅剎道：「咱們有兩條路可以走，我說出來供你選擇。」

桂天聲道：「好，妳說。」

桃花羅剎道：「第一條路，咱們先回去，到長江南北，黃河兩岸去闖它一闖，誰要是讓咱們瞧得不順眼，咱們就將他擺平。」

桂天聲豎起大姆指道：「好氣魄，不過這不能解決問題，也非根本大計，說說第二條路吧。」

桃花羅剎接道：「咱們直去苗山，找着東方磐，代替虬髯蓮鈎完成他們未竟之志。」

桂天聲雙掌一擊，道：「好，這才是一條有理想、有抱負的光明坦途，咱們就這麼辦。」

桃花羅剎道：「你先不要高興，這條遠景光明的道路，却也荊棘載道，危機四伏，弄得不好，咱們的兩條小命就會擱在西南了。」

桂天聲道：「這是捨生取義的事，冒一點險也是値得的。」

桃花羅剎道：「好，就這麼辦。」

翌日，他們找農家買了幾套衣服，然後改扮成一對農家夫婦，馬匹行囊都不要了。

男的扛着口袋，女的提着菜籃，就這麼闖進芷江城裏。

姓朱的老農沒有說錯，芷江城果然巳經變做一個風聲鶴唳的所在。不過這只是對江湖道上而言，在一般常人的眼中，芷江城中只是多了幾個生客而巳。

多了幾個生客並不稀罕，因爲此地是貫通湘黔二省的官道。

但在桂天聲及桃花羅刹的眼中，他們又是一種看法。

芷江城高手雲集，却一明一暗的分做兩夥。

明的一夥有少林初祖堂的主持了方大師，率領着少林門下八名弟子，還有七星幫，講武堂，玉龍幫，丐幫，以及衡山門下的高手，加起來怕不近百。

暗的一夥自然是魔教了，他們的人數較少，但全是教中的精英。

這兩夥人的目的只有一個，爲了對付桂天聲及桃花羅刹。

但無論兩夥的人數如何之多，他們却尋找不到桂天聲，自然也找不到桃花羅刹了。

這要歸功於魔教，因爲桂天聲在魔教接受過易容化裝的特殊訓練。

再說現在的市塲剛開，正是熱鬧的時刻，桂天聲夫婦往人羣中一混，就任誰也分辨不出了。

他們在小食攤上飽餐了一頓，然後買了一些鄉下人常用的東西，出西門逕向晃縣奔去。

在確定無人跟踪之後，桃花羅刹才輕鬆的一笑道：「我還以爲要大開一次殺戒呢，想不到就這麼容易的過關了，你的易容之術的確高明。」

桂天聲道：「這是咱們運氣好，如非碰到趕集，只怕不會這麼容易。」

桃花羅刹道：「這倒也是，不過我不懂，虬髯蓮鈎被害已經幾天了，難道那行兇之人還會呆在芷江城裏?」

桂天聲道：「不錯，魔教派人守在這裏還說得過去，因爲他們知道我們還沒有到達芷江，中原六大門派的聚集，就有點令人無法理解了，虬髯蓮鈎遇害不過兩天，有的地方只怕連消息都沒有傳到，他們怎能如此快速的聚到此地?」

桃花羅刹啊了一聲道：「不好，這只怕又是魔教的陰謀。」

桂天聲道：「妳想會是什麼陰謀?」

桃花羅刹道：「這就難說了，不過中原六大門派必已陷入危機之中。」

桂天聲道：「玉篁，咱們回去。」

桃花羅刹道：「回芷江?」

桂天聲道：「是的，咱們不能見死不救!」

桃花羅刹道：「咱們不能回去。」

桂天聲道：「爲什麼?」

桃花羅刹道：「我想這可能是魔教的一石二鳥之計，咱們如若回去，豈不正中了他們的計算?」

桂天聲道：「玉篁，不要担心，這也許正是咱們洗清冤屈的機會，就算咱們當眞會遭到不測也是値得的。」

桃花羅刹幽幽一嘆道：「好吧，你旣是決心赴義，我只好聽你的了。」

於是，這雙原已遠離危機的少年男女，又自動投入旋渦之中去了。

好在城裏趕集的人羣還沒有散，一時之間的行跡倒還不致被人查覺。

不過這不是長遠之計，至少他們總得先找一個地方安頓下來。

客棧不能住，廟宇不能待，這些地方必然都擠滿了武林各派。

「咱們藏到那裏去?」

桃花羅刹是老江湖了，她居然問出這麼一句話來。

女人就是這樣，無論她如何堅强，一旦有了男人之時，她就事事都要依靠男人了。

好在桂天聲早已胸有成竹，聞言微微一笑道：「咱們只好找一戶人家借住了，只要多給一點銀子，我想不難辦到。」

桃花羅刹道：「好辦法，我怎麼就沒有想到?」

桂天聲道：「妳是大人物嘛，大人物只想大事，這些小事妳自然想不到了。」

桃花羅刹瞪他一眼道：「去你的。」

他們說笑之間，已經轉到北門。

北門是芷江城裏最荒凉的所在，這兒零零星星的，全是較爲窮苦的人家。

他們找到一家姓舒的菜農，花了一點銀子，問題果然迎刄而解。

在農家吃過午餐，桂天聲就想到街上去瞧瞧，桃花羅刹認爲不妥，縱然要去也應該天黑以後再說。

桂天聲同意了桃花羅刹的意見，但才到傍晚，一項不幸的消息使他們陷入痛苦的深淵。

× × ×

「爹!不得了，三叉口出了大事!」

是舒姓菜農的兒子，慌慌張張的向他報告消息。

「小連年，三叉口出了什麼大事?」

「死了人啦，兩個人殺了幾十個，眞夠狠的。」

「有這回事?都是誰殺誰?」

「還不是那些外鄉人，我眞弄不懂，他們百把八十口子，竟被兩個毛頭小伙子殺得鷄飛狗跳，眞他娘的丢人現眼。」

桃花羅刹心頭一動道：「連年哥，你有沒有聽說那兩個毛頭小伙子是誰?」

舒連年道：「小的不知道他們是誰，只聽到兩句詞兒。」

桃花羅刹道：「是那兩句詞兒?」

舒連年急急道：「天生惡人，桃花妖女。」

桃花羅刹面色微變，但很快就恢復正常，同時淡淡一笑道：「原來如此，那三叉口在什麼地方?」

舒連年道：「出南門五里就是三叉口，姑娘如果想去瞧熱鬧，你們就不必去了，小的回來之時，縣衙門已經派人在那兒處理，並已張貼榜文，緝拿兇手，兩位還是少惹一點麻煩吧。」

桃花羅刹道：「多謝你，咱們不會去的。」

她與桂天聲回到房裏，兩人默默相對，半晌說不出話來。

良久，桂天聲長吁一聲道：「這倒好，咱們當眞是惡名四播，容身無地了!」

桃花羅刹撇撇嘴道：「羅刹變妖女，多少有了一點活人的味道，我倒是要感激他們才是。」

桂天聲道：「這件事十分奇怪，我就是有點想不明白。」

桃花羅刹道：「這有什麼不明白的?魔教派人刺殺虬髯蓮鈎之前，必然已經向六大門派告警，但待六大門派趕到芷江，

虬髯蓮鈎已經遭到毒手了，他們找不到兇手，却收到一張約鬥的書柬，這樣六大門派就栽在三叉口了。」

桂天聲微微一笑道：「瞧妳說的頭頭是道，莫非是妳親眼瞧見的?」

桃花羅刹道：「我雖是沒有親眼瞧見，但依理推斷，必然八九不離十。」

桂天聲不解道：「就算是這樣吧，但那雙少年男女，如何能夠擺平六大門派之人?」

桃花羅刹道：「這的確有點令人難解，如是換到咱們，只怕也沒有這麼容易，可惜咱們無法瞧到死者的傷痕，不明瞭那兩人使的是何種武功。」

桂天聲道：「玉篁，聽口氣，妳好像已有擺平那般人的能力?」

桃花羅刹道：「你以爲桃花羅刹的威名是平白檢來的?」

桂天聲道：「桃花羅刹名噪江湖倒是不假，不過，據江湖傳言，妳的武功只能名列高手……」

桃花羅刹道：「一個孤身女子闖盪江湖，如果被人摸透了豈不十分可怕!」

桂天聲道：「這麼說妳是深藏不露的了，能不能表演兩手讓我瞧瞧?」

桃花羅刹道：「好，我現在要抓你的左肩……」

她伸出纖纖玉手，抓向桂天聲的肩頭，來勢並不太快，桂天聲却連續閃避幾次仍被她抓個正着。

「啊，好神奇的擒拿!」

「我將速度放得十分緩慢，你仍然躱它不過，如若我全力出手，你就連閃躱的機會也沒有了。」

「不錯，這等高深的武學，的確十分少見。」

「你想不想學?」

「我能夠學麼?」

「當然能，因爲你是我的丈夫。」

於是她敎了這項獨步武林的絕藝，「飛芒三折」擒拿手。

然後再敎他「浮光掠影」身法，今後縱然碰到千軍萬馬，也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了。

待習會這兩項絕藝，東方已露出一絲曙光。

桃花羅刹道：「天快亮了，咱們是去苗山?還是折返中原?」

桂天聲道：「咱們如是前往苗山，縱然舌粲蓮花，東方磐也不會相信，倒不如返回中原，跟魔教周旋周旋。」

桃花羅刹道：「好吧。」

他們調息了一陣，立即開始重新改扮，桂天聲扮成一個中年相士，桃花羅刹扮作走方郎中，魔教教會了桂天聲一些應用的技能，使他扮得維妙維肖，找不出絲毫破綻。

於是他們離開芷江，沿官道逕向洞庭湖奔去。

× × ×

「天聲，你想去那兒?」

「漢口。」

「找岑玉琴?」

「我不想牽連無辜。」

「那……」

「大智門有一個魔教的連絡處，也許咱們能探聽到一點消息。」

「向你的繼母伍彩雲探聽?」

「不錯。」

「你錯了，伍彩雲決不可靠。」

「我明白，但，如要找魔教，除了漢口的大智門，我所知道的就只有一個太湖了。」

「這個……」

「咱們不能放棄這一個機會，只好到了漢口再相機而作了。」

「好吧。」

他們一路沒有半點躭擱，但在接近漢口之時，却聽到一項不幸的傳說……

× × ×

神槍門主岑玉琴以萬斛柔情，仍然拴桂天聲不住，因爲他是精金美玉，人海奇葩，岑玉琴有着烏鴉隨鳳，難與匹敵的感覺。

但在桂天聲離開之後，她又思念不已，雖是强顏歡笑，內心的寂寂與空虛就不是外人所能體會的了。

最後她作了一個大胆的決定，練好武功，闖蕩江湖。

闖江湖自然是去找桂天聲了，但闖江湖的本錢必須要有高明的武功。

桂天聲敎給她槍法最後一招，以及金剛指，無影脚，都是武林中罕見的驚神泣鬼之學，只要練好這幾項武功，她相信天下都可去得。

於是，她日以繼夜的埋頭苦練，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之中，她已獲得滿意的成就。

成就最高的，是無影脚，因爲她玉腿修長，彈性奇佳，纖足廻旋飛踢，可以攻擊敵方任何一個部位。

她在那纖纖蓮鈎之前，鑲上了一對鋼製的鞋尖，只要讓她踢中，縱然不是關節要害，也非骨斷筋折不可。

這天她剛剛練功完畢，一陣喧嘩之聲忽然由外面傳來，她向在一旁侍候的秋兒道：「出了什麼事?妳去瞧瞧。」

秋兒應聲奔出，片刻之後她神色慌張的奔了進來，道：「門主!糟了，是一股蒙面人，約莫有三四十口子，他們聲言替柳千條復仇，龍少俠已傷在他們手裏。」

岑玉琴呆了一呆道：「秋兒，妳快去呼醒雙雙及小鴉，帶着咱們收拾好了的包裹，由地道逃出去……」

秋兒道：「妳呢?門主。」

岑玉琴道：「我會到張渡湖跟妳們會合的，時機緊迫，妳快去吧。」

秋兒有些依依不捨，但也不敢有所躭擱，只得儘快叫起雙雙小鴉，揹起包裹，帶着她們進入地道。

岑玉琴吁了一口氣，這才抓起一桿長槍，逕向前院撲去。

她剛剛走到二廳，迎面碰上兩名手持長刀的蒙面大漢，她一言不發，槍尖抖起兩縷晶芒，同時襲向兩名蒙面大漢。

這兩人退後三步，互相瞧了一眼，然後哈哈大笑起來。

其中一人道：「咱們兄弟運氣不錯，這俏娘們八成就是那個美麗的寡婦。」

另一人道：「不錯，咱們兄弟已經三月不知肉味了，這回可得痛痛快快的……啊……」

（未完）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子成・圖

英雄槍下美人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桃花盛開時，海飄與老尉遲，八腿貓，杜冰鴻等人來到雪城西香園，但郎如鐵却不知所踪。當他們談論時，強秦帮第一號殺手「千手飛魔」南宮鶴竟僞裝乞丐，偷聽他們的談話，被八腿貓發覺，於是雙方打了起來，八腿貓不敵，傷於南宮鶴的暗器下，老尉遲奮然接戰，却被秦大官人從後暗襲，但他仍振起精神，與南宮鶴死拚，結果同歸於盡。在另一處地方，方殺與郎如鐵又殺得難分難解，雙方都全力以赴，勝敗如何，請看下回……

兩徒求堡主　協助報師仇

（一）

方殺的劍永遠只有一個作用，那就是殺人。

寒光一閃，方殺的劍尖已刺到郎如鐵的喉結穴上。

郎如鐵腰一折，英雄槍向上一挺，「叮」的一聲，槍尖恰巧碰在劍尖之上，濺出幾點火花。

方殺的劍繼續急攻郎如鐵。

他這一出手不再是一劍，而是七七四十九劍。這四十九劍彷似狂風暴雨，一發不可收拾。

絕少人能抵擋得住這四十九劍。

但郎如鐵却是例外。

英雄槍在他的手中，彷彿已變成了一道堅固的圍牆，方殺的劍雖然氣勢洶洶，但仍然無法越雷池半步。

方殺冷笑！

「果然好手！」

郎如鐵道：「彼此彼此！」

他的槍不再固守一方，槍勢一變，宛如風車一般地轉動，使出了一招「橫掃千軍」。

「橫掃千軍」這個招式雖然很平凡，但在郎如鐵的槍下，那種威力却絕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得到。

方殺的劍勢立時被壓了下來，不再像剛才般兇狠凌厲。

郎如鐵槍勢更急。

槍尖如毒蛇般，一槍復一槍，步步緊逼方殺的胸膛。

方殺連退三步！

郎如鐵再攻五槍。

方殺劍影揮動，把這五槍截下，接着乘隙疾刺郎如鐵的面門。

他這一劍極其精采，不愧是一流的殺人專家。

但郎如鐵的反應却比閃電還快，在劍尖幾乎刺在他鼻樑上的時候，他已急退丈二之外。

方殺大喝一聲：「你怕了？」

郎如鐵冷笑：「來者不懼，懼者不來，我們兩人之間，誰都不會怕誰！」

四句說話之間，方殺的劍最少已在他的頭上兜了七八個圈子。

郎如鐵又冷冷道：「想要郎某腦袋搬家，還不大容易。」

方殺道：「縱然不易，却也不會太難！」他冷笑揮劍，一股劍氣排山倒海般直逼郎如鐵。

英雄槍急擋，剎那間槍劍又已拚了四五十招。

兩人的動作都是以快打快，當眞是間不容髮，情況凶險已極。

方殺連攻五十七劍，仍然是無功而退。郎如鐵又再反擊。但方殺的長劍却突然在這一剎那間脫手飛射，疾擊郎如鐵的心臟。

× × ×

劍飛射，郎如鐵自然以槍擋劍。

叮！

長劍終於被英雄槍所擊落。

但郎如鐵的槍勢已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劍阻止了去勢。

方殺的手中赫然又再出現另一把劍。

這一把劍只有一尺長，但却比剛才脫手飛射出來的長劍更鋒利奪目。

這把劍同樣可以殺人。尤其是殺郎如鐵這種高手，更非要用這第二把劍不可。

嗤！

方殺以左手握劍，人劍齊飛，急風疾雨般撲向郎如鐵！

他這一劍是他今夜以來最快的一劍。

他有絕對的把握，可以憑這一劍奠定勝局！

× × ×

人劍齊到。

一劍刺出，絕不回頭。

方殺敢用一切打賭，郎如鐵絕對無法避開這一劍。

他並非低估郎如鐵的潛力，而是他這一劍實在太快，而且郎如鐵的槍又已被剛才飛射出來的長劍所牽制。

在此消彼長的情況下，郎如鐵又豈能抵擋方殺這一劍？

但方殺突然有一種怪異的感覺。

他身體內的氣力突然消失。

他衝前的身子也突然停頓，「嗤」的一聲，方殺竟然跪了下來。

他剛才脫手飛擊郎如鐵的長劍，現在已貫穿過他的心臟！

× × ×

方殺出劍無疑快絕，但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會死在自己的劍下。

——長劍脫手飛擊郎如鐵，的確使郎如鐵的英雄槍受到牽制。

——但郎如鐵還有一雙腿，當長劍被英雄槍擊落的時候，方殺正不顧一切的向他飛撲過來。

——郎如鐵把握了這個機會，把長劍用脚踢起，一劍就刺中了方殺！

這是一個意外的戰果。

就算是郎如鐵，他事前也絕對想不到，把方殺置諸死地的武器，也就是方殺自己本身的武器！

× × ×

跪在地上的方殺，他的臉是垂下的。

他看見自己的胸膛在滴血。

他伸出手指醮了一些血，然後輕輕低舐。

他的動作並不滑稽，而是可怖。

血當然是腥的。

但方殺渾然不覺。

無論他自己的血是怎樣的滋味，他都不會再有反應。

死人又何來反應？

直到許多年以後，江湖上的人還是沒有忘記，方殺是跪着死去的……

（二）

雖然是大白天，但在洞仙堡內，是一片黑暗。

洞仙堡已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地方，這也難怪，強秦帮本來就是一個令人感到可怕的帮會，而秦大官人更是一個極可怕的人。

他現在的臉色更深沉。

他現在的目光更可怕！

× × ×

方殺的屍體已被送了回來。

他全身僵硬，臉上帶着絕望、驚詫的表情。

「蠢材！蠢材！」秦大官人翻來覆去不停的在罵。

他最少罵了三十句蠢材，然後才下了一道命令：「把他厚葬！」

他的命令立刻被澈底執行。

方殺被殺，對秦大官人來說，不啻是砍了他一條胳臂。

「郎如鐵！」他咬牙切齒地：「本帮主一定要用你的鮮血，洒在方殺的墳墓之上！」

× × ×

今天無風雪。

郎如鐵站在老尉遲的墳墓前，默然無語。

沒有人能搖動郎如鐵一拚強秦帮的決心。

老尉遲也不能。

活着的老尉遲不能，老尉遲死後更增促了他的決心。

八腿貓在馬車的車廂內，盯着郎如鐵的背影在出神。

他身中毒針，本已快要死掉，但杜冰鴻却居然救了他一命。

原來繆決曾給了他一瓶解毒藥丸，功能解除百毒，除了極少數厲害的毒物之外，這種解毒藥丸可說是效用無窮。

八腿貓服下解毒藥丸之後，果然漸漸消除了毒徵。

但他仍然需要休息，所以他就和杜冰鴻一起躭在車廂之內。

八腿貓目不轉睛的看着郎如鐵，杜冰鴻忍不住道：「這個人有甚麼好看？」

八腿貓嘆了口氣。

「若不是他，昨夜咱們恐怕已……」

杜冰鴻叱道：「別胡說！」

「你才胡說！」八腿貓冷冷一笑：「你這條性命，最少有一半是郎如鐵救回來的！」

杜冰鴻吸了口氣，半晌才道：「這倒不錯，但現在他的麻煩恐怕絕不會小。」

八腿貓道：「兵來將擋，水來土淹，那沒有甚麼可怕的，就算打不過吧，大不了一溜了之，難道郎如鐵的輕功還會跑不

掉？」

杜冰鴻冷笑。

「並不是每個人都像你，有甚麼風吹草動就溜之大吉的。」

八腿貓嘆道：「他與强秦帮的樑子，是永遠結定的了，除非强秦帮完全被毁滅，否則他的痲煩永遠都不會消除。」

杜冰鴻道：「可惜你和我都受了傷，帮不了他多大的忙。」

八腿貓忽然道：「你認爲海飄對郎如鐵是否已動了眞情。」

杜冰鴻一怔。

「這個嘛……倒有幾分可能……」

「海飄是個很不錯的女孩子。」

「當然很不錯。」

「但我却担心她這一次會很失望。」

「貓老弟，你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郎如鐵未必會愛上她。」

杜冰鴻長長的嘆了口氣：「假如他們在這一件事情上弄得一塲胡塗，海三爺更不會放過郎如鐵。」

八腿貓道：「希望事情不會一塲胡塗，否則天下大亂矣！」

（三）

黃昏。

他們又回到了西香園。

海飄的情緒不大好，整天悶悶不樂似的，連八腿貓逗她笑都沒有成功。

八腿貓討了個沒趣，只好回到房中，蒙頭大睡。

杜冰鴻走了過來，問海飄：「你是否想回海星堡？」

「不，我暫時還不想回去。」

「你好像不快樂？」

海飄沒有回答。

就在這時候，他們都看見西香園外，來了一個青袍人。

這人的臉色好像有點慌張，而且脚步也是虛浮不定，好像喝醉了似的。

他脚步蹌踉地走到櫃枱前，對掌櫃道：「郎如鐵是不是在這裏？」

掌櫃打量了他一眼，終於點頭。

青袍人立時道：「我要找他……」

掌櫃眉頭一皺。

突聽一人悠然問道：「是誰要找我郎某？」

青袍人目光一亮。

他看見一個男人。

一個衣飾隨便，但却顯得更爲瀟洒脫俗的男人。

「閣下就是郎如鐵？」

「不錯。」

青袍人突然重重咳了一聲，身子搖搖欲墜。

郎如鐵皺眉道：「你好像受了傷？」

青袍人微一點頭，道：「不錯，是掌傷。」

郎如鐵道：「把你打傷的人是誰？」

青袍人苦笑：「是一個女人。」

「女人？」

「不錯。」

「閣下是……」

「莫少濤。」

「逍遙公子莫少濤？」

「正是，」莫少濤長長的嘆了口氣：「想不到我一世英名，竟然會爲了一個女人而拚個同歸於盡……」

郎如鐵道：「你的傷勢很嚴重？」

莫少濤道：「我五臟已被內家掌力嚴重摧毁，恐怕再無生望。」

郎如鐵忍不住道：「是那一個女人有如此深厚的內家掌力，能把你打成這個樣子？」

莫少濤嘆道：「你還是不要問……」

郎如鐵一怔：「難道這件事你不打算把眞相告訴我？旣然如此，你又何必來找我？」

莫少濤一步一步的走近，悽然點頭笑道：「不錯，我一定要把這個女人的名字告訴你知道。」

他的身子越來越是虛弱，他好像連站都不能再站穩了。

「她是誰？」

「她現在已是個死人，她中了我一掌，當塲斃命！」

「我問的是她的名字。」

「她……她姓白……」

「姓白？」

「是白盈盈！」

郎如鐵臉色刹那問大變。

他捏着莫少濤雙肩搖撼：「你說她是誰？」

「是白盈盈……」

郎如鐵彷佛完全呆住了。

就在這一刹那，莫少濤突然雙手齊揚，三十六枚暗器如同雨點般向郎如鐵的身上射去！

× × ×

莫少濤是誰？

莫少濤就是逍遙公子。

逍遙公子並不能算是一個絕頂高手，但他的內家掌力的確練得很不錯。

但眼前這一個莫少濤，根本就不是莫少濤。

莫少濤在那裏？沒有人知道。

但這個莫少濤却肯定是假的。

他不是莫少濤，而是曾大鵬！

曾大鵬，也就是殺手曾三！

大悲九重勁

（一）

曾三的暗器功夫，在武林中就算不能名列前十名，但也絕不會在二十名之外。

他不但暗器功夫了得，而且擅於把握機會，給自己製造絕對有利的環境。

每當他要殺人的時候，他的情緒一定很集中，就彷彿是個在科塲上的考生。

殺手不易爲。

尤其是要殺一個高手，更非易事。

郎如鐵是高手，他不但是高手中的高手，而且也是專殺高手的高手。

曾三也是高手。

殺手中的高手。

但他們之間的武功，究竟孰優孰劣？

曾三只能知道一個大概，而這個「大概」，是他從郎如鐵在江湖上每一塲戰鬥中推測出來的。

郎如鐵是郎槍的兒子。

郎槍身經百戰，郎如鐵亦然。

雖然郎如鐵的年紀並不老，但他的江

湖經驗却絕不比父親稍遜。

武功的優劣，與江湖經驗的深淺，在一塲生死決戰中，往往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

高手相爭，武功絕對不是判決勝負生死的唯一條件。

在江湖上，往往不乏高手敗在庸手的先例。

就算彼此的武功相距有一段頗大的距離，但武功較差者倘若能佔天時、地利、人和的其中某一兩種因素，他就有機會可以一舉殲滅强敵。

曾三是老江湖，也是一個老牌殺手。

他的武功雖然不算是頂尖兒的脚色，但却能屢殺强手，在殺手行業中佔着舉足輕重的地位。

曾三估計對手的武功，永遠高估一綫以至兩綫。他從來都沒有輕視過任何一個對手。

有一次，他只不過去殺一個屠戶，而這個屠戶的武功只是江湖上第四五流的脚色，但曾三居然化了半年的工夫去調查這個人的來龍去脈。

他的僱主甚不滿意。

僱主再三催促曾三下手，但曾三却連睬都懶得睬他。

僱主一怒之下，另聘更有名氣的殺手去對付這個屠戶。

但那殺手還沒有闖進屠戶住的房子，就已給人亂刀分屍，斬殺於天階之下。

僱主又驚又怒，再聘更有名氣，武功更高的殺手去對付這個屠戶，但這殺手的遭遇更慘，連腦袋都給屠戶拿去餵狗。

僱主驚出一身冷汗，再去找曾三。

曾三冷冷的對他說：「你不必找我，我旣已收下了殺人訂金，就絕不會退訂，也不會不履行殺人的任務，你走罷。」

僱主怔住。

曾三又冷冷的告訴他一件事：「這個宰猪的混蛋，一直都在裝瘋扮傻，其實他的武功，遠在你所聘的殺手之上，我也同樣不是他的敵手。」

僱主的臉色發白，半晌還說不出一個字。

曾三最後說：「三個月之內，他不死，我死！」

× × ×

過了八十六天之後，曾三帶着十三道傷痕去找這個僱主。

那時候，他簡直就像是從猪血鍋裏撈上來的。

但他身上的血並非猪血，而是他自己體內流出來的血。

其中也有一點點是那屠戶的血。

「你要我殺的人，他已死了。」曾三是來索取殺人酬金的。

僱主大爲感動，甘願付給曾三雙倍酬勞。

但曾三拒絕了。

雖然他是個殺手，是一個爲金錢而賣命的人，但他絕不濫取僱主的一分一毫。

這是他的規矩。

雖然這規矩是他訂下來的，他本不必遵守。

但他若連自己訂下來的規矩都不能遵守，那麼他早已死在屠戶的手下！

（二）

曾三就是這麼樣的人。

他有冷酷的一面，同時也有演戲的天才。

他絕不呆板，尤其是爲了要把獵物乖乖伏在自己脚下的時候，他的鬼主意簡直比十八歲的小狐狸精還多。

他現在要殺的並不是屠戶，而是一個比屠戶還更莫測高深的郎如鐵。

他要製造有利自己的環境才下手。

曾三的情緒很集中，他是一心一意爲殺郎如鐵而來的。

但郎如鐵的情緒並不穩定。

尤其是當他聽見白盈盈已死在逍遙公子莫少濤掌下的時候，他簡直變成了一個呆子。

曾三當然了解郎如鐵的心情。

在這個時候突然出手，曾三最少有九分以上的把握，可以把郎如鐵當塲擊斃。

寒芒驟閃，突如其來的一擊，已把郎如鐵所有的退路全部封死。

他已變成甕中之鼈，網中之魚。

可是，曾三却忘記了一件事。

魚兒雖在網中，但仍然會有漏網的機會。

鼈雖在甕中，但無論是誰的手伸進去，都難免不會被牠狠狠的咬一口。

曾三沒有低估郎如鐵的潛力，但郎如鐵潛在體內的力量，却還是出乎曾三意料之外。

郎如鐵不但「漏網」，而且還「反咬他一口」。

曾三第二把暗器已扣在手，那是三十六顆見血封喉的毒蓮子。

但毒蓮子沒有發出，只是從他的手鮮中，像是泥沙般漏了出手。

郎如鐵的聲音在他的身後响起，道：「你不是逍遙公子莫少濤。」

曾三悽然問道：「你見過他？你認識他？」

「莫少濤早已死了。」

「他已死了？」

「不錯，」郎如鐵的聲音很冰冷：「他在八個月前死在一個人的槍下，如果我沒有看錯人，你就是曾三！」

曾三面色慘然，突然撫摸着小腹上的槍尖。

「就是這一桿英雄槍殺死莫少濤的？」

英雄槍原來竟已洞穿過他的腸臟！

「正是這一桿英雄槍！」

英雄槍拔出，曾三腹部血流如注。

他帶着驚詫與絕望的表情，頹然仆倒在地上。

郎如鐵半垂着臉，目中露出一絲悲哀的神色。

他並不是在貓哭老鼠，而是有着兔死狐悲的感受。

曾三是個殺手，也是個江湖人。

郎如鐵雖然不是殺手，但却也是江湖人。

儘管他們之間有很多地方不相同，但有一點却是絕對沒有分別的，那就是血。

最高尚的人，和最卑下的人，他們的血都沒有甚麼分別。

今天曾三流血。

今天曾三倒下。

但明天呢？

又有誰敢保證，明天自己是否也會流那麼多的血，是否也會像曾三一樣的倒下去？

刹那間，郎如鐵有點疲倦的感覺。

殺曾三看來只不過是舉手之勞，但又有誰知道郎如鐵已把自己最大的潛力都豁了出去？

就在郎如鐵陷入沉思的時候，八腿貓忽然大叫道：「糟糕，海飄小姐剛才好像很不高興，現在却連影子都不見了。」

郎如鐵從沉思中驚醒。

「她走了？」

「八成準是走了。」

「海飄！海飄！……」

× × ×

就在這一天的黃昏，海飄離開了郎如鐵。

郎如鐵沒有得罪她，但她不快樂。

她永遠都不會忘記，當郎如鐵聽見白盈盈已死掉的時候，臉上那種跡近乎呆子的表情。

她是海飄，海星堡的海小姐，她不是白盈盈，並不是郎如鐵刻骨難忘的女人。

既然如此，自己又何必留着？

她忽然覺得自己眞的長大了，不但長大，而且還很成熟。

她要忘掉郎如鐵。

永遠永遠的忘掉郎如鐵！

（三）

北武林第一大美人海飄被擄走的消息，不但已在北武林傳揚，而且連江南以外的武林人物也聽到了這個消息。

這是轟動江湖的一件大事。

想不到海三爺也居然會給人捋虎鬚。

郎如鐵的名字，在武林中更加响亮。

一個人的名字越响亮，他的煩惱往往也會越多。

尤其是人在江湖，樹大招風，勢所難免。

海三爺懸賞十萬兩尋找海飄。

接着，他又再懸賞十萬兩，要捉拿郎如鐵，而且生死不論。

近十年來，江湖上屢屢發生驚人巨變，但最引人矚目的，却還是這一次郎如鐵擄去海飄的事。

不少自負武功高强的江湖人，連日兼程北上。

他們共有兩個大目標。

第一個目標：找尋海小姐。

第二個目標：殺郎如鐵！

這些日子以來，不少人心中都存有這種希望：「二十萬兩一起弄到手！」

倘若退而求其次——「十萬兩倒也不錯。」

但却很少人想過，這二十萬兩若是容易賺取，早已有人賺去！

× × ×

夜深沉。

海王廳內火光熊熊，海三爺坐在四盆爐火的中央，渾身冒汗。

雖然海飄被擄，他的情緒非常惡劣，但他仍然不斷苦練內家眞氣，以求在武功上獲得更大的進展。

只見他雙掌虛引向上，四盆爐火的火光也隨而向上，甚至連灼熱的炭塊也激飛起來。

這是他苦練了十五年，直到現在才衝破第六層境界的「大悲九重勁」。

大悲九重勁是從佛門秘學大悲神掌，經過去蕪存精，大加斧改才滙變而成的一套內功掌法。

大悲神掌本已是佛門絕藝，但居然有人敢把這套掌法加以修改，這人莫非是瘋子不成？

不錯，這人就叫「瘋子」。

「瘋子」是一百三十年前，武林十大高手的頂尖人物，他行動怪異，衣着色彩繽紛，行事荒誕不經，但却嗜武如狂，而且在武功上有極大的成就。

他在二十歲的時候，就已練成大悲神掌。

大悲神掌是一套看似簡易，其實則精深博大，絕不容易參透的佛門奇學，不少佛門高僧苦練了數十年，仍然未能把這一套掌法參悟透徹。

但這瘋子却是一個天才瘋子。

他二十歲就憑着這一套掌法，屢戰强敵，而且屢戰屢勝。

但到了他三十三歲那年，他終於遇到了一個勁敵。

這個勁敵就是在二百年前就已成名江湖的黑煞老魔范星。

那時候范星已九十多歲，但仍然精神充沛，武功比六七十歲的時候更厲害更老辣。

瘋子初時念在對方已九十多歲高齡，沒有全力與對手週旋。

那知范星年事雖高，但他的地獄黑煞掌竟是越使越狠辣，終於在一百招之內，就把瘋子打得爬着回去。

范星是黑道上的老魔頭，倘若他年輕二三十歲，一定不肯放過瘋子的。

但他已九十多歲，雖然武功更精進，但心中的殺氣已是大爲減弱。

他沒有殺瘋子，還叫瘋子練好武功，再來找自己報仇。

瘋子甩掉牙齒和血吞，誓報此仇。

在此十年之後，他不斷苦苦研究。

他研究的是怎樣把大悲神掌加以修改，使它變成一種更厲害的掌法。

當他的朋友知道這件事之後，不禁搖頭嘆息。

他們無話可說，而且就算他們把自己的意見說出，瘋子也絕對不會接受。

大悲神掌是佛門絕學，這個瘋子又能把它修改成怎樣呢？

可是，世事難料。

這個瘋子在十年後又去找范星。

范星已年逾一百，但仍然和十年前一樣，武功也沒有半點退化。

可是，這一仗他輸了。

他並不是敗在大悲神掌之下，而是敗給瘋子十年潛修，終於修改成功的大悲九重勁！

（四）

瘋子比不上范星長壽，他只活到九十八歲。

瘋子死後，大悲九重勁也在人間消失了。

誰也不知道，瘋子雖然死了，但他在九十七歲那一年，足足花了大半載的時光，把大悲九重勁的招式和練功心訣，刻在一隻銅鼎之上。

現在，這一隻銅鼎已落在海三爺的手上。

海三爺本來已是江湖上屈指可數的絕頂高手，再加上大悲九重勁，更是如虎添翼。

正當他準備休息的時候，海王廳外有人求見。

× × ×

求見海三爺的是兩個人。

他們依足江湖規矩，投上拜帖。

拜帖上的兩個名字，第一個是方團，第二個是屠滌天。

海三爺眉頭一皺。

他把拜帖投在火爐中，然後對傳上拜帖的衞士道：「傳孔香香。」

× × ×

孔大媽是四大媽之中最漂亮的一個。

她年輕的時候必然是個大美人。

孔大媽有一個妹妹，她就是孔香香。

孔香香來了。

海三爺坐在那張太師椅上，淡淡的道：「我想喝酒。」

孔香香立刻就去燙酒。

她燙酒的手法很仔細，也很緩慢，就和她姐姐孔大媽的手法一模一樣，這種看來既簡單又輕易的工作，在她的手中最少要花費半個時辰。

海三爺悠閒地坐在椅上，直到酒燙熱了，他就慢慢的斟，慢慢的喝。

孔香香忽然道：「堡主，廳外好像有兩個人正在等待你的接見。」

海三爺半闔着眼睛，呷了一口酒才道：「且讓他們慢慢的等。」

孔香香又道：「堡主，你很煩悶？」

海三爺道：「你呢？」

孔香香蹙眉一嘆道：「自從小姐出了事……」

海三爺嘆了口氣道：「她不算出了事，兒女大了，總是要出外面闖一闖的。」

孔香香道：「她被郎如鐵擄走的時候，你豈非很焦急的？怎麼現在一點也不担心？」

海三爺道：「誰說不担心？」

他把杯中的酒一仰而盡，嘆道：「但現在就算我担心得要發瘋，那又怎樣？」

孔香香咬牙道：「這姓郎的小子也未免太猖狂了，簡直完全沒有把海星堡放在眼內。」

海三爺的瞳孔忽然收縮，冷冷道：「他一定會後悔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二十萬兩殺一個人，已足以把江湖上一半以上的高手引到此地。」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又道：「我要看他還能逃得多遠，活得多久？」

孔香香點點頭，緩緩道：「最重要的還是小姐能安全回來……」

海三爺閉目沉思，沒有再說話。

漸漸地，他好像已在椅上睡着了覺。

孔香香沒有驚動他，她也坐在另一張椅子上。

到最後，孔香香居然也睡着了。

孔香香雖然是個很傲慢的女人，但在海三爺面前，她却很隨和。

不但隨和，而且還很隨便。

他們彷彿完全忘記了海王廳外，還有兩個叫方團和屠滌天的人正在等待着海堡主的接見。

直到海三爺再度張開眼睛的時候，居然已是黎明！

魔刀老祖之死

（一）

每逢清晨時份，海三爺總是喜歡捧着一壺燙熱的酒，坐在海王廳中央的那張太師椅上自斟自飲。

但這一天清晨，他沒有喝燙熱的酒。

昨夜燙熱的酒，早已變成冰冷。

他把剩下來的酒喝個清光，覺得味道也很不錯。

孔香香也醒了。海三爺忽然問她：「你曾否聽過方團和屠滌天的名字？」

孔香香搖搖頭道：「沒聽說過。」

海三爺沉默了很久，忽然傳令：「叫魯大鬍進來見我。」

孔香香道：「魯舵主這個人的脾氣不大好。」

海三爺道：「我知道。」

孔香香道：「堡主傳見魯舵主，當心他會和外面的兩個人發生衝突。」

海三爺淡淡一笑，目注着她的臉龐：「你很聰明，本座的意思，就是要魯舵主跟這兩個人打一場大架。」

孔香香問道：「你要試一試他們的武功？」

海三爺道：「不是試一試，而是把他們殺掉。」

孔香香道：「堡主跟他們有過節？」

海三爺道：「沒有。」

孔香香道：「他們得罪了你？」

海三爺道：「也沒有。」

他冷冷一笑，接道：「他們竟敢在海王廳外等候整個晚上還不離去，就憑這一點已該死有餘。」

孔香香道：「但假如魯大鬍不是他們的對手呢？」

海三爺的臉色忽然緩和下來，微微一笑道：「假若魯大鬍敗了，本座就接見他們。」

× × ×

魯大鬍是海星堡十二分舵舵主中，脾氣最暴躁的一個。

他本是金陵分舵的舵主，但自從海飄被擄走之後，他已被調回海星堡，加强防衞的力量。

他剛接到海三爺傳召的命令，立刻就趕到海王廳。

但在海王廳外，却有兩個人攔住了他的去路。

魯大鬍臉色一沉，叱道：「你們是誰？竟敢在這裏攔阻我的去路。」

攔阻他去路的兩人，一個是很胖的中年人，而另一個却身如竹竿，面色焦黃如蠟，死氣沉沉的樣子。

那肥胖的中年人淡淡一笑，指着身旁又高又瘦的漢子道：「他叫屠滌天，我是方團。」

魯大鬍冷笑：「我不認得你們。」

方團哈哈一笑。

他發笑的時候，臉頰上的肥肉不停顫動，就像是嘴裏啣着兩隻大鷄蛋。

他一面笑一面說：「你雖然不認識我們，但我們却認識你。」

屠滌天忽然開口，他的聲音比青蛙鳴叫聲還更難聽：「你叫魯大鬍，是海星堡金陵分舵的舵主。」

魯大鬍冷笑着：「在金陵，除了瞎子之外，誰都認識我。你們常到金陵？」

方團道：「現在不是談這種事的時候，你豈非是要見海堡主的？」

「不錯，」魯大鬍沉聲叱道：「你們滾開！」

「我們絕不會走的！」方團淡淡道：「你可知道，海三爺剛剛下了一道甚麼命令？」

魯大鬍道：「堡主命令我去見他。」

方團搖搖頭。

「不是這一點，」他微笑着道：「他剛才下的命令是叫我們把你打出去！」

魯大鬍怒道：「胡說！」

突聽一人沉雄的聲音自海王廳內傳出：「他們說的都是實話，本座要見你，但你却要先闖過他們這一關。」

魯大鬍臉色驟變，因爲那是海三爺的聲音。

海三爺的聲音又緩緩的說道：「這幾年來，你在金陵的生活過得怎樣？」

魯大鬍恭聲道：「屬下很好。」

海三爺冷冷道：「當然很好，聽說金陵的好酒，你最少喝掉了一半，而最冶艷動人的名妓，你也全都見識過了。」

魯大鬍更是臉色大變，急道：「堡主切勿誤聽謠言……」

他向來不擅辭令，說到這裏已是又急又亂，再也說不下去。

海三爺疾喝道：「不必廢話，只要你能擊敗這兩位朋友，本座可饒你一次！」

魯大鬍不敢怠慢，背上的厚背金刀已然出鞘。

方團悠悠一笑，對屠滌天道：「他這把刀很重，就算是螃蟹也會給它壓死。」

屠滌天道：「只有一種螃蟹不會給這把刀壓死。」

方團眨了眨眼睛，問道：「是那一種啊？」

屠滌天道：「那是長着一把大鬍子的螃蟹，雖然這把刀很重，但這隻螃蟹却整天把它揹着，一點也不覺得笨重累贅。」

方團大笑：「不錯，你若要我揹着這種笨重的武器，我倒寧願天天去挑三百桶大糞！」

魯大鬍怒火中燒，那裏還忍耐得住，大喝道：「今天你們兩個都要變成刀下肉醬！」

沉重的金刀捲起一股猛風，疾劈方團的胸膛。

屠滌天却連看都懶得看，居然背負着手，站了開去。

方團怪笑一聲：「有鬍子的螃蟹果然比沒有鬍子的螃蟹厲害。」

屠滌天淡淡說道：「這還不簡單？把螃蟹的鬍子一根一根拔掉，他就兇不起來了。」

方團搖頭道：「這不行。」

屠滌天道：「怎麼不行？莫非昨夜沒有睡覺，連拔鬍子的本事都沒有了？」

方團道：「不是這個緣故，常言道打狗還看主人臉，拔鬍子太令人難堪了。」

屠滌天點點頭，道：「也是道理，既然如此，把他的穴道點住，讓他既不能行動，又不能罵人，也就算了。」

方團嘿嘿一笑：「這倒便宜了他！」

這兩個來歷不明的怪客，你一言我一語的，尤其是方團，他全身上下都已被魯大鬍的厚背金刀籠罩着，但他却仍然悠閒地與屠滌天談話，就當作這把刀是紙糊的一樣。

魯大鬍雖已完全採取主動，佔盡攻勢，但却越攻越是心驚膽戰。

他的氣力逐漸減弱，雖是嚴寒天氣之下，却也大汗淋漓，狼狽到了極點。

方團一直都沒有還手，直到他一出手的時候，魯大鬍臉上的表情立刻就凝結如冰。

他全身最少有十八處穴道，幾乎是在同一刹那間被方團點住的。

魯大鬍全身不能動彈，像是一具木偶般，甚至連罵人的說話也罵不出口。

就在同時，海王廳內又傳來了海三爺的聲音：「名師出高徒，果然不錯。」

屠滌天仍然背負雙手站在那裏道：「海堡主，在下已站了一夜，有點累了。」

海三爺大笑。「兩位既已感覺疲累，何不進來坐下，歇一歇脚？」

方團、屠滌天同時大聲道：「多謝堡主！」

魯大鬍仍然呆立在原處，目送着這兩個神秘的客人，昂然步入海王廳中。

當方團、屠滌天兩人步入海王廳的時候，孔香香已奉命退下。

孔香香離開海王廳後，她第一件要辦的事，就是把魯大鬍所有的穴道解開。

魯大鬍驚魂未定，孔香香對他說：「把你的穴道解開，是海堡主的意思。」

魯大鬍忙道：「屬下一向知道，堡主絕不肯讓我們受苦。」

孔香香嫣然一笑。

「海三爺是菩薩心腸，怎會讓你受苦啊。」

魯大鬍道：「屬下知道……」

孔香香微微一笑，道：「天氣這麼冷，這裏的風又這麼大，你還是回去好好休息，海三爺絕不會怪你的。」

魯大鬍道：「現在是屬下當值的時候，絕不能休息。」

孔香香笑了笑，道：「這也難怪，這裏又不是金陵，要躲懶也得看看甚麼地方啊。」

魯大鬍苦笑道：「妳說笑了。」

孔香香忽然向他拋了一個媚眼：「誰說我跟你說笑？」

魯大鬍給這個媚眼拋得有點昏了，他居然衝口而出，笑道：「妳是否看中了我啊。」

孔香香笑瞇瞇的說：「你很壯。」

魯大鬍一挺胸膛，道：「妳沒有看錯，我……」

「不必吹牛了，」孔香香嬌笑着，道：「你先回去洗個澡，今天晚上……」

魯大鬍眉開眼笑，他的手居然伸出去摸孔香香的大腿。

孔香香沒有逃避。

她不但沒有逃避，而且還更靠近魯大鬍。

魯大鬍本來就是個色魔，他駐守在金陵的時候，已不知淫辱過多少婦女。

他在她的腿上狠狠的捏上一把，渾身的骨頭都酥軟了。

孔香香咭咭一笑，罵道：「死相！」

魯大鬍更是大樂。

男人本來就是天生的賤骨頭，女人罵一句「死相」，簡直比猴子學吹烟還更過癮。

她也在他的腰上捏了一把。

魯大鬍哈哈一笑，色胆包天，居然雙手攬抱孔香香。

但孔香香却像一條靈活的鯉魚，在他的右脇下溜了出去。

魯大鬍翻身再撲。

這一次，孔香香不再溜了，她索性來一個投懷送抱。

他們居然在海王廳外擁抱。

但他們很快就分開。

當他們分開之後，孔香香的媚笑不見了。

魯大鬍臉上那種色胆包天的表情也不見了。

他的身上，仍然帶着孔香香親近他時留下的體香。

除此之外，孔香香還在他的心房上留下了一件禮物。

那是一把名貴、精緻小巧的銀匕首！

× × ×

魯大鬍雖然是個粗人，但他很風流。

也許他的風流，其實就是下流，但有一件事却值得他永遠驕傲。

他死得很風流，他是給一個美麗的女人「抱死」的。

（三）

方團太胖，一張椅子他坐不下，要兩張椅子併在一起，才免强可以承載着他的身子。屠滌天却太瘦，一張椅子他只坐了一半。

海三爺坐在這兩個人的面前，一雙精明冷酷的眼睛彷彿同時盯在他們兩人的身上。

方團的武功他已見識過。

這人雖然太胖，但出手却快如閃電。

他的武功深淺如何，並不能從剛才那一戰立下判決。

剛才那一戰，根本不能算是「戰」。

魯大鬍初時雖然「佔盡攻勢」，但實際上一開始動手就已處處爲人所牽制，這種「攻勢」若能克敵致勝，那才怪誕。（怪誕一詞出自何經何典，是否奇怪荒誕之意？有待稽考。）

在海星堡，除了海三爺之外，能否有人敵得過方團，實在是大有疑問的事。

還有屠滌天，雖然他完全沒有動過手，他的武功又是否及得上方團，甚至是否能勝過方團呢？

× × ×

他們坐了很久，也沉默了很久。

雖然他們的外貌完全不相同，但他們却是同一類型的人。

若不是同一類型的人，坐在這種沉默的氣氛裏，一定會渾身不自在，甚至有如坐針氈的感覺。

他們彷彿不是人，而是三尊沒有感情的、沒有生命的，也沒有快樂和悲傷的石彫像。

日漸西移，已屆正午。

他們還是沒有動，臉上也沒有不耐煩的神色。

他們之間，誰會最先移動身子？誰會最先開口說話？

× × ×

日已偏西。

海三爺忽然咳嗽兩聲，從椅上站起。

他的目光轉移到廳外半空中的一朵白雲，然後緩緩的說道：「你們很有耐性，不但能站立着等候一夜，也能枯坐着大半天。」

方團和屠滌天也同時站起。

方團透了口氣，道：「要幹大事，不但要有勇氣，而且還必須能夠忍耐。」

海三爺淡淡道：「世間上眞正有勇氣的人不多，眞正有耐性的人更少。」

方團道：「我們兩者兼備。」

「那很好。」

「甚麼很好？」

「兩位武功高强，而且膽色過人，又夠耐性，還有甚麼事不能辦得到？」

海三爺背對着他們，淡淡的接道：「雖然現在江湖上還沒有人知道你們這兩個人，但只要你們出去闖一兩年，說不定將來半邊中原都是你們的。」

方團忽然跪下，沉聲道：「我們不想建功立業，就算有人把整個天下送給我們，我們也不稀罕。」

海三爺霍然轉身，瞪目道：「好大的口氣！」

方團仍然跪着。

屠滌天却道：「這不是大口氣，是事實。」

海三爺眉頭一皺：「你們是有求於本座？」

方團道：「是有求於海堡主。」

海三爺道：「兩位既不重名，亦不重利，夫復何求？」

屠滌天道：「求命！」

「求命？求誰的命？」

「我們只求取掉兩個人的性命，死而無怨。」

「第一個是誰？」

「强秦帮主！」

「第二個又是誰？」

「郎如鐵！」

海三爺怔住。

「兩位求我，就是要本座協助你們，殺强秦帮帮主與郎如鐵？」

「你必須協助我們，因爲我們也在協助你，」屠滌天緩緩道：「你豈非也很想這兩個人死？」

海三爺臉上忽然變得木無表情。

他忽然揮了揮手，淡淡道：「你們走罷。」

方團以首叩地，大聲道：「三爺，求你念在先師的面上，讓我們……」

海三爺臉色一變：「甚麼，你們的師父……」

屠滌天冷冷道：「他已死了。」

海三爺道：「是病死的？」（未完）

奇人奇事

靚仔玉血濺大明樓

麥海雲・文

現時香港的武風漸盛，拳館衆多，人才輩出，五十年前，喜歡練武的人並非很多，有名氣的拳師就算開設拳館，亦難以搵食，多數投身於梨園做武生的職位，其中有一個白淨書生姓何，叫做阿玉，身高僅有五尺多些，二十多歲，有許多少㜲樂意跟他親近，這一名姓何叫阿玉的二帮武生就是後來威震東南亞的靚仔玉，他在星洲打死下山虎之事，許多人仍然記得起來，那一場龍虎鬥不但是靚仔玉揚威耀武，而且，顯得出中國功夫的威風來，值得一讚。

未說靚仔玉如何打死下山虎，先說下山虎本身，他在一九二五年奪得全歐洲的拳術比賽冠軍，叫做馬當奴，體重二百六十多磅，身高六尺六寸，發拳極猛，擅長使用左右勾拳，兼連環牛角搥，不止是懂得西洋拳，而且還通東南亞的拳術，他到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表演，在馬戲班登台，向當地人士挑戰，由於他發拳極猛，外型够威，高鼻大眼，看來有如吊睛白額虎，故此綽號下山虎。

本來下山虎在新加坡馬戲班登台，舉石鎖、拉斷鐵鍊之類的雜技，兼向各界人士挑戰，懸賞三千元，無人斗胆登台應戰，在他這方面說，已經是威風十足，在情在理，不必再行攪風攪雨，但以下山虎馬當奴的性格而論，他却非如此善良，每到一處，照例要把當地出色的拳師擊倒，然後稱心滿意，那時他看見新加坡無人斗胆登台應戰，自己就快榮任馬來亞、新加坡兩地的拳術協會生帥，如果無法揚名，那就不一定使羣雄懾服，因此他千方百計調查當地懂得功夫，而且威名甚盛的拳師是誰，打算向此種知名人物下手。因此之故，廣肇公所的會館教頭林景就有如大禍臨頭。

那個廣肇公所乃是廣州與肇慶所屬各縣的僑胞所組織而成，包括南海，番禺，順德，東莞，中山，高明，四會以及三水各縣，至於教頭林景，是從廣州聘來的，座鎭廣肇公所有二十年之久，威震一方，他以外家的拳脚見稱，硬橋硬馬，不但橋手堅實如鐵，而且最擅長使用穿心搥，一拳打出，擊中對方的心窩，剛剛打中兩邊胸骨中間的一處大穴，稱做「劍突」，此是胸部最脆弱的一環，亦即一塊軟骨，食飽之際，它會向上擴張，平時略爲低垂，由於那塊骨頭軟弱，不堪一擊，如果骨頭給重拳打拆，插入胃部，不死也受重傷，更糟的是碎骨插入心臟，登時倒地流血身亡，故此，林景憑着這一招黑虎偷心，擊敗了當地七名惡霸之後，就無人再敢向他挑戰，不過，那種威風已經是二十年前之事，他從四十一歲開始到南洋接受總教頭的職位，時光逝水，轉眼二十年，到了下山虎想找人顯點顏色的一年，他已經超過花甲，有六十三歲，因此他絕對沒有想過登台應戰，替僑胞爭點面子，同時沒有想到自己並非跟下山虎結怨，他仍會尋仇，因此絕不防範，照常的在公所之內教授門徒。

有一晚，靠近中秋，門人甚盛，正在館裏敍集，有人揮拳踢脚，有人坐着研究如何擺酒慶賀佳節，沒有注意到門外是否有人到來尋仇，突然聽到外邊有一個人大聲呼叫，彷如醉漢，然後覺察，林景的門人看見有七個彪形大漢到來，其中只有一名大漢的皮膚是白色的，其餘幾個都是馬來人，臉色和膚色微微帶着棕色，一望而知，因爲門人當中有人看見過下山虎登台表演雜技，飛報林景，就在那時，下山虎已經率領各人走到門外，大喝十多聲，跟着以半鹹半淡的廣東話大叫，喝令林景出來應戰，如果不想應戰，就要把廣肇公所高懸的招牌拆下來，如此囂張，任何人都無法容忍，林景當然不能畏縮，立刻挺身而出，率領五六個功夫較爲高深的門人走出門外。

林景前幾晚也看見過下山虎表演雜技，對於下山虎渾身肌肉結實，精壯無比的身型，有了頗爲深刻的認識，自知不敵，何況又加上了歲月催人，氣力不繼，故此沒有登台應戰，不過，下山虎恃勢凌人，深夜到來，站在門前，叫囂不已，就算拆骨，也要挺身應戰，因此他不再考慮，率領各人出來，便即紮馬，擺下招式，準備一場惡戰。

照理兩邊都有七八個人馬相隨，作爲主帥的人，打個招面，應該說幾句話然後發招，但因下山虎喝了兩杯，已經微醉，雙眼露出紅筋，有如猛虎一般，他看見林景紮馬，擺下招式，知道此人必是總教頭姓林的了，不再打話，大喝一聲，有如虎嘯，直衝過來，第一招就使用他最威猛的連環牛角搥，向林景左右兩邊額角撲攻。

普通拳師對牛角搥並無深刻的認識，因此之故，所發的招式太疏，容易給對方乘虛而入，至於下山虎的連環牛角搥，却大不相同，他衝到敵人面前發招，開始的一個牛角搥，只是虛招，由於距離並非十分迫近，牛角搥要左右手微彎，然後打得出來，故此這兩拳不能够眞眞正正打中對方的額角，他憑着這一招的威力，把對方嚇窒，雙手既然落空，剛剛低垂，靠近自己的胸前，再發第二招，那時由於他已經落空，且又身型迫近，對方多數是發拳搶攻的，那就中計，因爲下山虎兩拳已經由高處低垂，變成護胸的手勢，對方不管用何種招式打來，他的雙拳一反，壓住對方兩手，然後再發第二次的連環牛角搥，便會一招打贏，假如第二招落空，兩拳收回，變成護胸之手，繼續發第三招，仍是雙拳向外一反，先壓後攻，此種戰術就是他在馬來亞擊敗許多暗中挑戰的惡霸使用的絕招，亦即是他在歐洲稱雄的秘傳絕招，

他苦練十多年，拳快如風，氣力沉雄，最難得的是他身上胸前，不管上上下下的肌肉已經堅實如鐵，就算兩邊胸骨當中的「劍突」那塊軟骨，仍是堅實無比，對方只有閃避出擊，才可以避過連環牛角搥，林景不知其中奧妙，仍然依照傳統的招式去擋格，打算破他的牛角搥，第一招讓過，第二招略爲閃側，只用左手擋住他牛角搥當中的右拳，右手握拳，有如風雨襲擊那麼快速，以短拳姿勢，一拳擊中下山虎的「劍突」，當時他喜出望外，以爲下山虎必然中拳倒地，怎料下山虎爲了施展連環牛角搥這一招，苦練多年，中路任何一處穴道不怕對方重拳出擊，吃了這一拳，無動於中，反而因爲對方發拳之際，右邊額角空虛，他的左手正好握拳以牛角搥姿勢反擊，一個單邊牛角搥就把林景左邊額角擊中，林景無法閃避，而且又沒有防範，對方居然受擊無傷，閃電反攻，只是這一拳，就頹然倒下，口角流血，倒地呻吟。

下山虎兇殘無比，照理一招打贏，已經於願已足，他却非如此簡單，還趁着林景倒地哀鳴之際，疾走過去，提起右脚來，在林景右脚膝蓋骨之上用力一踏，林景的膝蓋波蘿骨登時爆裂，此後一生殘廢，整個暈倒，幸而門人看不過眼，紛紛從兵器架拔出刀槍，飛奔出來，搶救師傅，然後把他救回，至於下山虎，他亦有防範，看見對方露出武器來，大喝一聲，同行的馬來亞人便在身上拿出預先收藏的短刀薄劍，以及鐵尺之類的武器，趨前迎擊，於是纏在一起，發生一場混戰，可憐的廣肇公所教頭林景，却慘遭下山虎打到重傷，抬入醫院急救，後來他留院一個多月，病癒出院，已經臉青唇白，無法再做教頭之職，況又跛了一脚，廣肇公所的值理梁伯，只好從福利金項下撥出一宗巨欵，打發他返南海縣家鄉休息，安度餘年。

下山虎戰勝了教頭林景之後，氣焰更盛，不可一世，經常在大庭廣衆辱罵中國功夫不堪一擊，當時馬來亞人目擊下山虎與林景交手，確是碰頭就輸，故此發生錯覺，以爲下山虎的牛角搥固然是天下無敵，另一方面，中國功夫亦是徒擁虛名而已，實際上的確不堪一擊，既然當地人士有這種想法，於是喜歡練武的人，都改投馬來亞或星加坡本地人士的武館學習武功，有許多會所邀請下山虎做總教頭的職位，因此下山虎名利雙收。

當時在南洋各地中國拳師當中一共有十二名高手，目擊林景打輸的一個高手叫梁偉，他認爲下山虎如果單對單的作戰，中國拳師無人能敵，確是事實，假如邀請六七個中國拳師一齊出手，向他圍攻，便有可能取勝，碰着當地茶樓酒家頻頻遭受下山虎的騷擾，於是，那些拳師就更加起勁。

星加坡雖然是英國的殖民地，當地巫人最多，華人的數量也逐漸增加，那是五十年前之事了，倘以今日的情況而論，那就華人佔了最大多數，勢力逐漸擴張，不過，五十年前，當地的巫人仍是很旺盛的，巫人開設的食物店很多，以烹飪方式來說，當然比不上中國的厨師，其中有一間叫做大明樓的酒家更加著名，每晚嘉賓雲集，往往轟飲到黎明二時才散席，巫人開設食物店的巨子高立，想挫折中國人的勢力，趁着下山虎擊敗總教頭林景之際，聲譽鵲起，便以重金賄賂下山虎，叫他每晚率領十個八個高手到大明樓借醉行兇，下山虎依計行事，晚上九點多鐘，酒席正在開設之際，他就率領各人到大明樓預先定下的一張圓枱吃吃喝喝，到了酒盡盤空，食物吃得七七八八，然後把預先携帶在身的一個火柴盒拉出來，盒內有三四隻已經打死的蒼蠅，他就把蒼蠅放在吃剩的食物上面，跟着拍枱大罵，喝令酒家司理出來，認爲該處所有食物都是不合格的，酒菜當中有了蒼蠅，怎能賣出呢？由於他氣焰迫人，兼且有十個打手跟隨，司理林伯不敢抵抗，便即低聲下氣，承認錯誤，不收酒席之費，而且打恭作揖，向他賠罪，送客出門。

那晚發生的事情並非偶然，翌日的晚上，又有同樣的事情發生，仍是吃到最後那一碟菜端上來，而且吃得七七八八，才發現蒼蠅，顯然是蓄意搗亂了，林伯做生意，眉精眼企，一望而知，對方帶了打手，兼又帶了蒼蠅到來，顯然準備厮殺，萬一打起來，不管雙方那一邊獲勝，總是對酒家聲譽有損，而且嚇走所有在座的嘉賓，那晚的損失就相當大了，故此忍氣吞聲，不敢計較，任由對方如何喝罵，仍是臉露笑容，送客出門，再三賠罪。

如是者連續發生了六晚，就算企堂看在眼裏，也覺得憤憤不平，只是心裏有數，不敢挺身而出，以寡敵衆，顯然是下山虎受了別人的擺弄，或者受到金錢賄賂，然後這樣做，如果無法挫他的威風，不堪設想，故此林伯到廣肇公所找梁伯互相計議此事，認爲廣府人到星加坡謀生，必須團結在一起，就算林景教頭打輸，離開星洲，仍要另聘高明跟下山虎決鬥，當時兩人密密計議之際，拳師梁偉在座，他挺身而出，向兩位值理獻計，認爲下山虎只是靠着肌肉結實，拳力沉重，單對單的向他挑戰，恐怕找遍華南一帶，也難找到一個拳師戰勝他，還是集合衆人之力，向他圍攻，相信他必然喪命，跟着把他想出來的妙計說出。

形勢所迫，兩位值理無法可想，只好接納這個獻計，當時廣肇公所的值理林兆南，正是大明樓的老闆，無可奈何，只好依照梁偉的獻計去做。

翌日晚上，下山虎照樣率領十名打手前來，很痛快的吃吃喝喝，跟着拿出火柴盒來，各人早已知情，必有幾隻蒼蠅放在火柴盒內，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但在那一晚形勢大不相同，隣座有一人飛身而出，疾走過去，伸手一拍，火柴盒連同蒼蠅給他拍倒，跌在地上，隨即一脚掃去，作爲插贓嫁禍的蒼蠅就不知去向。

此人正是梁偉，他有胆捋虎鬚，當然準備一場惡戰，果然不出所料，下山虎怒形於色，破口大罵，伸手一拍，一張厚木製成的圓枱就此四分五裂，枱上的盤碗全都落地，跌個粉碎，跟着兩人就在大堂之內打起來。

梁偉有心挑戰，虛發一招，便即向門外飛奔，有兩個打手想阻止他，剛剛走近，給他一個掃堂腿，兩人就好像風前落葉似的飛開，顯然武功不弱，他把下山虎引

到門外，離開大明樓兩丈多遠，然後紮定馬步，大喝一聲，說：「下山虎，你的死期到了，今日我替師傅林景報仇！」

下山虎怎會把他看在眼裏呢？哈哈大笑，一言不發，便即有如一頭蠻牛似的直衝過去，在門外埋伏了三十多人，其中有二十人是截擊他帶來那些打手的，另有十多人參加戰團，準備向下山虎圍攻。

其中有一名拳師姓林，單名一個深字，擅長使用連環鴛鴦腿，專踢下體，又有兩名拳師以花拳的方式纏住對方左右兩手，到時梁偉由中路出擊，打算以雙龍出海這一招挖眼，相信幾個人聯合搶攻，下山虎一定受不起。眞是出乎意外，下山虎剛剛交手，就似乎預知他們的陰謀，並非向某一個人出擊，而是像跑步似的在門外兜圈子，由於他不斷的跑步，繞成圓圈之形，那些人無法圍攻，充其量只有一個人能够貼近他的身邊，剛剛交手，就給他一招打傷，到了最後，雖然梁偉和林深兩人拚命搶攻，一齊殺上，但却爲時巳晚，整個梁偉給他雙手抓起來，向後拋擲，距離十多尺跌下來，折斷了右臂，給人搶救，至於林深，雖然一個撩陰腿踢中他的下體，但却好像踢在石頭一般，脚背也發痛，給他一個穿心拳，整個飛起來，當然是倒地重傷，他又給另外一些門人搶救回去，下山虎大獲全勝，有如巨人般站在門外，縱聲狂笑，聲震屋瓦，沒有人敢向他挑戰，眼見他大搖大擺的走開，那些馬來人的打手，互有損傷，並非嚴重，這一場龍虎鬥就此結束。

事後各人研究一番，林兆南說：「此事有些不妙，看來廣肇公所必然有人做奸細，把消息洩漏，否則，下山虎不會在下體做些護陰之物，他一向自高自傲，何以落場交手便即兜圈猛走呢？顯然有人做內應，結集拳師向他圍攻，白費氣力，還是派人到廣府另聘一名武林高手，眞眞向他挑戰，比較好些。」

事情發展到這裏，各人無計可施，只好依照他的說話去做，橫豎廣肇公所有鉅金積蓄，索性提出五百両黃金交由林兆南搭船，從速回到廣府，在廣州番禺南海一帶打聽，看看有那一個拳師能够担當得起這個任務，於是林兆南就負責覓識英才，至於下山虎那邊，當然氣焰更高。

林兆南回到廣州，到處訪尋武林高手，總是無法如願以償，有名氣的拳師都巳經衰老，只是多看一眼，也覺得他無論如何也鬥不過下山虎，到南洋去只是丟臉，至於後起之秀，經驗有限，體型細小，也是難當大任的，故此林兆南在廣州逗留了有半個月之久，仍是找不到適當的人才，無意中搭夜船到香港來，先到水坑口他的老友何蘭甫的家內居住，順便跟何蘭甫談及此事。

何蘭甫是香港以前緝私營的營長，結識了不少三山五嶽人馬，度過花甲之年，便巳退休，在家內開設烟局，橫床直竹，看見老友到來，當然是慇勤招待，談話中他知道下山虎在星加坡揚威耀武，擊敗當地總教頭林景，引起排華的風潮，詳細奉告，跟着嘆息一聲，說：「不瞞老友說，我此行非返國探親那麼簡單，而且負有任務，準備黃金五百両聘請一名有威望的拳師到星加坡跟下山虎決鬥，可惜半月之久，仍然找不到理想人選，看來此行失望而歸了。」

何蘭甫聽了，眉心一皺，沉思一會，說：「那個下山虎雖然威猛無比，但以中國功夫來說，却有些絕招，例如撩陰腿或者二龍爭珠之類，下邊踢陰，上邊抓眼，料可取勝，爲甚麼你們不會想到這一點的呢？」

林兆南苦笑一下，說：「何兄，你有所不知了，下山虎渾身肌肉結實如鐵，雙手護眼，如果向他的上門搶攻，給他抓住一拋，此人就跌個半死，踢陰也是辦不到的，因爲他下體配戴一個籐箍，那種籐箍是馬來亞的特產，不但結實，而且非常堅固，踢也踢不爛，我們的拳師林深一脚踢去就把脚背踢傷，跟着給他一個穿心腿，打到飛起，你說的兩種絕招，一齊施展出來，仍然無法把他擊倒，故此我有一種感覺，認爲必須在中國功夫方面研究多年，確有一些獨到的絕招，這種人然後有機會取勝，可惜世間能人甚衆，總是無法相遇哩。」

何蘭甫聽了，沉思一會，說：「我有一個世侄叫做阿玉，此地沒有人把他稱做阿玉，只是稱做靚仔玉，他在班中任二帮小武，最近還在香港高陞戲院登台，經常到此地坐談，有時吹兩口鴉片烟，雖然他僅有二十五歲，身段細小，但却是個很出色的高手，我的意思就是邀請他相助，你意下如何呢？」

跟着他把靚仔玉描述一番，林兆南知道阿玉身段短小，體重僅有一百磅，搖頭嘆息說：「他這種身型如何能够跟下山虎相鬥呢？」

何蘭甫說：「姑勿論你是否喜歡他，邀他到來見面談談，那是不要緊的，或者他另有絕招可以打贏下山虎也說不定，至於上環水坑口一帶，任何人都鬥不過靚仔玉，巳經是人所共知。」

既然他這樣說，林兆南就點頭答應，不久之後，果然由何蘭甫引出靚仔玉來，到家內見面。林兆南將下山虎囂張的情形講述，嘆息一聲，曰：「壯士，下山虎如此威猛，中國的拳師不是對手，如此下去，我們恐怕全部要死光了。」

靚仔玉問：「在星洲搵食的拳師總有多少人呢？」

「正式開設拳館的人，有七八個，如果連同徒弟計算在內，就有三四百人。」

靚仔玉眉心一皺，說：「我本來不想捲入漩渦，爲了挽救僑胞幾百人的性命，決心一戰。」

何蘭甫說：「我早巳知道你仗義之心，昭如日月，不過，下山虎的體型，比較你高大得多，下體還有籐箍保護，很難鬥得過他的，你憑甚麼本領，可制勝擊倒他呢？」

靚仔玉哈哈大笑，說：「世伯，你並非外行的人，怎會說出這種話來？一招撩陰腿，有兩種打法，他能够守得住前門，未必也守得住後門，我自問確是有把握取勝的，如果你不信，請你叫一名拳師到來，跟我玩玩，就在林伯的臉前表演這種脚法。」

林兆南正是盼望他這樣說的，聽了喜

形於色。

不消說，何蘭甫自然叫人到來跟他交手了，當時靚仔玉的大名响噹噹，有些拳師不服氣，早巳想跟他較量一下，只是沒有機會，其中有一名大隻佬叫做雷鼎，單手擧起重達五百斤的銅鼎，還要走了一個圈子，然後放下，太平戲院聘他做護院鑣頭，他就是不服氣的一個，那時他接獲何伯的通知，喜出望外，欣然前往何家。

何蘭甫故意對他說知下山虎在星洲欺負僑胞的情況，跟着說：「從星洲來聘請武林高手的一位林先生，湊巧在座，我很想你跟靚仔玉來較量一下，打贏的一個，接受聘書另有黃金五百両，輸了不論死活，並無怨言，如果你同意，兩人立刻到屋後那一塊空地交手。」

大隻鼎點點頭，臉露笑容，於是靚仔玉就在空地跟他過招，兩個世伯站着觀戰，兼做公證人。大隻鼎站定，說一聲：「阿玉，看招！」便即如飛殺上，由於空地够大，他的身型笨重，連發七拳，沒有一拳打中靚仔玉，靚仔玉左閃右閃，直到有機可乘，然後出擊，一脚踢在對方背後最尾的一節脊椎骨上面，大隻鼎登時臉色泛白，倒地呻吟，沒法再戰。

靚仔玉走近兩個世伯，說：「這一脚亦係撩陰腿，不過，它並非向前踢出，而是踢向尾龍骨而巳，那塊骨是人體的大穴，叫做鳳尾穴，受擊發生劇痛，可能有一條細筋被踢，歪在一邊，我立刻替大隻鼎治療，包管他安然無恙。」

說完，他扶起大隻鼎，叫大隻鼎伏地如狗，使尾龍骨突出，他伸手摸摸，找到尾龍骨之旁幼細筋使勁一扭，驟然聽到大隻鼎驚呼一聲，便即暈倒，靚仔玉說：「他躺在地上休息一會，自行覺醒，不必吃藥。照我想，大隻鼎一向苦練中國功夫尚不知道撩陰腿可以踢向背後的尾龍骨，何況下山虎對中國功夫一竅不通呢？只是這一招，巳可取勝。」

經過這一場龍虎鬥，兩個世伯決定聘請靚仔玉到星洲找下山虎決鬥。至於決鬥的地點，兩個世伯認爲在街上搏鬥好過擺擂台。

因爲，擂台上面的面積細小，靚仔玉可能走動不便，有些吃虧，再者，兩虎相鬥，必有一傷，如果在擂台上面交手，打贏就更好，萬一輸掉，整個埠的僑胞都覺得面目無光，還是在街上打鬥好些。

靚仔玉知道他們的想法，並不同意，說：「夜色迷離，躲在暗處截擊，形如刦匪，非大丈夫所爲，即使你們二人不同意擺擂台交手，仍要在大庭廣衆交手，找一間酒家作爲決鬥地點好不好？」

「好，這樣決定好了，星洲的大明樓是僑胞常到飲宴之處，下山虎往往到那個地方狂吃一頓，有如霸王夜宴，分文不付，臨走時只是放下兩隻蒼蠅，此種詭計，人所共知，最好在大明樓交手。」林兆南說。

靚仔玉亦同意在酒家交手，於是在大明樓展開一場血戰，由屋內打出大街。

林兆南離開星洲，前往南番東順各屬，找尋高手，打算跟下山虎對抗，這個消息，透過廣肇公所的一名小斷，傳入下山虎的耳朶，下山虎勃然大怒，叫那個小斷查明受聘之人是誰，擅長何種招式，何日駕臨星洲，到時在何處設宴洗塵，查悉之後，便即到大明樓找靚仔玉挑戰。

靚仔玉跟那些人在大明樓飲宴，相談甚歡。

忽然看見一個彪形大漢在隣座叫囂，認爲他必是下山虎，定眼看時，林兆南巳經站起來向他賠罪。

下山虎向林兆南瞪了一眼，說：「你們這裏的蒼蠅太多了，所吃的食物碟碟有蒼蠅，你們不收錢我也不會走開的了，除非叫靚仔玉走出來，把所有蒼蠅吃掉。」

靚仔玉無法忍受，一躍而出，說：「你就是下山虎了，我此行就是向你挑戰的，閒話休提，請發招！」

下山虎有幾個打手同行，俱是饒勇善戰的。

他們早有準備，懷疑靚仔玉有暗器，依照原定計劃去做，有一個人綽號「黑炭」的走出來，向靚仔玉說：「你細眉細眼，不過百磅左右，斗胆捋虎鬚，是否身上帶着短刀神箭呢？」

靚仔玉笑了笑，說：「我沒有任何一種武器，請即發招，那一個人先打都可以，請！」

黑炭要打贏靚仔玉領功，大喝一聲，衝過去當胸一掌，隨即改用連環牛角搥出擊。

不料靚仔玉整個俯伏在地，倒地打滾之後，突然一個鯉魚打挺，乘機踢出撩陰腿來。

黑炭慘呼一聲，便即倒在地上，氣若游絲。

同來的打手當中，有兩人負責急救，抬走黑炭，另外兩個圍攻靚仔玉，怎料靚仔玉先把左右兩拳緊縮，貼近胸部，兩人撲攻時，一齊打出，所打的是橫拳，兩名打手的眼睛立刻中拳，眼角打爆，流血不止，影响到視綫模糊，不能再戰，逼於退下。

下山虎看在眼裏，毫無懼色，反而說了一聲：「好功夫！」跟着虎撑過去，正式跟靚仔玉交手。

可是，茶樓酒家到處都是枱椅，靚仔玉東走西走，總是不肯接招。

他殺得性起，索性拳打脚踢，把枱椅打爛，然後撲攻，靚仔玉仍是一貫作風，只是躲閃，始終沒有接招，守候到下山虎一輪急攻之後，銳氣巳洩，然後出擊。

他先把左脚向下山虎前脚的後邊腿彎之處一踢，再用右脚向他的小腿橫掃，下山虎站不穩，跌在地上，形如俯伏。

靚仔玉大喝一聲，飛躍過去，趁他還沒有辦法爬起來，在他背後的脊椎骨用暗勁踐踏，連踏三下。

下山虎的脊椎折斷，自知必死，居然奮勇翻身捉住靚仔玉的一隻手使勁一扭，把他的另外一隻手向靚仔玉的右邊肋骨撑出，一掌就打斷靚仔玉四條肋骨，震傷內臟，唇角流血，登時暈倒。

不久，靚仔玉送往醫院急救，下山虎內傷斃命。

這一場龍虎鬥轟動了整個星洲。

靚仔玉傷癒之後，回到香港上環的水坑口休息，無奈傷及內臟，接延兩年之後，終於嘔血身亡。

（完）

武俠長篇故事

金筆點龍記

臥龍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冷萍陪着俞秀凡及王翔，王當，桃花童子等人，水陸兼程去取解藥，當來到一處江灣時，泊船上岸，有一大漢前來招呼，帶領金秀凡等四人進入一山谷中，谷主方堃率二十四名劍士出見，先是以利害勸說金秀凡率屬加入他們的組合，但金秀凡志在取得解藥，急爲王氏兄弟解毒，故不爲甘詞厚祿所動，由於雙方意見相左，終於兵刃相見，王氏兄弟全力出戰十二劍士，無法取勝，卒由俞秀凡一劍退敵，餘十二名劍士，亦不戰而退，最後，方堃親自出馬……

身處絕地中　參悟驚天譜

方堃輕輕嘆息一聲，道：「你出手吧！」

俞秀凡道：「强賓不壓主，還是方兄先請吧。」

方堃淡然一笑，說道：「那麼，俞兄小心了。」

突然一揚右手，飛起一道寒虹，直向俞秀凡的前胸刺去。

果然出手迅快，揚手間，寒光已然逼近了俞秀凡的前胸。

俞秀凡拔劍擊出，橫封方堃的劍勢，就在胸前三寸處，封開了方堃的劍勢。劍勢雖被封開，但俞秀凡卻驚出了一身冷汗。

方堃出劍之快，和那些劍士相比，確然高出了很多，只要方堃能在出劍時，多校正三、五個缺點，這一劍就刺入了俞秀凡的前胸。

方堃卻是另一種想法，覺着自己這突然發難的快速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實是不應該被人躲過，但竟被俞秀凡封開了自己的劍勢，心中甚是敬佩。

俞秀凡封開了方堃的劍勢之後，並未還擊，仍然採取守勢。

方堃卻在劍勢被封開之後，立時又展開反擊，長劍搖顫，一起攻出了十二劍。

這十二劍快速的攻勢，有如閃電一般的迅捷，在極短的時光連綿而至。

十二聲金鐵交鳴，俞秀凡封開了方堃十二劍快攻。

但因劍和劍的接觸太快，撞擊的聲音，成了一片，聽上去，有如一次金鐵撞擊聲音。

俞秀凡雖然把十二劍一齊封架開去，但心頭卻震駭不已，只見此人出劍之快，和自己相差極微。

同時，也使得俞秀凡警覺到這一個神秘組合中，確是藏龍臥虎，不可輕視。

但聞一聲長歎，傳了過來，方堃突然棄去了手中的長劍，道：「你能封開我閃電十二劍，那的確比我高明，你如對我方某人，還有一點好感，那就給我一個痛快，一劍刺入我的心臟，或是斬下我的腦袋，讓我少受一點痛苦，方某人就感激不盡了。」言罷，閉上雙目。

俞秀凡還劍入鞘，緩緩說道：「方兄，你雖然未能殺了我，但你是我俞秀凡出道以來，所見到最快的劍手。」

方堃緩緩睜開眼睛，淒涼一笑，道：「多謝俞兄，我已經盡到了最大的力量。雖然，我早已知道你有着很好的反擊機會，而沒有出手

，那已給了我很大的機會，但我們的技藝，有着顯明的差別，我不想再試了。」

說完話，又閉上了眼睛，一副堅決求死的神情。

俞秀凡冷冷接道：「一個人，不可能永遠的不會失敗。兵法也說過，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敗了，送上門的四條命，任憑處置，你敗了，應該交出解藥。」

方堃道：「解藥在玉瓶中。但我不敢保證這是眞的解藥。其實，這些話我可以不說，但我覺着對你俞兄這樣的人，似乎應該要先說明白。」

俞秀凡嗯了一聲，道：「爲什麼？」

方堃嘆道：「也許，我以後沒有機會說了。因爲，我們這一戰，不同於我的屬下和你動手。」

俞秀凡接道：「你是說，咱們這一戰很凶險。」

方堃淒涼一笑，道：「對我而言，確然如此。我不願作一個失敗的劍手，所以，這一戰，咱們一定要分出生死。」

俞秀凡道：「男子漢，大丈夫，輸了要服輸，敗了要認敗，第一等的劍手，不該作生死之搏。」

方堃笑一笑，道：「那是你的看法，在我而言，這一戰的意義，有着很大的不同。」

俞秀凡接道：「你受不起失敗的打擊？」

方堃道：「因爲，我敗了，不但失去了榮耀，也失去了我擁有的地位和權威；另一個人會取代我的位置，生命對我已無意義可言。」

俞秀凡突然放聲大笑。

方堃呆了一呆，道：「你笑什麼？」

俞秀凡道：「那很難怪了。」

方堃大怒，叱聲接道：「俞秀凡，你敢譏笑我？」

俞秀凡道：「我不是譏笑你，我只是覺着你對生命意義的誤解太深了。」

方堃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來，俞兄不但是武林中第一等的劍手，而且也是滿腹經綸的高人了。」

俞秀凡道：「兄弟倒也讀過幾年書，至少不會把生命的意義，誤解成就是一個人的權威、地位。」

方堃道：「一個人活在世上，如若平平庸庸，生命還有什麼可留戀的，何況，我已經得到了的權位，竟要在這一戰之中，全部化作烏有，對我而言，這是一個很難忍受的打擊。」

俞秀凡道：「聽方兄的口氣，似乎是在你手中，已經挫折了不少武林高手。」

方堃道：「不錯，我親眼看到過：很多不可一世的武林高手，在失敗之後，流露出的悲慘形象，前後的不同，有如霄壤之別。我害怕失敗的悲慘，所以我不願失敗。因此，咱們這一次動手搏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俞秀凡歎息一聲，道：「方兄把生命的價值作如是觀，那就難怪你方兄無法解脫這份痛苦了。其實一個人——」

方堃淡淡一笑，接道：「俞兄，我不想聽你的高論，彼此的處境不同，我們的看法，當然有很多不同之處。而且，此時此情，也不是我們談論是非的時間。」

俞秀凡冷笑一聲，道：「方兄，一味求死，不覺着太過輕賤自己麼？」

方堃猛然一瞪雙目，道：「我活下去了，這世間也沒有我立足之地，名存實亡，雖生猶死。」

俞秀凡接道：「方兄只要自己願意活下去，天下之大，又何愁無立足之處。哀莫大於心死，方兄的心，早已被人收買而去，你所認爲的權勢、地位，其實，只不過是人家的工具而已。一個人活要活得心安理得，死要死得重如泰山，留名要留千秋名。這地方僻處江灣、絕谷，世人有幾個知曉，你方兄的大名，江湖上又有幾人知道你的權勢，威權不出絕谷，威名不達江灣，竟使你如此留戀。」

方堃突然一伏身，檢起長劍，反向前心刺去。

俞秀凡早已有備，右手一抬，長劍遞出，噹的一聲，封住了方堃的長劍。

方堃歎息一聲，道：「俞秀凡，你要整的我求死不能麼？」

俞秀凡道：「兄弟希望你方兄好好活下去，等到非死不可的時間，再死不遲。」

方堃奇道：「什麼時刻才是非死不可的時間？」

俞秀凡道：「這個很難說了。兄弟的看法，也許不完全對，譬喻說吧，我一人之死，可救千萬人之命，那就是非死不可的時刻。」

方堃似是悟到了什麼，微微一笑，道：「多謝俞兄指點。」

俞秀凡暗暗吁一口氣，舉步行近木案，取過解藥，道：「方兄，兄弟請教一事。」

方堃道：「什麼事？」

俞秀凡道：「如若你這解藥是假的，我要什麼地方去討取眞的解藥。」

方堃道：「如若解藥是假的，中毒的人等不及你再去取解藥了。」

俞秀凡一皺眉頭，沉吟不語。

方堃道：「這解藥是眞是假，我也無法確定。俞兄，何不打開試試。」

俞秀凡道：「打開試試？」

方堃道：「是的！也許是眞的解藥呢！」

俞秀凡略一沉吟，打開瓶塞。

王翔大步行了過來，道：「公子，給我一粒試試。」

俞秀凡倒出一粒藥物，托在掌心之上，瞧了一陣，道：「兄弟，這解藥——」

王翔接道：「公子，是眞的，自然是好；就算是假的，也沒有什麼；反正我們已來不及取解藥了。」接過一粒解藥，吞了下去。

俞秀凡低聲道：「快些坐下去，運氣調息一下，試試看能否解毒。」

王翔依言盤膝坐下，運氣調息。

方堃沒有說話，但他的神情却十分緊張，雙目凝神，盯注在王翔的臉上瞧着。

過了一盞熱茶工夫，王翔突然睜開了雙目，搖搖頭，道：「公子，是假的。」

俞秀凡還未來得及答話，方堃突然大聲喝道：「來人！」

守在大廳門外的紅衣、黃衣兩隊劍士，聞聲急奔而入。

方堃神情冷肅，緩緩說道：「你們聽到了麼？」

兩隊武士面面相覷，不知方堃問的什麼。大約方堃也知道問的太急了一些，輕輕咳了一聲，接道：「這解藥是假的！」

連幾個斷腕的劍士，也包紮好了傷勢，二十四個人，一個不缺。

十二個紅衣劍士，點點頭，不知如何接口，十二黃衣劍士，更是神情木然，瞠目不知所措。

方堃冷冷說道：「咱們敗在了俞秀凡的劍下，却沒有眞的解藥交給人家，咱們如何對人交代？」

二十四個劍士，肅立靜聽，但却沒有人接口。

方堃微微一皺眉頭，道：「你們聽到了我的話麼？」

二十四個劍士齊齊一欠身，答道：「聽到了。」

方堃道：「你們既然聽到了，對此事看法如何？」

紅、黃兩隊劍士，聽得齊齊垂下頭去，不知如何回答。

方堃冷冷說道：「你們都聽到了，爲什麼不講話呢？」

紅衣劍士中，爲首一人，低聲說道：「劍主決定如何，屬下等無不遵從。」

方堃道：「你們都敗在俞少俠的手中，是不是敗的心服口服？」

二十四劍士齊聲應道：「俞少俠劍招精絕，咱們敗的心服口服。」

方堃道：「我們奉命對付俞少俠，答應要付人家的解藥，但這解藥，竟然是假的。」

二十四劍士，個個垂首不語。

方堃道：「你們都是江湖上第一等的劍士，總不能眼睜睜的欺騙人家，我這身爲劍主的人，更不能做出這等不信不義的事。」

俞秀凡眼看事情突然有了驚天動地的變化，索性住口不言。

爲首的紅衣劍士，低聲說道：「劍主的意思是……」

方堃道：「咱們死在俞少俠的劍下，那是怪咱們學藝不精，咱們可以爲上司賣命，但不能作欺騙人的事情。所以咱們要想法子取得眞正的解藥，交給俞少俠，然後，咱們再合力和他一拚。」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本劍主之意如此，但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二十四劍士齊聲應道：「劍主所命，我等自然遵從。」

方堃道：「爲了維護一個劍士的信用，咱們這作法，也許有些過份，因此，我也不願强迫你們，願意去的，跟我一起走；不願去的，悉憑尊便。」

目光轉注到俞秀凡的臉上，緩緩接道：「俞秀凡，事先我確不知這解藥是眞是假，現在，既然證明了這解藥是假的，在我而言，實在有些慚愧……」

俞秀凡歎息一聲，道：「方劍主，事實上，這也怪不得你。」

方堃接道：「咱們不談道理，你勝了我和我所統領的劍士，我就應該交給你眞正的解藥。現在，我盡我的力量去取，但能不能取得到，我無法保證，不過，俞少俠，我會對你有一個交代。如取不到解藥，我會爲你幾個屬下償命。」

說完話，舉步向外行去。

二十四個劍士，相互望了一眼，齊齊跟在方堃的身後，舉步向前行去。

俞秀凡輕輕歎息一聲，低聲道：「王當，扶着王翔，咱們也去瞧瞧。」

王翔突然挺身而起，道：「公子，用不着扶我，那瓶中的藥物，雖然不是解藥，但也不是毒藥，不能解去我身中之毒，但也沒有傷害到我。」

俞秀凡神色凝重的低聲說道：「你們都記着，不論發生什麼事，都不許橫裏插手。」

王翔、王當微微頷首：「我們聽公子之命行事。」

俞秀凡加快脚步，向前行去。王翔、王當、桃花童子，魚貫隨在身後。

這時，方堃已然帶領着二十四劍手，直向一片石壁處奔去。

俞秀凡等遠遠的隨在衆人身後，行近石壁丈許左右處停了下來。

凝目望去，只見那是一面很光滑的石壁，至少在表面上看去，瞧不出有什麼特異之處。

但見方堃面對着石壁，高聲說道：「第二劍主方堃，求見使者。」

聲音很大，只震的山谷回應。

俞秀凡心中暗暗忖道：原來這石壁上還有暗門。

只見那光滑的石壁，緩緩分裂，出現了一個門戶。

一個身着麻布及膝大褂的少年，緩步行了出來。

俞秀凡運足目力望去，只見麻衣少年臉色蒼白的沒有一點血色，全身散發着一種冷索的寒意。

麻衣少年緩緩行出石門之後，冷冷說道：「方堃！什麼事？」

方堃道：「我求見使者。」

麻衣少年道：「使者無暇，什麼事和我說也是一樣。」

方堃道：「使者交給我的解藥，是眞的還是假的？」

麻衣少年道：「眞假有何不同？」

方堃道：「我們和俞秀凡比劍落敗，無法交出解藥。」

麻衣少年笑一笑，接道：「你們打不過俞秀凡是麼？」

方堃道：「不錯。俞秀凡劍招快速絕倫，我等都非敵手。」

麻衣少年道：「想法子困住他。」

方堃冷冷接道：「不論你們用什麼方法對付俞秀凡，但都應該先行交出解藥。」

麻衣少年道：「交出解藥，豈不是讓他們增加了實力。」

方堃道：「就一個劍士而言，如是言而無信，豈不要天下英雄恥笑。」

麻衣少年冷笑一聲，道：「方堃，你打不過俞秀凡，已經是有虧劍主之職，還敢帮敵人來討取解藥？」

方堃心頭火起，怒聲喝道：「我們敗於人手，只怪學藝不精，大不了丟去劍主之位；但如言而無信，受人譏笑，那就生不如死了。」

麻衣少年突然哈哈一笑，指着遠站在數丈外的俞秀凡，道：「方劍主，你們是不是早已勾結好了？」

方堃回顧了俞秀凡一眼，淡淡一笑，道：「馬副使者，你們雖然是上峯遣來的使者，但我是一方劍主，彼此應該有着很適當的敬重，你講話最好能小心一些。」

麻衣少年冷冷說道：「方堃，你可知道本門的規戒麼？」

方堃道：「在下身爲獨當一面的劍主，在本門十大劍主中排名第二，豈有不知本門的戒規之理。」

麻衣少年道：「你既然知道本門的戒規，當知一個使者身份，代表着什麼？」

方堃臉色一變，道：「馬騰，你去請使者見我，我不願和你這等不明事理的人，多費唇舌。」

馬騰笑一笑，道：「見使者也是一樣。」

方堃厲聲喝道：「就算我犯了輕藐使者之罪，自有門規制裁於我，眼下你只要做一件事，交出解藥。」

馬騰冷然一笑，道：「方劍主，所求不准，本副使代傳使者之命，貴劍主應率所屬，不計犧牲，不擇手段，設法殺死俞秀凡。」

方堃突然一抬腿，陡然欺到了馬騰身側，寒光一閃，冷森的劍尖，巳然抵到了馬騰的咽喉，冷肅的說道：「馬騰，交出解藥！」

馬騰冷笑一聲，道：「方堃，你眞敢傷害我麼？」

方堃淡淡一笑，道：「你可想試試看麼？也許我方某人不是天下最好的劍士，所以我們不是俞秀凡的敵手，但對付你馬騰這等江湖上三流人物，自信還不費吹灰之力。」

馬騰的臉色更見蒼白，頂門上也隱隱泛現汗水，儘量擠出了一個笑容，道：「方兄，這算什麼？玩笑開夠了，快把長劍收回，兵刃鋒利，傷到人如何是好？」

方堃笑一笑，道：「你既知兵刃鋒利，那就應該知機一些，快點交出解藥！」

馬騰感覺到鋒利的劍尖，巳然劃破了咽喉上的肌膚，死亡的威脅，迫在眉睫。面對着死亡瞬息的危險，馬騰巳全無副使者的尊嚴，急急說道：「方兄，解藥不在兄弟身上。」

方堃接道：「在那裏？」

馬騰道：「在使者身上。唉！方兄心中明白，兄弟名義雖然是副使者的身份，其實，還不等於是使者的跟班。」

方堃嗯了一聲，道：「馬騰，如何才能讓使者交出解藥？」

馬騰道：「這個……這個要方兄和使者去談了。」

方堃道：「我想應該有一個很簡單的辦法，那就是以你副使者之命，去交換解藥。」

馬騰臉色一變，道：「方劍主，你該知道，就算你當使者之面，零剮碎割了我，也不能迫使者交出解藥。」

方堃道：「那麼，閣下有什麼妙計呢？」

馬騰沉吟了很久，用極低微的聲音，說了數語。聲音很低，很低，俞秀凡傾盡了耳力，也未聽出他說些什麼。

但聞方堃冷笑一聲，出手一指，點了他的穴道。

馬騰身子搖了兩搖，向地上栽去，但被方堃疾出的左手，提了起來，向後一抛，丟在一個紅衣劍士的懷中。道：「看起來！」

俞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這位方劍主太過剛烈，看樣子，他似乎是準備放開手要幹了。」

王當低聲說道：「公子，他們自相衝突，對咱們豈不是大大有利。」

俞秀凡道：「方堃剛烈無比，一副只斷不屈的性格，又被劍主的名位所困，一時間，只怕難以擺脫。他可能拔劍相向，逼使者交出解藥，但他把解藥交給咱們之後，只怕——」

只怕什麼，俞秀凡沒有再說下去。

就在這時刻，一個面目冷森的中年人，正緩步由石洞中行了出來。

方堃舉起手中的長劍，冷冷說道：「馬副使要我以他爲餌，分你之神，暗施算計，但我不願如此，你亮兵刃和我一戰呢，還是要交出解藥？」

冷森的中年人輕聲一笑道：「方劍主，本使者奉命來此的用心方劍主知道麼？」

方堃道：「我知道，你要帶回俞秀凡去覆命。」

冷森中年人笑一笑，道：「萬一無法帶走活人，死的也好。」

方堃道：「很可惜的是，方某人不是那俞秀凡的敵手。」

冷森中年人道：「此地僻處江灣絕谷，與世隔絕，方劍主用不着顧慮太多，你在十大劍主中排名第二，如若再加上二十四劍手之力，俞秀凡縱然身負絕技，也不是你的敵手。」

方堃冷笑一聲，道：「方某人巳是敗軍之將，不足言勇，但咱們應該交出的解藥，不能失信於人，使者欺騙在下於先，希望你這一次交出的是眞的解藥。」

冷森中年人一皺眉頭，道：「你身爲一方劍主，極受器重，你準備如何對城主交代？」

俞秀凡暗運內功，凝神傾聽，希望能從兩人的談話中，聽出他們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組合。但聽來聽去，只聽出「城主」兩字而已。

方堃道：「使者！如何向城主交代，那是方某人的事，不勞使者費心。目下重要的是，使者是否準備交出解藥？」

冷森中年道：「我如不肯交出解藥呢？」

方堃道：「那就請亮兵刃出手吧！」

冷森中年人哈哈一笑，道：「方劍主言重了。十大劍主，向爲城主愛護，本使者雖是奉有上命而來，也不願和你劍主衝突。」

右手探入懷中，摸出一個玉瓶，道：「解藥在此，方劍主拿去吧！」

方堃接過解藥，冷然一笑，道：「在下還有一事，請敎使者。」

冷森中年道：「什麼事？」

方堃道：「不肯一次交出眞的解藥，是城主的授意呢，還是你使者擅專？」

冷森中年笑一笑，道：「自然是城主授意，本使者怎敢擅專？」

方堃一皺眉，未再多言，回過身一揚手，把玉瓶向俞秀凡投了過來，道：「這玉瓶中的解藥，勞請你俞少俠令貴屬再試一次，我相信，不會再假了。」

俞秀凡拔開瓶塞，倒出三粒解藥，分給了王翔、王當、桃花童子，每人一粒。

王翔低聲道：「你們等等，我先吃。」

桃花童子突然興起了很大感慨，只覺和俞秀凡等相處一起，才有着一種純眞、信愛的感受，個個搶先赴死蹈危，和江湖上的爾虞我詐，大不相同。

王翔服下了藥物，立時盤膝坐了下去。片刻之間，王翔啓開雙目，低聲道：「眞的解藥，而且是對症之藥，我身上的奇毒巳解了。」

王當立刻服下，桃花童子本未中毒，但也只好作個樣子，暗暗把解藥藏入袖中。

俞秀凡查看玉瓶，還有三粒解藥，但却未據爲己有，合上瓶塞，道：「原物奉還。」

方堃接過解藥，回手交給那冷森中年，沉聲說道：「俞秀凡，你還有什麼要求？」

俞秀凡道：「此地事巳結束，如若方兄一定要在下要求什麼，那就是希望能遣人送我們離開此地。」

方堃搖頭一笑，道：「俞兄，這件事很難。因爲，兄弟死在你劍下之後，無法遣人相送了。」

俞秀凡微微一怔，問道：「怎麼，還要打麼？」

方堃道：「是的，剛才兄弟敗在你的劍下，因爲兄弟答應過，你勝了之後，我會交出解藥。說出的話，自然應該辦到。所以兄弟不惜開罪使者，討到解藥。但眼下，兄弟準備和俞兄一決生死了。」

俞秀凡道：「方兄，看來，我是無法推辭了。」

方堃道：「不論你是否答應，咱們這一架是打定了。而且還得打一個生死存亡出來！」

俞秀凡道：「既是如此，兄弟只好從命。不過，在咱們未動手前，兄弟想請求一事。」

方堃道：「咱們雖今日會面，但這片刻的聚會，俞兄巳是我方某最爲心儀的人，只要我能辦到，決不使你失望。可悲的是，咱們相逢的時間、地點，竟是無法並存的局面。」

俞秀凡道：「貴組合中，有你方兄這樣血性英雄，也有馬騰和貴使者那等卑劣人物，一個組合中能夠兼容並蓄這兩種形同水火的人，足見貴城主的雄才大略。」

方堃道：「誇獎，誇獎。敝城主確是一位非同凡響的人物，希望俞兄，日後能有機緣，和他見上一面。」

俞秀凡道：「我也希望有那麼一天。不過，我知道，在那一天到來之前，兄弟必得闖過很多生死的關口。」臉色一整，目光轉注那面

目森冷的中年人身上，接道：「我想在咱們沒有動手之前，先見識一下貴使者的身手。」

方堃道：「這個，這個——」回顧了使者一眼，接道：「使者的意思呢？」

森冷的中年人搖搖頭，道：「我不想和他動手。」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可以。反正你是屬於能屈能伸的人物，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只要肯答應我一個條件，我可以在方兄面前許下一句諾言，放你生離此地。」

方堃皺起了眉頭，不知如何回答。

但那森冷的中年人却接口說道：「什麼條件？」

兪秀凡道：「你學三聲狗叫，我就饒你一命。」

森冷的中年人臉色一變，似想發作。但却又突然哈哈一笑，道：「昔年與漢三傑之一，大將軍韓信，曾受過胯下之辱。學上三聲狗叫，那也未嘗不可。」

竟然眞的雙手伏地，汪汪汪的學了三聲狗叫。

兪秀凡輕輕歎一口氣，道：「看來，閣下至少還可以再活一百年！」

森冷的中年人笑一笑，說道：「閣下誇獎了。」

方堃冷笑一聲，道：「兪兄，只怕是看錯了！」

兪秀凡聽得一怔，道：「爲什麼？」

方堃道：「據兄弟看來，我們的這位使者，生就了早夭之相。」

忽然拔劍一揮，一道寒芒，閃電而過。

那森冷中年人縱身欲避，但却沒有閃避開去，慘呼一聲，被方堃生生劈作兩段。

兪秀凡未料到方堃竟會突然出手，殺了使者，微微一愣後，緩緩地說道：「方兄，你可是看不慣這樣的人？」

方堃神色嚴肅，冷冷說道：「本門中人，如此沒有骨氣，很出兄弟的意料之外。」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方兄殺了貴門使者，就算能勝了我兪某人，只怕也未能逃過貴上的制裁。」

方堃冷冷說道：「我沒有準備再活下去，你亮劍吧！」

兪秀凡道：「方兄，除了放手一搏之外，不知咱們之間，還有沒有別的解決辦法？」

方堃道：「沒有，咱們之間，有一個人必須死；不過，兄弟知道兪兄穩操左券。」

兪秀凡神色也轉變的十分冷肅，道：「方兄，兄弟想不出有什麼理由，咱們非要拚一個血流五步不可？」

方堃道：「沒有理由！我自出道以來，從沒有遇過敵人；但你兪兄勝了我，方某人無顏再活下去。」

兪秀凡道：「方兄既然執意如此，請出手吧！」

方堃道：「那麼，閣下小心了。」

一揚手，長劍直刺前胸。

兪秀凡揮劍一擋，噹的一聲，震開了方堃的劍勢。

方堃長劍連揮，片刻間攻出了一十二劍。

兪秀凡站在原地未動，長劍揮展，封開了方堃一十二劍後，突然還擊一劍。

這一劍，快速至極，劍芒直逼上方堃的咽喉。

方堃肅立未動，一副視死如歸的氣勢。

兪秀凡劍近咽喉時，微微一抬，一縷寒芒，削落下方堃頭上的一綹長髮，還劍入鞘，道：「以髮代首，方兄已算死於兄弟的劍下。」

方堃怒目大聲接道：「爲什麼不眞的殺了我？」

兪秀凡冷冷接道：「我如殺了你，江湖上又少了一個敵手，豈不是可惜得很？」

方堃怔了一怔，道：「什麼意思？」

兪秀凡道：「你是我出道以來，遇上的最好的劍手；十年後，咱們誰勝誰負，還難預料。所以，我留下你的性命。」

方堃大聲喝道：「滿口胡言！」

兪秀凡冷冷說道：「信不信是你的事，在下說的是由衷之言。」

目光一顧王當，道：「咱們走！」當先舉步向前行去。

王翔、王當緊追在兪秀凡的身後行去。

望了方堃一眼，桃花童子轉身緊跟在王氏兄弟身後。

方堃突然厲喝一聲：「站住！」仗劍追了上去。

兪秀凡霍然轉過身子，道：「方堃，你要幹什麼？」

方堃歎口氣，道：「你知道麼，你放了我，我也一樣的不能活，爲什麼不讓我死的瞑目一些。」

兪秀凡道：「你如何才能死的瞑目？」

方堃道：「那就是，我死去之前，希望看到什麼樣的劍招把我殺死？」

兪秀凡道：「方兄的意思，可是覺着除了兄弟之外，世間再無人能夠殺死你了？」

方堃道：「那也未必。單就十大劍主而言，我只是排名第二，至少有一位劍主比我高明一籌。」

兪秀凡道：「但不知排名第一的劍主，比起兄弟如何？」

方堃道：「這個，很難說了。不過，你對付我方某人用了七成功力，對付那位第一劍主，至少要用九成功力；如是你對付我用了九成功力，那就很難說誰勝誰敗了。」

兪秀凡道：「如是我用了十成功力對付你，那就是非敗不可了？」

方堃道：「不錯。你如是全力對付我，你就註定了非敗不可！」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既然能遇上了你方兄，兄弟相信不難遇上那位第一劍主。」

方堃冷冷說道：「除了那位第一劍主之外，還有敝城主，以及四大將軍，左右丞相，都具有殺我的能力。」

兪秀凡笑一笑，道：「看來，你方兄是一位很自謙的人。」

方堃道：「兄弟說的是由衷之言。」

兪秀凡突然歎一口氣，道，「一個江湖人物的組合之中，既有城主，也有丞相、將軍，豈不是形同造反麼？」

方堃道：「聽你的口氣，似乎是想和我們整個的組合作對？」

兪秀凡笑一笑，道：「學劍和讀書，雖是兩件大不相同的事，但它底目的，應該是一樣的。」

方堃接道：「什麼樣底目的？」

兪秀凡道：「救人濟世！如若一個人學了一身武功，不能用之正途，爲武林護正義，爲衆生謀福澤，那還不如一個販夫、走卒有益於世；更遑論助紂爲虐，爲虎作倀了。」

方堃怔了一怔，道：「兪兄，你是不是在罵我？」

兪秀凡道：「兄弟不是罵你，而是奉勸幾句金玉良言，方兄的生性、爲人，都有了一個劍士的條件，只不過缺乏一個劍士的劍格。」

方堃臉色一變，道：「兪秀凡，你說我沒有人格？」

兪秀凡道：「方兄不要誤會。以人格而言，方兄生性正直，不畏强暴，厭惡邪僞之徒；但如以一個劍士而言，方兄確少那一種仁心俠

膽的高潔志節。」

方堃呆了一呆，道：「我？」

兪秀凡道：「你已有了一個劍士的身手和性格。如能再有着那種『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劍格，那就是一個完美的劍士，活的清清白白，死的也心安理得。」

方堃的臉上突然泛起了一片聖潔的光輝，沉吟不語。

兪秀凡悄然轉過身子，大步向前行去。

方堃突然接口說道：「兪兄請留步！」

兪秀凡停下脚步，回頭一笑，道：「方兄有何見敎？」

方堃大行兩步，恭恭敬敬的抱拳一禮，道：「多謝兪兄的指點！」

兪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方兄，正邪難並存，水火不相容，一個組合之中，能有像貴使者那樣的人物，這一個組合，也不會行俠仗義，替天行道了。」

方堃道：「兪兄，敝組合太過龐大了，究竟有些什麼人物，兄弟並不清楚。不過，敝城主確是一位當世奇人。」

兪秀凡接道：「方兄因身受過他栽培之恩，所以念念不忘。如若他眞是蓋代奇人，那又怎會組成這樣一個龐大的組合，統率了這多良莠不齊的江湖人物，其用心何在呢？」

方堃呆了一呆，道：「這個，這個……」

兪秀凡接道：「方兄，你長住此谷，和江湖上完全隔絕，對江湖上的事情，知道的太少，那就很難分辨是非了。」

方堃道：「兪兄的意思是——」

兪秀凡道：「如是你方兄願意，兄弟希望咱們能够結伴在江湖上走動、走動。」

方堃道：「你要我背叛城主？」

兪秀凡道：「方兄，大義可滅親。何況，你的所作所爲，嚴格的說起來，只是貴城主的劊子手。」

方堃黯然說道：「這個我也知道，有很多人，確都是方正的豪俠，每當他們死於我的劍下時，我內心也充滿着傷感，但我又不能不殺他們。直到遇上了你兪兄之後，我才覺着一個劍手，最高的境界，不是殺人，而是救人。」

兪秀凡道：「行了！你只要能够體會到這句話，那就登入仁俠的境界。」

方堃苦澀一笑，道：「兪兄，有一件事，使兄弟很爲難。」

兪秀凡道：「什麼事？」

方堃道：「城主對我們化費了很多的苦心，才把我們培養成一個劍士，名雖師徒，情同父子，兄弟實無法背叛他。」

兪秀凡笑一笑，道：「這麼說來，你這一生，都要作他的殺人工具了。」

方堃道：「我——」

兪秀凡接道：「他要你殺人，而且殺的都是好人；你不殺人，是不是就背叛了他，你已經覺悟到殺人的錯誤，深夜夢迴，良心是否能安寧下來？」

方堃長長歎一口氣，垂下頭去。

兪秀凡接道：「有一天，你會無法再爲他殺人，那又算不算背叛他呢？」

方堃道：「兪兄說的雖然有理，但十數年的敎育情意，豈能置之不理？」

兪秀凡道：「方兄別誤會，我不是要你叛經離道，背棄對你有恩的人，只是要你能够辨別大是大非。」

方堃道：「我明白兪兄的用心。」

兪秀凡接道：「方兄，這件事應該如何，你自己多想想吧！不過，兄弟想提醒你一件事情。」

方堃道：「在下洗耳恭聽。」

兪秀凡道：「貴組合中，似乎有着很嚴厲的戒規，你殺了使者，只怕難逃門規制裁。」

方堃道：「這個，如若兄弟把他的舉動告訴敝上，兄弟相信，他們不會對兄弟有所懲罰的。」

兪秀凡笑一笑，道：「方兄心中如是有把握應付，那是最好不過了，兄弟告別了。」

方堃歎口氣，道：「也許有一天，我會走兪兄指敎的路，諸位好走，恕我不送了。」

王當突然接道：「方劍主，咱們是可以平安離去了。」

方堃點點頭，道：「諸位只管放心，那通路本有機關控制，區區不下令，決無人敢封閉門戶。」

王當道：「離開這片絕谷，如是沒有船，咱們是一樣無法生離這座江灣。」

兪秀凡低聲叱道：「住口。咱們離開此谷，不論遇上些什麼爲難的事，怎能和方劍主牽上關係？」

方堃歎口氣，道：「未和兪兄見面之前，單憑他這一句輕藐敝上的話，就是非死不可的大罪。不過，得兪兄一番明敎，和目睹那位使者的爲人之後，使兄弟不敢妄作論斷了。四位離此，會遇上些什麼麻煩，在下實也不敢斷言了。」

兪秀凡道：「我的事，方兄不用擔心，在下自信可以應付。在下倒希望方兄能够善自保重，日後咱們有再見的機會。」

方堃黯然說道：「但願能有此日，兪兄好走，恕我不送了。」

兪秀凡道：「不敢有勞。」轉身即向外行去。

方堃說的不錯，四個人照來路平安的離開了絕谷。

抬頭看去，但見濁流滔滔，目力所及處，不見舟影。

兪秀凡回顧了桃花童子一眼，緩緩說道：「小桃童，大約你也是這個組合的人了。」

桃花童子點點頭，道：「是。」

兪秀凡道：「小桃童，我們此刻的處境，四顧茫茫，是一個什麼樣的結局，我也無法預料。你似乎用不着和我們在一起了。」

桃花童子道：「要我到那裏去？」

兪秀凡道：「去找方堃，顯示出你的身份，他定會收留你。」

桃花童子歎口氣，道：「方堃只怕已無法自保，小的投靠他，豈不是自尋死路。」

兪秀凡微微一怔，道：「他在十大劍主中排名第二，又是貴城主敎養長大的，而且他也沒有重大錯誤，難道就不能受到優容麼？」

桃花童子道：「方劍主太單純了，他對組合中的事情，瞭解的太少，也許他們的身份不同，所受到的敎養，也不一樣。」

兪秀凡心中一動，接道：「貴組合中似乎兼容並蓄，有着很多不同的人物。」

桃花童子道：「不錯，我們這個組合，不但兼容有很多完全不同的人物，而且，每一組人手，都因擔負不同的任務，而受了不同的敎養，甚至連武功都針對需要傳授。方劍主算得是本組合中比較正統的人物，他不但不瞭解城主派來的使者．更不瞭解我們。本組合中的規戒，也因人而異，但最着重的一件事，那是令諭的尊嚴，方劍主殺了城主遣派來此的使者，不論他和城主有些什麼關係，都難逃死亡的命運。」

兪秀凡微微一皺眉頭，道：「這麼說來，那位方堃是死定了？」

桃花童子低聲說道：「是的。公子，方劍主非死不可。」

王當微微一笑，道：「小桃童，你不願去見方堃，那是準備和我們走在一起了。」

桃花童子道：「目前也只好如此了。」

王當道：「小桃童，這地方很清靜，四顧茫茫，不見人蹤，不論咱們談什麼，大約都不會有人聽到了。」

桃花童子：「王兄的意思是！——」

王當接道：「說不定咱們今天也難逃生命之危，是麼？」

桃花童子道：「是的，如是咱們找不到船隻，不要別人再暗算咱們，勢必生生困死於此地不可。」

王當道：「小桃童，可不可以把貴組合中的機密洩漏一些？」

桃花童子歎口氣，道：「好吧！經過這數日相處，我至少瞭解了一件事，三位都是君子人物。」

兪秀凡道：「小桃童，你已開始相信我們了。」

桃花童子避重就輕的說道：「你們想知道什麼？」

王當道：「我想知道，你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組合？」

桃花童子道：「這件事我很難答覆，因爲，我們這個組合太龐大了，究竟容納什麼人物，像我這樣的身份，沒有辦法知道。不過，對我們這一股力量，倒可奉告一二。」

兪秀凡道：「其實，貴組合最可怕，最神秘的力量，應該是你們這一股力量了。」

桃花童子道：「公子誇奬了。」

兪秀凡道：「可不可以告訴我們，關於你這一股力量的情形？」

桃花童子道：「和我一起的一共有十二個人，我們一面學習武功，一面接受瞭解江湖的訓練，自然，還有很多特種的機巧。公子覺着我這點年紀，認識了很多人，心中定然十分奇怪，是麼？」

兪秀凡微微一笑，沒有接口。

王當却接口說道：「是的，你這些年紀，怎麼認識那樣多人？」

桃花童子道：「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我這點年紀怎會見過那樣多的武林高人。」

王當道：「是啊！那是怎麼回事？」

桃花童子道：「我們有着很完好的教育，那些人，我都是從圖樣上認識的。我不但認識他們的人，而且，還知曉他們的經歷往事，以及他們的性格。」

兪秀凡道：「你們十二個人，都已混入江湖中了麼？」

桃花童子道：「沒有。就我所知，我們只有四個人派入了江湖。」

兪秀凡道：「你們四位是最優秀的？」

桃花童子道：「過去，我也自負很聰明，但見過公子之後，在下才覺着，我和公子相差的太遠了。」

王當道：「小桃童，都是些什麼人，教你們的？」

桃花童子道：「那些人都戴着人皮面具，或是蒙着面。那些人和我們相處了很多年，但我們一直未見過他們眞正的面目。」

兪秀凡道：「小桃童你見過那城主麼？」

桃花童子點點頭，道：「見過。以眞正面目和我們見面的重要人物，只有城主一人。」

兪秀凡沉吟了一陣，道：「小桃童，可不可以把城主的形貌，給我描述一番。」

桃花童子道：「城主鶴髮童顏，長衫飄飄，雖非世外之人，看上去有着一派仙風道骨。」

兪秀凡道：「他的爲人如何？」

桃花童子道：「和藹慈祥。」

兪秀凡道：「小桃童，你沒有騙我吧？」

桃花童子道：「沒有，句句眞實。」

兪秀凡道：「如眞是這樣一個人物，又怎會妄動霸主武林之心？」

桃花童子道：「我從沒有聽城主說過，有謀霸武林的企圖。」

兪秀凡道：「但你們的所作所爲，那一件不是存下謀霸武林的企圖？」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我們只是身受嚴格的訓練，不論在武功上，或是智計上，都有極高的要求，我們進入江湖，用心只是監視江湖上的人事變化。」

兪秀凡微微一笑，打斷了桃花童子的話，道：「小桃童，你相信自己講的話麼？」

桃花童子歎口氣道：「不相信。」

兪秀凡道：「他們把你造成了一個精明的人，但也磨亮了你的智慧。」

桃花童子道：「唉！如若不是我追隨公子這些時日，老實說，我也無能去分辨善惡。看到了方劍主和那使者之後，更使我心生警覺，道不同難相爲謀，爲什麼我們這一個組合之中，竟然容納了這樣多全然不同的人物。」

兪秀凡道：「照你的說法，貴城主是一位外貌忠厚，內藏奸詐的人物了。」

桃花童子搖搖頭道：「不像，他的慈和應不是裝作出來的。」

王當接道：「小桃童，眞是越說越玄了。貴城主是不是你們的首腦？」

桃花童子道：「不錯，任何人，都對他尊敬無比，和他相處，有着如沐春風的感受。」

王當道：「那你爲什麼連自己說的話都不相信呢？」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我們學的技能之中，有說謊一科。我也不知道，這些年來，說過了多少謊話，我在說謊的時候，定然是表情逼眞，絲絲入扣。」

兪秀凡接道：「現在是不是也在說謊？」

桃花童子道：「不是。你公子太精明了，使我不得不小心一些，最好的方法，就是少說話，以免露出馬脚。處於順境時，我沒有想過什麼。但這些日子來，我想了很多。我們那個組合中，除了城主之外，爲什麼都戴着面具，或是垂着面紗，他們又怕什麼？」

王當冷冷說道：「因爲他們自知無顏見人，所以不是戴着面具，就是戴着面紗。」

兪秀凡道：「小桃童，你的看法呢？」

桃花童子道：「想一想，其中確然有很多的問題。」

兪秀凡道：「你覺着最大問題是什麼？」

桃花童子道：「他們對每一個屬下，都認得清清楚楚，但我們却不知他們是誰。一旦出了事，我們也無法說出他們的身份。」

王當道：「還有一點，他們如是想殺你滅口隨時可以到你們身側，而你們無法躲避。」

桃花童子點點頭，道：「我想不出，他們爲的是什麼？是名，是利？」

兪秀凡道：「小桃童，他們付與了你很多的才慧，你爲何不用呢？」

桃花童子道：「我怎麼用呢？當時，我沒有想到這些，他們傳我武功，授我衣食，教我讀書識字。雖然，他們都蒙着臉，但我只覺着他們神秘一些罷了。從沒有想過要瞭解他們什麼。但現在時機已逝，再沒有這種機會了。」

兪秀凡道：「小桃童，一點也不晚，只要你肯用心，定然可以想出一點內情出來。」

桃花童子道：「想什麼？」

兪秀凡道：「他們的聲音，他們說的每一句話，自然，那是值得回味的話。」

桃花童子凝目沉思，一片神馳往事神情。

兪秀凡笑道：「小桃童，你先想想，除了城主外，還有多少人傳授你們不同的藝業？」

桃花童子沉吟了一陣，道：「除了一些很特殊的藝業之外，常和我們接觸的，大約有十

四五個之多。」

兪秀凡道：「小桃童，你如何能確定只有十四五個人呢？」

桃花童子道：「我從他們的聲音中，分辨出他們的身份。」

兪秀凡道：「他們百密一疏，蒙上面具，蒙上了面紗，却不知改變他們的聲音。」

桃花童子突然笑一笑，道：「如非公子提醒，小的還無法想的這麼具體。」

兪秀凡道：「小桃童，你常常聽他們的聲音，定然是很熟悉了？」

桃花童子道：「不錯。」

兪秀凡道：「好！你能不能把聽到的聲音分一下？」

桃花童子道：「如何一個分法？」

兪秀凡道：「面具、面紗，掩遮去他們神情，唯一能在你們面前表達出他們的感情和心中喜怒哀樂的，只有聲音了。」

桃花童子道：「是。但小的不知道如何一個分法？」

兪秀凡道：「分成兩種。」

桃花童子道：「兩種？但人人的聲音不同！如只有兩種，我也無法分辨他們的身份。」

兪秀凡道：「我知道。每個人聲音都不同，而聲音中流露出的感情，應該也不相同。」

桃花童子長吁一口氣道：「怎麼分呢？」

兪秀凡道：「這樣說吧！小桃童，把它分成憂鬱和歡暢兩種。」似乎是解說的很吃力，兪秀凡略一沉吟，才接着說道：「如是一個人，他心不甘、情不願的，把藝業傳授給你們，他心中定然有着很大的痛苦，是麼？」

桃花童子突然跳了起來，道：「公子，一語啓發，使我茅塞頓開。不錯，數年授業期中，他們的聲音，我們都聽得很熟，但如從他們聲音的情感去分，確然可以分兩種，一種是充滿憂鬱，一種應是歡暢之外，加上冷厲。」

兪秀凡道：「小桃童，這就對了。想想看，這兩種各佔多少？」

桃花童子道：「大體分來，各佔一半。」

兪秀凡突然間變得神情沉重，默然不語。

桃花童子道：「這兩種聲音代表什麼？」

兪秀凡道：「那屬於憂鬱聲音的，應該是身不由已，被迫傳藝；他們可能是正大門派中的高人，也可能是武林中的名宿高人，他們受到了極嚴厲的迫害，不得不抱恨傳藝；至於那些歡暢嚴厲的人，自然是甘心爲虎作倀，又極嚴厲的要求你的武功了。」

桃花童子道：「公子這一解說，事情頓明。但在公子未作解說前，我竟然未能想到。」

兪秀凡目睹滔滔江流，有些黯然的說道：「如若你分的不錯，那是說，在那個組合之中，至少有近半數的人，都是被迫投効了。」

桃花童子道：「要是公子的分析不錯，情勢確然是如此了。」

兪秀凡臉色泛現出一種大義凜然的神情，道：「小桃童，你知不知道那地方？」

桃花童子道：「我在那地方住了很多年，那似乎是一座山谷，谷中的一草一木，我熟悉的很，但那座山谷在何處，我就不知道了。」

王當怔了一怔，道：「你在那裏住了很多年，怎會不知道呢？」

桃花童子道：「只要能進入那座山谷，我一眼就能瞧出來它是或不是，我雖在那裏住了很多年，但却從未出過山谷。」

王當道：「你去的時候呢？」

桃花童子道：「被蒙着眼睛帶了進去。」

王當道：「離開的時候呢？」

桃花童子道：「被蒙上眼睛，坐在一頂二人抬的轎上送了出來。」

兪秀凡道：「走了多久？」

桃花童子道：「大約四個時辰。」

兪秀凡道：「四個時辰，最快也不過百里多些，你能記得那停轎的地方嗎？」

桃花童子道：「下了二人抬的小轎之後，就被送上一輛篷車，又走了兩天，才把我放出來。我記着那是在江州地面。」

兪秀凡道：「果然是設計的很精密。」

王當道：「以後呢？」

桃花童子道：「以後，我們就在一張特殊的朱符指揮下行動。」

王當道：「什麼人執掌朱符？」

桃花童子道：「每次的人都不同，我們認符不認人。」

兪秀凡歎口氣，道：「你和我們混在一起，也是受朱符令諭指示了。」

桃花童子點點頭，道：「是！」

兪秀凡道：「五毒門也是這組合分舵？」

桃花童子道：「是的，不過，我事先並不知道，進了五毒門，才和他們取上了連絡。」

兪秀凡道：「方堃是否已知道你身份？」

桃花童子道：「不知道。他如是知道了我的身份，早就把我留下了。」

兪秀凡道：「你，方劍主和那正副兩個使者，似是三類完全不同的人。」

桃花童子道：「是的。小的也覺着奇怪，龍虎蛇鼠共處一堂，這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兪秀凡道：「方劍主和你小桃童，都是貴組合中費盡心血，由童年培育成的人才。至於那兩個使者，却似是吸收的江湖敗類。」

桃花童子道：「所以我們那組合，才有大海汪洋的氣勢，叫人莫測高深，心神嚮往。」

兪秀凡笑一笑，道：「小桃童，你似是仍然陶醉在貴組合的神秘之中。」

桃花童子道：「我很清醒，但却正有着無數的人，想叩開神秘的門戶，希望能得一席之地。這世間，除了你兪少俠之外，大約再不會有人甘與我們爲敵了。」

兪秀凡想到了艾九靈和璇璣宮主金玉蓉，淡然一笑，道：「小桃童，這只是你的想法。」神情逐漸轉變的十分嚴肅，緩緩接道：「貴組合能調教出方堃和你這樣的人物，的確是非同凡響；又能收羅那兩位正副使者的奸詐人物，當眞是金鐵共合鑄，水火可同爐，貴城主的能耐，實在叫人敬佩。」

桃花童子話題一轉，突然說道：「兪公子，小的有一事不明，想請教一二。」

兪秀凡道：「你說吧！」

桃花童子道：「你爲什麼非要和我們作對不可？是爲名還是爲利？」

兪秀凡凝望着小桃童，道：「你看呢？」

桃花童子道：「我想不通，以你的武功，如想要名，只要改變一下目標，一夕間可以揚名江湖。爲利吧；你又不是唯利是圖的人，美色又不能使你動心。」

兪秀凡接道：「小桃童，如是我想改變一下自己，不知能否有些好處？」

桃花童子道：「好處大啦！你可以得到想要的東西，很快成爲江湖上人人敬畏的大俠，當然，也不可能太苛求。」突然哈哈一笑，接道：「其實，這些話，我說了也等於白說。」

兪秀凡接道：「你怎麼知道白說呢？」

桃花童子道：「公子爲人方正，怎——」

兪秀凡望江歎道：「人性中最大的缺憾，就是他內心中常存一種近乎虛幻的理想。」

桃花童子笑接道：「公子，可不可以把你的虛幻的想法，說給我聽呢？只要你想的不太空泛，都有可能使它實現。」

王翔、王當都聽得呆在那兒，不知道兪秀凡和桃花童子，兩人在談些什麼。

兪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小桃童，你

眞有這樣的能力麼?」

桃花童子道：「我沒有，但我們那組合有。動員了這樣多的人力對付你，足以證明了對你的重視。」

兪秀凡搖搖頭，道：「如若你說的不錯，你們那個組合之中，充滿着險詐、惡毒，如何肯助我實現願望?」

王當心中大爲詫異，暗暗忖道：本是要說服小桃童脫離他們的組合，怎的一轉彎，似是被小桃童說服了。

桃花童子笑道：「上天取月亮，當世第一巧匠，也造不出那樣的梯子，自然辦不到。」

兪秀凡道：「在下那想法雖然實現不易，但也不是完全不着邊際。」

桃花童子道：「俗話說，有錢能叫鬼推磨，只要有錢，人間還有什麼辦不通的事情。」

兪秀凡點頭道：「說的是啊!小桃童。不過，只要有很大一筆財富，我的願望，不難實現，可是小桃童，這總不至於全無條件吧!」

桃花童子道：「自然是有條件，最低的是，你要封劍歸隱，不問江湖中事。」

兪秀凡道：「這個你放心，如是我的願望能實現，我那還有時間和他們走在一起?」

桃花童子道：「這就有些眉目了。」

兪秀凡道：「我想建一座廣大的宅院，我要僕從數百，還有……」

桃花童子接道：「這都是容易的很，但公子是否能脫離江湖呢?」

兪秀凡點點頭，道：「如是生在自己的想像之中，自然不會多找麻煩。」

桃花童子道：「公子，這話是眞是假?」

兪秀凡冷然道：「只要你們眞助我實現願望，在下自非說謊。」

桃花童子道：「公子，請在此小坐片刻，在下去去就來。」轉身向遠處奔去。

王當伸手欲攔，却被王翔拉住。

桃花童子動作很快，片刻間走的無踪。

王當歎口氣，道：「你們在討價還價?」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小桃童雖有棄暗投明之心，但他心中顧慮太多，而且對那位城主養育之情，眷戀極深，一時間沒有法子說服於他，只好要他說服我了。」

神情突轉嚴肅，接道：「咱們不能死在這裏，那太不值得。但此地僻處江灣，又遠離航道，極目不見舟楫，咱們不能飛渡這片江面，必需得用智慧求生了。」

王當啊了一聲，道：「公子高明。」

兪秀凡歎口氣，道：「咱們這一陣在江湖上走動，時日雖短，但却歷經了不少凶險，使我感覺到機智比武功，有時還要重要。」

一向很少說話的王翔，道：「你看，小桃童眞會把咱們帶出絕地麼?」

兪秀凡道：「他作不了主。但他會向上面請求。」

王當道：「咱們已被困於此，只怕他們不肯接受談判了。」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咱們有很多優越的條件，但最重要的是，他們還沒有摸淸楚咱們的底細，這對他們太重要了，不到萬不得已，他們不會置咱們於死地。」

談話之間，突見一道紅烟，升上高空。

抬頭望着衝入雲霄的紅烟，王當低聲道：「這是小桃童放出的信號了。」

兪秀凡道：「不錯，可怕的是咱們不明內情，瞧不出它的用意。你們記着，不論事情如何變化，都由我來應付。除非你們生命受到威脅和聽到我的令諭，不許出手。」

王翔、王當齊齊點頭。

兪秀凡望了那高入雲霄的紅色烟柱一眼，道：「和方塑動手一戰之後，我感覺到自己的武功，有着很大的缺憾。」

王當接道：「公子出劍之快，天下人只怕已無出其右了。」

兪秀凡道：「我出劍雖然很快，但並非全無修正之處，至少我還有四五個缺點要經過修正。但最糟的是，我劍上的變化，不够凌厲，缺少大家氣度和威武逼人的勢道。所以目下最重要的一件事，那就是我要儘快再求精進。」

王當道：「公子，你這麼一說，我們就更慚愧了。」

兪秀凡道：「有一點令人欣慰的是，我懷中的驚天劍譜，正可補我之不足。」突然掏出懷中的劍譜，撕成碎片，投下江流之中。

王翔道：「這劍譜不是很名貴麼?」

兪秀凡道：「是的，我不知別家劍招如何，但驚天劍譜上的劍法，都是極爲精奇之學，尤其驚天三式，眞是威勢凌人，莫可抗拒。」

王翔道：「那麼，公子爲什麼把它撕成碎片，投注江中。」

兪秀凡道：「我想了很久，那驚天三式如是落入他們手中，定然如虎添翼，整個武林將蒙受其害，無數義俠人物都將死於驚天三式之下，權衡輕重，只有把它毀棄也才較安全。」

王翔道：「但公子——」

兪秀凡接道：「劍譜上記述的一點一滴，都已經熟印在我的腦際，除非他們有辦法逼我寫出來，這世間再無驚天劍譜。」

王當道：「以公子之能，當不致連這本劍譜也保不住吧?」

兪秀凡正色說道：「居安思危，咱們的名氣愈大，別人對付咱們的方法就愈是毒辣、惡毒，小桃童謀取劍譜已然很急，此秘一旦被他洩漏，他們對付咱們，必更積極。總有一天，咱們會失算落於敵手，留着驚天劍譜既是禍患，那就不如早些把它毀去。」

語聲一頓，接道：「記着，這件事，不可洩漏出去。」

王翔、王當點點頭道：「我等明白。」

兪秀凡突然盤膝坐下，閉上雙目。

王翔、王當，分立前後，全神護法。

足足過了一個時辰之後，兪秀凡才睜開了雙目，道：「小桃童回來沒有?」

王當道：「沒有。」回首一顧，只見兪秀凡雙目中流露出無限的疲倦，不禁大感驚異，暗道：他調息了這麼久時光，怎的反見疲倦無比?

輕輕咳了一聲，王當道：「公子，似乎是很累麼?」

兪秀凡點點頭，輕鬆一笑，道：「不錯，我很累，但累的很有代價。」

王翔道：「公子不是剛剛運氣調息麼?」

兪秀凡笑一笑道：「我在想驚天劍法。」

王當道：「公子想通了沒有?」

兪秀凡道：「對驚天三式，我已經下了很多的工夫，但却一直有幾點疑問想不明白，如今驚天劍譜，已被毀棄，假如再想不通這中間幾處關節，時日一久，很可能記憶模糊，那就難再有貫通之日，此刻，不但驚天三式，對我們十分重要，而且也不能讓此絕技，由我絕傳，一時間，我想到肩負的重大，就集中全神去推想那驚天三式，總算讓我給想通了。」

王當道：「想的一臉疲倦，耗費了不少的心血吧?」

兪秀凡道：「不錯。我從來沒有感覺到如此的疲倦過。」

談話之間，桃花童子快步奔了過來。

兪秀凡吁一口氣，強打精神，站了起來。

桃花童子滿臉欣喜之容，奔到了兪秀凡的身前，道：「公子，小的已得到了回音。」

——未完——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如雲中風毒，病情嚴重，裴大希出外尋藥沒收穫而返回山上，而墨狐子秦狸也趕到山上看視，見愛徒頑疾纏身，十分痛心，秦狸立即離山往雲南尋找良藥去了。半途中，秦狸忽見許多人圍觀兩個賣藝的孩子，聽得他們的聲音很熟，遂前去觀看，原來是南水，北星二小流落街頭賣藝，還唱「臭老道」來罵秦狸，這回秦狸怒火冲天，抓住二小大罵一頓，但見二小爲尋找白如雲而流落江湖賣藝，實在可憐，遂告訴他們白如雲的去處。此後，秦狸又急步趕回雲南……

求藥願未遂　反顏拚故交

這種「叩掌」之力，要是眞個擊在秦狸背上，也是不得了。

墨狐子秦狸一生見過大敵無數，豈能不知這一招的毒辣?當時只好把推出的掌勢，向回一收，人却以「蜻蜓點水」的功夫，騰出了丈餘!

蘇元九這種玉石俱焚的手法，總算救了自己一命，可是老道這種身手，已把他着實給鎮住了。

他翻了一下眸子又道：「朋友……」

可是老道這時心急如焚，惟恐驚擾了別人，自己那時只怕一無所獲了。

所以想到此，恨不得馬上作一個了斷，偏偏這蘇元九惹厭不已。

當時不等他說完，早又騰身向前，向下一矮身，用「金劈掌」向外一送，只聽「哧……」的一股疾風，猛朝蘇元九當胸劈來!

蘇元九聞聲，吓得臉色蒼白。

他知道這種掌力的厲害，江湖上會這種「金劈掌」的眞還沒有幾人，想不到這道人，竟是其中之一，一時驚慌失措!

無可奈何之下，也只好挺出自己生平最厲害的掌力「混元劈空掌」，和對方一拚了。

他明知自己這種掌力，要想敵過道人的金劈掌，那是萬難的。

可是如不施出這種掌力，自己眼前只怕是死命一條了!當時權衡輕重之下，也只有咬牙一拚了。

這兩種掌力甫一交接，立刻分出了高下，且沒有什麼聲音，那蘇元九却是一連後退了八九步，一交坐在了地下。

他面色鐵青，全身顫抖道：「道人……你報上萬兒來!」

墨狐子冷笑了一聲道：「蘇元九，貧道與你本無怨仇，只是你要與貧道爲敵，說不得只有得罪了。貧道姓秦名狸，老朋友有個耳聞吧!」

蘇元九哦了一聲，抖顫說道：「墨狐子……」

秦狸已似一陣風也似的飄到了他身前，手駢二指一截，已點中了蘇元九「志堂穴」，頓時昏迷了過去，老道皺了皺眉，把他挾起置於一暗處，因指力用得極淺，預料一個時辰後，定可轉醒，倒不必發愁因此致命。

墨狐子迅速的料理了蘇元九，惟恐他那位拜弟再來惹厭，當時一弓身形已用「一平穿秋月」的身法，「嗖!」一聲竄上了樓台。

他這時把丹田之氣吸起，足下儘量的放輕着，因爲他知道室內五老，可是無一弱者，只要出來一個，已是自己大大的勁敵。

想到此，那裏尚能輕率從事?

上得樓後，鼻中已聞到一種不知名的香味，隱隱由樓內傳出。

他吸了兩下，已辨出是一種丹藥的異香，心知那「冷玉膏」已成，定是無疑!

想着潛身而入，進了第一層門，只見內分兩門，二門都是緊緊閉着。

可是二室，却是一暗一明，一間有燈光，一間却是黑沉沉的。

他悄悄的先到了那間有光的門溝，側耳聽了聽，內中傳出「呼!呼!」之聲，

不絕於耳。

老道心裏有數，看了左右一下，這門上雖有窗子，可是他却不能動，因爲五老近在咫尺，只要弄出一點聲音，那簡直是糟到了底。

想着繞到了側窗，墨狐子這可眞是藝高胆大了，只見他向上一長身，已把雙掌抓住了窗台，引臂弓肱，已看清了室內一切。

只見室中青烟繚繞，如不仔細看，還眞是看它不清，他眨了眨眼，才算看出了一切。

原來室中是梅花形，分列五個大蒲團，當中是一個白銅三足鼎。

那濛濛青烟，正是由這鼎中冒出，而且不斷的發出呼呼之聲。

鼎的四週分坐着，次序是木蘇、水夢寒、星潭，哈古弦，還有一個禿頂的老人，老道看了半天，才吃了一驚，心說：「這三個老兒眞有辦法，居然把五指山的無名老人給請出來了，久仰這老兒曾發誓不入江湖的，怎又會來參加他們合煉起藥來了？」

可是現在也不是他想這些的時候，只見五老各出一掌，撫在那銅鼎上，不時的抖動一下。

而五人的頭上，全都冒着蒸蒸如霧的熱氣，墨狐子一看就知是五人各以本身「三昧眞火」，由掌心貫入銅鼎內，取熱之故。

看情形，這一爐也煉得差不多了，暗算一下時日，應該已不止煉好了三爐了，那麼，這些煉好的藥，又都放在什麼地方了呢？

想着正想鬆手下來，到別室去找找，不想目光一偏，却見鼎湯有一玉几，几上放着三個開口玉筒，每筒內都插着幾支玉管。

老道一看見這個，頓時心中熱念全消，只覺一盆冷水澆到了底。

手一鬆，人也飄了下來。

他疾疾坐下，想道：「媽的，原來藥就放在旁邊，這又如何去偷呢？」

想着心中可是大大的爲了難了，其它三人都好說話，只是木蘇與哈古弦二人，當初他們是多麼懇切的苦口哀求自己，被自己一口拒絕，非但如此，自己更是說了絕話，曾謂至死也不會向他們要藥，此番自己又如何說呢？

他想了足足有一盞茶工夫，才跺了一下脚，心中思忖道：「爲了小鬼頭的命，說不得只好厚一次臉皮了！我就捨一次臉，看看他們如何？」想着，仗胆走到了五老門前，又等了一會，這才伸手在門上輕輕叩了三下。

室中立刻做出一聲冷冷的聲音道：「是誰？」

墨狐子方要報名，那扇門却開了一扇，走出一個瘦長的老人，正是寃家路窄，這老人正是木蘇，墨狐子秦狸不由怔了一下！

木蘇更是驚異地冷笑了一聲道：「啊！想不到啊！想不到！」

秦狸紅着臉道：「木兄，請外面來一下，貧道有幾句話……說……」

木蘇臉色冰寒道：「道兄有話，就此請說，在下此時可忙得很呢！」

他動了一下身子，諷刺道：「怎麼，道兄就如此直接進來了嗎？」

秦狸雖恨得牙癢癢，可是此時也只有忍着，聞言尷尬的笑道：「貧道嘵得各位在此煉丹，不敢驚擾，所以我就直接進來了！」

他氣憤憤的在心中想着：「你當初到我巫山來，又何嘗通稟過一聲？眞是豈有此理！」

木蘇冷笑了一聲道：「貴客臨門，怎可怠慢，道兄請坐，小弟囑咐一下立刻出來！」

他說着手向外面椅子上一指，墨狐子秦狸雖是氣炸了肺，也只好裝着微笑坐了下來。

木蘇遂回身入內，隱聞室內傳出陣陣笑聲，似乎是木蘇把老道來訪的消息，當衆宣佈了。

墨狐子秦狸，這時心情簡直是不可想像，他在椅子上發了一會愣！

有幾次都想站起來就走，可是一想到白如雲，他「走」的勇氣立刻喪失了。

又過了一會，門開處，木蘇和水夢寒二人相繼踱出！

水夢寒遠遠一抱拳道：「墨狐子大駕來此，未曾遠迎，請恕罪！」

秦狸苦笑着道：「二兄不要取笑了，貧道此來，實有事奉商，尚請二兄玉成才好！」

木蘇一摸頭，裝着大吃一驚的形狀道：「唉呀呀！大名鼎鼎的墨狐子，還會有什麼事來此求我們呢？嘻！」

水夢寒也嘻嘻一笑，說道：「這可不敢當……道長有話請說吧，我兄弟是洗耳恭聽！」

墨狐子忍不住冷笑了一聲道：「二位不必如此對我墨狐子，只問一句行不行吧？要是不行，我墨狐子撥頭就走，生死由命了！」

木蘇嘻嘻一笑道：「老道！你還沒說要求什麼呢，我兄弟又怎好答覆呢！」

秦狸紅着臉，咳了一聲道：「以前貧道確實過於孤傲，以至於……」

方道此，木蘇已哈哈笑道：「別提那一樁事了，沒有你墨狐子秦狸，我們藥如今還不是照煉麼？你有什麼事就直接說吧，不要拐彎抹角了！」

秦狸低着頭恨得直咬牙，聞言哼了一聲道：「好！如此貧道請討三支冷玉膏，不知二兄可肯賞臉麼？」

他這話一說出來，木蘇、水夢寒立刻對視了一眼，滿臉鄙夷之容。

水夢寒哈哈一笑道：「這眞是笑話了，你墨狐子天下第一怪傑，還會用得着這種東西？……哈……」

「不是我用。……」

說着又嘆了一聲道：「二兄請……」

實在是他一輩子，就沒向別人如此低頭過，因是羞辱得他全身戰抖不已。

木蘇早已把他恨之入骨，心存報復已久，此時那裏肯放過機會。

當時冷笑道：「道長你要多少？」

秦狸以爲有望，不由汗顏道：「三支足矣！感恩不盡。」

木蘇哈哈地一笑道：「如果閣下不健忘，可曾記得閣下說過就是病死，也不會向弟等求藥麼？」

他說着話，臉上帶出一副猙獰之色，墨狐子低着頭戰抖不已，半天才道：「你給不給？」

木蘇又是一陣狂笑道：「好大的口氣，一要就是三支，這才是用丹不知煉丹苦，我兄弟守爐數月，才得爲數不過十餘支，你居然一要就是三支，莫非是作夢！」

墨狐子到此時，實在忍不住了，當時噙淚默默道：「徒兒你認了命吧！老道是無法救你了！」

他想着不由仰起頭來，雙目中精光四射，哈哈一陣大笑道：「好！我墨狐子秦狸此番是自討無趣，打擾了！」

說着向二人長揖了一下，轉身就走，木蘇倏地哈哈地一笑，說道：「道兄，請返！」

秦狸絕望之下，聞聲不由又回，實在他內心惦念着白如雲太甚，爲了這個徒命，他已忍下畢生從未受過的奇恥大辱！

此時回過身來，但見他面色鐵青，木蘇含笑走上一步，說道：「道兄是眞的要麼？」

秦狸點點頭道：「墨狐子一生不打誑語，木兄何故多此一問？」

木蘇臉色一寒，遂點頭笑道：「好！好！待小弟回室取來！」

這時水夢寒在一湯見狀，不由大驚道：「老木！你要幹什麼？」

木蘇回笑道：「秦道長求藥，怎可不給？」

水夢寒立刻臉色一整，可是猛然想到，木蘇一往的個性，就是對於朋友，也從無這麼慷慨過，更不要說是墨狐子了。

所以想到這裏，只怔了一下，倒沒說什麼！

木蘇遂笑了笑轉身而去，墨狐子秦狸心中不由也是一怔，暗忖：「這老兒又鬧些什麼，我可不要中了他什麼計才是，」

想着雙手前搭着，以防萬一！

水夢寒這時却嘻嘻一笑道：「道長你的好徒弟，掌中一管鐵旗，威風實在比你當年猶過之呢！」

秦狸看了他一眼，僞笑了笑道：「承蒙謬讚！」

水夢寒以手拈着頷下長鬚，又微微一笑道：「小徒龍勻甫，多蒙貴高足旗下留情，得保殘生，我這做師父的，怎能不說一聲謝呢！」

秦狸見他越說神態越是不善，這時心中一動，暗暗忖道：「我也是太認眞了，我師徒二人，都已與他們結下了怨仇，我居然還妄想來此討藥，所救之人，又是他們惟恐不能掌斃的白如雲，這又如何可能呢！」

想着臉上頓時蒙上一層愁霧。

他左右看了看，正自不知如何是好之際，只見側門開處，那木蘇竟自含笑而出，他手中拿着三支白光瑩瑩的玉管，正是秦狸渴求的「冷玉膏」！

墨狐子不由雙目一亮，頓時心中一陣狂喜，由不住抱拳一拱，笑道：「秦某愧受！」

木蘇微微地一笑道：「小弟爲了道兄，甘願自己這一份不要，這份人情也要盡到！」

墨狐子秦狸倒想不出木蘇，竟自眞的如此大方了，想必是怕得罪了自己，反正既受了他的藥，自然談不上什麼仇恨了！

想着不由忍辱笑道：「贈藥之情，永銘五內！貧道有生之日，定當厚報。」

說着向前走了一步，木蘇也含笑着，把藥遞過，秦狸正伸手來接的當兒，木蘇却又把手收回去，墨狐子不由怔了一下。

他臉上帶着尷尬的笑容，收回了手，木蘇却一笑道：「道兄可知道這藥的用法麼？」

墨狐子不由微微一笑道：「哦……知道知道！」

木蘇哈哈一笑道：「道兄說來聽聽，這可魯莽不得呢！須知量多量少，都足可制人於死命呢！」

墨狐子秦狸心中一動，暗想這話也對，難得他居然如此關心。

當時嘻嘻笑了一聲道：「先以金葉菜泡食鹽水中，一晝一夜取出，敷於傷者前後心十處大穴！」

木蘇笑道：「那十處大穴呢？」

老道心說：你想考我，如何能考得住？當時笑道：「前爲『膻中』『中庭』『鳩尾』『巨闕』『分水』五處大穴！」

木蘇一拱手道：「高明！後面呢？」

秦狸一笑道：「後爲『靈台』『志堂』『左腎門』『右命門』再加『氣海』對麼？哈哈！」

木蘇心中一動忖道：「識此方者舉世無幾，想不到竟是考他不住，看來借此羞辱他是不可能了！」

當時連連拱手道：「高明之至！」

水夢寒也笑道：「了不起！了不起！道爺眞高士也！」

秦狸也不知道他二人是什麼意思，此時接下去道：「敷好之後，待三個時辰，金葉菜必呈焦狀，是時取下，以此膏細細抹之，藥色必成朱紅，這時患者必有嘔吐，可讓其盡吐瘀血塊！」

他頓了頓又道：「瘀血一盡，凉氣已去，是時可以此膏加敷『天、地二窗』，狀如前，可現病情輕重，至多三晝夜，傷者必全癒矣！」

他微微一笑又道：「如有錯處，尚請二兄有以教之！」

木蘇又道了一聲高明，才寒着臉道：「由此看來，閣下是用以走火入魔之患者了……但不知患者爲誰？」

秦狸心中一驚，暗道：「好精明的傢伙，我只報出用法，他就猜知是患何傷了，唉！我太大意了！」

可是對方既問，人家既肯贈藥，我若連實話都不說一句，也太對人不起了！

想着臉色微紅道：「木兄垂問，此人實是小徒！」

此言一出，二老全是一驚，互相對看了一眼，臉上驚異不止，各自哦了一聲！

秦狸見他們竟帶着笑容，心中雖不悅，可是受人贈藥之恩，自不便發作。

說完了這句話，只是看着二人，木蘇嘻嘻一笑，遂點頭道：「原來是白少俠，可嘆！可嘆！」

秦狸低嘆了一聲道：「這孩子自煉『兩相』以至如此！」

此言一出，二老全是一驚，因爲，「兩相神功」，連他們三百老人，都從來不敢妄圖習煉，而白如雲居然有此決心！

更令他們吃驚的是——居然到了如此地步，因爲「走火入魔」都是在成功之前的霎那，由於不愼才會產生的現象！

而白如雲居然到了這地步，怎不令二老大吃一驚，萬一這種「兩相」白如雲煉成了，只怕三百老人，也非其敵了！

二老這麼一想，怎不暗暗驚心呢！

所幸木蘇早有城府在心，心中雖驚，倒不十分現在面上，此時聞言，只點了點頭道：「如此你快拿去吧！」

說着把玉管又遞了過來，墨狐子秦狸早已不耐，見遞過，口中說了聲：「多謝！多謝！」

方要接過，不想那木蘇又收了回去，却淡淡一笑道：「道兄眞想要麼？」

秦狸臉一紅道：「自然是眞的！」

木蘇呵呵一笑，却把三支玉管揣入懷中，看了一邊的拜弟水夢寒一眼，笑道：「你眞想要，我還是眞不給你。」

秦狸立刻髮指，大吼一聲：「木蘇你辱人太甚，道爺今天要叫你嘗厲害了！」

木蘇這時身形一幌！已竄出數尺，哈哈一笑道：「你眞是作夢呢！別說是你那寶貝徒弟入了魔，就是你家祖宗入了魔，你想要一點，給我木蘇磕上三百個響頭，我也不給你。」

他狂笑之聲，震屋欲塌，目視着秦狸那種眦目欲裂的神情，絲毫不在乎的又道：「虧你還有臉來此，這藥我就是燒了，也不會給你啊！哈！好不知趣的道人！」

方言到此，秦狸已大吼了一聲：「木老兒納命來吧！」

他身形往上一邁，已猛然撲到了木蘇身前，長臂一抖用「分雲爪」的功夫，猛然朝着木蘇兩肋抓去！

他這一招眞是厲害到了極點！

可是這一式方遞出，突聞得身後水夢寒冷笑道：「那來的野老道來此撒野，你給我出去吧！」

墨狐子秦狸就覺得身後「志堂」穴上，一股冷風襲來，心知這老兒不是易與之輩。

當時只好一下腰，用「平湖過槳」的身法，倏地把身子低邁了過去。

就勢一騰身，已由窗中飄了出去，身形一落地，大吼一聲道：「兩個老兒出來，今夜老道要見見你們！」

話尚未完，木蘇和水夢寒，已雙雙飄了下來，二老身子幾乎是同時落下，明夜之下，飄飄欲仙！

木蘇微微冷笑道：「秦狸，你不要怪我作事陰損，你只要想一想，那日我苦苦哀求你時的神情，又和你今日的感慨，有什麼分別呢！」

他微微一笑又道：「我要是你，撥頭就走，還有什麼臉在此取鬧，你眞是太不自量了！」

黑狐子一張臉，爲他說得青一陣紅一陣，所幸是月夜之下看不眞切，否則眞是無地自容了。

木蘇冷笑了一聲，又道：「今日你要拚命，我木蘇倒也願意奉陪，只是恐怕四老不依。老道你是聰明人，你自信你能以一敵四麼？哈！好胡塗。」

水夢寒這時長身，已坐在一截枯樹枝上，聞其拜兄言後，嘻嘻一笑道：「如果你願意，我們也可奉陪！」

墨狐子秦狸這時只覺得三尸暴跳，七竅生烟，那裏還顧得很多，悶吼了一聲：「我看你那裏跳？」

他向前一墊步，竟用「前後虎掌」的功夫，連環擊出了兩掌，直向木蘇前胸兩處大穴上擊去，木蘇見老道這一拚命，心中也自吃驚！

當時身子向後一仰，用鉄叛橋的功夫，向後就倒，墨狐子秦狸倏地一收二腕，身形猝然一矮，雙手「野馬分鬃」，照着木蘇兩肋就插！

要論功夫，二人原本就差不了多少，只是一人拚命，萬夫難當，墨狐子這一情急拚命，無形中加了十成威力，木蘇自然相形見拙了！

墨狐子秦狸所煉內功，名謂「三煞」，這種功夫，就連三百老人也無一能敵！

此時秦狸這一招，竟自把「三煞」的內勁，提貫雙掌，向外一逼，木蘇直覺透體如焚。

他猛然由地面上「鯉魚打挺」反竄而起，同時衣袖大揮，用「鉄排風」的袖力向外一掄，劃起了「哧！」的一道尖風！

二老這一動開手，簡直是異於俗流，只見滿院人影幌動，時上又下。

往往二人只虛點一招，即速分開，看來直如孩提遊戲一般，實不知這才是奮力的拚殺！

二人身形似流星奔月，呼呼的掌風之聲，掃起了滿天枝葉！

這一場龍爭虎鬥，眞是看得人好不驚心動魄，水夢寒自始至終，都坐在那截枯樹枝上，目視着二人這種厮鬥，面上頻頻作色！

按規矩，他們三百老人，行事只出一人，另二人決不插手其間！

可是他此時目視着這場惡鬥，竟有好幾次忍不住要騰身而下。

可是却每一次，木蘇亦能化險爲夷，這場厮殺，可眞是近百年以來，武林中少有的情況，怎不令人看得心胆俱寒！

老道此時可謂之是集「失望」、「憂傷」、「悲傷」、「仇惡」、「驚恐」於一身，動上手眞恨不能將對方一掌斃之於掌下！

偏偏木蘇這位百齡老人，一身武功已入化境，又豈能令墨狐子秦狸如此得手？

兩位怪傑一湊上手，霎時就是百招以上，仍然看不出何方有敗的現象！

這時丹室中三老，久候二人出去竟不返來，不由相繼外出，俱都在涼台上排開觀戰，見此情形，亦都連聲驚嘆不已！

這時木蘇用「蚱蜢振翅」，用雲袖掃秦狸後胯，秦狸向前一搶步，却以「雙貫掌」直打木蘇左心！

招式一打出，各人倏地又收了回來！

因爲高手對招，並不一定非要容招式打出去，往往只要一比劃，就知對方是否可招架，所以不等打出，就可另換別一招了。

可是如果一見對方不行，這種虛招也馬上就可化虛爲實，一樣有極大威力，端的不可輕視！

二老此時，全是情急如火，老道是不用說了，木蘇却也因爲圍觀多人，自己不能取勝，臉面無光，再者煉丹時間已到，多耗一時，等一會要多耗一分內元，其他四老亦如此想。

所以如此，木蘇更是心急如火，偏偏老道功力深厚，有幾次都險些傷在他的掌下，如此一來，木蘇怎敢不提高警覺小心應戰？

一旁觀戰的四人，全是心急如火，偏偏二人打了個沒完！

那位無名老人來此已是不易，再要讓他多耗精力，自是不願！

這時只聽他哈哈一笑道：「二位仁兄要打，等三月之後這爐藥煉成再打如何？此時却是不可！」

不想他這些話，却等於白說，二人正打得難分難解，他不由白眉一剪，哼了一聲。

這時木蘇却是騰身而起，以「飛鷹搏兔」的手法上擊墨狐子頂門「百匯穴」。

墨狐子却是下矮着身子，以「撥雲見日」的手法猛貫木蘇小腹！

二人這一招，可都是厲害到了極點，旁觀之人看到此，都不由吃了一驚！

那無名老人，却在這時一聲長嘯，只見他那灰白的人影一閃，已經到了二人之間。

這位少跡武林的怪客，猛的施了一手「炸手」，雙手一合再向外一分，二老無防之下，如不迴讓，當場就得受傷！

俱不由各自叱了一聲，一上一下倏地分開了數尺！

墨狐子暴怒之下，一打量來人，不由怒哼道：「原來是無名老兄，貧道行走武林數十年，最忌別人干涉我的事……你還是閃開了！」

無名老人嘿嘿一笑道：「牛鼻子！此時可不是你們打架的時候，要打，等丹煉好了，你們都死了，我也不管！」

這時木蘇却爲水夢寒勸在一旁，只有星潭和哈古弦，二人旁觀在側一言不發！

星潭很少這麼冷靜過，這位老婆婆一生是嫉惡如仇，尤其是不講理出了名，你道今日如何眼見拜兄和人厮殺，她却如此冷靜，而無動於衷呢？

實在她未能忘懷和老道少年的那一段情意，她只是默默的在一旁看着！

琴魔哈古弦更是兩面爲難，三百老人對他不惡，而老道和他比隣十年，雖然一度鬧得不快，可是那只是一時意氣使然，談不到仇恨什麼。

在如此情形之下，他也只好誰也不幫了！

這時無名老人這一出面，二人都不由一驚，老道聽了無名老人這番話後，哈哈一笑道：「這其中沒你的事，我和木蘇之間是死約會，我們是不死不散！」

他說着向前一縱身子，已撲到了木蘇身前，大喝道：「木老大看掌！」

向前一遞掌，以「海底針」猛打，木蘇狂笑一聲道：「道人你要拚命麼？」

他向後一仰身，却用「鉄掃帚」的功夫，掃出一條右腿，直向老道雙腿掃去！

也正在這時，那無名老人一聲長笑道：「牛鼻子不識抬舉，看掌！」

這位不知名姓的前輩老人，在疾怒之下，向前一竄疾伸瘦爪，用「白骨鬼爪」的功夫，直向墨狐子後心猛抓了過去！

可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無名老人爪力施出，老道事實上已成了兩面受敵之局！

可是，就在這時，又是一聲尖嘯，無名老人與墨狐子秦狸之間，霍地飛墜下一人。

這人以一雙鬼爪，猛地向無名老人雙臂上搭了下去，同時一聲尖叱道：「不可如此！」

無名老人不由疾往回一撤掌，各人也都於驚怔之間，全部住手。

再看時，那落下之人，竟是星潭。

無名老人一生從未被人如此掃過面子，此時不由臉色一寒道：「星老這是怎麼說的？」

木蘇和水夢寒也全是一驚，他們想不到，這位老妹子，居然帮起人家來了！

此時見狀，俱是一怔，水夢寒抖聲道：「三妹，你瘋了嗎？」

木蘇也直翻着眼皮，墨狐子秦狸却是默默站在一邊，他不敢看星潭的臉！

星潭這時嘿嘿喋喋一陣怪笑道：「你們不給藥給老道，可以，也應該！這是老道應得的報應，誰叫他當初那麼驕傲，那麼不受抬舉呢！」

說着話，那雙如電也似的目光，向墨狐子臉上掃了一眼，臉上冷陰陰的！

老道眞不敢看她一眼，只是低着頭。

星潭又冷笑了一聲道：「可是你們若因此要他的命，我可是不依！大哥一人對付他，誰死誰活都認命，可是無名老兒橫插手，却是令人看不慣，尤其有失身份，我老婆子是第一個看不順眼！」

水夢寒不由一驚，他知道無名老人可不是好惹的，自己這時正是用人之際，和人家說好的還來不及呢！怎可得罪！

這時聞言只急得又跺脚又嘆氣，無名老人這時聞言臉色通紅，哈哈大笑道：「星老說得極是，如此老夫不才，倒要向星老討教了！」

這老人說話之時，目光之中，射出銳利的精光，令人不敢逼視。

他向前走了一步，方一抱奉，只聽見又是一聲大笑，呵呵道：「好傢伙，這叫羣英會，眞熱鬧！」

衆人看時，却見是一邊的哈古弦，他笑嘻嘻的走下了台階，一面叫道：「算了吧！大家都是自己人，何必呢？」

說着他向墨狐子一抱奉道：「得了！你這罪魁禍首請吧！你還眞要拚命呀？算了，一切都看在哈老頭份上吧．（

秦狸冷笑道：「木蘇欺人太甚，貧道要他還個公道。」

星潭往他臉上看了一眼，却是欲言又止，木蘇最怕這位老妹子，此時見秦狸向自己挑戰，她都沒說話，可見自己說話也無妨了。

當時冷笑道：「誰還怕你不成？來！我們這邊來！」

說着正要閃身而出，却又聞得星潭一聲怪叫道：「住口！」

木蘇一怔，心說：「今天是怎麼了，

這位老妹子當眞是想着她的老情人呢！」

想着不由停住了步，面色頗爲不悅，星潭嘿嘿一笑道：「我也知道，我們這三百老人是面和心不和，今天有無名老人和哈老琴二位在場，我不妨把話說淸了，大哥你要是堅持與他爲敵……」

說到「他」時，用手指了老道一下，又接道：「從今起，三百老人就成了二百老人，除了我這一號好了。」

此言一出，全場震驚，他萬萬想不到，星潭會如此對自己，一時不禁呆了。

木蘇又氣又驚，抖聲道：「三妹……妳太任性了。」

水夢寒也道：「妳這是何苦呢？」

無名老人直翻大眼，看看這瀉，又看看那瀉，哈古弦却是怪笑連聲。

星潭冷笑道：「這一切，全看你大哥了。」

木蘇正自舉棋不定，却不料墨狐子一聲長嘆，走了出來，他四下一拜道：「各位不要爲貧道一人失和，今夜打擾，實在內愧。」

他向星潭看了一眼，苦笑道：「星姥雲情，老道永銘五內，至死不忘也，只是三百老人，武林佳話，萬萬不可爲貧道拆散，尚請星姥三思，貧道有急務在身，五內如焚，就此告辭了。」

他說着，霍地一揮大袖，却以「潛龍昇天」的輕功絕技，拔起有五六丈高下，只一閃，已消失於樓閣之後，眼前如許高人，竟無一人看清了，他是怎麼走的？都不禁心中折服不已。

星潭一見此情，不由怔了一下，遂高叫道：「道長請返！」

她猛的騰身欲追，却聞得哈古弦大笑道：「哈！星老婆子還眞多情呢！」

星潭上了房，見已失了秦狸踪影，再聽見哈古弦的話，不由醜臉一紅，一回身又飄下了地，狠狠的瞪了哈古弦一眼，一言不發，扭身進入了樓中。

墨狐子秦狸疾怒之下，又羞又恨，施展了一身功夫，直向莊外飛撲而出，身形之巧快，直如星飛電掣，只幾個起落，已出去了百十丈以外。

他回身看了看，並不見一人追來，這才稍微安了些心。他痴痴的站立當場，心中忖道：「想不到星潭會對我如此？……唉……」

一個人一生咤叱風雲，對於任何强而有力的局面，他都不在乎，可是突然，他被人憐憫和可憐，這會令他很羞辱而感到不習慣的。

墨狐子這一刹那，就頗有這種感慨，雖然星潭對他是出自眞情，可是老道仍有「不食嗟來之食」的骨氣，他望着沉沉的黑夜，不由長嘆了一口氣道：「小鬼頭……可憐的徒弟。」

他忽然覺得鼻子有些酸，原來不知何時，竟流下了兩行淚來！

懷着滿腔熱忱而來，如今落得失望而返，這還不說，主要的「冷玉膏」未到手，白如雲命已無救，這致命的打擊，怎不令墨狐子一時悲心欲裂？

他想再回去偷，可是他又苦笑着搖了搖頭，因爲那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星潭的出現，更令他大大的感到不適，他想那一種感情，已經過去了，如今可以說完全失去了建立的價值，能够避免還是避免的好。

他又想到了木蘇說的一切，不由重重往地上跺了一脚，喝道：「我至死也是不能回去求他……何况那也是沒有用的。」

想到了這一切，他只好失望的又嘆了一口氣，正要騰身而出的當兒，忽然身後一陣疾喘之聲，墨狐子回頭一看，却見一黑影如飛而來，喘息十分急促，刹時已撲過來了，老道不由吃了一驚，身形一躲，低叱了聲：「誰？」

這人突地往前一縱，又來至墨狐子跟前，她喘聲道：「老道，是我……」

秦狸一怔道：「小敏！妳怎麼……」

看來這人正是哈小敏，她自從被星潭擄來之後，已經過了八九個月了。

哈小敏左顧右看了一番，才輕聲道：「老道！你來幹什麼？小雲哥呢？」

到了這時她仍未能把小雲哥忘懷，每天都盼着他來，可是白如雲却音信杳杳。

墨狐子一聽他問到了白如雲，不由擧了一下袖子，在眼角上抹了一下。

哈小敏立刻警覺到，她吃驚的道：「小雲哥怎麼了？怎麼了……」

老道放下了袖子，仔細的注視着哈小敏，不由長嘆了一聲，暗忖：「我又何必令她傷心，以我都沒有辦法，莫非她還會有什麼辦法，如果告訴了她，頂多她還是去問她父親要，可是，哈古弦生平小器成性，就是要了他的命，也別想他會送藥，更別說是送給白如雲了，反而令他恥笑一番……！」

想到了這些，老道苦笑笑道：「沒有什麼……他很好！」

小敏怔了一下，皺眉道：「那他爲什麼不來看我？……爲什麼？」

她那雙大眼睛裏，噙滿了淚水，在聽聞白如雲並無意外之後，不禁湧起無限傷心。

她緊緊的抓着小拳頭，抖聲道：「老道，他爲什麼不來看我，莫非他眞的不喜歡我，他好狠的心！」

老道不由也怔了一下，他此時心亂如麻，那裏有工夫，再聽哈小敏訴苦。

當時嘆了一聲，急道：「唉！么女兒！妳不懂，妳還小！」

哈小敏不由冷笑了一聲，激動的道：「我爲什麼不懂？我什麼都懂！」

她大聲叫道：「我不小了，我今年已快十九了，我也不過比那位青萍小幾個月，爲什麼她不小，我就該小？」

老道一時也不知道怎麼答覆這個問題，而且哈小敏的脾氣，令他突然。

他驚得退後了一步，可是哈小敏氣仍未盡，她流着淚大聲叫道：「你們師徒都是一個論調，動不動就是我還小，哼！哼，你們眞好心啊！」

老道摸着頭道：「什麼好心？」

哈小敏這時傷心已極，她往地上跺了一脚，道：「用不着裝……我都知道！」

她冷笑了一下，用手擦了一下眼睛，傷心化爲憤怒的道：「我本來以爲你是最喜歡和同情我的，今天一着，我算涼了心了。」

秦狸嘆了一聲，正要說話，哈小敏一

搖手，嬌嗔道：「不要說了，算了！」

除了白如雲以外，還眞沒有第二個人，敢對老道發脾氣？這眞是奇聞，一時連老道也怔住了。

哈小敏上前一步，流着淚冷笑道：「你們的好計啊！哼！哼！」

墨狐子本已悲心欲死了，再加上這位小妞胡里胡塗的發脾氣，簡直弄得六神無主。

他翻了一下眼皮道：「什麼好計？」

哈小敏又冷笑了一聲道：「什麼好計？哼哼！你以爲全天下，就是你們聰明，別人都是傻瓜？」

老道濃眉一皺，哼道：「妳怎麼了？……發甚麼脾氣？」

哈小敏笑了笑，道：「發甚麼脾氣？我那敢發脾氣，不過，我要告訴你，你把話轉告白如雲一聲！」

老道怔道：「轉告些什麼？」

哈小敏失去了笑容，語音帶悲道：「你們眞是太聰明了，你們以爲這麼做，就可把我甩開了是不是？」

她傷心的落下了兩行淚，咬着嘴唇發了一會恨，才又道：「你們以爲把我往姓龍的懷裏一推就沒事了，哈！」

她還笑了一聲，老道簡直莫明其妙，哈小敏笑了一聲又道：「小雲哥哥眞是太聰明了，其實他用不着如此，我……我……我……」

她低下了頭，遂又慢慢抬起，淚光晶晶的視綫，向墨狐子盯着道：「既然他這麼討厭我，我也不預備再纏他了！」

她臉紅了一下，才發現這話說得太坦白了，可是話已出口，她頓了頓道：「我也知道，愛是不能免强的，一個人不愛一個人，是沒有辦法的。」

她不禁又抽搐了起來，老道雖是失望痛心之餘，見她如此，不得不安慰一下。

當時走上了一步，輕輕摟着小敏的肩膀，苦笑道：「么女兒妳別難受，妳完全寃屈了小鬼頭，他怎是那種人呢？」

哈小敏不由一翻身扒在了老道懷裏，失聲痛哭了起來。

實在她太傷心了，老道皺着眉，也沒有勸她，他知道這姑娘這幾個月，心情是不會愉快的，乾脆就叫她哭個够，想着只是長嘆了一聲。

哈小敏哭了好一陣子，才由老道胸前慢慢抬起了頭，抽搐道：「算了！算了……我還哭什麼呢？我心已經涼透了，像一口古井！」

要是平日，墨狐子聽到了這句話，一定會大笑了起來，可是今天他却笑不起來了。

他皺眉道：「怎麼會像古井？」

哈小敏臉一紅，睨了一眼道：「老道，你別逗我，人家是眞難受，不是說着玩的，唉！」

說着她又長嘆了一聲，才期艾的道：「我的個性你老人家是知道的，別看我平日嘻嘻哈哈的，其實我是眞有心！」

老道啊了一聲，哈小敏又接下道：「我剛才已經說了，愛是不能免强的，我……我一輩子也不會去愛第二個人，因此，你們放心，我決不會和姓龍的結婚，你轉告小雲哥，叫他死了這條心吧，我是不要人可憐的！」

她說得很急，如炒蹦豆也似的又接下去道：「還是那句話，我也不纏他了，叫他好好安心的去追伍青萍去吧，再說一句，他們兩個倒蠻配的，而且伍青萍也很愛他，一定能成功。」

她咬了一下嘴皮，頓了頓又道：「言盡於此，我走了！」

說着一轉身縱出了四五丈以外，正要飛馳，老道不由大叫了聲，「么女兒！」

哈小敏回過頭來，皺了一下眉道：「以後不要叫我么女兒了好不好，生是給你硬給叫小了！」

老道心亂已極，茫然點頭道：「好……好！」

哈小敏這一會，倒似滿鎭定的，她又翻了一下眸子道：「什麼事呀，我還有事呢！」

老道嘆了聲道：「我心裏有事急得很，來不及和妳詳談，可是妳一定要相信，小鬼頭決不是妳說的那種人，其實他對妳……唉，現在也別談了，反正都晚了。」

哈小敏那知老道所謂「都晚了」是指白如雲命已不保，還只當是說和自己的一切都已晚了，可見他已和伍青萍成了定局了。

當時怔了一下，更加傷心不已，由是也更加强了心念，此時冷笑了一聲道：「本來是晚了嘛，那你還叫我幹什麼？」

老道張着嘴怔了一下，才道：「我是問妳準備怎麼樣？」

哈小敏差一點流下了淚水來，可是她仍然裝出一副笑容道：「我？我請你放心好了，爸爸會照顧我的，我一個人也很快樂。」

老道點了點頭，低聲道：「乖孩子，好好……一個人不要傷心，要知道傷心對身體不好的。」

小敏哼了一聲，心說：「這還要你說嗎？」

當時苦笑着點了點頭道：「好了，我走了。」

老道又急得「喂」了一聲，小敏又轉過身來道：「還有事？」

老道頹唐的搖了搖頭，又揮了揮手道：「算了，妳走吧，永遠不要找我們，妳會忘了他的。」

老道這幾句話，本是心痛愛徒，又惜佳人，語重心長的話：可是哈小敏聽來却更是冷到了家，她茫然澀點頭道：「你放心！我不會去找他了！」

說着，氣得轉過身三竄兩跳就沒影了，老道悵惘了一陣子，心中是說不出的味道！他嘆息了一聲，遂轉身而去，又撲奔了一陣子，才算出了三百老人的莊子。

墨狐子這一刹那，眞像是喪失了靈魂一般，足下是有一步沒一步，直向山下蕩去，差不多走了一個時辰，才算到了山根下。

他行到了市街，心中暗想道：「我怎可這麼就回去呢？我那可憐徒兒的命，不都在我手中麼？」

他想到了這裏，心中不由猶豫了起來，方才是在氣怒之間一怒下山；可是此時一冷靜了，才發現到「意氣用事」有損無益。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浣花洗劍錄

古龍・原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寶玉與小公主到達茶林，場主東方玉環設宴招待，席間，寶玉請求場主給解藥救小公主，但回頭一看，却不見小公主的踪影，不禁大驚失色。場主好言勸慰，寶玉的情緒漸趨平復。隨後，數十女優來至筵前，圍着寶玉載歌載舞。但寶玉談笑自若，不爲聲色所動。場主退而復至，於狂歡嬉戲中，寶玉暗中連連出指，點了場主與衆女的暈穴，然後即搜索小公主的踪跡，當其搜至一處密室時，赫然發現一瓶花，其插花手法宛若似曾相識……

舌戰火魔神　羣豪赴泰山

寶玉一句話未說完，整個地面突然裂開，他的身子立刻不由自主，凌空落了下去，一沉至底。

若是換了平日，地面只要稍有些微異樣的變化，寶玉立時便可警覺，立時便可閃開那塊地面。

但寶玉此刻見了這瓶鮮花，念及插花人，正是心神激動，瞧得癡了，竟絲毫未曾覺察出地面的變化。

想來這些神秘的惡魔們，必定早已算準了寶玉瞧見這瓶花時，心神必有變化，這瓶花根本就是要令寶玉入伏的詭計。

但這瓶花究竟是不是小公主插的？

這瓶花若是她插的，究竟是出於自願，抑或是被人强迫？

她若是自願插的，她插這花時，是否知道這是要陷害寶玉的詭計？

她若非自願，而乃被迫，她插花時又怎會有如此寧靜的心境？

再說，她又怎麼插得出如此完美，如此無懈可擊的瓶花？

× × ×

若是換了平日，寶玉身子縱然跌下，但一經發覺，警戒心波，立刻送達四肢肌肉，立起反應。

一種自千錘百鍊中得來的本能，使得他每一根肌肉在刹那中便能活動起來——他甚至根本無需任何動作。

也無需任何憑藉，身子便能反彈而起，脫出陷阱。

但此刻，這陷阱中竟有一種絕大吸引之力，將寶玉吸住。

寶玉竟無法抗拒的被吸了下去。

就在這時，寶玉耳中聽到了水聲。

就在他耳中聽得水聲之時，他身子已沉落至底——他身子自沉落至底，那流水聲立時消失，那奇異的吸引之力，竟也跟着消失了，頂上裂隙已合閉，四下立時一片靜寂，靜寂得彷彿墳墓似的。

這墳墓之底，還有着將近三尺深的積水。

寶玉下半身完全浸在水中。

他深深吸了口氣，立刻猜出了這陷阱中之奇異吸力的秘密。

這陷阱中本來必定積水更多。

陷阱之底，必定有個洞穴，積水已自這洞穴中洩了出去。

而水流下洩時，必定有種强大的吸力，但到了寶玉身子落地時，暗中必定有人將洞穴封閉，否則寶玉必將被那水勢冲走——由此可知，暗中的仇敵並無要取得寶玉性命之意——他留下寶玉的性命，必定還有着更深、更惡毒的圖謀！但，他們圖謀的究竟是什麼？

寶玉再次深深吸了口氣，檢視四壁，四壁俱是精鋼所鑄，絕非人力所能摧毁，而頂端距離水面，至少也有二十丈。

這時只聽一陣幽秘的語聲自頂上傳了下來，陰森森笑道：「方寶玉，你是非凡人，但終於也得中我這不凡之計。」

寶玉木立水中，緩緩道：「你究竟是誰？究竟要我怎樣？爲何不當面向我言明？你……你可否讓我見你一面？」

那語聲又陰森森笑道：「你要見我，那也容易，但……」

他故意頓住語聲，那知寶玉靜靜的站在水中，竟似仍不焦急，竟仍不追問，那語聲只得自己接了下去，道：「但你此刻已是本宮階下之囚，要見本宮那有如此容易，除非你還有本領自己脫出陷阱，否則便要請你等上數日。」

他獰笑數聲，又道：「你縱有天大的本事，但數日飢渴，也要將你折磨得精疲力盡，不成人形，那時本宮再將你提上來，那時本宮自當將一切事對你言明，那時本宮無論要你做什麼，你都得乖乖的俯首聽命了。」

得意的獰笑聲越來越響，陷阱中却仍無反應。

那語聲道：「本宮的話，你可會聽見了麼，你……」

他突然發覺陷阱中又有流水之聲響起，語聲立頓，一道强烈的燈光跟着亮起，向陷阱中筆直照了下去。

陷阱之中，水勢又復下洩，木立在水中的方寶玉，竟已踪影不見……方寶玉竟又設法弄開了那阱底的地洞，任憑水勢將他冲走了，他雖不知道這水流要將他冲到何處？但他爲了換得自由，竟不惜以自己生命爲賭注，作孤注之一擲，這除了要有超人的勇氣之外，還得對自己的力量有多麼大的信心。

到了這時，陷阱外那惡魔心中雖然驚怒，却也不禁生出些讚佩之意，低低咀咒一聲，喃喃道：「好傢伙！果然了得，我等若要這樣的人完全屈服，俯首聽命，只怕比你我想像的還要困難得多，不如索性取了他性命也罷。」

另一個嬌美的語聲冷冷接道：「這樣的人，我怎捨得讓他一死了之，我若要他死，又何必等到此刻……」

她輕輕一笑，接道：「我還要叫他活下去，他縱是鐵打的身子，我也能將他化作繞指之柔，知道麼！」

銀鈴般的笑聲中，帶着一種懾人魂魄的魔力！

× × ×

方寶玉身子蜷曲，曲成一團，任憑那激流將他冲走，强勁的水流冲激在身上，當眞有如身受酷刑一般。

但他肉體所受的痛苦雖大，一顆心却是堅如金石。

他深信這激流絕對無法奪去他的性命。

他不能讓任何人、任何事奪去他的生命。

幸好這條水道已被水流冲激得極爲光滑，他仗着他那無比的信心，終於渡過了這一段幾乎非人所能忍受的艱辛與痛苦。

只聽「嘩」的一聲輕響，水流的冲激之力已消失，他身子雖然仍在水中，但已是置身在平靜的流水了。

他早已算定激流必定流入水池，此刻更深信自己算的不錯，當下放鬆四肢，任憑身子浮了上去。

頭一露出水面，他立刻深深吸了口氣，轉目四望。

只見四面青竹修篁，花紅葉綠，林木掩映間，點綴着數疊苔石假山，三五亭台樓閣，正是個精巧的庭園。

園中靜悄悄無人，池塘便在庭園中央。

方寶玉悄悄移動四肢，划到池邊，流水的輕撫，使得他痛苦漸消，體力漸復，他一躍而上，掠向假山。

伏在假山後，自木葉修竹間望出去，四面的梧桐樹下，有數間精舍，綠板朱欄，濃蔭滿窗。

這時，有一陣陣輕言笑語，自窗中傳出，再加上四面的柔風竹韻，花香鳥語，寶玉方脫離墳墓地獄，此刻又到了人間天上。

方寶玉微一猶疑，縱身掠到精舍前，竟突然推門而入，他明知自己行藏終必會被人發現，又何苦不堂堂皇皇地走進去？

這精室中四壁都懸着菱花銅鏡，正有七、八個少女，在銅鏡前梳着頭髮，整着衣衫，正似乎是方才曾被寶玉以「捏穴」秘技制住的茶山少女，他們見到寶玉水淋淋地闖了進來，輕呼一聲，竟四下奔散，彷彿一羣被驚散的鴿子似的，晃眼間，便奔入角落裏的簾帷後，走得瞧不見了。

只有左邊一面最大的銅鏡前，還端坐個輕衫勝雪，烏髮如雲的少女，却動也未動，一個華服少婦手持簪花木梳，正爲她梳着那烏雲般的柔髮，黃金色的銅鏡，映着她白玉的容顏。

她，不是小公主是誰？

銅鏡只照及華服少婦的胸膛，而未映出她的面龐，她梳着小公主的頭髮，既未回頭，手也是那麼鎮定。但梳了三下，她手中的簪花木梳突然跌在地上，她想俯身去拾，但身子方曲，突也鴿子般掠入簾帷後。

銅鏡照出她婀娜的身形，照着她半邊面頰，她身形與面頰，看來都是那麼熟悉——她是誰？

× × ×

方寶玉木立在門前，久久未再動彈。

小公主緩緩轉回身，靜靜地瞧着他，瞧了半晌，美麗而鎮定的面容上，突起了一陣驚奇的變化。

這變化正如投石入水，水生漣漪，漣漪漸大……

小公主顫聲道：「你……你……你……你是寶兒？」

方寶玉回答道：「不錯，妳可是不認得我了？」

小公主道：「六年多了……沒有見着你……你……變了……也長大了……我……我竟險些……險些認不出你。」

她語聲劇烈的顫抖着，站起身，身子也劇烈地顫抖着，那如雲的柔髮，也因這顫抖而起了重重波浪。

寶玉訝然問道：「妳已有六年多未曾見過我了？」

小公主道：「正是六年多了。」

寶玉道：「昨夜妳未曾見過我？」

小公主垂首而笑，笑容淒然，輕輕道：「昨夜我也見過你……」

寶玉目光一亮，但小公主已接着道：「但昨夜我只是在夢中見過你，我……我幾乎夜夜都在夢中見到你……」

突然奔到寶玉身前，嬌喘微微，胸膛起伏，似乎情難自禁，終於伸手勾住了他的脖子，輕輕啜泣起來。

方寶玉目光中光采又黯，長長嘆息一聲，小公主勾住了他的脖子，他却始終石像般木立

未動。

小公主道：「你怎會到這裏來的？你怎不說話？」

寶玉抬起手，想去撫摸她頭髮，但指尖方自觸及她頭髮，手掌又沉重地垂落下去，輕嘆道：「妳要我說什麼？」

小公主道：「說說你近年來的遭遇，說說你……你可曾想我？」

寶玉道：「我很好，我時常想着妳，昨夜我也曾在夢中見到過妳，我……我……」

語聲突然嘶啞．再也說不下去．

突然，室外有腳步聲響．

小公主顫抖道：「不好，有人來了，這裏非安全之地！」

她拉着寶玉匆匆奔向簾帷，一面焦急地說道：「快……快……快隨我來，我不讓你受他們傷害……」

寶玉木然跟着她．入了簾帷，再過簾帷，穿過兩間房子，小公主方自駐足，回過身，緊緊關起了房門。

這間屋子的精緻與華美，更非言語所能形容，牆角中一張散發着淡淡香氣的繡榻，更是世上所有男子的夢想之地．

粉紅的床幔，粉紅的衾枕，粉紅的……幾乎所有一切，俱是粉紅顏色，粉紅得令人心動神馳。

寶玉轉目四望，似又呆住。

小公主臉已有些紅了，耳語般低聲道：「這是我……我住的地方……」

她也做夢似的呆了半晌，方自輕輕移動身子，自案上玉壺中倒了杯茶，送到寶玉面前，她那如花嬌靨上，紅暈尚未褪去，甚至連那雙纖纖玉手．都有粉紅顏色．

寶玉目光凝注着茶杯，動也未動——他雙目中有種異樣的光芒，亦不知是悲哀？是怨恨？還是感激？

小公主道：「喝呀？你爲什麼不喝？你可是嫌……嫌我的杯子髒麼？」

方寶玉緩緩伸出手，接過杯子，俯首凝注着小公主。

小公主也靜靜瞧着他，那幽怨的眼波，似在說：「我將你帶入我的閨房，用我的杯子倒茶給你，你還不知感激？我若不喜歡你，怎會這樣對你？你還要我怎樣？」寶玉一口將那杯茶喝了下去。

小公主緊緊抱着寶玉，良久良久，雙臂漸漸鬆開，腳步漸漸後退，一步，兩步，三步……四步……

兩人的身子，終於分開了，但小公主的眼波，仍然深深凝注着寶玉，眼波中彷彿含蘊着敘不盡的情意。

寶玉也瞧着她——目光却似乎有些迷茫。

他腳步也漸漸後退，一步，二步，三步……四步……

他竟坐倒在床上。

小公主眨了眨眼睛，道：「你累了麼？可是想歇歇？」

寶玉嘴角泛起一絲笑容，這笑容有些傷感，有些痛苦，有些淒涼，甚至還帶着些諷刺——對人性的諷刺。

他緩緩笑道：「不錯，我是要歇歇了，但却非因爲太累，而是爲了……爲了……」

他緩緩頓住語聲，目光凝注着那喝空了的茶杯。

小公主道：「你說的，教人眞難懂。」

寶玉道：「妳眞的不懂？」

他又笑了，笑容更淒涼，神色更疲倦，目光更迷茫，他掙扎着挺起胸膛，黯然接道：「這茶中有迷藥，妳當我不知道麼？」

小公主似是有些驚詫，又有些氣惱，大聲道：「茶中有藥？……你既知茶中有藥，爲何又要喝下去？」

寶玉道：「我縱然明知妳說的話是假的，我也相信，我縱然明知妳騙我，我也不怨你，這杯茶既是妳要我喝的，茶中縱然有穿腸蝕骨的毒藥，我也得喝下去。」

這些話聽來雖然有些俗氣，但只要是自人心中說出來的，最俗氣的話，也如同金玉。但小公主却道：「你嚕囌些什麼，我更不懂？」

寶玉道：「妳懂的，妳早就懂了……方才替妳梳頭的是誰，我也早已看清。」

小公主道：「她是誰？你說，她是誰？」

寶玉道：「她就是珠兒，也就是將我害苦了的歐陽珠。」

小公主以纖手攏了攏鬢髮，沒有說話。

寶玉道：「我本來有些奇怪，珠兒，李大叔，他們怎會騙我？世上又有誰能令他們騙我？如今我才知道，世上的確有人能令他們騙我的，那個人無論說什麼，他們都無法拒絕，那個人，就是……妳！」

小公主想說什麼，但終於還是未曾說出口來。

寶玉道：「我本來也奇怪，爲何無論我們走到那裏，五行魔宮門下爲何總能跟踪而來？爲何我們的一舉一動，他們竟似都能未卜先知……如今我才知道，那些人本是早已埋伏在那裏的，只是我自己送上門去，而非他們跟踪而來，而那些地方，都是你拉着我去的，到了那古墓中，也是妳自己奔向墓碑，自己送去被那人擒住，否則以妳此刻的武功，世上又有誰能在出手間便將妳制住？」

他語聲已漸漸衰微，說完了這長長一段話，他已是氣喘吁吁，有如方經一場劇戰一般。

小公主白玉般的纖手，仍在整理着她的髮絲。

她的髮絲是光滑而整齊的，根本全然無需整理，亂的只是她的心絲——少女們又有誰不愛藉着整理髮絲的動作，來整理她們的心絲，怎奈少女們的心絲，又永遠都是剪不斷，理還亂的。終於，她輕語道：「這些話，可都是自你心裏說出來的？」

寶玉道：「我說的每句話，都是自心裏說出來的。」

小公主道：「你心裏可相信這些話都是眞的？」

寶玉黯然道：「我寧願不信，却又不得不信。」

小公主突然冷笑起來，雖然是冷笑，却仍有些淒涼。

她淒涼冷笑道：「好聰明的人，好大的自信，但……但你……你又怎敢斷定你所想的，全都是事實？」

寶玉長嘆一聲，雖未說話，這一聲長嘆，已是肯定的回答。

小公主顫聲道：「你爲何不想想，這些事的發生，難道沒有別的可能？」

寶玉道：「還有什麼別的可能？」

小公主眼波突然化爲利劍，道：「這難道不可能是別人化裝成我的容貌？這難道不可能是別人假我的名字行事……這些你全不去想，只是恨我……」

寶玉道：「我……我並未恨妳，我知道無論妳做了什麼事，俱都是被環境所逼，並非出於本心，我……我只有同情，怎會懷恨？」

小公主頓足道：「說來說去，你還是信不過我，我……我心裏如此對你，你心裏却如此對我，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一步衝到寶玉身前，在寶玉臉上重重摑了一掌，掌聲淸脆，有如摑在寶玉心上。

寶玉霍然站了起來，顫聲道：「妳……」

小公主咬着牙，頓着足，道：「我恨你，我永遠再也不願見你……」

淚珠突然奪眶而出，她以手掩面，痛哭着轉身奔了出去。

寶玉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心頭又是一片癡迷。

小公主的一切言語，行事，眞眞假假，似眞似假，她對寶玉的情意，也是假假眞眞，誰也分不出究竟是眞？是假？

這一切事難道眞的非小公主做出來的？將寶玉帶至古墓的小公主，難道眞是別人易容而成？

寶玉喃喃道：「如此說來我豈非冤屈了她……但我絕不會冤枉她的，我深信這判斷必定正確……但……但這判斷眞的正確嗎？她說的話，也並非全無可能……」

他越想越亂，越想越分不清這究竟是假？是眞？

這時，他只覺四肢更是無力，頭腦更是暈眩，似乎有一片朦朧的黑暗，已將要將他完全吞沒。

他跌坐了下去。

× × ×

方寶玉失踪，已有數日了。

這是江湖中近來引起爭論最多，傳播也最廣的一件事，這也是江湖中近年來最最令人不齒的一件醜聞。

「雲夢大俠」萬子良，「小將軍」金祖林，以及七大門派的七大弟子，聲名俱因此事而受損。

曾經爲寶玉瘋狂，將寶玉一根頭髮，一片衫角都珍若拱璧的少女們，如今却對寶玉罵得最兇——少女們發現自己心目中的王子，不過是乞丐扮成的時候，她們心中的失望，很容易變爲憤怒。

萬子良等人雖然確信方寶玉絕非懦夫，更非騙子，但是種種跡象，都在顯示寶玉確是自己不告而別的。

他們只是不明白寶玉爲何要不告而別？他們雖然深知寶玉如此做法，必定有着極大的苦衷，却並無一人想到寶玉已陷身入那密如蛛網的陰謀詭計之中，已幾乎將要身心俱焚，萬刦不復。

因此，在萬子良等人心底，已不禁對寶玉有了些不滿，只覺寶玉委實辜負了自己一番期待之心。

「天刀」梅謙倒不失條好漢，對此事始終保持緘默，並無惡言。

泰山之會，經此事後，更是緊鑼密鼓，參與此會之少年高手們爭强鬥勝之心，也反而因此事更是加重——方寶玉既然不過如此而已，能在此會中大魁羣豪的人物，豈非便是天下武林的第一英雄？

「第一英雄」這四字，對熱血少年們又是種多麼大的誘惑。

這一場大戰，看來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這一場大戰中所流的鮮血，勢必將染紅有限幾個人的聲名，也勢必將爲江湖中造成一場腥風雨血。

而在此戰中得勝的人物，也未見能踏着別人的屍身走上巓峯，只因此戰中的勝者，便是那東海白衣人的當然對手，他們所能得到的報償，並非聲名的巓峯，而不過只是去攖白衣人銳利的劍鋒。

那麼，眞能在此戰中得利的人，究竟是誰呢？又有誰樂意瞧見天下武林豪傑，在這一場刦難中折磨受苦？

最最奇怪的是，曾經與方寶玉交過手的人物，本來雖然都對寶玉欽佩得五體投地，但此刻却並無一人挺身而出爲寶玉辯護，竟都與「天刀」梅謙一樣，對此事保持着絕對的緘默。

× × ×

「災禍……災禍……災禍……」

夜風穿過小窗，昏燈閃爍。

萬子良木然坐在燈畔，口中不住長嘆着道：「災禍……災禍……」

這兩個字他已不知說過多少次了。

金不畏突然拍案而起，大聲道：「對，我去找他。」

公孫不智抬頭瞧了他一眼，道：「你可是要去找呂雲？英鐵翎？」

金不畏道：「不錯，我們要去問問他們，方寶玉究竟是否騙子？方寶玉的武功到底是否假的？我要問問他們，爲何不爲方寶玉辯白？方寶玉若是騙子、懦夫，他們却敗在這騙子懦夫的手下，他們又有何光榮？」

公孫不智嘆道：「他們縱然挺身而出，也未見就能將寶兒寃名洗刷，何況，寶兒他……他……」

搖了搖頭，嘆息住口。

金不畏道：「無論如何，咱們總該要他們向天下人說個明白，寶玉雖不該如此走了，但他絕非懦夫、騙子。」

萬子良低聲喃喃道：「咱們眞該去麼？去了又……」

石不爲突然截口道：「該！去！」

這短短兩個字，却似乎有比別人兩百，兩千個字更大的力量，莫不屈、金祖林、魏不貪、西門不弱立時紛紛振衣而起。楊不怒道：「對，去，咱們此刻就走！」

× × ×

但他們還是未曾想到，呂雲、魚傳甲、英鐵翎……這些曾經與寶玉交戰的武林高手，竟都已離家多日了。

這些人究竟到那裏去？連他們家人都不知道，只因他們每一個人都走得甚是匆忙，也甚是神秘。

他們的去處未必相同，他們離家的日子也不一樣。

他們却有一件事，是完全相同的——他們俱是接得一封信後，便匆匆趕去，連行裝都未及治理。

沒有人看過那封神秘書信的內容，更沒有人知道這封信是誰寫的，萬子良數人奔波數日，竟是一無所獲。

× × ×

方寶玉跌坐在床上，身子却仍未倒下去。

他正以無比堅忍的意志與信心，與那朦朧的黑暗掙扎奮鬥！

他咬緊牙關，不讓自己眼皮闔起。

雖然，他眼皮此刻似乎已有千斤之重，但他仍咬緊牙關，絕不肯鬆弛那一份掙扎的意志，更不肯放棄那奮鬥的決心。

只因他自己深知此刻只要眼皮一闔起來，便立卽要被那無邊的黑暗吞沒，便會永遠沉淪於黑暗之中，萬刦不復。

然而，以人的意志和藥力相抗，這又是一場多麼艱苦的奮鬥！他的心若非已久煉成鋼，怎經得起如此折磨？

突然，一條人影在他面前出現了。

他雙目雖然睜得大大的，但却有一種視而不見的感覺。

他只朦朧瞧見這人影緩緩走了進來，至於這人影是男是女？穿的衣服是黑是白？生得又是何等模樣？

他全都瞧不見了。

只聽得此人緩緩道：「你已累了，亟需要安靜的休息，知道麼？你還是好好睡吧！你還是好好睡吧！」

聽來是男子的聲音。

但語聲却是那麼甜蜜，那麼溫柔，世上竟會有此柔美語聲之男子。

那語聲又道：「好孩子，聽話，睡吧！」

溫柔的語聲，有如催眠的樂曲一般，縱然未被藥力所迷的人，也會抵受不住這奇異的催眠魔力。

寶玉眼皮忍不住漸漸垂下了……

方寶玉耳畔溫柔的語聲，有如催眠的樂曲一般，他再也抵受不住這奇異的催眠魔力，終於眼皮忍不住漸漸垂下了。

但這並非睡與不睡的問題，這是一場艱苦卓絕的戰爭——寶玉此刻的敵人要的並非是他的生命，只是要他意志崩潰，這一場戰爭，從頭至尾，都是在考驗着寶玉的勇氣、意志和信心。

這一場戰爭，與寶玉以往半生與今後半生，所曾經歷的大大小小百場戰爭俱都不同。

這一場戰爭看來雖平和，其實它的艱苦與凶險却最甚，只因此戰無疑的將要影响寶玉的一生。

薄薄的兩片眼皮，此刻却有如千斤巨閘，寶玉集中了全身每一分精神與力量，方能支持着不讓它完全落下。

可怕的是，他精神已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已幾乎無法集中——他身子已開始有了些搖晃。

那語聲緩緩又道：「睡吧……睡吧……莫要掙扎了。多一分掙扎，只是多一分痛苦，此刻唯有睡眠方能令你得到歡樂。」

語聲更溫柔，寶玉身子也是更搖幌。

那語聲道：「睡吧……睡吧……那藥力是無法抗拒的，只要你睡下，醒來後你就會覺得自己彷彿變成另一個人似的，快樂無比。」

寶玉心頭一跳，有如被人抽了一鞭，陀螺般轉動起來。

「變成另一個人……我怎能够變成另一個人……小公主是否已變成另一個人，我不能睡！我不能睡……」

他拚命集中精神，告訴自己：「我不會睡，我絕不會睡的……我此刻方似從一場舒適的睡眠中醒來，我的精神旺盛已極！我從未喝下過任何迷藥，我此刻要的只是活動……活動……活動……」

他眼皮本已瞇成一綫，此刻竟緩緩的張開了。

他身子本已搖晃得有如風中的殘葉，此刻搖晃也已停止。

這是一種奇異的戰爭，這是精神、意志與信心的精粹結晶，這也就是「心」的偉大的神力！

× × ×

人心力量神奇與偉大，有時的確不可思議，只要信心堅定，它的力量是無所不能，無所不至的。

方寶玉多年來晝夜不停的磨練，就只是磨練着這一顆心，他肉體縱然還與常人一樣的脆弱，但「心」已堅逾精鋼。

他肉體縱然還與常人一樣多垢，但「心」已皎如明鏡！他肉體的力量雖然有限，但心力却已無限無極！

這力量可令河流改道，山嶽移形！

這力量終於戰勝了黑暗——籠罩着方寶玉的矇矓黑暗，已漸漸消失——他眼前的視界，已漸漸清晰。他終於瞧見了他的仇敵。

端坐在對面的人，渾身都散發着懾人的妖異之氣——就連他身上的長袍，都是妖異而懾人的鮮紅顏色。

他目光自然更是妖異，更爲懾人，眼球竟是一種近於火焰般的深紫色，深紫色的眼球，幾乎佔據了眼眶的十之八九，別人幾乎瞧不見他的眼白，是以他目光轉動時，別人也難察覺，他眼球彷彿已凝結在眼眶之中，當他凝目瞪視着別人時，便有一股火焰般焚燒着你的身心，這幾乎已非任何人所能忍受。

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他的面容。

他整個一顆頭顱，竟彷彿被人投入洪爐，被烈火焚燒過，滿面俱是醜惡、妖異、令人作嘔，更令人膽寒的疤痕。

然而他一雙手掌，却是出奇的光滑、細嫩，十指纖纖，指甲修潔，整個一雙手掌，竟絕無一絲瑕疵。

他指尖輕撫着面上的疤痕，絕醜的臉，絕美的手，兩相對照之下，更給這人平添了幾分懾人心魄的魔力。

寶玉凝目瞧了他幾眼，只覺一絲寒意，自背脊升起，直透頭頂，正如被響尾蛇那冰冷而顫動的蛇尾劃過一般。

他簡直不像是人，而是造物以魔鬼的妖異、冰雪的寒冷、火燄的灼熱、毒蛇的黏濕奸滑與惡毒，所混合而成的怪物。

然而這魔獸般的怪物，語聲却溫柔如水，甜美如蜜。

他目光中，已露出一絲驚異的變化——自是在驚奇於方寶玉非但未曾睡倒，神智反而清醒。

他緩緩道：「感謝上蒼，也感謝火之眞神，你果然有駱駝般的堅忍，兀鷹般的勇猛，狐狸般的智慧，你竟醒了。」

寶玉儘量使自己心神與語聲保持平靜。他也緩緩道：「你如此歌頌仇敵，確實令人驚異，你本該埋怨你的神祇，只因他們並未降福於你，反而降福了你的仇敵。」

紅袍人道：「仇敵？誰是本宮的仇敵？」

他突然笑了，笑聲也是那麼溫柔，接着道：「本宮的仇敵，都早已死了，你若是本宮的仇敵，焉能活到現時？」

方寶玉道：「我若非你的仇敵，你爲何要如此害我？五行魔宮的火魔神，對朋友難道也是如此懷有惡意？」

紅袍老人又笑了，道：「呀！你已猜出本宮是誰。」

方寶玉道：「不錯，我不但已猜出了你是誰，也猜出了你的心意，我早知道你如此對我，爲的是什麼。」

火魔神道：「呀！爲的是甚麼？你且說來聽聽。」

寶玉道：「第一，你不願泰山之會被我擱阻，只因你一心想江湖流血爭殺，日夕不已，等到武林元氣大傷，江湖好手傷亡殆盡，你便可在其間坐收漁利，以新生雷霆之勢，橫行天下，君臨武林。」

火魔神道：「好！猜得好，還有呢？」

方寶玉道：「你千方百計地來打擊我，使我在武林中無法立足——也是爲了不願我與那東海白衣人作決勝的一戰，好敎白衣人那王霸之劍，血洗武林，武林中元氣越是損傷，你成功便越是容易。」

火魔神微微一笑，道：「此點你却有些猜錯了。」

方寶玉道：「當然，你如此作法，還另有用意，我無法見容天下武林英雄，便只有投身於五行魔宮之中……」

他頓住語聲，但這次火魔神却未答話，似已默認。

寶玉接道：「但你還是不知我究竟有何能力，是以你以各種方法，來考驗我的武功、智慧與定力，我若經不起你的考驗，死在你的手下，與你並無損失，只因我經不起你的考驗，便根本沒有被你利用之價值。」

火魔神說道：「好！說得好。」

寶玉道：「你的考驗若是難不倒我，我的一切條件必定都已符合了你的要求，你必定會要我去做一件事。」

火魔神道：「本宮會要你去做甚麼？」

方寶玉道：「你要我去做的那件事，必定十分艱險，十分困難，甚至除了我之外，別人都無法做到，是以你才肯花費如許心力對待於我。」

火魔神目光忽然從寶玉面上移開，投注到遠角某一方虛空之處，出了會兒神，方自緩緩道：「不錯，以此刻情況看來，這件事確實唯有你能做。」

寶玉冷笑道：「但你又怎知我會爲你來做此事？」

火魔神目光閃電般收回，箭一般投注到寶玉面上，道：「你雖有超人的意志，但意志僅能控制你的神智，却無法控制你的肌肉，你此刻神智雖未崩潰，但四肢仍無法動彈，本宮可隨時取你性命！」

寶玉微微一笑，道：「你瞧我可是會屈服於你威脅之下的人？生死之事，在你我眼中本都算不得什麼，你想必也該承認？」

火魔神默然半晌，忽然問道：「你今年多大了？」

寶玉一時間還摸不透他忽然問這句不相干的話來，究竟有何作用，亦自默然了半晌，終於答道：「二十左右。」

火魔神柔聲道：「死亡在二十歲的人眼中看來，的確是件容易的事，因爲少年人還不能完全瞭解生之可貴，與死之痛苦，但你到了我這樣的年紀，便會知道世上唯一最可留戀的，便是生命，生命中還有許許多多美好的事，你都未曾享受，你此刻死了，你怎樣對得住你自己？」

寶玉微笑道：「你可是在引誘於我？」

火魔神道：「本宮並未引誘你，却要告訴你，只要你肯爲本宮做了此事，本宮便可供給你世上絕大部份人所夢想不到的享受，名譽、地位、美人、財富……無論你要什麼，你都可得到，你童年若是也有過縹緲虛幻的夢想，本宮也可使你這些夢境，全都變爲眞實。」

寶玉喃喃道：「我要什麼，便有什麼？」

火魔神道：「不錯！」

寶玉緩緩道：「在我平生所聽過的話中，的確沒有任何話再比你的話更富於誘惑，更能打動人心，但……」他突又笑了，接道：「但，我又豈是會迷惑於你的引誘之下的人？」

此時此刻，他這種淡淡的笑容，的確要比各種憤怒的言詞都能表示他的決心。

火魔神又自默然，又過了半晌，方自說道：「但你莫要忘記，你此刻什麼都沒有了，江湖中已沒有一個人再看得起你，你已被天下人所唾棄了，那麼，你還有什麼值得你自尊自重，拚命維護的呢？你爲什麼不肯服從本宮的命令？」

寶玉一字字緩緩道：「我縱已一無所有，但我却還有死亡的權利！這便是值得我自尊自重，值得我拚命維護的。」

火魔神道：「你可知道，引刀一死，並非勇者的行徑，而是懦夫所爲，只因引刀一死，要遠比掙扎求生容易的多，你若眞是男子漢大丈夫，便該不顧一切，奮鬥求生，否則你便只不過是匹夫之勇，只不過披着勇氣虛榮羽毛的懦夫。」

寶玉又笑了，道：「好高明的激將之計，只可惜我也不是會被任何激將之計激得熱血衝動，完全喪失理智的人。」

火魔神靜靜凝注着他，足足有盞茶工夫之久，似乎恨不得要將自己目光化爲利劍，直刺入寶玉心底。

然後，他沉聲道：「本宮要如何才能打動你的心？」

寶玉微笑道：「無論任何人要我爲他做事，只有求我。」

火魔神目中火焰更覺熾熱，而語聲仍是溫柔冷靜。

他緩緩道：「求你？本宮又豈是會求人的麼？」

寶玉道：「你本不會求人，但此刻我已從你目光中瞧出了你的惶恐與急切，我已猜到只要我肯爲你做這件事，你便不惜一切犧牲，甚至不惜做出你平生未曾做過的事，甚至不惜求我……是麼？」

火魔神默然端坐，久久不語。

方才兩人的言語，俱是優美、動人而鋒利的，正如裝飾着七色采羽，雕刻着十錦浮圖的毒箭般，雖美麗却可制人死命！

兩人都在考驗自己的決心，也都在探測着對方的意志——這不但是一場言語的戰爭，也同樣是一場意志與智慧的戰爭——這樣的戰爭，顯然又比刀槍的血戰更爲艱苦，更能激動人心！

只因兩人中無論是誰，若要戰勝，不但要得有動人的詞藻，堅强的決心，還得要能自對方的心底深處，探測出他的弱點，加以擊破，這正如兩人動手時，都在找尋着對方招式間的破隙空間一般，只不過平時動手時，用的是鋒利的刀劍，而此戰中用的却是鋒利的言語，而人們對自己心底的弱點，防守得總比武功上的空門嚴密的多。

× × ×

在這一場戰爭中，火魔神竟又落了下風。

他目中已現出矛盾痛苦之色，鋒利的言語也已無法出口，方才唇槍舌劍的戰場，如今竟寂靜如墳墓。

不知又過了多久，他突然長身而起，一言不發，飄然而去，紅袍飄飄，彷彿火焰閃動，轉瞬間，便失去踪跡。

他走得甚是突然，似乎要另施詭計。

但寶玉却毫不擔心，只因他深信自己已抓住了火魔神的弱點，他深信火魔神要他去做的事，不但與火魔神有關，而且與所有五行魔宮中人也都有着極大的關係，火魔神遲早終要向他請求的。

他手中已掌握了勝負的關鍵，從此刻起，他已完全居於主動的地位——他自然已一無所懼。

× × ×

隣室臥榻上，倒臥着一個老人。

他身覆重被，面向牆壁，既瞧不見他的身子，更瞧不見他的容貌，所能瞧見的，只不過是他一頭亂草般的灰白頭髮而已。

小公主垂首坐在臥榻邊，身子雖未動彈，但眼波流轉，面上的表情更是變化萬千，使她全身都充滿了一種不可捉摸的機變而靈巧的氣質——她雖然坐着不動，但看來却又有如雲中飛翔起舞似的，若論五行魔宮能控制她的身心，那眞是件令人難以相信的事。

火魔神飄然而入，重重地坐在床頭矮几之上，長長吐出口氣，嘆道：「不想世上竟眞有心如鋼鐵之人，那方……」

臥榻上的老人截口道：「你不必說了，你兩人在隔壁所說的話，我全聽得清清楚楚，而且覺得有趣得很。」

他語聲雖然緩慢而嘶啞，却有種奇異的力量，這種抽之不絕，砍之不斷的力量，正是長久以來，終日在痛苦折磨上掙扎着的人所獨有的。

火魔神道：「有趣？那方寶玉裝傻時如呆子，奸滑時如毒蛇，打又打不倒，抓也抓不住

，你我有這樣的對手，還有趣麼？」

老人道：「若非這樣的人，又怎能辦那件事？」

火魔神道：「話雖不錯，但……但我等所有手段，已無所不用其極，他仍不肯就範……殺了他雖容易，要他聽話卻委實難如登天，可恨的是，我等偏偏又不能殺他，這難道眞要本宮去求他不成？」

他語聲已漸漸激動，但老人仍未回頭，只是緩緩道：「誰要你去求他？」

火魔神目光閃動，道：「不去求他，還有何法？」

老人緩緩道：「放了他！」

火魔神怔了一怔，失聲道：「什麼！你說放了他？」

老人道：「不錯，唯有放了他，才是上上之計。」

火魔神道：「但我等費了如此多心力，才將他置於如此地位，若是放了他，豈非縱虎歸山，別人豈非要將我等當作瘋子？」

老人道：「與那樣的人物交戰，正是要瘋子才能制勝，只因唯有瘋子的行事，才不致被他料中，才會出乎他意料之外，你我若是依照常規行事，事事都要被他料中的，他一着佔了先機，搶得主動，我等便無還手之力了。」

火魔神問道：「但……但放了他又當如何呢？」

老人沉聲道：「此事正如許多條長綫一般，他此刻手中已抓住了許多綫索頭緒，正是躊躇滿志，咱們將長綫抓得越緊，他尋起綫路來便越是容易，但我等若是突然將他放了，他手中抓的便全部成空，那時他滿腹疑雲，滿頭霧水，少則半月，多則一月，他必定會還是要回來找我們的。」

小公主突然笑道：「這就叫欲擒故縱之計，他連我對他是眞是假都不知道，他此刻只怕還以爲昨夜誘他上當的，是另一個人改扮成我的容貌……你們都說他如何了不起，在我看來，他也不過是個呆子。」

老人笑道：「男子若對女子用了眞情，自然就變得呆了，就憑這一點，他無論如何，也是會回來的。」

火魔神沉吟道：「但他縱然回來，也未必肯……」

老人截口道：「只要他再次回來，主動之勢，便已落入我們手中，何況，他對我等要他做的那件事，又未嘗沒有好奇之心，你不去求他，他反倒會來求你說出那究竟是什麼事的，那時，你再誘他入彀總比此刻要容易多了。」

火魔神道：「不錯，與其此刻求他，倒不如等他來求我，對於人心的弱點，你委實知道的比我透徹得多了。」

老人默然半晌，緩緩道：「呂雲、魚傳甲等人，都已被我等誘來，江湖中已再無爲他辯白之人，他去路已全被我們封死，到最後你還怕他不乖乖的回到你我掌握裏！四面楚歌，霸主刎頸，方寶玉雖勇，難道還能更勇於楚項羽麼？」

這時，恰巧有一陣朗吟之聲，自隣室隱約傳來。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苦其心志……」清越的朗吟聲，是方寶玉發出來的。火魔神霍然站起，飄向隣室掠去。

× × ×

這時，江湖中成名的英雄，大多已接到一封怪信：

「等待之苦，世人皆知，人心之猜疑惶恐，亦每多於等待時生出，至於事因等待而枝節叢生，而另生變故者，更不一而足，罄筆難書。今泰山爭雄之會，旣已勢在必行，又何苦令天下豪傑多受等待之苦？我等有志一同，將戰期提前至本月月圓之夕，浴月光而揮白刄，映朝日而觀戰果，不亦快乎！凡我豪傑之士，盍興乎來！」

精雅的書箋，挺秀的字蹟，流利的文筆，怪就怪在，信末旣無具名，也都未瞧見投書之人。

書信雖然有些怪異，但卻正合乎那些熱血奔騰的少年英俠們之心意，大家竟誰也沒有追究這封信的來歷，反而不約而同，接受了信中的建議，四方英豪，立刻束裝就道，齊奔東嶽而去。

泰山道上，鞭絲俠影，馬蹄匆忙，誰都想提早趕到山巔，先瞧瞧那戰陣之地，也好在動手時，爭取有利的地形！

黃昏將至，西山日薄，那夕陽將沙土都映得閃閃發出金光的大道上，突然出現一片奇異的行列。

這行列蜿蜒數十丈之長，約莫共有三十輛大車。

每輛車身，俱是用白楊木板釘成，釘得粗率而簡陋，三十多個趕車的，卻是一色白帽蔴衣，似是正爲什麼人披蔴戴孝一般。

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每輛大車之上，竟都並排放着兩口嶄新的黑漆棺木——夕陽晚霞，暮靄氤氳，大地本就顯得有些淒淸蕭索，再加上白馬素車，黑漆棺木，披蔴戴孝的趕車人，更顯得說不出的幽秘！

道上的武林豪傑，雖然俱是久闖江湖，見的怪事不少，但此刻一個個仍不禁俱都爲之側目而視，議論紛紛。

「濟城」潘濟城，正也與三五友好，並騎道上，此刻忍不住縱馬向前，拉住了個趕車的，問道：「借問這些車馬是往那裏去的？」

趕車的面容木然，冷冷道：「泰山。」

潘濟城更是奇怪，追問道：「將這許多棺木，運往泰山，爲的是什麼？難道泰山上突然間死了這許多人不成？」

趕車的人冷冷道：「不知道。」馬鞭揮處，驅車而去，目光筆直凝注前方，自始至終，竟連瞧都未瞧潘濟城一眼。

潘濟城好奇之心已生，自不肯將此事輕輕放過。

但他連問了五六個趕車的蔴衣人，這些趕車的，卻顯然都已經過訓練，竟都是面容木然，詞色冷漠，回答的也都是「泰山」、「不知道」這簡簡單單五個字，誰也不肯再說出第六個字來。

潘濟城怒火漸生，隱忍未發，卻悄悄與朋友打了個眼色，停下了馬，等到前面三十餘輛車馬俱都走過，潘濟城突然翻身下馬，一步竄了過去，將最後一輛車上趕車的拉了下來，右手食、中兩指，輕抵着趕車人脅下的軟麻穴，只要趕車的一張口，他這兩根手指立將點下。

誰知道趕車的，面上雖已有驚惶之色，但卻絕不放聲嘶喊，前面車上的趕車人，果然也無一人驚覺回首。

潘濟城沉聲道：「將車子輕輕拉到路旁，瞧瞧棺木中有什麼？」

這些生性最愛多管閒事，又最是好奇的江湖客們，此刻都已不禁在懷疑這些棺木不是空的。

已有人在猜這些棺木必定是些綠林大豪們運送財物的詭秘手段，棺木中藏着的也許是價值連城的黃金珠寶，也許是活色生香的絕色佳人，自然，也許還是血肉糢糊的仇家屍首……

無論是那一樣，都已足够令這些江湖客們動心。

於是道上的江湖客們，都已不禁悄悄趕來

，要瞧瞧這棺中藏的究竟是些什麼驚人之物？

那知打開棺蓋一看，棺中竟眞的是空空如也。

衆人都不禁失望的輕嘆一聲，道：「眞是什麼都沒有！」

潘濟城目光閃動，道：「有的……有張紙柬……」

幾隻手立時同時伸了過去，伸得最快的一隻手，將那紙柬取了出來，瞧了一眼，那人面色立時變得十分古怪，似乎十分驚奇，又似乎有些好笑。

只見紙柬上寫的是：「敬贈　苗北昌閣下新棺一具，以免苗君曝屍荒山，盼苗君友好查收。

江湖好心人上。」

「大力神」苗北昌，正是此次要在泰山爭雄的四十高手之一，他的姓名，自然人人俱都知道。

羣豪瞧了這字柬，一個個面面相覷，都有些哭笑不得。

一人苦笑道：「這江湖好心人究竟是什麼玩意兒？這算是惡作劇還是算什麼？難道他算定『大力神』必定要死麼？」

另一人接道：「如此看來，只怕參與此會的四十高手，每人都有口棺木……」瞧了潘濟城一眼，乾咳數聲，住口不語。

只因潘濟城也是這四十高手之一。

潘濟城面現怒容，一把抓起了那趕車的，厲聲道：「你家主人究竟是誰？他如此做法究竟爲的是什麼？」

那趕車的嘶聲道：「不……知……道……不知道……」

潘濟城反手一掌，摑在他面上，怒道：「你說不說？」

一個黃蔴衣、白布鞋，白髮蕭蕭的老人，不知何時，已拄杖而來，此刻突然接口笑道：「你問也問不出的，只因他委實並非不肯說，而是說不出。」蒼白的鬢髮，已將他面目遮去十之六七，誰也無法看出他本來面目，只能看見他額頭、眼角重重叠叠的皺紋，以及目光中那一份世故的譏嘲與輕蔑。

羣豪都不覺凝目向他，潘濟城眼神最銳，沉聲道：「聽你如此說話，莫非你知道此中究竟？莫非你便是他們的主人？」

蔴衣老人哈哈笑道：「老夫若要買棺材，棺材也是留給自己用的，那有他家主人那樣好心，巴巴地運來送給別人。」

潘濟城冷笑道：「送人棺材，咒人於死，也能算做好心麼？」

蔴衣老人搖頭嘆息道：「自古以來，參與此等爭殺之會的人，又有那幾個是能活着回去的？有那幾個不是曝屍荒山，等到屍身化作白骨，只怕還無人收殮，這次泰山之會居然有人好心，爲你們送來棺材，你們的福氣已算不小了。」

潘濟城怒道：「泰山之會，只是以武會友，怎可與昔日那些兇殺之會相比，你如此說法，豈非故聳視聽？」

蔴衣老人微笑道：「以武會友？故聳視聽？少年人，我且問你，你與別人動手時，幾曾存心手下留情？幾曾存心讓別人活着回去？」

潘濟城呆了一呆，道：「這……」

蔴衣老人接口道：「你未存心手下留情，別人又何曾存心手下留情？上了泰山的人，又有誰能担保自己能活着下山？唉！武林少年多愚儍，每將鮮血輕易洒……」拐杖「得得」點地，蹣跚地走開了。

羣豪再次面面相覷，俱都爲之默然。

潘濟城怔了半晌，突然抬頭呼道：「老丈但請留步，不知老丈尊姓大名，可否見告？」

他已領悟了這老人語中深意，稱呼已不覺變得十分尊敬。

但老人拄着拐杖而行，卻未回頭，只是隨口作歌道：「飄泊江湖太落拓！自家姓名已忘卻……」

潘濟城放足追去，猛自呼道：「老丈要往那裏去？」

蔴衣老人大笑道：「若問老夫何處去，月下弄影自婆娑……」他走的似乎不甚快，但潘濟城一時間竟追他不着。

突見一條人影斜地裏掠來，輕如烟霧，快若流星，斜斜抄向老人身前，似要攔住他的去路。

但老人身子一轉，轉入道旁小林，白鬢、白髮，在枝葉掩映中，只飄了一飄，便已走得踪影不見了。

斜地裏掠來的人影，急急掠向樹林，但身子在林外滴溜溜一轉，突然停下了，「逢林莫入」這句已在江湖中流傳多年的古老格言，此人當眞是記得比誰都清楚，只因此人是從來不肯吃虧的。

只見此人是個身材臃腫肥胖的老婦人，滿頭銀絲白髮，已禿落一半，身上也穿着蔴布寬袍，袍子上的口袋少說也有十五、六個之多，手裏也着拄根拐杖，卻長達九尺，幾乎比她的身子高出了一倍。

閱歷稍豐的武林豪士，瞧見這老婦人，都不禁在暗中倒抽一口氣，暗嘆自己今日眞倒霉，竟遇着了她。

潘濟城瞧見這老婦人，倒也認得，自然也想躲得遠遠的，怎奈他早已趕了過去，要回頭已來不及了。

他只得乾笑一聲，躬身道：「萬老夫人，你老人家好。」

來的正是萬老夫人，她此刻身子雖已停下，卻仍不住喘着氣，一面輕拍着胸口，一面嘆氣道：「好什麼！老了，不中用了，跑了幾步，就累得喘不過氣來，倒是你看來紅光滿面，莫非發了財麼？」

潘濟城不敢答這喳兒，自管陪笑道：「老夫人俠駕已有多年未在江湖出現，小姪一向想念得很，想不到老夫人身子依然康健如昔，委實令人高興。」

萬老夫人一口咬破了個多汁的蜜桃，格格笑道：「你口中雖說想念我，心裏卻恨不得我永遠莫在江湖上出現才好。你口中雖說高興，心裏卻必定在暗嘆倒霉：『怎地這老不死多年未見，今日卻偏偏教我給遇見了？』年紀輕輕的，卻爲何要在我老人家面前說這些騙人的話呀？」

她這些話委實說在潘濟城的心裏，但潘濟城自然是不敢承認的，含糊混過去了，趕緊改變話題，試探着道：「你老人家必是認得那位老人了？否則必定不會追他。」

萬老夫人道：「我雖不認得，卻知道他是誰。」

潘濟城眼睛一亮，道：「你老人家能說出來麼？」

萬老夫人道：「你可知道紫衣侯有個師兄，也就是六年前將方寶玉帶走的那個老人，方才那老頭子就是他。」

潘濟城道：「周老爺子？」

萬老夫人笑道：「好孩子，說的不錯，周方，我說的他是周方……但鬼才知道這老狐狸的眞名是否周方？」

潘濟城輕嘆一聲，道：「你老人家昔日可曾見過周老爺子麼？」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我老人家還算交運，直到今日才見着他。」

潘濟城嘆道：「但六年之前，小姪卻曾在

黃鶴樓頭，見過周老爺子一面，周老爺子之音容笑貌，小姪於今記憶猶新……」

萬老夫人急急截口道：「方才那人難道不是周方？」

潘濟城道：「方才那位老丈，雖也是位通達世故，遊戲風塵的江湖異人，但小侄卻可斷定，他絕非周老爺子。」

萬老夫人怔了牛晌，喃喃道：「他不是周方？……他是誰？……我老人家怎地從未聽說過，江湖中又出了這樣個老怪物？」

突然之間，兩騎飛馳而至，馬上人行色甚是匆忙，竟未留意道旁的人物，便逕自打馬而過。

只聽馬上人之語聲斷續隨風傳來：「七大弟子……萬子良……就是他們……唉……只可惜……」

羣豪雖然俱都耳目靈敏，但蹄聲急，語音含糊，耳朵最尖之人，也不過只能聽到這幾句片斷的言語。

眼見兩騎已將遠去，萬老夫人突然冷笑一聲，揮起長杖，杖頭立刻有一條長索彩虹般飛起，向左面的騎士頭上圈了過去。

馬蹄聲響，掩沒了長索破風之聲，再加上馬上騎士也絕未料到背後有人突襲，但聞馬上人一聲驚呼，長索已套着了他的脖子，健馬人立，昂首長嘶，馬上人縱然勒緊韁繩，但萬老夫人手腕一抖，便將他摔下馬來。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好無禮的孩子，見了我老人家也不下馬……」

另一騎馬上騎士似是渾然未覺，但健馬衝出數步，馬上人已飛身離鞍而起，手中已多了件銀光閃閃的兵刃。

只見他雙足在馬股上一蹬，凌空一個「死人提」，身子倒翻而出，萬老夫人語聲未了，這人已到了她面前，身子未落，「颼」的一聲，銀光破空，其急如電，直刺萬老夫人前胸「將台穴」。

他身形凌空，便敢發招擊人，若非身懷絕技，有恃無恐，又焉敢發出如此招式，羣豪見他這一出手，便知此人來頭不小。萬老夫人是何等人物，在如此情況下，怎敢再稍有大意，竟不敢招架，身子一矮，自銀光下鑽了出去。

銀光盤旋，人影落地。

只見此人鳶肩蜂腰，黑衣勁裝，手裏拿着的既似吳鈎劍，又似仙人筆，竟也是件江湖罕見的外門兵刃。羣豪一見這奇形兵刃，十人倒有八人脫口輕呼出聲。

這件兵刃江湖中見過的人雖然不多，但却已不知聽過多少有關它的傳說——它成名的歷史，詭異的招式，驚人的威力！而它的主人歷史之傳奇刺激，性情之冷傲詭異，武功之深厚驚人，更早已是江湖間膾炙人口的故事。

羣豪此刻雖只瞥見這件兵刃一眼，但見了這黑衣人之武功、氣勢，便都已猜到這兵刃便是於今天下最著威名之十三種外門兵刃中，名列第二之「破雲震天筆」，這身形玉立，滿面秋霜，鷹鷙般的黑衣人，自就是衡山迴雁峯絕頂，「連天山莊」的少主人，「天上飛花」冷冰魚了！

萬老夫人此刻已掠到被長索套下馬來的騎士身旁，一把抓起了他的身子，擋在自己的面前。

「天上飛花」冷冰魚霍然旋身，叱道：「放開他！」

萬老夫人聽而不聞，格格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冷少莊主，月圓之夕還未至，冷少莊主行色如此匆忙，爲的是什麼呀？」

冷冰魚雙目深陷，眉重如山，壓得他面容冰冷僵木，全無絲毫表情，只是目銳如鷹，語冷如刀，冷冷道：「不放，殺！」

萬老夫人既不驚，亦不怒，慈祥的面目上，還是堆滿了笑容，雙手還是緊抓着那人不放，柔聲笑道：「冷少莊主又何苦動這麼大的氣，老身此番雖有不是之處，但少莊主也該可憐可憐我這寂寞的老太婆，聽得別人說起我那不成材的兒子姓名，着急要見他一面，便什麼都忘了。」

她這番話說的委實可憐，着實動人。

但冷冰魚仍然無動於中，反而冷笑道：「你抓着的只是我門下莊丁，隨時都願爲我犧牲一命，你以他相脅，又有何用？」目光凝注，一步步走了過去。

萬老夫人目光四轉，突然顫聲呼道：「我的老天呀，你們這許多大男人在旁邊瞧着，難道就沒有一人肯出手救我老婆子一命麼？你們不瞧我面子，也該瞧我兒子……」

潘濟城終於忍不住了，一步掠來，擋在冷冰魚面前，抱拳笑道：「冷少莊主請了，這位萬老夫人便是江湖中俠義英雄『雲夢大俠』萬子良之尊親，少莊主瞧在萬大俠面上，何不高抬貴手？」

冷冰魚冷冷道：「你是什麼人？」

潘濟城道：「濟城潘某，便是在下。」

冷冰魚濃眉軒起，朗聲道：「聞得江湖人言，潘濟城除了風流自賞，拈花惹草外，倒也是條夠義氣、夠血性的好漢……」

他語聲微頓，潘濟城也不知道他這話該算是恭維，還是該算做訕罵，怔了一怔，只是強笑道：「不敢。」

冷冰魚厲聲道：「潘濟城，我敬你是條好漢，不妨告訴你，冷某此番出山，雖也爲的是泰山之會，但主要還是爲了與那沽名釣譽、假冒僞善的萬子良一決雌雄的，今日萬子良之母又犯了我『連天山莊』門下，我怎肯放過她？請你快快閃開，以免傷了你我間的和氣……」

潘濟城奇道：「萬子良一生以誠厚待人，『連天山莊』，亦是高居世外，與人無爭，却不知少莊主與萬大俠有何過節？」

冷冰魚笑道：「待人誠厚……哼哼，我二弟『江上飛花』魚傳甲，一世英名，但萬某人却放出謠言，定要說他曾敗在那江湖騙子方寶玉的手下，使我那二弟名聲掃地，無顏做人，這也能算是待人誠厚麼？」

潘濟城又自一怔，吶吶道：「這……」

有關方寶玉的事，在江湖中已成了件無頭公案，潘濟城對此事全未得見，自然更無從解釋，無法爭辯。

萬老夫人放聲大嚷道：「我那不孝之子，早就傷透我的心了，你若知道他在那裏，快帶我去，待我用棍子狠狠打他一頓，瞧他可敢還手？」

被她制住了的那「連天山莊」莊丁雖然動彈不得，但面上亦無懼色，此刻冷冷笑道：「聞得萬子良便在前路，否則我家少莊主又怎會着急趕去。」

萬老夫人目光一轉，竟突然放開了他，拄着拐杖，喘息着走到冷冰魚面前含笑萬福，喘着氣道：「走！咱們一齊走，老身正也要找那畜生算賬……也正好帮你出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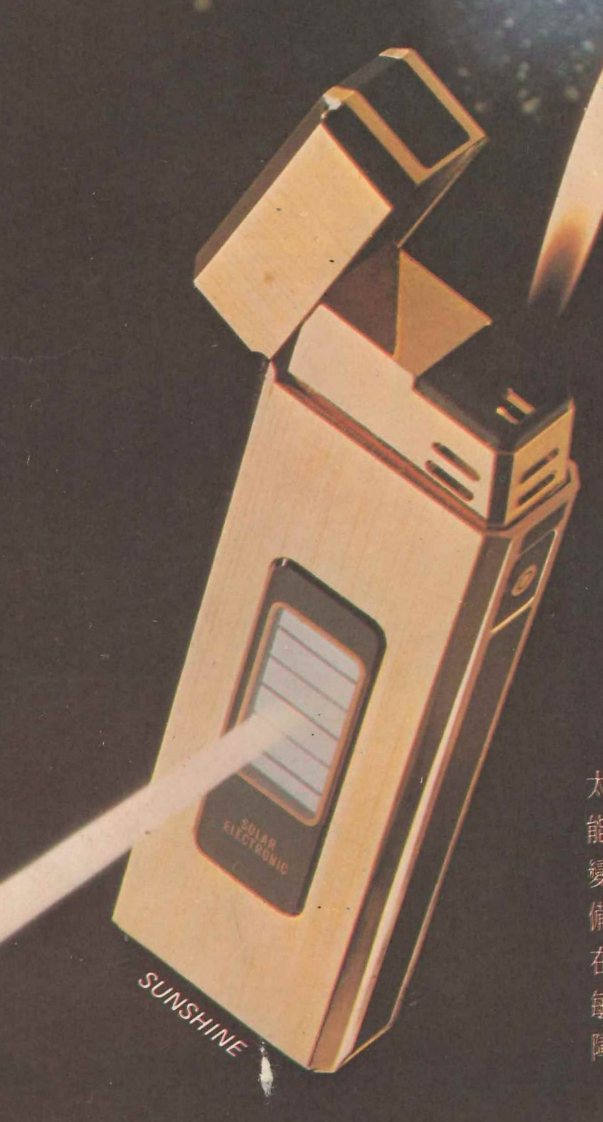
她這樣一來，冷冰魚不禁怔住了，面對着這陪着笑、喘着氣，口口聲聲要帮他出氣的老太婆，他怎好意思出手？

那莊丁帶過馬來，冷冰魚沉吟半晌，狠狠一跺足，飛身上馬，萬老夫人拐杖一點，却已掠上那莊丁的鞍上。道：「年輕人多走走路，馬讓給我老太婆騎吧。」竟揚鞭打馬，遙自去了。

那莊丁哭笑不得，只有呼道：「聞道萬子良便在前面『快聚園』落足，莫找錯了。」

（未完）

世界首創
太陽能打火機



太子牌
感光型火機

太子牌感光型太陽能火機乃利用光能，包括太陽能及室內任何光源，變成電力，打火一觸即着。

備獨特太空聚積電路*IC 設計，雖在猛烈陽光曝晒下，亦不致因感光敏銳，超量充電。聚積電路，可保障儲電效能，長壽耐用。

總代理：太子牌火機（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